
武侠世界
第36年
6
$18.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石中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情俠無情劍」。上官無忌乃七絕劍高手，俠名遠播。他收到柳伯威散發的武林帖，仗義誅殺了柳家的滅門仇敵楚碧桐。此時鐵手無情——南宮絕亦趕到，惺惺相惜，成了好友，兩人聯袂送楚碧桐屍體給柳伯威時，發現陪同他前來復仇的七個年輕後輩全給殺手「壁虎」殺死，壁虎聲稱是爲楚碧桐報仇……故事峯迴路轉，殺手報仇的手法迥然，絕非你能意料得到。本故事題材有別於傳統窠臼，確是一篇好文章，欲知匠心獨運的精采內容如何，請君一閱，包你興嘆不絕。

*　　*　　*

麥菁先生撰著的一期完短篇「洞天福地」刊在本期，江湖奇聞令人神往，麥菁先生向以撰寫短文稱著，請欣賞。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著的魯班大師傳傳奇之二「乾坤一指」，石中蓮先生撰著的短篇「龍爭虎鬥風雲變」，屆時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83.5.23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6期
（總號181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七絕劍招 威震武林

月明。

深夜。

中秋。

楚碧桐仍然坐在大堂對面那面照壁之前，在他的身旁有一張紫檀矮几，几上放着一壺酒。

壺已空，杯中仍有酒，握在他的右掌內，這杯酒已斟下了很久，才喝下了少許，在斟下這杯酒的時候，他已一些喝的興趣也沒有了。

現在他甚至完全忘記了這杯酒的存在，目光並沒有落在這杯酒之上，也沒有落在什麼地方，他的眼睛雖睜大，其實什麼也沒有看見，而非獨目光，連血氣也彷彿已凝結。

他正陷入沉思中。

夜風從門外吹進，風中帶着杏花的清香，也帶來遠處飄零而低沉的更鼓聲，天已是三更。

方敲起三更，他滯呆的目光便變得靈活起來，彷彿已冰封的面容亦有了變化，冷冷的突然一笑，接一聲：「三更了。」

語聲甫落，他霍地舉杯，仰首一口，飲盡了杯中餘酒。

冷酒就像是冰刀一樣刺入他的咽喉，他混身的血氣，亦彷彿因為這一口冷酒的刺激而回復正常，隨即脫手而擲出那隻酒杯。

「叮噹」一聲，一條人影飛鳥般在堂前凌空落下，一落下，身形便站定，穩如泰山。

是一個錦衣中年人，堂中燈火輝煌，堂前也在燈光籠罩之下，燈火輝映之中，那一身錦衣更見絢爛奪目。

楚碧桐的目光卻沒有落在來人那一身錦衣之上，他見過更絢爛更華麗的錦衣，卻沒有見過來人那樣威武的一張臉孔。

來人臉如重棗，星目劍眉，五綹長鬚猶在風中飛舞，雙目也是盯着楚碧桐的臉孔。

四目交投，劍一樣的交擊在半空，錦衣人第一個開口：「你就是楚碧桐？」

楚碧桐淡然的道：「我就是了，上官無忌？」

「正是。」錦衣人踏步走上堂前石階，走進堂內。

楚碧桐突地一揮袖，一張素白的信箋從他袖子裡飛出，刀一樣的飛向上官無忌。

上官無忌同時停下腳步，抬手拇食二指一開一合，正好將信箋夾在兩指之間。

那紙箋竟像刀一樣的繼續抖動。

「好一手摘葉飛花。」上官無忌一笑，右手一揮，信箋從他的指間飛出，半空中突然碎成了無數片。

楚碧桐看在眼內，心頭一戰，

上官無忌接着道：「你仍然留在這裡，也算得是一條漢子。」

楚碧桐目光一寒：「柳東城是你什麼人？」

「什麼人也不是。」

「他與你非親非故，為什麼你要替他出頭呢？」

上官無忌反問：「他與你無仇無怨，為什麼你要殺死他滿門老幼？」

「因為他藏着一對高足一尺、無論刻工玉質都是世間罕有的品種『碧玉馬』。」楚碧桐冷笑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有人說你是一個俠客。」

「事實上我卻是一個強盜，在江湖上已不是秘密。」

楚碧桐語聲一頓一寒。「然而奪碧玉馬，殺柳東城滿門，是一個秘密。」

「天下間根本無秘密。」

「你是那裡得來的消息？」楚碧桐追問。

「柳東城一家老少共有六十七人，你只殺了六十六個人。」

「我記得六十七人在我掌下無一倖免。」

「你可記得，其中一人被你擊下了井中。」

「他沒有死在井內？」

「沒有，你知道他是那一個。」

「柳東城的兩個兔崽子之一。」

新派俠義倫理奇情故事／石中奇・文　可飛・圖

情俠無情劍



「你的記性很好。」

「怎麼他會去找你？」

「因為在別人的眼中，我是一個俠客。」

「傳言不錯如此。」

「縱使我並非一個真正的俠客，而縱使我不來，別人也會來，其中總有一個是真正的俠客，你知否有所謂武林帖？」

楚碧桐聞言動容：「柳東城那個兒子已經散發了武林帖？」

上官無忌反問道：「看來我就是來找你的第一個接到武林帖的人了。」

「不錯！」楚碧桐轉問：「柳東城那個兒子叫作什麼？」

「柳伯威。」

「現在在那裡？」

「怎麼？你要再殺他一次？」

「這一次，我一定特別小心。」

「可惜你現在就算將他殺掉，也沒有用的了，接到武林帖的人，絕不因為他的死亡而罷休。」

「這就是所謂江湖道義？」

「不錯。」上官無忌點頭。

「他們若是找不到我這個人，卻是不想罷休也不成。」楚碧桐笑了：「一個人要失蹤，並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

上官無忌頷首：「你若是要失蹤，應該在接到我的信之前便已作好安排。」

「你既然送得信來，當然要考慮到我會離開的。」

「當然！」上官無忌一笑。

「而且，我實在很想知道你替柳東城出頭的原因，還有最重要的一點……」

「你並未將我放在眼裡。」上官無忌替他說了出來。

楚碧桐大笑，上官無忌面無表情，只是冷冷的盯着他。

「你信中若是寫清楚是接了武林帖到來，大家都好。」楚碧桐笑聲一頓。

「那你便會設法失踪?」

「有一件事也許你不知道，我這個人，是最怕麻煩。」

「接到武林帖的人都來找你，的確是麻煩得很。」

「武林帖已經很久沒有出現過了。」

「因爲很多人都知道，散發武林帖並無多大作用……這年頭俠客已經不多。」

「柳伯威可能也毫無信心，否則他應該在散發武林帖之後，等你們與他聯絡上，才一齊來找我討一個公道。」

「幸好他沒有這樣做，否則消息傳來，你還會留在這裡嗎?」

楚碧桐再問道:「你眞的只是爲了替他討一個公道而來?」

「哦?難道你以爲我爲了爭那一對碧玉馬來的嗎?」

「若是如此，事情倒簡單。」楚碧桐雙手倏的一拍。

兩個青衣僕人應聲從屏風後面左右轉出，各捧着一個紫檀木盤子，上面蓋着一塊錦布，當中隆起一團。

楚碧桐雙手即時一振，雙袖蝙蝠一樣飛起，勁風過處，那兩塊錦布一齊疾揚而起，錦布下，是兩隻碧玉雕琢而成的馬，栩栩如生，晶瑩奪目。

上官無忌眼光一落，脫口大讚道:「果然是價值連城之物。」

「你如是喜歡，儘管拿走。」

「哦?」上官無忌一怔。

楚碧桐隨手一擺，那兩個青衣僕人看在眼內，不用吩咐，將手中捧着的紫檀木盤子在上官無忌面前的那張八仙桌上放下，左右退開。

上官無忌目光閃動，三步上前，道:「當眞只要我歡喜，便可以拿走?」

「請!」楚碧桐一臉笑容。

上官無忌也不客氣，伸手抓起其中一隻碧玉馬，也就在這時候，那兩個僕人倏的拔起來，手中同時多了一支軟劍，「嗡」的抖得筆直，相距既近，軟劍刺出，已可以刺中上官無忌。

上官無忌的右手那刹那已抓在碧玉馬上，出其不意，實在不容易閃避，可是却就在那一刹他的右手突然鬆開，隨即挑起來，左手同時配合，兩手齊飛，他的食指一捏，竟然就將刺來的兩支利劍，劍尖捏在兩指之間。

兩個僕人的身形凌空未落，不由頓了頓，停留在半空，他們以爲軟劍必然刺在上官無忌身上，那知道竟然變成這樣，如何不震驚。

楚碧桐看在眼中，也大吃一驚，却沒有錯過這機會，身形離弦箭矢也似的射出。

上官無忌一聲冷笑，雙手一振，兩個僕人連人帶劍被震飛，摔跌在地上。他的身形同時暴退，一退七丈，已落在堂外的院子裡。

楚碧桐幾乎同時落在他方才置身之地方，雙掌十字劃出，一劃落空再起，破空聲中亦射出院子，正好落在上官無忌的面前。

上官無忌一聲:「好身手。」外罩長衫「呼」地一聲飛出，落在一株花樹之上。

長衫下的錦綉勁裝，腰間赫然掛着一長六短七支劍，短劍不過一尺，長劍却在三尺外。

楚碧桐目光落在劍上。「你果然是七絕劍上官無忌。」

「你以爲是冒充的?」上官無忌冷笑，雙手有意無意在腰間抹過。「能夠得到七絕劍這七支劍的人，根本不用冒充別人的名字。」

那七支劍的劍柄上都鑲着寶石，閃亮奪目，一看便知道價值不菲了。

楚碧桐目光從劍上回到上官無忌面上。「若非七絕門的人，得這七支劍也沒有用處。」

「七絕門每一代只收七個弟子，其中祇有一個得傳這七支劍與七絕劍術。」

「能見識一下威震武林的七絕劍法，亦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楚碧桐語聲一落，雙手一揮。

那兩個僕人立時連人帶劍射出，兩支軟劍左右刺向上官無忌雙脅。

上官無忌即時一聲:「着!」右手一揮，一道閃亮的劍芒疾打進左面那個僕人的咽喉，他腰間六支短劍之一不知何時已扣在手中，一出手便中目標。

那個僕人目睹劍光飛來，竟然閃避不開，悶哼一聲，隨即飛墮地上，當場氣絕身亡。

另外一個僕人的軟劍也就在此時在上官無忌的脅下刺空，咽喉也同時亦被另一支短劍穿透，一劍絕命。

劍一入即出，上官無忌彷似什麼也沒有發生過，雙眼盯着楚碧桐，楚碧桐一樣無動於衷，那兩個僕人的死亡，好像與他什麼關係也沒有。

「你看清楚了?」上官無忌突然問。

「沒有!」

「可惜你祇得這兩個手下。」

楚碧桐冷冷一笑，把袖一拂，院子中的三叢花木立時分開，三個黑衣人從中射出，手中一支長劍，刺向上官無忌，看身手，顯然是在那兩個青衣僕人之上。

上官無忌的長劍也就在這時候出鞘，「嗡」的一聲龍吟，一劍三式，將刺來的三支劍震開，左手一翻，扣在掌中那支短劍脫手射出，射入了左面那個黑衣人的咽喉，右手長劍一挑一送，挑飛當中那個黑衣人手中的劍，再送進他的心窩。

另一個黑衣人看在眼中，驚魂未定，一道寒芒已飛來，也算他手急眼快，劍及時一劃，「叮」的一聲，居然給他將來劍擊落。

他方自吁一口氣，另一道寒芒又飛至，這一次非獨有劍，還有人，上官無忌左手飛擲出另一支短劍，同時連人帶長劍亦飛射而來。

一劍三式，一式三變，長劍便變成九劍似的，那個黑衣人一擋再擋，連擋八劍，終於被最後一劍穿透咽喉。

楚碧桐沒有動，負手旁觀，任手下一個個伏屍在上官無忌之劍下，一直到上官無忌停劍望來，才笑了一笑，「果然名不虛傳。」

上官無忌冷笑。「你不惜犧牲五條人命，目的就是要看清楚我的出手。」

「不錯。」楚碧桐沒有否認。

「他們如此賣命，絕無疑問已跟了你多年。」

「無毒不丈夫。」

「你已經看清楚了?」

楚碧桐點頭:「你劍法雖然別創一格，並非無懈可擊，我全力攻你左邊，一百招之內，也許會挨你一劍。」

「一劍已足夠。」

「不過，挨你一劍我未必死得了，但同時還你一掌，必定能夠將你重傷掌下。」楚碧桐說得很肯定。

「是的。」上官無忌若無其事，心頭却不由一凜，七絕劍最弱的地方就是左邊。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楚碧桐修長的身子箭一樣的射出，人在半空，雙掌從袖中射出，左掌半弓如刀，右掌駢指似劍。

上官無忌長劍迎前，連刺十七劍，楚碧桐雙掌翻飛，連接十七劍，劍掌相交，隱約有鐵石交擊之聲，他的一雙手竟然已練到了堅硬如鐵的地步。

上官無忌心頭震驚，手中劍式變招之快、之靈活，江湖上罕見。

楚碧桐雙拳也不慢，接連七掌，便已將劍勢逼住，隨即搶進。

他雙掌尚未攻出，上官無忌劍勢已然展開，「嗡」一聲抖出了千百道劍影，隨又化回一劍。

楚碧桐引身急退，上官無忌一劍千鋒，他無疑看不出虛實，化回一劍看清楚了，却不敢伸手去接。

這一劍的凌厲已到了穿金裂石的地步，他雖然一身橫練，雙掌堅如鐵石，到底也是血肉之軀。

他立即倒退，身旁的一叢花木隨即在劍尖中碎斷，他的身子也隨即拔了起來，半空中風車般一轉，雙掌凌空印下，連印十掌，將上官無忌的劍勢迫住，身形再一轉，落地，再展開雙掌還攻。

上官無忌一劍截不住，身形便倒退，楚碧桐緊追，雙掌不離上官無忌的左脅。

那正是七絕劍破綻的所在，上官無忌一失先機，只有倒退，左手同時拔出了腰間一支短劍，左右手長短劍齊施，正好迎向楚碧桐的雙掌。

劍氣尖針也似的刺入了掌心，楚碧桐一聲:「好!」身形一頓，雙掌一挫，刺來的雙劍便落空了，他雙掌攻勢方待再展，上官無忌的短劍已脫手射來。

他雙掌不攻回守，一翻一拍，將雙短劍拍在雙掌之中，第二支短劍緊接射來，他雙掌同時一開，拍得雙掌當中那支短劍回射，正好迎上射來的短劍。

上官無忌的長劍也就抓住了這空隙，閃電般刺到，左手同時搭在右腕上，合雙臂之力，這一劍穿金裂石有餘。

楚碧桐雙掌竟然又及時趕到將這一劍拍在雙掌之間，目光的銳利，判斷的準確，實在是罕見。

兩人的動作刹那間完全停頓。

劍光距離楚碧桐胸膛不過三寸，却再也不能刺前。

楚碧桐雙掌不動，身形穩如鐵塔，冷冷的道:「好劍法，可惜還不夠迅速。」

「否則劍已穿胸，所以其實不能說好。」上官無忌冷笑。「却足以取你的性命，你現在絕不敢移動雙掌，否則劍必定穿心而過。而你絕對不可能支持到一盞茶工夫。」

「一盞茶時間很容易渡過，可惜不用等到那個時候，你已經先我變成一個死人。」楚碧桐出奇的鎮定。

「難道你現在仍然有辦法反擊?」上官無忌懷疑。「除非你有三隻手。」

「我沒有三隻手，却還有兩個心腹手下。」楚碧桐一笑，說道:「你們可以出來了。」

這句話入耳，上官無忌由心裡寒出來了。他現在總算明白楚碧桐

為什麼為這樣鎮定，也就在這時候，他身後丈許的兩叢花木一陣亂响，四散激射開去，泥土飛揚中，兩個黑衣人又從地下洞中冒了出來，手中各捧着一盒可以連發十二支弩箭的諸葛連環弩。

「他們才是我的心腹手下。」楚碧桐大笑。「複姓諸葛，一名左、一名右，是諸葛武侯的後人。」

上官無忌聳然動容。

「這一點很多人都懷疑，包括我在內，然而有一點，我却可以絕對的肯定。」楚碧桐語聲一高。「他們所用的絕無疑問是諸葛武侯所創的連環弩。」

上官無忌强作鎮定。

楚碧桐接道：「這種連環弩傳說一發十二箭，現在已經能夠一射十七箭，而且更準確，更强勁。」

「諸葛左右兄弟連環弩的厲害早已傳遍江湖，用不着你來說話。」

「你的劍現在已被我雙掌控制，身形亦一樣，諸葛連環弩若是現在一齊向你射來，你以為你的生機有幾分？」

「十分……」上官無忌竟然是這樣的回答。

「我看你却是一分也沒有。」楚碧桐突然打了一個哈哈，這其實就是一種暗號。

上官無忌心中有數，一個身子「哈哈」聲中疾向後方旋了出去，手仍然搭在劍柄上。

楚碧桐沒有鬆掌，身形穩如鐵塔，並未因為上官無忌的動作而變動。

那支劍立時動起來，突然又抖直，那刹那上官無忌右旋的身子突然彈高，以劍為軸，風車一般一轉，一個身子往上疾飛。

他的身形變化實在迅速之極，一旋轉，已無疑已換了好幾個位置，借力再拔起身子，更就是劍一樣的，諸葛兄弟的連環弩便是眞在「哈哈」聲中發射，亦未必能夠射到他身上。

楚碧桐亦考慮到上官無忌可能會棄劍，可是上官無忌身形外旋的時候，亦不免生出一種上官無忌有意將劍拗斷，脫出他的控制錯覺。

也所以他內力再透，雙掌更緊，身形的變化以至雙掌的變動不由都變得了遲鈍，到他要阻止上官無忌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可是他仍然把握機會，雙掌一送，夾在雙掌中的那支劍立時脫掌飛出，飛向上官無忌。

劍柄在前，但一飛半丈，颼地一轉，已變成了劍尖向上官無忌。

上官無忌淩空未落，劍已射到，他的反應相當敏捷，右手在拔起身子之前已將腰間另一支短劍抓住。

短劍一落，正擊在射來那支劍的劍尖上，「叮」一聲，那支劍淩空一轉，上官無忌右手一抄，正好將劍柄抓住。

楚碧桐看在眼內，亦不禁脫口一聲：「好！」目光隨即落在諸葛兄弟面上。

在他那「哈哈」聲中，諸葛兄弟並沒有依照他的吩咐射出連環弩，所以上官無忌方才可以說是多此一舉，就算站在原地，也不會有弩箭射到他身上。

諸葛兄弟跟隨楚碧桐已多年了，一向都是忠心耿耿的，絕對服從的，只有這一次例外。

楚碧桐沒有怪責他們，那刹那他已經看到了突然出現的那個人，那支劍。

那個人身形有如閃電，劍勢之迅速，實在難以形容。

劍光流星般閃耀，只一閃，諸葛兄弟的連環弩便齊中斷成兩截，那個人亦由兩人左面移到了兩人右面。

二十七八年紀，七尺身材，他的相貌雖然說不上怎麼英俊，却絕不難看，散髮白衣，自然有一種超逸出塵的味道。

上官無忌認識他，楚碧桐也認識他，目光刹那已轉他臉上。

諸葛兄弟顯然已被那一劍震住，這時候才如夢初醒，一步倒退，驚問道：「那一個？」

那個人尚未回答，楚碧桐已冷冷的道：「可是南宮世家南宮絕？」

「正是。」那個人淡然回答。

諸葛兄弟臉色大變，他們雖然不認識南宮絕，却已經不止一次聽過他的這個名字。

事實上中原武林沒有聽過這個名字的人可以說是絕無僅有。

南宮絕十八歲已經名滿天下，被稱為年輕一輩的最有前途的劍客，也是南宮世家近百年來最傑出的高手。

黑道上的朋友對這個人都避忌得很。只因為他嫉惡如仇，對奸惡之徒劍下從不留情。

莫非這個人也接到了武林帖？

楚碧桐心念方動，諸葛右已怒叱道：「姓南宮的，你敢壞我家傳的諸葛連環弩？」

「不壞也壞了。」南宮絕答得也輕鬆。

諸葛右臉色一變，雙手疾翻，左右各七，十四支袖箭從左右袖中射出，射向南宮絕的胸膛來。

諸葛左同時發動，亦是十四支袖箭，相距很近，袖箭發的機簧，雖然比不上諸葛連環弩，亦不是尋常可比。

無論怎樣看，南宮絕都不易招架。可是他劍一展開，便盡將射來的袖箭完全擊落。

他看似是劃出一劍，但劃到一半，一劍便化成千鋒，身前彷彿多了一蓬光幕。

諸葛兄弟的袖箭根本射不進去，兩人臉色不由一變。

「威名之下，果無虛士。」楚碧桐脫口讚了一聲道。

南宮絕沒有作答，楚碧桐接口問道：「你也收到了武林帖？」

「不錯。」

「好像你這種英雄豪傑，當然一定會到來的。」

「在此之前，我已經有意找你。」

「因為你是行俠仗義的俠客，我是無惡不作的壞人。」

「正如柳東城這一件事。」

「所以接到武林帖，我立即趕來。」南宮絕一笑。「可惜來遲了一步。」

上官無忌大笑插口道：「楚碧桐是我的，至於其他兩個你喜歡怎樣處置便怎樣處置。」

「只有這樣了。」

「若是我死在楚碧桐掌下，事情當然就只有交給你。」上官無忌一正臉色。「我與他公平一戰，南宮兄請勿插手。」

「一定！」南宮絕毫不猶豫的回答。

「人說南宮兄快人快語，今日一見，果然不差。」上官無忌又放聲大笑。「待我殺了這個姓楚的，定與你一醉。」

南宮絕笑道：「那你非要小心不可了。」

「若是我技不如人，小心也是沒用，不幸戰死，將酒澆在我的屍體上，也算是與南宮兄交成了朋友。」

「我們現在已經是朋友了。」

上官無忌應了一聲：「好！」人劍齊飛。

劍光匹練也似的劃破長空，人未到，劍氣已迫向楚碧桐眉睫，楚碧桐盯着劍將刺到，半身一轉，避開劍勢。雙掌閃電般反劈，刹那間連劈二十七掌。

上官無忌身形飛閃，長劍已迅速的劃出二十七劍，接下楚碧桐的攻勢，却已被迫退四步。

兩人的武功相若，也許相差並不遠，但楚碧桐已知道上官無忌的破綻所在，搶制先機，佔盡上風。

南宮絕看在眼內，不禁一皺眉。

一刹那之間，上官無忌又已被迫退三步，離開諸葛兄弟不過五尺。

諸葛兄弟相望了一眼，身形突然齊起，諸葛左飛撲南宮絕，諸葛右却撲向上官無忌，各又射出十四支袖箭。

這一着實在毒辣，諸葛左阻住了南宮絕，雖然並未將南宮絕射倒，但南宮絕要出手相救，却也一樣是不能夠。

上官無忌若一死，合三人之力，再對付南宮絕當然就容易得多了。

諸葛兄弟雙臂之內，各縛上兩筒袖箭，無疑並不是一件困難事，困難却是在這兩筒袖箭分先後兩次射出時，第一次的弩箭他們是用腕力射出，第二次則是用臂力，弩箭的裝置，當然是很巧妙。

任何人看見他們將一筒十四支袖箭射出，都不會想到在他們的衣袖之內，還有同樣的另一筒袖箭。

南宮絕也不例外，不過好像他這種高手，雖然出其不意，要暗算他也不容易，何況他一直在小心監視着諸葛兄弟？

他的劍立即一抖，「嗡」一聲，彈出一蓬閃亮的光彩，那些袖箭根本就射不進去，在光影之中，嗤嗤的四下散開。

袖箭方散，南宮絕人劍就合成一道飛虹射到，「奪」的一聲，劍已刺進了諸葛左的眉心之內。

諸葛左只覺眼前寒光一閃，眉心就感到一下刺痛，這也是他最後的感覺。

南宮絕一劍刺出，立即收回，一股血箭從諸葛左的眉心射出，他悶哼一聲，身一仰倒下。

諸葛右亦同時倒了下去，咽喉上釘着一支不到一尺的短劍，那也是上官無忌扣在右手，尚未發出的最後一支短劍，他也是一直在提防着諸葛兄弟，再聽破空聲响，一個身子便一倒，貼着地面橫飛出去，左手同時將短劍射出，一擊即中。

七絕劍，劍劍絕命，諸葛右目光雖然銳利，身形却不夠迅速。

他射出的十四支袖箭與上官無忌一劍同時直射向楚碧桐，楚碧桐悶哼一聲，雙袖一拂，「獵」地一聲，將射來的箭盡皆拂落。

上官無忌把握機會，人劍一轉，倒飛而回，一劍刺向楚碧桐的咽喉。

楚碧桐飛退，上官無忌如影隨形，緊追不捨，楚碧桐連退二丈，雙掌突然一拍，「啪」的一聲，又將上官無忌的長劍夾在雙掌之間。

「格」的一聲，那支長劍突然中斷，上官無忌劍勢不絕，手中斷劍在楚碧桐雙掌之中穿過，刺入楚碧桐的咽喉。

這一着實在出人意外，楚碧桐也意外得很，要閃避的時候，已經是來不及了。

「好劍！」楚碧桐這兩個字出口，咽喉已然被切斷了，生命也如切斷了。

上官無忌好像看到楚碧桐的心深處，沉聲道：「這支劍十年前已

斷過一次，重金聘高手匠人接合，看來並無兩樣，實在是脆弱得很，一定要斷的時候，我隨時可以內力一送將之震斷。」

這番話楚碧桐當然再也聽不到，上官無忌接道：「這樣殺你，無疑取巧，你若是與我公平一戰，縱然必死你手上，我也絕不會這樣出手，比起你方才的手段，這其實也算不了什麼。」

語聲一落，上官無忌將劍拔出，看着楚碧桐的屍體倒下，突然又俯下身，將那截劍尖從楚碧桐雙掌之中取出，突然一聲微喟：「一斷再斷，劍若是有魂魄，今夜也當魄散魂飛。」

這句話非常古怪，南宮絕也聽得怔住。「怎會有魂魄？」

「因爲你認爲劍並沒有生命。」

「不錯。」

「這支劍我已用了二十年，自出道以來，無時不是在我伸手可及的地方。」

「這本來就是一支很不錯的劍。」

「用此劍十年，這支劍與我的人已簡直變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曾經有一個好朋友，要我將劍給他一看。」

「你沒有拒絕。」

「可知我當時有什麼感覺？」上官無忌的語聲低沉下來。「就好像身體的一部份突然被割下來一樣，那個好朋友跟着做了一件令我很意外的事情。」

「總不成他將劍向你刺去？」南宮絕笑道。

「正是。」上官無忌慘然一笑。「他原是江南第一名劍客，在我未出道之前，一直被譽爲江南第一高手。」

南宮絕恍然：「他要恢復昔日的聲譽，必須將你擊倒。」

「好像他那樣的名劍客，誰也不會懷疑他所用的是什麼手段，我縱然是死在他的暗算下，在別人心中，也會相信我們是在公平決鬥下分出勝負生死。」

「當時你沒有提防他會突然暗算？」

「沒有。」

「威名之下，必無虛士，他被稱爲江南第一名劍客，在劍上當然有他過人之處，出其不意，突然一劍，你縱然不說，那刹那兇險就也不難想像。」

「可是那刹那我突然發覺，間不容髮之下閃開了那一劍。」上官無忌沉吟着道：「說來也實在奇怪，那刹那就好像有人在喝叱我閃避一樣的。」

「也許是對方已動了殺機，好像一個那樣的高手，在殺機畢露時的刹那間，不難有殺氣露出來，而好像你這樣的高手，亦不難覺察那殺氣的存在。」

「未嘗不可以這樣的解釋。」上官無忌歎息。「那一劍之後，緊接着又幾劍刺來，都給我從容避開。」

「上官兄武功高强，出其不意，一擊不中，再下手的話當然就更沒有可能成功的了。」

「我與他的武功相差實在不大，他一劍在手，應該就是穩操勝券的。」

「也許暗算失敗，心情緊張，影响所及，劍亦施展不開。」

「我却有一種感覺，那柄劍完全不受他控制，到最後我拔出六柄短劍之一，擋了一劍。」上官無忌話聲更低沉。「雙劍交擊，那柄長劍竟然斷了下來。」

南宮絕道：「就是那個時候斷的？」

「斷劍反射，也竟然就射進他的咽喉內！」

南宮絕一皺眉道：「這樣的一劍的確是不易防備。」

「所以他雖然死了，一雙眼仍然睜得很大，充滿了疑惑。」上官無忌目光一落。「正是現在的楚碧桐一樣。」

「那樣的一柄劍，不容易斷下來。」

「也許就是斷折的地方鋼質不夠堅韌，又或者那個地方撞擊得太多，已變得脆弱不堪，一碰便會斷折。」上官無忌笑笑：「可是我却相信那是因爲那柄劍伴我已經有十年，多少有一點情感。」

「劍也有情感？」

「它甚至可能成爲我生命的一部份，所以在生死關頭，便會警告我閃避。」

「太玄了。」南宮絕搖頭道：「我用劍也有十多年了，却從來沒有這種感覺。」

「南宮兄十年以來用的就是現在手中那把劍？」

「不是！」南宮絕緩緩的將手中劍舉起，那只是一支普通的劍。

上官無忌目光落在劍上：「這柄劍不好。」

南宮絕並不否認：「好像這樣的劍，什麼地方也可以買得到。」

「以我看，很容易斷折。」

「不錯，而且很容易崩缺。」

「因爲劍鋒太脆弱。」

上官無忌試探着問：「好像這樣的劍，南宮兄能用多久？」

「不一定，要看情形，我曾經在半個時辰之內，一連換了二十一支劍。」

「你怎麼能隨身帶備二十一支那麼多？」

「當時我是在一間專賣兵器的店子內。」

「對手又是什麼人？」

「鐵手無情。」

上官無忌動容道：「聽說這個人的一雙手可以斷金碎玉，開碑裂石。」

「而且出手極迅速，幸好在賣兵器的店子內，要換一柄新的劍實在很方便。」

「南宮兄何以不找一柄較好的劍？」

「千金易得，寶劍難求，而且比較好的劍都已有主人，再聽上官兄方才那番話，這念頭更非要打消不可。」一頓又接道：「我們這種江湖人就像風中柳絮，水中浮萍，還是了無牽掛的好。」南宮絕一笑，又道：「劍斷了算了，用不着去費心找高手匠人接駁。」

上官無忌大笑。「什麼時候我找到一柄好劍，一定送給南宮兄，好教南宮兄也嚐嚐這種滋味。」

南宮絕淡然一笑。

上官無忌笑聲一頓，撫劍道：「這柄劍雖然帶給我不少麻煩，却也幫了我不少忙，每斷一次，救我一命。」

「上官兄的武功若是不好，劍就是斷了，也起不了什麼作用！」

「這也許是運氣，一個人的運氣未必時時都是這樣好的。」上官無忌一頓又道：「若然是運氣，與劍無關，這柄劍再斷的時候，只怕就是我絕命的時候。」

「好像楚碧桐這種高手並不多。」

「也不少，說不定很快我又遇上一個，劍再折，我倒下。」上官無忌仰天一笑：「那未嘗不可以解釋劍經已兩折，魂魄無存，輪到我這個劍主人要魄散魂飛了。」

「上官兄是我平生所遇到最奇怪的一個劍客。」

「因爲我將生死託在所用的劍上。」

「也所以劍若是再接不上，上官兄祇怕會意志消沉。」南宮絕微喟。「方今江湖上道消魔長，如像上官兄這樣的劍客已不多的了。」

「南宮兄的意思我明白，只是生死由命，一個人要死的時候還是要死的。」

南宮絕不能不承認這是事實，上官無忌隨又道：「人說南宮兄俠義無雙，今夜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這種話不是我們說的。」

「可惜。」上官無忌突然又歎息了一聲。

「可惜什麼？」南宮絕有些詫異。

「我們之間沒有仇恨，如今更成了朋友，儘管我有意與你一較高下，劍也施展不出來。」上官無忌語聲一頓，接着一笑：「此間事既已了，你我何妨去痛飲三杯。」

「三杯就不算是痛飲。」南宮絕笑道。

「此去西面半里，有間不醉無歸，雖然是小酒家，但賣的却都是自釀的陳年美酒。」

「我知道這個店子。」

「這間店子徹夜不休，什麼時候進去也一樣，但爲免麻煩，我們還是不要進去喝酒的好。」

「有什麼麻煩？」

「柳伯威就待在那兒，還有兩河的幾名英雄豪傑，他們準備明天一早便上門找楚碧桐拚一個明白。」

「上官兄沒有跟他們打個招呼？」

「沒有！」上官無忌搖搖頭：「這年頭江湖上仗義之輩日漸凋零，好像他們那些年輕小伙子，仍有待磨練，我實在不忍心看着他們一一倒在楚碧桐的掌下。」

「不錯。」南宮絕完全同意上官無忌的行事作風。

「一會經過那兒，我們就將楚碧桐的屍體送給他們，不嫌太麻煩，也無妨留下來，否則我們就只好買一罈好酒，隨便找一個地方坐下喝。」上官無忌大笑舉步：「這座莊院，乾脆一把火燒掉算了。」

南宮絕並沒有異議。

＊　＊　＊

火開始燃燒，南宮絕、上官無忌兩騎便離開楚家莊，只帶走楚碧桐的屍體，就縛在上官無忌的坐騎後面。

上官無忌已披回外衣，六支短劍也已回到他的腰帶上，一個人身子挺得畢直了無倦意。

南宮絕同樣的神采飛揚。

＊　＊　＊

夜已深了，不醉無歸小酒家內燈火通明，地方雖然不大，酒釀得實在不錯，再加上日夜營業，顧客實在不少，尤其是江湖人，對這一間小酒家更是特別好感。

柳伯威他們七個人也所以選中這個地方，而且還索性睡在這個地方。

小酒家的小二沒有理會他們，多年的經驗所得，他們都清楚，江湖人還是少管爲妙，何況他們只吃飽之後，在店子裡睡覺。

＊　＊　＊

南宮絕、上官無忌飛騎奔來，經已是四更，下馬直入小酒家內。

兩個店小二迎上前來，雖然看見上官無忌手抓一具屍體，並不怎麼靈驚，這種事對他們來說雖並非司空見慣，却也不是第一次的了。

將屍體在桌上一放，上官無忌一聲大喝：「柳伯威何在？」

語聲一落，店堂內桌倒椅翻，睡着的七個青年人紛紛躍了起來，

兵器也隨即撤在手中。

一個白衣少年排衆而出：「我就是柳伯威，閣下何人？」

上官無忌手一翻，一張帖子袖中飛出，刀一樣的插在柳伯威身旁的桌子上：「這是你發的武林帖？」

柳伯威臉色一變，其他青年人亦齊皆聳然動容，一個隨即道：「這個人一定就是楚碧桐，大家小心！」

「他不是。」柳伯威深深的吸一口氣，目光從帖子上移開，道：「這不錯，是我發的武林帖子？閣下是……」

「上官無忌。」

「上官前輩。」柳伯威脫口一聲。

「這是楚碧桐的屍體，你看殺你滿門的可是這個人？」上官無忌將屍體抛在柳伯威脚下。

柳伯威既驚又喜，目光所及，脫口大呼叫道：「就是他！」

他隨即跪下，一跪下就叩頭。「上官前輩，此恩此德，晚輩……」

「我既然收到你的武林帖，理所當然替你討一個公道。」上官無忌一把將柳伯威扶起來，接着指着南宮絕道：「你要多謝，應該多謝他。」

柳伯威目光一轉：「他？」

「你不是也送他一張武林帖？」

柳伯威心念一動，喜呼道：「莫不是南宮大俠。」

「除了他，還有那一個有這般的丰采？」上官無忌大笑道。

柳伯威便又衝前跪下，南宮絕伸手截住。

「兩位！」柳伯威熱淚盈眶。

南宮絕笑拍他的肩膀：「你們這些小伙子也不錯。」

「只有他們六個願意來。」

「有六個這樣的朋友你還不滿足？」上官無忌大笑：「你的運氣實在不錯，我也是。」

柳伯威尚未答話，一個青年已倏地搶前。「就是沒有你們幫忙，我們七個人未必對付不了楚碧桐。」

「狄兄！」柳伯威急叫。

「我叫狄剛，『神刀』狄飛鵬是我家父。」

「我聽過有這個人。」

「狄家神刀，江湖人稱第一，我雖然火候不夠，但拚却一死，相信也可以將楚碧桐斬於刀下。」

「好，年輕人最重要就要有自信心。」

「我們已經作好了準備，一團高興趕來，却是給你們搶先一步。」

上官無忌笑笑：「可惜人死不能復生，我們不能賠你一個活生生的楚碧桐。」

狄剛的目光從南宮絕、上官無忌二人臉上掃過：「兩位能夠殺死楚碧桐，可說武功在楚碧桐之上，楚碧桐雖然死了，找兩位也是一樣。」

上官無忌一怔，道：「這是什麼話？」

狄剛撫刀一笑：「這一次我除了找楚碧桐之外，還找武林正義之士，想一試這柄刀。」

上官無忌回望南宮絕道：「麻煩來了。」

語聲未落，另一個青年從柳伯威身旁閃出，一步跨前，手中劍一抖，盯着南宮絕道：「久聞南宮大俠一劍橫掃江湖，尚請賜教幾招。」

南宮絕一怔，那個青年又道：「晚輩慕容羽，是青城紅葉道長的弟子。」

「哦？青城紅葉，劍名人盡知，三年前有幸遇於洛陽，也曾承他看重，賜了一劍。」

「那是一招『流星趕月』，南宮大俠，你當時並沒有還手？」

「沒有。」

「却說了一句話。」慕容羽語聲一頓一沉：「這一招『流星趕月』再高一寸就好了。」

「不錯。」

「就因爲這一句話，家師一劍落空，立即收劍離去。」

「紅葉道長劍下留情，在下一直銘感於心。」

「家師却說，南宮少俠在劍上的造詣無人能及，一眼便看出對方的破綻缺點，自問不是南宮大俠對手，所以沒有刺出第二劍。」

「令師言重了。」

「我也有練過這一招，却是想不出高低一寸有何關係？家師也不說，那一次回來便閉關苦練那一寸，有意跟南宮大俠再較量。」

「令師是一個出家人，對得失仍然看得那麼重要？」

「站在研究武學的立場，家師的作爲是無可厚非，我這個作弟子的要向南宮大俠請教這也是一樣道理。」慕容羽話聲一落，劍指南宮絕道：「請賜教。」

南宮絕苦笑，橫移三步，道：「請！」

慕容羽一聲暴喝，人劍如飛虹疾向前射出，正是一式「流星趕月」。

南宮絕目光一閃，身形陡然一動，迎向來劍。

劍光迫急而輝煌，貼住南宮絕胸膛刺空，只差一寸便刺在胸膛之上。

南宮絕右手即時一翻，揑住了慕容羽的握劍手腕，這一剎那，慕容羽劍勢已三變，都是差那麼一寸，不能夠接上，也所以南宮絕的

右手毫無阻礙的揑在慕容羽的手腕上，一揑便鬆開，收回原位。

慕容羽怔在那裡，滿頭冷汗突然汨汨落下。

南宮絕隨即說道：「這一招『流星趕月』若是獨立施展，又或者能夠一擊即中的話，高低一寸的確沒有分別，否則那一寸之差，劍勢便有了空隙，一寸的空隙實在太多了。」

慕容羽一身冷汗濕透，拜倒：「多謝指點。」

南宮絕一手扶住：「令師閉關苦練，刻下想必已有所成，再傳給你，一定有一個簡單有效，事半功倍的辦法。」

慕容羽連連點頭，霍地轉身抱拳：「此間事既已了，小弟先走一步。」

柳伯威當然不會阻攔，慕容羽立即轉身舉步，疾奔了出去。

看着他遠去，上官無忌不由一笑：「這個人的性子未免急了些。」

「換轉是我，也會立即趕回去的。」狄剛亦自一笑道。

他們談笑自若，那幾個青年人除了柳伯威，無一不怔在那裡。

狄剛突然又跨前一步，刀一揚，道：「上官大俠，現在可輪到我向你請教了。」

話聲一落，一刀施展，匹鍊也似一道刀光，斬向上官無忌胸膛。

上官無忌剎那間身形已拔起，凌空一個風車大翻身，落在櫃台的後面，雙手一抄，已將一罈酒捧在手中，接呼道：「柳伯威，這罈酒的帳算是你的了。」

柳伯威一怔，應道：「好！」那邊狄剛人刀已刺到，上官無忌連避三尺，人已從櫃台滾過，再一縱，竄出了店門之外。

他雙手捧着老大一罈酒，但身形絲毫不受影响，凌空一跨，便上了坐騎。

南宮絕身形同時落下，下落在他自己的坐騎上，右手托着二隻酒碗，左手一劃，韁繩斷了。

喝叱聲中，兩騎疾奔了出去。

狄剛這時候亦已經追到大門之外，一見頓足，口中說道：「我的一刀也不敢接，算什麼英雄好漢。」

柳伯威快步趕了出來，走到狄剛身邊，道：「狄兄，上官前輩已經還手，他從櫃台向外滾出的時候，我看見他伸手往你的衣襟上一揑。」

狄剛一怔，低頭一看，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在他衣襟之上，赫然穿了一個小洞。

上官無忌這一揑，便已將他的衣襟揑出一個洞，而他竟然一無所覺，那若是揑在他胸膛之上，只怕已將他的胸骨揑碎了。

他呆了好一會兒，又一頓足，奔向店堂內，拍桌大呼：「店家，拿酒來！」

兩個店小二慌忙把酒拿上，狄剛刀往桌上一插，突然大笑，「我一直以爲憑我的這柄刀，已足以走遍天下，那知道在人家手下，根本過不了一招。」

柳伯威連忙安慰道：「他們兩位是方今江湖上高手的高手，敗在他們手下，也算不了什麼。」

狄剛伸手往柳伯威肩膊一拍：「柳兄，你莫以爲我是不知好歹的人，今夜若不是遇到他們兩位，這樣的闖下去，總有一天糊裡糊塗死在別人手下，所以對他們兩位我非獨不恨，還感激得很。」

柳伯威奇怪的望着狄剛。

「姓狄的，今夜總算知道天高地厚，這次回去一定要好好的再下一番苦功，才出來江湖上行走。」

狄剛大笑一聲，又接道：「方才他們說得不錯，我們七個人若是闖進楚家莊，只怕沒有一個人能夠活着出來，所以被他們搶先一步，還得要多謝他們。」

其他四個青年不禁也揑了一把冷汗，柳伯威亦滿頭冷汗紛落：「姓柳的……」

狄剛截口道：「柳兄，這一次是我自願來的，便是死在楚碧桐手中，也絕不會怪你。」

他顯然已想開了很多事情，豪氣又發，接又道：「現在我們都能夠活下來，實在應該慶祝一番，柳兄你的大仇得報，更應該痛飲三杯。」

衆人轟然應了一聲，一齊圍了上來。

狄剛隨又道：「今夜我們不醉無歸，回去之後，好好的再苦練幾年再出來闖闖。」

衆人不由齊聲道：「正該如此。」

狄剛反手劈開酒罎上的泥封，大叫道：「拿碗來。」

衆人一齊拿起酒碗，迎前去，狄剛迅速倒滿了五碗酒，一聲：「飲！」將酒罎口湊近嘴唇邊，大大的喝了一口。

衆人一齊舉碗，一飲而盡。

酒香盈室，豪氣干雲，狄剛隨又替衆人斟了第二碗，這一碗尚未飲下，一個青年就叫了起來：「看，慕容兄怎麼回來了？」

衆人側首望去，只見慕容羽標槍一樣，站立在店門之外，狄剛旋即大笑：「慕容兄，想必是心裡頭不大舒暢，回來跟我們喝一杯。」

柳伯威立即大呼：「慕容兄還站在門外幹什麼，快進來。」

慕容羽眼直直的瞪着他們，一動也不動，狄剛越看越覺不妙，方待上前，慕容羽的身子突然向前一栽，倒了下來。

在他的後心要害，釘着一柄劍，鮮血已濕透衣衫。

那柄劍很長，比一般的只怕長出一尺多，劍鋒薄而狹，劍柄是一個鋼環，相連着一條細小的鍊子。

鍊子長逾一丈，握在一個白衣人的手中，那個白衣人臉色亦是灰灰白白的，一絲血色也沒有，頭髮亦是蒼蒼白白，嘴唇更是冰封過一樣，呈現一種難以言喻，極其妖異的鉛白色。

他的一雙眼也沒有例外，彷彿籠罩着一層白霧，燈光輝映之下，閃動着寒人的光芒。再看他的身軀，比一般人瘦長，四肢也長得出奇，整個人驟然看來，就像是一個白色的怪物。

黑暗中突然出現了這樣的一個怪物，無論誰看來，相信都難免會吃了一驚。

柳伯威、狄剛六個人看見慕容羽那樣子倒下，已經吃了一驚，再看見這個怪人，更是由心寒了出來。

白衣人就在這時候手一抖，「錚」的一聲，鍊子從慕容羽的後心飛起，飛入那個白衣人的右手裡。

劍曳着鮮血，三滴飛濺在白衣人身上，那個白衣人的身上，立時就像長出了三朵血紅色的小花，他若無所覺，隨手將劍一抖，「嗡」的一聲劍鋒上的餘血盡飛。

狄剛忍不住大吼：「你是什麼人？」

白衣人冷然反問：「你是在問我姓名？」

語聲陰陰森森，簡直不像是人的語聲。

狄剛接喝道：「說！」

「我沒有姓，也沒有名，認識我的人習慣叫我做……」白衣人語聲突然一頓。

狄剛急不及待的喝問道：「叫你什麼呢？」

「壁……虎！」白衣人一字一頓，語音極陰森。

六個青年人五個怔在那裡，只有柳伯威例外，他的臉色突然的蒼白了起來，失聲道：「你就是……就是壁虎？」

「不錯。」壁虎目光落在柳伯威臉上：「怎麼？你知道有我這個人？」

「我知道！」柳伯威的語音在抖顫。

「那告訴你的朋友，告訴他們應該怎樣。」

「我們……」

「我本來要盡殺你們，因爲你知道有我這個人的存在，所以我也按照自己的規矩，給你們一個方便。」

柳伯威的臉色更加蒼白，狄剛在一旁忍不住的問：「這個壁虎到底是什麼人？」

「一個殺手。」柳伯威一頓：「聽說是楚碧桐的朋友。」

「唯一的朋友。」壁虎冷冷地接道：「他救過我性命，我欠他一條命。」

柳伯威道：「我知道，去找楚碧桐報仇的時候，我已經調查清楚。」

「可惜我來遲了一步，幸好還不算太遲。」壁虎冷笑道。

柳伯威道：「想不到好像楚碧桐這種人居然也有朋友替他奔走。」

「很多事情你都想不到。」

「一人做事一人當，你找我就是。」柳伯威胸膛一挺。

「好，好漢子。」壁虎臉上仍然一些表情也沒有。

狄剛即時道：「柳兄，你怎麼說這種話？」

其他四個青年也圍了上來，一個隨即道：「我們到來這裡，已將生死置諸度外，少爲我們擔心。」

「幾位……」柳伯威搖手：「楚碧桐已死，這件事亦告一段落。」

「柳兄，你這是不當我們是朋友的了。」狄剛大聲叫了起來。

「狄兄有所不知。」柳伯威苦笑。

狄剛截口道：「一個殺手吧了？你害怕什麼，大不了一死！」

「對！」其他四個青年轟然齊應。

柳伯威感動之極，咽喉發哽，再也說不出話來。

壁虎目光一掃，怪笑地道：「好，視死如歸，連我也有些感動了。」一頓又轉向柳伯威道：「怎麼，姓柳的，依不依我的規矩？」

柳伯威方待回答，狄剛已問道：「這個怪物有什麼規矩？」

「每人留下兩隻手，放你們一條生路。」壁虎替柳伯威回答。

狄剛怒道：「這是什麼規矩，你要我們兩隻手，自己動手好了。」

「若是我自己動手，要的就不是兩隻手，還有命。」壁虎冷笑。

「倒要看看你這個怪物如何要我們的命！」狄剛拔出插在桌上的刀，拿刀在手中疾轉。

「這還不簡單。」壁虎移步走上前。

狄剛右手刀一翻，將提着那個酒罈擲向壁虎。

酒罈未到，壁虎的身子已拔了起來，左手一探，凌空將那酒罈接住，身形竟然完全不受酒罈的影響，繼續迫前去。

狄剛不由一驚，一驚未了，酒罈已從壁虎手中飛出，回向他飛撞過來，他立即揮刀，刀光一閃，「噗」的一聲，酒罈被斬開兩片，激

飛而出。

罈中仍有酒，化爲千萬點酒珠，四面飛濺，酒香四溢。

狄剛從破罈中穿過，連人帶刀飛斬向壁虎！

壁虎身形凌空未落，他的身形並不怎麼迅速，却有說不出的怪異，眞的活像一條壁虎，手中劍同時迎向狄剛的刀，將狄剛的三刀連截下。

兩人身形同時着地，壁虎突然問：「你姓狄？」

狄剛一怔：「姓狄又怎麼樣？」

「狄飛鵬是你的什麼人？」

「你認識我的父親？」狄剛冷笑：「家父相信不會有你這種朋友。」

「我也高攀不起，只是他在刀斬陰山雙煞的時候見過他。」

「那是多年前的舊事了。」

「雙煞跟我有多少交情，我應該助他們一臂之力，結果始終都沒有出手。」

「爲什麼？」

「我沒有信心接下他的神刀一斬。」

狄剛大笑。

「有一件事應該告訴你。」壁虎沉着聲道：「我雖然沒有出手，在旁却看得很清楚，狄家神刀，並非全無破綻。」

「是麼？」狄剛大笑不絕。

白衣人接一聲道：「你小心了。」

狄剛一聲大喝，人刀突然疾撲上前，十三道刀影襲向壁虎的要害。

壁虎既不閃也不避，四尺劍迎向狄剛的胸膛。那剎間，狄剛臉色陡然一變，他已經感覺得一股寒氣猛襲上來，刀勢中若是沒有破綻，是不會有這樣的感覺的。

破綻竟然就是在胸前。

狄剛心念一轉，刀勢一變，再變，狄剛神刀十三式盡展，護住了全身。

寒氣剎那間消散，狄剛的第十三式變守爲攻，長刀一引，急斬向壁虎。

壁虎一聲怪異的輕笑，四尺劍一圈一彈，暴展。

狄剛立時又感覺到寒氣，目光及處，壁虎的劍已然刺進來，他的刀從壁虎的肩膀上斬過，壁虎如何閃開他這一刀，他完全不知道。

現在他已知道，家傳神刀並非無懈可擊。然後，他感覺那股寒氣尖針一樣，刺進他的心房。

壁虎的那一劍迅速如閃電，狄剛的目光方落在劍上，劍已刺進去。

一劍穿心，狄剛痛極大呼，曳着一股鮮血飛跌丈外，倒地不起。

柳伯威大叫一聲：「狄兄！」疾衝了過去，一振腕，一連十多劍刺出。

壁虎四尺劍盡將來劍接下，突然道：「我最後一個才殺你。」

話說完，他奇瘦的身子已飛舞半空，撲向其餘的四個青年。那四個青年喝叱聲中，急迎上去，三劍一刀迅速圍着了壁虎。

壁虎身形方落，兩柄長劍已向他左右雙脅刺到，他的身形却比這兩柄長劍迅速得多，閃左劍，拒右劍，身形再一轉，劍又刺入左面那個用劍青年咽喉上。

劍長逾四尺，他的手比一般人又長出很多，就是不動，也能夠殺人於七尺過外。

好像這樣的一把劍，實在是不容易應付。

壁虎劍殺一人，偏身一閃，又閃開了一刀一劍，手中劍一沉，「叮」的一聲疾點在地上，身形借力往上一拔了起來，劍勢一挑一劃。

這一劍非獨角度怪異，而且也是極之迅速，一個青年仗劍衝來，正好迎上這一劍。

裂帛一聲，鮮血四濺，那個青年鮮血中打一個旋，橫摔了開去。

壁虎身形繼續往上拔，手一探，已搭住了一條橫樑，直得有如一條壁虎的斜貼在橫樑上。

柳伯威嘶聲吼叫，縱身拔起，凌空一劍疾刺向壁虎，壁虎的身子同時展開，左手一拍那條橫樑，身形凌空一轉，柳伯威的劍從他身旁刺過，他凌空再一翻，人劍匹練一樣射向樑下一個青年。

那個青年舉劍急迎，一陣金鐵交擊聲響，那個青年手中的劍便被絞飛了。

壁虎輕叱一聲，劍突暴長，刺進了那個青年的眉心。

劍光與血光齊閃，壁虎出劍、拔劍、回劍、閃開柳伯威當頭的一劍，倒踩七星，呼嘯的一劍，刺進最後一個青年的心窩之內。

那個青年仗劍方待從後突襲，冷不防壁虎一劍從脅下透出，他中劍慘叫，長身暴退，血箭也似的從心胸中射出，撞翻了一張桌子倒下。

壁虎人劍疾轉，面向柳伯威，笑道：「現在輪到你了。」

柳伯威睚眥迸裂，鮮血滴下，咆哮聲中，奔向壁虎，一刺二十七劍。

壁虎全接下，還三劍，第一劍將柳伯威的劍封在外門，第二劍將柳伯威的劍再震開一尺，第三劍搶進，却點在柳伯威右腕上。

一縷鮮血激飛，柳伯威手中劍嗆郎墮地，壁虎劍一抖，震出十二道劍影，連點柳伯威身上十二處穴道。

柳伯威長身暴退，但却快不過壁虎的劍，雪白的衣衫上立時出現

了十二點血點，一個身子同時木立。

壁虎竟然以劍點穴，封住了柳伯威的十二處穴道，他奇瘦的身形同時拔了起來，掠上了頭頂橫樑，手一抄，颯地又落下。

橫樑上赫然有一條眞正的壁虎，壁虎那一抄，正好將壁虎抄在手中。

他身形落地，劍亦入鞘，騰出手一拂，拂開了柳伯威右手五指，左手旋即將手中那條壁虎塞進柳伯威的手中，再將柳伯威的右手五指揑回。

柳伯威還能說話，嘶聲道：「你在幹什麼？」

壁虎道：「要你替我傳訊給南宮絕、上官無忌，說我絕不會放過他們。」

柳伯威厲聲道：「你有種的現在就去找他們。」

「現在我是不會去的，因爲我必須有一個周詳的計劃，才能夠找他們算賬，將他們擊倒。」

「我本來就不是什麼好漢，所以無論你怎樣說，我也不爲所動。」

柳伯威道：「何不乾脆將我殺掉？」

「我會殺你，却不是現在。」壁虎冷笑：「我還要你替我送出那個口訊。」

語聲落處，沉袖一拂，拂開了柳伯威雙脚穴道。

柳伯威起脚立踢，壁虎冷笑一聲，翻身掠上了一張桌子，道：「你雙脚若再有異動，我先將你的雙脚剁下來，要你爬着去見南宮絕、上官無忌。」

柳伯威瞪着壁虎，一雙脚不再動，壁虎道：「這才是！」一頓接道：「他們就在鎭外山崗一棵松樹下喝酒，暫時大概還不會離開。」

「我看你還是立刻將我殺掉好了。」

「哦！」

「憑你的本領，絕不是南宮絕、上官無忌大俠的對手。」

「憑你的本領，又能夠看出了什麼？」

「我只知道，你若是他們的對手，絕不會等他們離開才出現，好像你這樣的無膽匪類，又何須我傳訊，反正你祇會背後暗算他們，那麼不讓他們知道是你下的毒手，豈非更好？」

壁虎悶哼道：「我喜歡怎樣，用得着你管？滾！」突然飛起一脚，將柳伯威踢出店門外。他身形接着展開，迅速落在柳伯威身旁，右手一探，將柳伯威從地上抓起來。

柳伯威身上穴道被封，完全沒有抵抗餘地。

壁虎隨又沉聲道：「只要看到了你手中那隻壁虎，南宮絕、上官無忌應該明白怎麼回事，我也不一定要你傳訊。」

柳伯威只是冷笑，壁虎將手鬆開，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才說道：「現在你可以離開了。」

語聲未終，他奇特的身形就飛了起來，掠上旁邊一株大樹上。

「沙沙」一陣樹葉聲响，壁虎便消失在其中，柳伯威恨恨的一跺脚，急步的疾奔了出去。

現在他的心情已完全平靜下來，他忽然發覺，方才他那樣，實在是非常愚蠢。

雖然他並不在乎生死，壁虎也同樣不在乎多殺他一個人。

而且，正如壁虎方才所說，他不一定要柳伯威傳訊，他甚至可以完全將這件事掩蓋，毀屍滅跡，這種工作，在壁虎來說，應該是很簡單的一回事，那樣做，對他只有利，並無害。

他那樣暗算南宮絕、上官無忌，反而有效，因爲南宮絕、上官無忌若是事前毫無消息，壁虎縱然在他們面前走過，他們也不會知道這個人將會對他們不利。

柳伯威想到這裡，才知道自己的責任重大。

他現在必須盡快到那個山崗上，將事情告訴南宮絕、上官無忌，叫他們小心提防。

因爲壁虎說不定會突然改變了主意。

他雖然上半身的穴道被封，一雙脚並沒有多大的影响，當然沒有平日那麼輕盈，汗從他的額上淌下，混身上下冒出來的是冷汗。

他混身衣衫片刻濕透，夜風吹在他身上，就像無數的利刃刺在身上，他眼前的道路，更彷彿沒有盡頭一樣。

* * *

壁虎目送柳伯威遠去，眼瞳露出了一種極之惡毒的神色。他雖然縱身上樹，並沒有離樹遠去，就盤膝坐在樹上。

劍已入鞘，他的手却仍然按在劍上，却沒有改變主意追上去將那柳伯威殺掉，柳伯威的生死，他已早作好了安排，一個恐怖的、完整的計劃已經在他的腦海中擬成，柳伯威的送訊，是計劃的第一步。

第一步現在已成功了一半。

* * *

明月夜，短松崗。

松下有一張石桌，還有兩張石櫈，那其實是三塊形似石頭，南宮絕、上官無忌一個捧着酒罈，一個拿着酒碗，策馬奔到崗下，幾乎同時勒住了坐騎。

南宮絕第一句就是：「這眞是一個好所在。」

「實在好。」上官無忌這句話出口，他的身形就拔了起來，如飛上了山崗，左手袖一拂，在兩張石櫈上掃過，道：「南宮兄，坐！」

南宮絕這時亦已掠了上來，也不客氣在左邊石櫈坐下。

上官無忌隨即將酒罈往枱上一放，蓬然有聲，接着以掌爲刀，「刷」地將罈口削了下來。

斷口齊整，刀削只怕沒有這麼好，他接着將酒倒在酒碗上。

兩人隨即一飲而盡，上官無忌舉罈再斟，南宮絕舉碗道：「你我今後一見如故，再乾一碗。」

第二碗喝下，兩人不由相視而大笑，南宮絕搶過酒罈，斟下第三碗。

高崗風急，酒香四溢，松濤四起。

風吹起了他們的衣褲頭巾，却吹不散他們的滿腔豪情。

上官無忌舉碗就喝，仰首道：「天上有月，碗中有酒，酒中又有月，可惜我並不是一個詩人。」

「你若是一個詩人，酒就不能喝得那麼暢快的了。你顧着做詩，那裡還顧得與我喝酒，獨喝無味，不喝也罷。」

上官無忌大笑：「正是。」

「喝過了這一番酒，你我又各散東西，相見不知何年何月了。」

「難相見，易別離，喝！」上官無忌舉碗一喝而乾。

罈中仍有酒，他無罈接道：「幸好我不是一個詩人，却可惜沒有一個美人。」

「哦！」南宮絕有些奇怪。

上官無忌道：「唯大英雄能好色，是眞名士始風流。」

「未嘗無理。」南宮絕淡然一笑。

上官無忌接替他斟下第四碗酒，一面道：「人說南宮兄書劍雙絕，酒量也不錯，今夜一見，果然不差。」

「未及上官兄。」

「這個當然了。」上官無忌大笑。「別的我不敢說，若是你與我比酒，包你落荒而逃。」

「我看上官兄現在却已有些醉意。」

「你看我可有些醉意。」上官無忌瞪大了雙眼睛。

「看雖然沒有，但上官兄若是未盡，又怎會有方才的一句話？」

「是那一句話？」

「我若是比酒輸了，只會爛醉如泥，又怎會落荒而逃呢？」

上官無忌一怔，大笑。

南宮絕帶笑的以掌擊石，舉酒狂歌：

周郞赤壁鏖兵後。

蘇子扁舟載月秋。

千年慷慨一時酹。

今在否，

樽有酒且綢繆。

上官無忌拍掌相應，歌罷，又痛飲兩大碗酒。

罈中已無酒，上官無忌倒不出酒來，反手將酒罈擲飛，長身道：「南宮兄且候我片刻，我再去一趟不醉無歸小酒家。」

南宮絕揮手止道：「夠了，他日有緣再相逢，我們再痛飲。」

「好！」上官無忌一頓，「那怕日後便成仇敵，你我也得痛飲三大碗。」

南宮絕一怔：「上官兄何出此言？」

上官無忌大笑：「世事莫測，今日之朋友，未必不會是他日的敵人。」

「有此一日，亦是無可奈何。」

上官無忌接口道：「南宮兄俠義雙全，若眞個有此一日，我必淪爲邪惡之徒，南宮兄必誅而後快。」

南宮絕笑道：「上官兄俠名滿天下，本就是俠義中人，行俠仗義有這麼多年，怎會墮入邪惡之道？」

上官無忌道：「世事反覆無常，又有誰能預料，眞有此一日，能夠死在南宮兄劍下，雖死亦無憾。」

南宮絕淡然一笑。

也就在此時，一陣風吹至，他們突然聽到了一種奇怪的呼喚聲。

「南宮大俠、上官大俠！」聲音隨風飄來，非常焦急。

上官無忌一怔：「好像有人在呼喚你與我。」

「聲音好像在那裡聽過。」南宮絕語聲一落，面色突然大變，「對，是柳伯威的聲音，莫非出了什麼事。」

上官無忌頷首：「總不成他們是到來邀請我們回去喝酒。」

「這個可能性不大。」南宮絕傾耳細聽，只是一個人的脚步聲。

「柳伯威一個人找到來，到底有什麼目的？」

「下去看看。」這句話出口，南宮絕已看見有一個人跌跌撞撞走到山崗下。

上官無忌、南宮絕兩人不約而同，身形齊展，疾往崗下掠去。

「果然是他！」上官無忌這句話出口，南宮絕身形已先落在柳伯威身旁，伸手一把扶住柳伯威的肩膊：「柳兄，發生了什麼事？」

月光下，柳伯威面色如紙，滿頭汗落淋漓，顫抖着說：「南宮大俠，你們果然在這裡。」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七個人，現在祇剩下我一個了。」

「其他六人？」

「都已死了。」

「是誰下的毒手？」南宮絕驚問。

柳伯威喘着氣，一字字的說道：「壁虎。」

「壁虎？」南宮絕一怔。

上官無忌這時已扶住柳伯威另一邊身子，突然道：「南宮兄，他上半身的穴道都給封住了。」

「不錯。」

「先替他將穴道解開。」上官無忌食中指一點，往柳伯威左肩穴道點下。

南宮絕那剎那面色一變，喝止：「不可！」

這句話出口，上官無忌已解開了柳伯威左肩被封的穴道，一聽得喝聲，手忙停下來，奇怪的問道：「有什麼不妥？」

南宮絕道：「據說壁虎的點穴手法乃是獨成一家，一點就是幾個穴道，要非順着次序將穴道解開，否則不單止解不開穴道，反而會……」

語聲未已，突然一頓，也就在此際，柳伯威面色一變，面頰立時蒼白，忽然又一黑，張口「哇」的一口鮮血噴了出來。

柳伯威的面色同時變得像中了劇毒一樣，紫黑色，說不出的詭異，也說不出的恐怖！

他的眼、耳、口、鼻亦有血湧出。

上官無忌駭然問道：「這又是怎麼回事？」

南宮絕歎息道：「壁虎那種點穴手法，只怕就是將他本身的眞氣同時注入對方體內，除非順着次序將穴道解開，否則，那股眞氣便像炸藥的在體內爆發。」

「有這樣的點穴手法？」

「我不懂，却也不敢肯定沒有，江湖上傳說就是這樣，現在看來，只怕是眞的有其事了。」

上官無忌頓足：「在未清楚之前，我實在不該解開他的穴道。」

「這個怪不得上官兄，我若非一時省起來，只怕也是同上官兄那樣的去解開他的穴道。」

說話間，柳伯威雙脚已滑向地上，南宮絕一把將他扶住，道：「柳兄！」

柳伯威雙眼翻白，鮮血如潮湧出，一聲也不能發，南宮絕伸手摸向他的鼻端，才發覺已沒有氣了。

他搖頭，歎息道：「已死了。」

柳伯威的頭剎那間已垂了下來，無力的垂下來。上官無忌看在眼內，面色一變再變：「好一個壁虎，好厲害的點穴手法。」

「他右手好像拿着什麼東西。」南宮絕目光一落。

「不錯，扳開來看看。」上官無忌伸手將柳伯威握着的右手五指扳開，一隻壁虎旋即從中爬了出來，迅速的爬上了他的手腕，他雖然藝高人膽大，但那剎那間，亦不由打了一個寒顫，失聲道：「壁虎！」急將手一甩。

那隻壁虎摔落地上，上官無忌的右脚跟着踩下，將那隻壁虎踩爛。

南宮絕看在眼內，皺眉道：「這是壁虎的殺人手法。」

上官無忌彷彿猶有餘悸，看了看自己的右手，才應道：「與傳說一樣。」

「再加上的獨門點穴手法，殺柳伯威的死毫無疑問，眞的是那個壁虎所爲了。」

「南宮兄，你對那個壁虎，有沒有什麼印象？」

「素未謀面，一切都是聽說的。」

「我也是。」

「傳說中這個人是一個職業殺手，就是不知道他爲什麼殺柳伯威他們。」

「難道楚碧桐自知死期已將至，在生前先僱用了職業殺手，準備殺死了他的仇人？」

南宮絕搖搖頭，道：「我省起了，楚碧桐是他的朋友，據說楚碧桐曾經救過他的命。」

「對於這個救命恩人，壁虎當然不會袖手旁觀。」

南宮絕道：「江湖人最重恩怨，這個不難想像。」

「柳伯威趕到這裡來，只怕也是壁虎的主意。」

「這無疑暗示，他要替楚碧桐報仇的了。」上官無忌沉吟着道：「柳伯威右掌的壁虎，想也是他的信物，也許我們該回不醉無歸小酒家走一趟，看看其他的人怎麼樣。」

「雖然知道必定是凶多吉少，還是走一趟的好。」南宮絕歎息一聲，手一翻，將柳伯威的屍體抱了起來，向山崗下走去。隨即翻身躍上坐騎，策馬向來路奔回去。

上官無忌並不比南宮絕稍慢。

凄冷的月色下，兩騎激起了兩股烟塵，奔向小酒家那邊去。

河東獅吼　雄風難振

小酒家之內，杯盤狼藉，鮮血斑斑，屍體東倒西歪，與柳伯威離開之時候並沒有不同。

酒家的老闆得到了消息，匆匆的趕來，正在店堂中團團打轉，也不知道如何是好，那幾個店小二聚在一旁，你一言我一語，盡在說方才發生的事情。

馬蹄聲入耳，衆人都齊皆一驚，也不由抖顫了起來。

小酒家徹夜不休，做的差不多是江湖人生意，江湖人一言不合，

動輒出手，亦有些醉酒鬧事，常常鬧出人命來。

他們習以爲常，司空見慣，每當那些江湖人大打出手，都只是躲在一旁，也不覺得怎麼害怕，現在却是不由齊皆害怕起來。

壁虎身材相貌的怪異，是主要原因。他們從未見過一個那樣子的人，壁虎進門的剎那，簡直就像置身於冰窖一樣，尤其是一接觸壁虎的目光，精神就立時崩潰。

壁虎的殺人手段更令他們混身的血液也幾乎凝結了起來，他們雖然有一種感覺，以爲壁虎不一定就要對付他們，壁虎果然沒有這樣做，他們仍然在壁虎離開之後，才放下心來。

這顆心現在又是懸了起來。

* * *

馬蹄聲在店門外停下。

風聲一响，上官無忌第一個掠了進來，然後就是手抱屍體的南宮絕。

看見柳伯威的屍體，那幾個店小二又嚇了一跳，但見來人是南宮絕與上官無忌，他們都不由鬆了一口氣，他們知道眼前這兩個俠客，是已死在壁虎劍下那些青年人的朋友，對於南宮絕，他們多少也聽說過，並不陌生，也所以，不由自主的圍了上來。

那個店老闆看着奇怪，却又不敢開口去問，因爲他根本就不知道，來的是什麼人。

上官無忌身形停下，立即發出一聲歎息，南宮絕在他身旁停下來，目光及處，劍眉亦深鎖在一起。

「好毒的壁虎，竟然一個也不放過。」上官無忌歎息着：「我們方才實在應該留下不走，那縱使有些麻煩，這些小伙子，也不致於喪失性命。」

「沒用的。」南宮絕搖頭。

上官無忌不以爲然：「難道壁虎敢膽在你我面前這樣胡來。」

「當然不敢，否則早已到山崗那邊找我們去了。」

「可不是。」

「但我們總有離開他們的時候。」

「你是說壁虎早已窺伺一旁，伺機採取行動。」上官無忌沉吟道：「那他何不在楚碧桐莊中助姓楚的一臂之力？」

「他趕到去的時候，相信就是我們離開的時候。所以祇好爲楚碧桐報仇，也就在我們離開這間小酒店之後先殺柳伯威他們示威。」

「這個小子就是不敢面對我們。」

「但絕對可以肯定的，他的下步行動就是殺我們二人。」南宮絕說得很肯定。

「若是撞在我手上，有他看的了。」上官無忌已雙手握拳，發出一陣「格格」的聲音。

「他不會正面來，要採取行動，一定是伺機暗算，明槍易擋，暗箭難防，上官兄千萬要小心。」

「你放心，我若是一個疏忽爲他所算，在我死前，一定拚命將他擊殺。」

「我輩俠義中人，日漸凋零，一個壁虎，値不得賠他一條命。」

「我小心就是了。」上官無忌目光一落，道：「這不正是慕容羽，怎麼又回來這裡？」

「看情形他是在店外遇上了壁虎，爲壁虎所殺，送回來，詳細情形，得一問這兒小二哥。」

南宮絕下面的話尚未接上，那個老闆已從櫃枱後走出，一面大聲道：「兩位大概就是上官大俠、南宮大俠了。」

方才從那些店小二口中，他已清楚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現在，聽南宮絕他們一番話，當然不難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他一生最喜歡結交英雄豪傑，特別是完全沒有危險的環境之下。

南宮絕一劍盪江湖，上官無忌亦俠名滿天下，好像這樣的英雄豪傑，又豈可失諸交臂？所以他立即搶在那些店小二之前說話。

「在下董仁，是這間店主的老闆。」他隨即自我介紹。

南宮絕哦了一聲道：「失敬……」

董仁慌忙應道：「南宮大俠言重了，」目光接着一掃那店小二：「事情我已問清楚他們了，兩位有甚麼不明白，問我好了。」

他知道的，不錯是全由店小二口中得來的，不過記性好，組織能力又好，再由他口中說出，更顯得詳細精采。

一直到董仁將話說完，上官無忌才開口道：「事情與你我推測並沒有多大出入。」

南宮絕喃喃道：「壁虎的第三步行動，也就是對付你我二人的了。」

「我實在難以明白，壁虎竟然有這個決心。」

「話雖說江湖中人最重恩仇，可是這個壁虎與傳說中的壁虎，顯然有些不同。」

「若是爲了自己的事情，挑戰你我，並不足爲奇，這樣一個心胸狹窄，據說誰譏諷他，他就要誰的命，却從來未聽過他爲別人來報仇，莫非壁虎對楚碧桐那斯是特別例外。」

「亦未可知。」

「既然如此，由現在開始，我你得小心提防他背後暗算了。」上官無忌却隨即笑了起來。

「自當小心。」

「只怕他下一步要對付的並不是我們本人。」上官無忌笑聲突然一頓。

「上官兄何出此言？」

上官無忌忽然問道：「南宮兄家中有甚麼人？」

「沒有。」

「一個也沒有？」

「我只是一個人，飄泊天涯，到處爲家。」

上官無忌又問：「這種生涯南宮兄又覺得怎麼樣？」

「不好，也不壞！」

「我却是很想過這種日子，可惜不能夠。」上官無忌一頓又接道：「南宮兄既然只得一個人，我就放心了。」

南宮絕又問道：「上官兄又如何？」

「已成家多年了。」上官無忌笑笑道：「不成家比成家快活，快活得多了。」

「哦？」南宮絕淡然一笑。

「可是，一個男人却要成家之後，才覺得自己是一個眞正的大男人，大丈夫啊！」

「你是說，只有眞正的男子漢才有勇氣承擔起一個家庭的責任？」

「那個擔子可眞不輕，實在需要很大的勇氣。」上官無忌撫着鬍子：「所以我時常說，不敢成家都是懦夫！」

「不無道理。」南宮絕目注上官無忌點點頭。

「但成家的人却都不是聰明人。」上官無忌接着打一個哈哈：「那個擔子擔上了，要放下可不容易，擔上幾年，那裡還有甚麼英雄氣概。」

南宮絕只聽不說話，似乎有所感觸。

上官無忌接着又道：「若是不幸娶着了一個母老虎，那就更不堪設想。」

「上官兄似乎是經驗之談。」

上官無忌沒有否認，點頭道：「我正是娶了一個母老虎。」

「想不到上官兄英雄蓋世，却是畏妻如虎的人。」

「不畏也不成。」上官無忌接着又道：「南宮兄可知道武林中有三個人人盡皆知的母老虎嗎？」

「既然是人盡皆知，又怎會不知？」南宮絕一笑反問：「嫂夫人莫非就是其中之一？」

「不幸正是。」

「那實在是不幸之至。」南宮絕笑道：「不過聽人說，一個人所以畏妻如虎，大都是因爲太愛所致。」

「我相信我是例外。」上官無忌歎息的道：「河西六娘子，河東三娘子，這兩個母老虎雖然兇，但比起我家的九娘子，却又差了一截。」

「你是說中原杜九娘？」

「就是她。」

「傳言中，她兇得很。」

「確實兇得很，只因爲她有一個好父親！」

「聽說嫂夫人乃是杜樂天的女兒，杜樂天也僅有那麼一個女兒。」

「這也是事實。」

「聽說她的武功，也很不錯。」

「比我還要好一點，這一點已足夠要命的了。」上官無忌接問：「你知道她父親在江湖上人稱甚麼？」

「中原無敵……」

「無敵也許未必，但是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人將他擊倒却是事實。」

「我也聽過這樣說。」

「你不必懷疑這件事的眞實性，我這位泰山大人的武功的確是可怕。」

「聽你這樣說，你好像也曾與他較量過高下。」

「那時候我正當年少，走馬江湖，一心想打遍江湖上的高手。」上官無忌的話聲沉了下來：「有生以來，我從未見過一個那麼可怕的對手，在他面前，我的武功完全施展不開，七柄劍全都給他奪了去。」

「這倒眞不簡單。」

「當時我的武功與現在當然有一段的距離，但自認也非尋常可比，却是怎也想不到敗得極之淒慘。」

「結果，他反而看上了你，將女兒嫁給了你。」

「不錯！」

「這必定一時傳爲佳話，羞煞了不少的少年郎了。」

「可惜到了第三天，我便發覺這位杜大小姐原來是頭母老虎，但既不敢衝撞那位中原無敵的岳丈大人，又兇不過那個母老虎，只好認命了，也因此將全部精神都放在練劍方面。」

「聽你這麼說，你劍術方面有今日的成就，乃是拜嫂夫人所賜？」

「可以這麼說，也所以說我雖然有家室，一些也不擔心，壁虎若是找到我的家人頭上，以後就不用再找我的了。」

「是因爲他們更比你難應付？」南宮絕接問：「上官兄以爲壁虎會對付你們的家人？」

「有一句話南宮兄應該聽說過。」

「壁虎入宅，雞犬不寧？」

「就是這句話。」上官無忌道：「江湖上傳說，這個人殺人，不會只殺一個人，不會先殺一個人，連那個人的家人也會一併殺掉。」

「傳說是這樣，以我看爲防萬一，上官兄還是回家一趟通知家人，好教他們也知所防範。」

「這當然要的，我雖然不用擔心家中的母老虎，對於那四個兒女，總不能不擔心。」

「上官兄有四個兒女了？」

「兩子兩女，最小的一個也有十五歲，武功却練得不錯，只是江湖經驗一些也沒有。」

「有沒有在江湖走過？」

「沒有，做母親的不許，女孩子倒還罷了，男孩子我實在很想他們出來走動一下，否則終年留在家中，就像是個大姑娘，連說話也難免會變成娘兒腔。」

「嫂夫人既然不同意，上官兄相信也是無計可施。」

「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在家中，無論如何總比在江湖上安全得多。」

「他們又是什麼意思？」

「雖然都很想隨我出來一闖江湖，却沒有一個敢違抗母親的命令。」

「看來嫂夫人實在是一個很有辦法的女人。」

「這一點我也很同意，她實在是很有辦法的女人。」

「這麼多年來，我看就只有一件事她束手無策。」上官無忌一頓才接下道：「就是生孩子了。」

南宮絕一怔，上官無忌接着又道：「你莫要誤會，我是說，她還沒辦法一個人弄出一個孩子來。」

一頓，上官無忌又道：「這件事就是男人也一樣。」隨即大笑了起來。

這一次的笑聲聽來却是有些蒼涼，南宮絕不由一陣很奇怪的感覺。

到底是奇怪什麼，南宮絕又想不透，那種感覺亦刹那間便消失了。

他接問：「上官兄家在那裡？」

「離這裡不遠，快馬半天就到了。」上官無忌隨反問一句：「很近是不是？」

「的確很近。」

「這半年以來，我都在這周圍百里行走，却沒有回家去。」上官無忌突然嘆了一聲：「有時候，遠遠已望見了家門，但感覺仍然是很遙遠的，這一次，當然無論如何，也要回去了。」

語聲一落，他霍地站起身子。

南宮絕隨即說道：「上官兄若是歡迎，我也去一趟。」

「那有不歡迎的道理，有南宮兄在，又何懼壁虎？」上官無忌跟着探懷拿出兩錠金元寶，目注小店老闆董仁道：「有件事，想請你大老闆幫幫忙。」

「上官大俠請吩咐。」董仁一面笑容。

「勞煩你替我買七具棺材，收拾好這兒七位少年英雄的屍體，送到東平鎮我的家裡。」

「這還不簡單。」董仁一拍心口：「總之一切包在我的身上。」

上官無忌一拍他的肩膀：「完了這件事，我們再來跟你喝一個痛快。」

董仁受寵若驚，竟然說不出話來，上官無忌接口一聲道：「走！」大踏步走了出去。

馬仍在門外，上官無忌已縱身上馬，喝叱一聲，策馬奔出，南宮絕一騎也不慢。

*　*　*

晚風急吹，殘月未落。

楊柳岸。

南宮絕、上官無忌兩騎披星戴月，疾馳在柳堤上，風吹衣袂，獵獵有聲。

上官無忌一馬當先，不停的催策，柳岸盡頭，就是他的家所在，越近家也就越緊張。

南宮絕很明白他的心情，一路上策騎緊追，並沒說話。

柳堤雖然長，終於走盡，遙見一座大莊院，碧瓦高牆，兩隻石獅分踞左右，氣勢迫人。

旭日這時候已從東方昇起來，陽光正射在莊院大門之上，莊院也就更顯得輝煌了。

「到了！」上官無忌策馬不停：「很夠氣派是不是？」

「好大的一幢莊院。」南宮絕應了一聲。

「這也就是我的家，我是入贅杜家的。」

「是麼？」

「你以爲我有這個本領，弄出這麼大的一幢莊院來。」上官無忌自嘲的一笑。

「我們江湖人，要這麼大的一幢莊院也是沒有用的。」

「這個也是，我那位岳丈大人，三十年前已名滿江湖，退出了江湖，他的朋友都認爲好像他的名氣這麼大，沒有一幢這樣的莊院，實在不像樣。」

「也許是的。」南宮絕笑應道：「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喜惡，你那位岳丈大人若是不喜歡弄一間這麼大的莊院，別人也强迫不來。」

「有道理。」上官無忌這句話出口，坐騎已奔到了門口。

滴水飛簷下一塊橫匾，上面四個金漆大字，寫的正是：「中原無敵」。

上官無忌目光一抬：「這塊橫匾據說是中原武林盟送出來的，當時武林盟中沒有人反對，全都公認

他的武功無敵中原。」

語聲一落，一騎已衝上石階，奪門而入。

一聲喝叱即時門內响起：「那一個斗膽飛騎闖進來。」

一道匹練劍光，緊接着凌空飛至，上官無忌目光銳利，出手又是迅速，腕一翻，指一彈，「叮」一聲，正彈在劍尖三寸之處。

劍被彈開，劍主人驚呼墮地，上官無忌目光一落，厲叱道：「小畜牲，人也未看清楚便下此殺手，不怕殺錯了無辜嗎？」

劍主人是一個錦衣少年，十七八歲年紀，長身玉立，身形着地，劍方待再刺去，聽得叱喝，當場一呆，看清楚了來人，脫口一聲：「爹，是你回來了？」語聲仍然非常的倨傲。

上官無忌若無其事，一面將坐騎勒轉，一面道：「南宮兄，這是犬子上官雄。」

南宮絕尚未答話，那個上官雄已冷笑道：「虎父又焉能有犬子。」

「這也是！」南宮絕淡然一笑。

上官無忌却叱道：「在這位南宮叔叔面前，你却連小狗也不如。」

上官雄盯着南宮絕：「你這位南宮叔叔又是什麼東西？」

「胡鬧！滾出去！」上官無忌怒叱。

上官雄非獨沒有滾，反而接住道：「好威風呀，一會兒見到了娘親，倒要跟她說一說。」

南宮絕聽在耳中，不由歎了一口氣，上官無忌雖然沒有說話，他亦已看出，這個上官雄是一個被母親寵壞的孩子。

上官無忌顯然已動氣了，却沒有發作，瞪着上官雄一會，吁了一口氣，回對南宮絕道：「請！」催騎向那邊大堂走去。

入門是一個很大的練武場，有幾個僕人正在打掃，這時候都已停了下來，紛紛迎上去。

上官無忌並沒有理睬他們，自顧策馬的向前行，南宮絕一抖韁繩，回頭喝道：「你又在幹什麼？」

上官雄道：「沒什麼，只是要看看這位南宮叔叔本領如何，怎麼我在他的面前連小狗也不如。」

南宮絕苦笑，上官無忌立時一聲怒叱，道：「你可知道這位南宮叔叔是什麼人？」

上官雄冷笑道：「他雖然也姓南宮，總不成就是那個名震江湖的南宮絕。」

「正是。」上官無忌語聲一沉，喝道：「還不滾開！」

上官雄一怔，上上下下打量了南宮絕幾遍，突然一聲道：「不像！」

上官無忌方待說什麼，上官雄已接口又道：「裝束相貌都沒有傳說中那個南宮絕的威風，但我這位父親大人既然說是，大概總也錯不了。」一頓隨又問道：「聽說江湖上沒有人比你更有名的了。」

上官無忌截口問道：「你又在打什麼主意？」

「他既然如此有名，我若是將他打敗，我豈非更有名。」

上官無忌一呆，大笑道：「就憑你那幾下子也敢口出狂言？」

上官雄面色一沉道：「你是我的父親，所以我一向沒有盡全力與你一戰，但你若是以為我只得那幾下子，可就錯了。」

上官無忌也沒有理會他，目注南宮絕道：「南宮兄就替我教訓教訓這個小畜牲一頓，好教他知道天高地厚，你就是將他打傷也不要緊，不給他一點教訓，以後不出江湖行走也罷了，否則，只怕沒有命回來，所以你今日教訓他一次，等於救他一命，我還得謝你。」

「上官兄言重了。」南宮絕是答應了。

上官雄即時道：「姓南宮的，你都聽到了，我家的老頭子要你教訓我一頓，你是甚麼意思？」

「不反對！」南宮絕滾鞍下馬！

上官雄一看又道：「看你下馬的姿勢，你的身手也不見得怎麼樣靈活。」

「下馬也要講姿勢？」

「我若乘此機會突然下手，看你如何的閃避？」

「你不像這種人。」南宮絕淡然一笑道。

上官雄傲然應道：「中原無敵門下，又豈有這樣的小人。」

「不錯……」南宮絕橫移三步，背負雙手。

上官無忌那邊亦「刷」地翻身下馬，一揮手，自有僕人將兩匹馬牽走，他目注南宮絕，接着又一句：「手下不必留情。」

南宮絕尚未答話，上官雄已冷笑：「天下居然有這種父親，叫外人狠狠的對付自己的兒子，外人聽了，眞以為我不是你的兒子哩。」

上官無忌板起臉孔道：「住口……」

「住口容易，一會兒要我住手，可就沒有這麼容易了。」

「倒要看看你這些日子以來，武功練得怎麼樣？」

「你看好了。」上官雄倒縱，掠出兩丈，再一縱，落到練武場正中。

上官無忌看在眼中，搖頭。「我若是現在出手，他就是有十條命，也就完了。」

南宮絕點點頭道：「這樣的倒縱，在敵人面前的確是險得很，姿勢變化雖然好看，但並不實用。」



南宮絕身形射到樹前，一道光射來，他一窒……

上官無忌沉聲道：「他們的母親就是從來不讓我好好的指點他們，若是練到他們母親那個階段，就是賣弄一下，也不要緊，可惜他們連三成也不及。」

「嫂夫人應該看得出，也許根本就無意讓他們在江湖上行走。」

「也許是的。」

上官無忌這句話出口，上官雄那邊已等得不耐煩，大聲呼叫道：「你們還在談甚麼？」

語聲未已，眼前人影一閃，南宮絕已站在他面前三尺遠處，上官雄連南宮絕如何掠來也看不清楚，心頭不禁一涼，口裡却說道：「雕蟲小技，少得在我面前賣弄。」

南宮絕若無其事，淡然一笑，並不回答，上官雄接喝一聲：「拔劍……」

南宮絕無言將劍拔了出來，動作不快，却是難言的純熟，上官雄祇留意他拔劍的快慢，冷笑道：「你拔劍怎麼那麼慢？」

上官無忌那邊替南宮絕回答：「需要的時候，自然會迅速起來。」

上官雄大笑道：「在我出鞘的利劍之前，這樣拔劍，無疑自討滅亡。」

上官無忌聽到這裡，亦突然的大笑了起來，說道：「我一直看不出你有何了不起，現在才發覺你原來却也有一套本領少有人能及。」

上官雄立即問：「判斷準確？」

「是大言不慚！」上官無忌大笑不絕道。

上官雄面一紅：「勝負未分，焉知他死？還是我亡？」

上官無忌笑臉一斂，道：「若是劍分生死，你現在已死了十次。」

上官雄冷笑，不理會上官無忌，盯住南宮絕，猛喝道：「出劍！」

「先請……」南宮絕客客氣氣的。

上官雄却不客氣，大喝一聲：「看劍！」一劍三式，疾刺過去。

南宮絕身形不動，劍一挑，將刺來的三劍震了開去。

上官雄身形飛閃，左刺七劍，右刺八劍，再一劍刺向南宮絕的胸膛。左七右八十五劍全是虛招，只有當中一劍才是實招。

南宮絕全部看了出來，前十五劍視若無睹，完全不接，一直到上官雄第十六劍向自己胸膛刺到，劍才迅速一動，將上官雄的來劍在半途截了下來。

上官無忌即時道：「南宮兄祇管教訓他。」

南宮絕應道：「得罪……」劍一挑，又接下上官雄刺來的三劍，身形一長，右手劍接一引，向上官雄

反刺七劍。

上官雄接三劍，閃一劍，後三劍便已接不下，一連倒退了三步，南宮絕劍勢不絕，一引一沉，落在上官雄的劍上，上官雄居然也不慢，大喝一聲：「脫手……」一劍如毒蛇的翻滾。

雙劍立時發出一連串的異響，相纏在一起，「颼」地一聲，一劍激飛半空。

脫手的劍是上官雄的劍，南宮絕手中也無劍，却只是已經入鞘了。

上官雄怔在那裡，面色一陣青一陣白。

劍半空一轉折落下，「奪」地一聲插在上官雄脚前一尺之處。

上官無忌即時道：「還不將劍收起來，呆在那裡幹甚麼？」

上官雄一頓足，伸手拔劍，一雙眼狠狠的盯着南宮絕，道：「姓南宮的，少爺是一時不小心，你也別得意。」

南宮絕淡淡一笑，道：「小兄弟，在腕力方面下些苦功吧！」

「住口！」上官無忌一聲斷喝：「人家一心指點你武功，你竟然如此不分好歹，快上前多謝南宮叔叔。」

上官雄非但沒有上前，反而道：「你這個做父親的就是只懂得叫外人欺負自己的兒子。」

「雄兒，是誰欺負你了？」一個聲音突然傳了過來。

上官雄聞聲喜形於色，大呼道：「娘，妳快來這裡。」

「這就來了。」一個中年美婦人應聲凌空掠至。

她年紀已有五十，但風韻猶存，只是身材已有些臃腫了，却仍然不失爲靈活。

上官無忌祇聽這語聲，雙眉已皺了起來，喃喃地道：「倒眞巧啊！」

上官雄立即迎上前，手指南宮絕：「娘，妳替我教訓這個小子。」

中年美婦人不用說就是中原九娘子，目光即落在南宮絕面上：「你是什麼人？爲什麼欺負我的孩子？」

上官無忌連忙上前，道：「娘子，這位是我的朋友。」

杜九娘目光一轉：「你在外面怎麼樣我不管，怎麼帶人來欺負雄兒？」

上官無忌道：「妳有所不知，雄兒他目中無人。」

「這有什麼不好。」杜九娘冷笑。「男子漢大丈夫本就該睥睨天下，你難道要他在別人面前抬不起頭來。」

「有誰不想自己兒子出人頭地，但好像雄兒，武功尚未練好便這樣目空一切，若是在江湖行走，就是有千條命也是不管用的。」

杜九娘說道：「我絕不會讓他在江湖上行走，這一身武功，在這裡已足夠的了。」

上官無忌怔住，杜九娘接道：「再說，武功是需要時間的，雄兒若是到了你這個年紀，焉知他武功不在你之上，你的武功也不見得怎麼了不起。」

上官無忌閉上嘴巴，杜九娘目光再落在南宮絕臉上，道：「雄兒，拿劍來！」

上官雄大喜，立即將手上劍送上，一面道：「娘，妳一定要替孩子出一口氣，最好就將他握劍的手斬下，叫他一輩子也用不得劍。」

杜九娘道：「這個娘有分寸，你退下！」

上官雄急退下，杜九娘隨即劍指南宮絕道：「孩子不好，做母親的有責任，你既然教訓得我孩子，也得將孩子的母親也教訓一下。」

南宮絕苦笑道：「嫂夫人！」

「我說的是不是很有道理？」

南宮絕尚未回答，上官無忌已接口道：「有道理極了。」

轉對南宮絕道：「她既然這麼說，兄弟你又何必客氣。」

杜九娘冷笑道：「你就是只懂得幫助外人來欺負自家人。」

上官無忌道：「話不是我說的。」

杜九娘悶哼一聲，目注南宮絕道：「你可以不出手，只要你在我的兒子面前叩頭認罪。」

上官無忌喝道：「胡鬧！」

杜九娘冷叱道：「這裡沒有你說話的地方。」

上官無忌置若罔聞，轉對南宮絕道：「你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

杜九娘冷冷接道：「你決定了，叩頭還是出手？」

「看來還是出手的好。」南宮絕淡淡應道。

「拔劍！」杜九娘接喝一聲。

南宮絕將劍拔出，杜九娘又緊接道：「看劍！」一劍疾刺向前。

劍刺出只是一劍，但劍刺到一半，已化成七劍，分襲南宮絕七處穴道，那份迅速，竟有如七柄劍同時刺出。

南宮絕一看劍勢，脫口一聲道：「好！」一劍接住了刺來七劍，回攻七劍。

杜九娘實在想不到南宮絕出手如此迅速，握劍手腕險些兒着了一劍，她身材雖然臃腫，對身形並無多大影響，閃三劍，接四劍，輕叱一聲，一劍化十鋒，震出無數光影，迎頭罩下。

南宮絕半邊身子往前一探，劍飛舞，竟將來劍完全接下，一時間，「叮叮」之聲不絕於耳。

杜九娘「咦」一聲，道：「好快的劍！」一句話才四個字，她身形已經七變。

一變十三劍，七劍變九十一劍，比方才出手又快了許多，但南宮絕又接下。

杜九娘怒極反笑，道：「好，我就跟你拚一個明白，看誰的劍快。」

語聲甫落，劍勢展開，狂風暴雨的劍飛刺向南宮絕，她的身形同時移動，二百七十三劍同時刺去，人已繞着南宮絕疾刺了三圈。

南宮絕的身形終於展開，劍隨身動，一點點寒芒環身飛閃，杜九娘轉了三圈，他亦轉了三圈，始終面對杜九娘，以劍拒劍，只守不攻。

「叮叮」劍擊聲更緊密。

上官雄看在眼內，不由變了面色，他雖然看不出其中變化的巧妙，但看出若換轉自己，任何一個劍勢都應付不來。

上官無忌也看得出神，憑他的武功見識，當然看出其中奧妙，看出還是南宮絕勝一籌，嘴角一絲笑容，忍不住開口：「九娘，妳還是退下的好。」

杜九娘面色鐵青，應聲喝叱道：「閉上你的嘴巴！」劍勢並未停，繞着南宮絕一轉，刺出七十八劍。

南宮絕神態沉着，出手更穩定，從容的將杜九娘的劍接下，杜九娘面色一變再變，身形暴退，陡然又飛回，人劍凌空，劍光飛虹一樣射向南宮絕的咽喉。

南宮絕劍眉一皺，左手一按劍柄，右手振劍疾迎了上去，「叮」一聲雙劍疾擊，杜九娘身形凌空未下，劍九變。

南宮絕以不變應萬變，將來劍封住，杜九娘劍勢一盡，凌空一翻着地，已在三丈之外，喝叱一聲，箭一樣又射回，她額上青筋怒突，劍聲嗡嗡地震出寒人的冷芒，飛斬南宮絕。

這一次南宮絕竟然不閃避，劍甚至入鞘。

也就在這個時候，破空聲響，一道劍光飛來，劍光輝煌，尤在杜九娘那一劍之上，目標也就在杜九娘那一劍。

並非上官無忌，他仍然負手站在原地，劍並未出鞘。

「叮」一聲，劍光飛擊在杜九娘那柄劍的劍身上，火星閃處，杜九娘那柄劍齊中而斷。

一條人影落在杜九娘、南宮絕兩人之間。

杜九娘的劍兩斷，人也被震得凌空跌下來，她的身形才穩定就杳眼圓睜，看似便要發作，但始終沒有，這剎那她已經看清來人。

那是一個灰衣人，年在六旬過外，鬚髮俱白飛舞在風中，雙目如電，三尺劍倒提着，而劍亦有如電光一樣，突然入鞘。

「誰還要動手？」灰衣人按劍四望道。

沒有人回答，灰衣人一聲：「很好！」一笑。

杜九娘即時出來：「爹！」

她就是不叫，南宮絕也已知道這個灰衣老人是什麼人，他就是看見那個老人凌空御劍飛來，才收劍不動。

杜九娘的劍術如何他已心中有數，能夠凌空一劍將杜九娘手中的劍擊斷的，除了「中原無敵」杜樂天，還有什麼人？

對於這個人，他聞名已久，現在第一次見面，只覺得前輩風采，果然不凡。

杜樂天不怒而威，一笑之下，却令人有慈祥的感覺，聽到杜九娘的呼喚，笑容却立即消逝，道：「九娘，妳是問我何以將妳的劍擊斷？」

「是，爲什麼？」

杜樂天歎了一口氣：「妳五歲跟我學劍，到今日雖然限於天資，未能傳我衣缽，但也不是全無經驗，又怎會看不出對手有意讓妳，還在瞎纏，不怕對手笑話。」

杜九娘一臉不信服之色，道：「爹，你可別……」

杜樂天悶哼了聲，道：「連爹的判斷妳也懷疑？」

「事實……」

「事實，妳的劍術不及對方，瞎纏下去，不斷妳的劍，也不知瞎纏到什麼時候。」

「我與他素未謀面，爲什麼他要讓我？」杜九娘冷笑。

「那是看在無忌面上。」

杜九娘還是冷笑，上官雄一旁忙道：「外公，你聽我說，這個人……」

「住口！」杜樂天斷喝道：「少在我面前搬弄是非，你母親縱容你，我可不縱容你，立即滾開，這兒沒有你說話的地方。」

上官雄立即噤若寒蟬，連忙退到杜九娘身邊，對於這個外祖父，他顯然畏懼得很。

杜九娘忙說道：「爹，雄兒他年紀還輕……」

「已經不輕的了，再縱容下去，可是害了他。」杜樂天大搖其頭道：「妳也給我站在一邊，少說話。」

杜九娘尚要說什麼，杜樂天閃電也似的目光已射到，斷喝：「退下！」語聲低沉，透着一股難以形容的威嚴、壓力。

杜九娘祇有退下，杜樂天目光已落在南宮絕的身上，打量了一遍，轉向上官無忌道：「這是你的

朋友？」

上官無忌應聲道：「是！」

杜樂天揮手截斷，目光轉向南宮絕那邊，上上下下又打量了兩遍，一聲道：「不錯。」

「老前輩相信就是『中原無敵』……」南宮絕一抱拳。

杜樂天截道：「中原無敵只是江湖朋友抬舉，憑老夫那幾下三脚貓的本領，如何能夠無敵中原。」

「老前輩，言重了。」

「方才我老遠便見你運劍如飛，可眞靈巧。」

「雕蟲小技，難入名家法眼。」

「難得你如此謙虛，那若是雕蟲小技，我那個女兒的就是小孩子的玩意了。」

南宮絕方待說什麼，杜樂天話已接上：「武功練到你這樣的年輕人，江湖上不多。」

上官無忌插口道：「他就是南宮世家的南宮絕。」

杜樂天雖則已退出江湖，對江湖上的事情顯然多少仍然知道一些，大笑接道：「怪不得，好，英雄出少年，以你今日的聲名，尚且如此謙虛有禮，難得難得！」

杜九娘那邊已張大了嘴巴，脫口道：「你就是那個南宮絕？」

南宮絕一揖：「方才得罪的地方，千萬恕罪。」

杜九娘悶哼一聲，杜樂天笑笑接道：「小兄弟，你不要跟她一般見識，我也聽說過有關你的事情，早就有意一見你這個年輕人，可惜無意江湖，要請你到來又沒有一個適當的原因。」

「老前輩只要說一聲，晚輩必然到來，請益聆教！」南宮絕恭恭敬敬的。

「莫非你有意找我一較高下？」

「不敢。」

「不敢的，也許只因為我已退出江湖多年，你才沒有找上來——江湖上的朋友，也許早已忘記有我這個人了。」

「晚輩很多時仍然聽到人提及老前輩，劍術出神入化，打遍中原無敵手。」

「所以你也有些心動了！」

「不瞞前輩，的確曾有切磋之意。」

「無忌當年與你一樣，你們年輕人的心情，我是很明白的，別忘記，我也曾年輕過。」杜樂天大笑：「幸好你沒有找到來，否則我那有第二個女兒許配給你？」

南宮絕一笑：「晚輩有意之際，人正在塞外，到由塞外回來，却已再無此心。」

「因為你已經很有名？」

「也許因為突然看透了名利得失，對個人的勝負，再不感到興趣。」

「你還很年輕，」杜樂天很奇怪：「年輕人很少會有這種思想？」

「也有例外的。」

「嗯！」杜樂天轉問上官無忌：「你又是甚麼時候認識南宮絕的？」

上官無忌道：「還是這兩天的事，說來還要多謝楚碧桐。」

「楚碧桐？那一個楚碧桐？」杜樂天突然脫口一聲：「是那個賊子？」

「就是那個賊子。」

「柳伯威武林帖你是收到了？」

杜樂天知道的事情顯然也不少。

上官無忌應道：「也去了，却幸好南宮小兄弟到來。」

「這才是我的女婿。」杜樂天接口：「事情到底怎麼樣？」

上官無忌簡要的說了一遍，杜樂天聽罷也是一句：「楚碧桐居然有壁虎這種朋友，倒是令人有點意外。」

杜九娘隨即接上了口：「這裡可不是甚麼地方，壁虎不來倒還罷了，否則，要他來得回不得。」

杜樂天捋鬚微笑：「諒那個壁虎，也沒有這個膽量。」

上官無忌有些憂慮的道：「我們倒是不怕，但雄兒他們却未必應付得來。」

杜樂天一怔，道：「這倒也是。」

杜九娘冷笑：「若敢傷害我的孩子，我要他的命。」

「到時候妳就算是將他碎屍萬段，亦於事無補。」杜樂天冷哼！

杜九娘一怔，瞪着上官無忌：「都是你這個匹夫惹來的……」

「住口！」杜樂天厲聲喝住了杜九娘：「鋤强扶弱，本就是我輩俠義中人做的事情，何況又收到了武林帖。」

杜九娘道：「他就不為孩子着想……」

「若是不為孩子着想，他怎會急忙趕回來，還將南宮絕請到這裡。」

杜九娘悶哼了一聲，杜樂天轉望南宮絕、上官無忌，沉聲道：「話雖說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但是憑我們的武功，壁虎眞還不容易得手，問題的確是雄兒他們……」

上官無忌道：「不怕一萬，祇怕萬一，萬一壁虎的對他們採取行動，我們若是沒有準備，實在難以兼顧。」

「以你的意思，應該怎麼樣？」

「以我看壁虎暫時還不敢闖進莊院來，只要雄兒他們不走出莊院外，再小心一點，大概還不成問題，而我們則趁這個時候，將壁虎找出來殺掉。」

好，就這樣辦吧！」杜樂天頷首。轉向南宮絕道：「小兄弟，你

得多花一點心思。」

南宮絕連忙道：「晚輩一定盡力而為。」

杜樂天回望一眼，大笑：「壁虎若是知道我們有這許多高手在準備侍候他，仍然敢膽闖進來，我才服了他。」

上官無忌目光轉落在上官雄面上，突然道：「雄兒在這裡，高兒去了甚麼地方？還有鳳兒芳兒？」

杜樂天笑：「你擔心甚麼？難道壁虎這麼快便採取行動。」

「不見他們，小婿實在難以心安。」上官無忌一聲歎息：「也不知道是甚麼原因，忽然很不舒服。」

杜樂天笑容一斂：「給你這麼一說，我也有些不大舒服了，芳兒方才還在書房陪我下棋，之後，我教了她兩招劍式，看她在院子裡練習，相信不會出了亂子的。」

杜九娘隨即接道：「鳳兒一直隨着我，方才還在那邊。」

她才轉過頭去，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便向這邊走過來。

「嗯，那不是鳳兒嗎？」杜九娘目光及處，脫口叫了出來。

那個女孩子已經走近，一面高呼：「娘，是不是找我？」

「以後你跟在我身邊，不要擅自走動，尤其莊外。」杜九娘隨即吩咐道。

那個女孩子正是上官鳳，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

上官無忌隨即介紹道：「我的三女兒上官鳳，兄弟姊妹中最不服從的一個。」

上官鳳連隨叫嚷道：「誰說的，就是今天，我不是老跟隨娘左右。」

上官無忌笑接道：「我說漏了一句，祇是我的說話她不聽。」

南宮絕尚未答話，上官鳳已朝着她眨眼睛：「方才我在那邊聽到了，你就是那個南宮絕？」

上官無忌輕叱道：「放肆！叫南宮叔叔。」

上官鳳這一次倒是聽話得很，轉口呼叫道：「南宮叔叔！」

南宮絕笑笑，方待說什麼，上官鳳已道：「我看你不過二十來歲，叫你叔叔，不是將你叫老了。」

上官無忌大笑道：「這倒是不錯，鳳兒，妳就叫南宮大哥好了。」

上官鳳立即一聲：「南宮大哥。」

杜九娘即時叱道：「什麼大哥，大叔的，妳給我回來。」

上官鳳一怔，道：「娘！」

杜九娘截道：「以後你留在我身邊，沒有我許可，不得擅離半步。」

上官鳳嘆了一口氣：「好的。」舉步又停下，嬌笑道：「那個壁虎有什麼可怕的，南宮大哥在這裡，遇上了，還不是手到擒來。」

杜九娘乾瞪着眼，說不出話來，上官鳳接着又道：「南宮大哥什麼時候有空，教我劍術好不好？」

南宮絕笑笑道：「令尊之劍術在我之上。」

「却是沒有你的有名。」

上官無忌道：「不好名而已，還有你的外公！」

上官鳳看着杜樂天，伸伸舌頭：「外公那麼嚴厲，我才不跟他練。」

杜樂天大笑，望着杜九娘：「這幾個孩子快要給妳寵壞了。」

杜九娘一聲悶哼，上前一把將上官鳳拉過身邊，却沒有多說什麼。

上官無忌淡然的望了一眼，道：「高兒又去了那裡？」

杜九娘立時緊張起來，問上官雄道：「你哥哥那裡去了？」

上官雄沉吟道：「半個時辰之前，出了莊外。」

杜九娘追問道：「幹什麼？」

「聽說到處走走。」

「未見回來？」

上官雄頷首，道：「那個壁虎相信不會這麼快到來，而且，我們兄弟姊妹是什麼模樣他也不知道，娘其實也不用擔心。」

杜九娘搖搖頭：「不見他，娘如何放心得下。」目光落在上官無忌面上：「你這個……」

杜樂天叱道：「還要說廢話，不怕惹我生氣嗎？」

杜九娘頓足，道：「高兒若是有什麼不測的話……」

杜樂天截道：「生死由命，高兒若是該死，那也是天意。」

杜九娘又是一聲悶哼，索性閉上嘴巴，杜樂天仰首向天接道：「天意是沒法能夠抗拒的。」

語聲突斷，他突然地側首望向莊門那邊，一個二十左右的錦衣青年即時從莊外飛進來，雙脚離地，身形凌空，却絕不像在施展輕功，只像在飛。

可是人又怎會飛？

青年人面色蒼白，有如死去的人一樣，右手緊握着一柄劍，劍鋒反刺入自己的胸膛，一雙眼睜大，充滿恐懼，也充滿了痛苦，却一聲不發。

一飛數丈，仆倒在地，骨碎之聲立起，剎那間杜樂天已看清楚那青年人，杜九娘、上官無忌也都看清楚了。

南宮絕當然一樣清楚，却不認識那個青年人，但立即便知道。

「高兒！」杜九娘脫口一聲，一張臉同時蒼白。

上官無忌面色亦變，身形暴起，疾掠了過來，他快，杜樂天更快，他尚未躍到，杜樂天身形已落在那個青年人身旁，一把將那個青年人扶起來。

一接觸那個年輕人的肌膚，他的面色變了。

上官無忌急問道：「高兒怎麼樣？」

年輕人正是他的大兒子上官高。

杜樂天搖頭道：「一劍穿心，氣絕多時了。」

杜九娘這時候亦已掠至，高呼道：「高兒！」伸手將上官高抱住，上官高也眞的氣絕多時，手足都冰冷。

上官雄急步走了過來，奇怪道：「娘！大哥爲什麼自殺？」

杜樂天叱道：「胡說，他是被人折斷手臂，將劍反刺入胸膛。」

上官雄吃驚的道：「是誰下的毒手？」

上官無忌一字一字的道：「壁虎。」

「何以見得？」杜樂天仍有些懷疑。

上官無忌道：「看高兒的左手。」

衆人目光一齊落下，只見上官高左手握拳，握得並不怎麼緊，指縫間有一隻細小的，灰白色尾巴伸了出來，不停的在抖動。

杜九娘吃驚道：「這是甚麼東西？」

上官無忌不答，伸手扳開了上官高握着的左手五指，一隻大壁虎立時從掌中爬了出來。

杜九娘雖然武功高强，這下子仍然忍不住一聲驚呼道：「壁虎。」

上官無忌道：「這是壁虎殺人的習慣，在死者手中放下一隻壁虎，使別人知道這人是他殺的。」

杜樂天鬚髮俱戰，右足落處，那隻方從上官高手上爬下的壁虎，即時被他捏碎了。

他雙手握拳，沉聲道：「好一個壁虎，給我若是碰上，必教你碎骨粉身。」

杜九娘這時才回復常態，悲從中來，眼淚不覺就滴了下來，她到底是一個女人，任何一個母親看見自己的兒子橫死在自己面前，難免悲傷，傷心流淚。

上官無忌面色鐵青，道：「想不到他這麼快就來了，而且……」

杜樂天接道：「他知道高兒是你的兒子？」

上官無忌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我與他勢不兩立。」

杜九娘霍地回頭，冷笑道：「你就是只懂得說話，你若有本領，壁虎早就死掉了，那還留到現在！」

「娘子……」

「你還我一個兒子！」杜九娘厲喝。

上官無忌道：「我是孩子的父親，何嘗又不痛心。」

「你痛心？」杜九娘冷笑道：「你恨不得他們全死啦！」

「我怎會這樣。」

「問你的良心。」

上官無忌歎息：「我若是不擔心他們，不愛惜他們，也不會馬不停蹄的趕了回來，他們難道不是我的孩子嗎？」

杜九娘一呆，別過頭去，眼淚珠串般落下。

上官無忌走上前一步，拉着杜九娘的肩膀：「人都死了，傷心又有何用？我們現在要做的，是小心保護雄兒他們，一面將壁虎那廝找出來。」

杜九娘咬牙切齒的，說道：「好，你給我將壁虎找出來。」連忙抱起上官高的屍體。

上官無忌方待接，杜九娘却喝道：「走開。」

杜樂天揮揮手道：「無忌，你不要管她，我們到莊外看一看。」

上官無忌道：「好！」身形立展，杜樂天接着向南宮絕道：「南宮老弟，你也幫幫忙。」

「前輩言重！」南宮絕應聲身形展開，緊跟隨上官無忌身後。

上官無忌眨眼之間已掠至莊門之前，南宮絕雄後面突然一聲「小心……」

語聲未已，匹練也似的一道寒光已然迎面飛射向上官無忌。

上官無忌人在半空，新力未生，舊力已盡，實際是不容易閃避開那一劍，但耳聽到小心之聲，寒光又是迎面飛來，那有看不到的道理，南宮絕一聲小心之後，上官無忌的身形改向上硬硬的再拔起二尺。

寒光在他脚下射過，來勢未絕，射向跟着掠前而來的杜樂天。

杜樂天一聲輕叱，右手一探，便將劍尖夾在拇食指之間，他的身形同時停下，穩如泰山，那隻右手像是鋼鐵打成一樣，一動也不動，拇食指亦如是，夾着的劍却不住的抖動。

這指力何等驚人，南宮絕一等看眞切，輕喝一聲：「好。」

杜樂天目光一落，道：「高兒練的是鴛鴦劍，這是高兒兩支佩劍之一，壁虎那廝必然仍在門外，追！」

一聲「追！」人如箭飛射，拇食二指一鬆，劍柄轉向下，握在手中，身形更迅急。

上官無忌雙臂同時後甩，身形借力一翻，再往上一拔，掠上滴水飛簷上，目光如電，猛喝道：「在

那裡！」人從飛簷上射出，向莊外射去。

南宮絕幾乎同時射出而去，急問：「在那裡？」

上官無忌身形落地，手指莊前路左一個雜木林子，身形同時掠了過去。

南宮絕緊隨後，亦如箭射出，杜樂天天馬行空，迅速追上。

上官無忌喝叱聲中長劍出鞘，人劍直衝入林內，南宮絕防恐有失，拔劍緊隨護在一旁，杜樂天喝聲中，長劍一揮，擋在他前面的一株樹木立即斷下，人劍當中飛過。

「逢林莫入」這句老話，他們根本就沒有放在心上，以三人的武功，又還有甚麼地方他們有所顧忌。

樹林裡霧氣未散，走在其中，簡直就是像走入蓬萊仙境一樣。

旭日這時候已經東升，陽光斜從枝葉縫隙間射進林子之內。霧氣在陽光中翻滾，使那些樹木看來，彷彿在不停變動。

進樹林約莫五丈的兩株樹木間，隱約立着一個人，灰布幪面，現身的衣衫亦是灰灰白白，在霧氣中看來就像是並不存在，只是一個霧氣化成的。

上官無忌滴水飛簷上看得眞切，一個人正就是向樹林中竄進去。他追向同一個方向，所以立即發現了那個幪面人。

南宮絕、杜樂天也發現了，兩人立時左右散開，與上官無忌三個方向逼前。

那個人彷彿並不察覺，一動也不動，難道他本領尚在三人之上，已準備隨時一戰？

壁虎有這種本領，有這個膽量？

那個人的裝束事實與壁虎一樣，南宮絕、上官無忌在不醉無歸小酒家之中，已聽過那個老闆董仁描述壁虎的模樣，心中有數。

杜樂天却不知道，移動間忽然問道：「那是否壁虎？」

上官無忌應聲道：「看來與傳說中的一樣。」

杜樂天「哦」了一聲，道：「除了他，相信沒有第二個了，這小子好大的膽子。」

上官無忌道：「看來他像不把我們放在眼內。」

「看來就是了。」杜樂天一聲冷笑，手中劍一抖，「刷」一聲，擋在他前面一條橫枝立即斷下。

那個人仍然無動於衷，他的面部甚至連目光也不見，難道竟然不將來人放在眼中，索性閉上眼睛？

南宮絕看在眼中，心中實在有些奇怪，鼻子忽然皺了起來。杜樂天即時大喝一聲：「壁虎！」舉步走上前去，每一步跨出恰好是一丈七尺，就像量出來的。

南宮絕也就在這時候一步橫移道：「老前輩！」

杜樂天目光一轉，大笑：「那怕他有什麼陰謀詭計，我也都不在乎。」

笑語聲中，他繼續上前。

那個人仍然毫無反應，南宮絕目光一閃，突然喝了一聲：「老前輩快退！」

杜樂天那刹亦似有所發現，接喝一聲：「無忌，退！」

上官無忌話尚未出口，南宮絕已經大叫道：「火藥！」身形倒飛了出去。

杜樂天同時暴退，上官無忌聽「火藥」二字入耳，身形亦倒飛。

霹靂一聲暴響，火光閃處，那個壁虎的身子四分五裂，飛射了出去，竟然是一個稻草人。

稻草飛舞，烟硝四起，樹林中烟霧未散，這時候更加迷濛。

一團火焰旋即從那個稻草人方才所在的地方燃燒起來，方圓兩丈的樹木盡皆斷折。

南宮絕三人目光先後落下，看在眼內，齊都倒抽了一口冷氣，他們若是走近去，細看那個稻草人，此時，只怕就得粉身碎骨，就是在方才的地方亦難免被火藥炸傷。

「好一個壁虎！」杜樂天雙拳緊握，面色鐵青。

上官無忌吁了一口氣，道：「想不到那廝竟然施出這種手段。」轉對南宮絕道：「幸好南宮兄及時發覺。」

杜樂天目光亦轉過來道：「南宮兄弟，果然是名不虛傳。」

南宮絕道：「兩位只是心太亂才疏忽了。」

杜樂天歎息道：「我的心確有些亂，再說，好像江湖人一旦退出江湖，日子稍爲過得舒服一些，反應便會變得遲鈍了。」

上官無忌道：「這裡一直沒有這種事情發生過，這是第一次。」

「有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了。」杜樂天忽然大笑，一頓又道：「日子過得太平靜，未免有些枯燥，實在需要一些刺激了。」

「這種刺激沒有人喜歡的，但既然已發生，也沒有辦法，你現在別想其他，只管將那個壁虎找出來殺掉。」杜樂天目光再一轉，道：「火藥稻草人必然早已準備妥當，在殺高兒之前壁虎應已必先作好安排，只等我們上當。」

「在殺柳伯威等人之後，相信他便已動身趕到這兒來了。」

「他知道你住在這兒並不奇怪，奇怪的倒是他竟然認識高兒是你的兒子。」杜樂天沉吟了起來。

上官無忌道：「的確是奇怪。」

杜樂天沉吟着又道：「這只有

一種可能，壁虎與我們原就認識。」

上官無忌一怔，杜樂天又道：「一般說，職業殺手都是不會公開自己身份的，否則人人都知道，處處防着他，如何能成爲一個成功的殺手。」

南宮絕插口道：「壁虎的面目一向都沒有加以掩飾。」

杜樂天接問道：「你可曾見過他本人？」

南宮絕搖搖頭，杜樂天道：「那只是聽說，傳言有時未必是事實。」

南宮絕無言，杜樂天目光再度落在那個被炸得支離破碎的稻草人上。「這無疑是一個很巧妙的計劃，他若是不熟悉這附近的環境，相信很難安排得這樣巧妙。」

一頓之後又轉顧上官無忌道：「你想想，這附近或者認識的朋友中，有沒有一個好像壁虎那樣的人？」

上官無忌搖搖頭，道：「若是有印象，在到這裡來之前我已經找他去了。」

杜樂天忽然一嘆息道：「那各人得隨時小心了，那個人如此狡猾，深藏不露，縱然他的武功比不上我們，也是很可怕的，抽冷子一劍，我們三個人倒還吧了，雄兒他們，一定閃避不開。」

上官無忌道：「那麼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杜樂天縱目四望，道：「我們既不知道他的底細，只好等他再來了，他一定會再來的。」

上官無忌道：「不錯，只不知道甚麼時候再來。」

杜樂天仰眼望天，又是那麼一句話：「生死由命。」

上官無忌接道：「雄兒他們若是該死，無論如何努力也是沒有用，若是不該死，在壁虎第二次要下手的時候，我們一定可以先將他擒下。」

杜樂天點頭道：「正是這意思，我們現在且先將火熄滅，省得再惹出禍來。」

他隨即撲前，手中劍寒光一閃，一株樹攔腰兩斷，接着一掌擊出，將那斷樹震飛出去。

南宮絕身形亦展，人劍迅速射至，劍光過處，那堆火旁邊下半截已着火燃燒的一株樹木亦已立被斬斷，他右掌緊接着將之接下擲了出去。

上官無忌亦同時將旁邊的兩株樹木斬了下來，堆到一旁去，火焰周圍三丈就這樣的被闢出一片空地，火勢絕不會延開去的了。

杜樂天仍然立在那團火焰之前，眼睛中彷彿也有火焰正在燃燒。

他右掌突的一抖，「叮」一聲掌中劍突然一斷爲二，目光接落，歎息：「我只道退出江湖，別人也不會找到我，對孩子們並沒有特別加以督促，現在看來，這種做法非但錯，而且錯得很厲害，高兒若是平日認眞練劍，壁虎要殺他，又談何容易？」

上官無忌微喟道：「現在仍然來得及補救的，明天開始，我每天親自督促雄兒他們練劍。」

杜樂天點點頭，道：「亡羊補牢，未爲晚也，這是老話，老話通常都很有道理的，他們多練一招，死亡的機會便少了一分。」

「只怕九娘她……」

「有我的命令，她怎敢多說話？」杜樂天一頓之後才接下去道：「其實你也不用怎麼害怕她。」

上官無忌苦笑：「嘴巴是她的硬，武功也是她的好，在她面前，小婿如何兇得起來？」

杜樂天皺眉道：「說來我也要負一半責任，若不是自小那麼縱容她，又豈會如此目中無人。」

「小婿資質不如她，却也是無可奈何。」

杜樂天不由頷首：「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同一招我同時教給你們，九娘總是先你練成，而且觸類旁通，另外創出其他招數。」

「所以除了內功修爲，我勉强追得及之外，其他根本不能夠與她相比。」

「這都是沒有人能夠改變的事實，不過勤能補拙，假以時日，你是會趕上她的。」杜樂天淡淡然一笑：「你當然看出她自恃聰明過人，近年來已沒有當年那樣子勤奮，這並非好現象，我雖然跟她說了，她總是聽不入耳，現在你拚盡全力，必定可以與她戰一個平手，甚至可以將她擊倒。」

「不可能的。」上官無忌有些懷疑。

「可惜我不能夠証實這一點，你們夫婦當然不可能拚起命來。」杜樂天語聲一落，右手一揮，掌中斷劍箭矢似般的飛出，一飛兩丈，釘在一棵樹上。

上官無忌道：「那是高兒的佩劍，本該放在他的棺木中。」

「他根本不配用這支劍。」杜樂天搖頭接道：「人既然都死了，劍還留着幹甚麼？」

他的語聲忽然變得異常低沉，轉身舉步，往林外走去，挺直的身子不知何時已變得有些佝僂。

上官無忌看在眼內，由心一歎息：他知道這個老人心中的難過，轉向南官絕打了一個招呼，亦自舉步。

南宮絕稍作沉吟，才舉步走前，他的腳步顯得有些兒沉重，心情也一樣。

壁虎行事迅速，在他意料之外，更令他奇怪的却是那些炸藥原可以佈置得更好，壁虎却沒有加以好好的利用，目的是只在警告，爲甚麼呢？

* * *

夜已深，杜家莊的大堂內仍然燈火通明。

大堂中正放着一副棺木，棺蓋尚未放上去，上官高的屍體就放在這副棺材之內，已換過一身素白的衣裳，毫無血漬，面頰亦洗抹個乾淨，看來一些也不像是死於非命。

最低限度在別人看來，就是有這種的感覺。

杜九娘就坐棺材旁邊，面色鐵青，一雙眼睛一眨也都不眨，凝望着上官高的面龐。

她平日最疼的就是這個兒子。

她既不作聲，也沒有任何動作，伴在她左右的上官雄、上官鳳都只好呆在那裡，想走開也不敢走開。

杜九娘心情如何惡劣，他們當然想像得出來。

她最小的女兒上官芳却站在杜樂天身旁，正在替杜樂天添酒。

大堂之上屏風之前正擺開一桌酒席，客人就只有南宮絕一個。

這頓酒，這個客人當然吃得並不怎樣開心，他原是想隨便吃些東西，又怎會不明白主人家發生了這種事，心情絕不好。

杜樂天却不同，他本來就是喜歡交結朋友，好像南宮絕這種少年英雄，又怎麼會錯過，他欣賞南宮絕，也要從他口中聽聽現在武林與往者有什麼不同，又出了多少英雄豪傑？

他們一面喝酒一面談話，杜樂天知無不言，上官無忌亦好像忘了喪子之痛。

杜樂天更緬懷往事，遙想當年躍馬江湖的雄風勇武。

可是就在那時候，杜九娘來了，在她的左右，陪伴着上官雄、上官鳳兄妹，跟着就是四個僕人抬着上官高的棺材，她吩咐將棺材放在堂中，然後逐開四個僕人，找一張椅子坐到棺材旁邊，直坐到現在。

她沒有說什麼，只是呆坐那裡，伴着她的上官雄、上官鳳兄妹雖然有些不耐煩，可却不敢離開，有生以來，他們還是第一次見母親這個樣子。

杜樂天知道女兒難過，所以才沒有將她趕走，也沒有理會，照樣喝酒。

上官無忌原想離座過去陪伴杜九娘，却被杜樂天阻止，亦只好在一旁喝酒。

他們其實都已有些醉意。

南宮絕却看得出，在他們第三杯酒下肚的時候，他已經看出他們這樣的喝下去，一定會醉倒的。

他們根本就不是喝酒，是將酒倒進嘴巴裡。

南宮絕沒有這樣倒酒，無論什麼時候，他都會盡可能保持清醒，現在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更加要這樣。

壁虎仍然窺伺在附近。

風吹堂內，仍然帶着初春的寒意。

杜樂天又舉杯倒進嘴巴，一口氣將酒喝盡，目光落在南宮絕面上，忽然道：「老弟，難爲你了。」

「老前輩，何出此言？」

「面對棺材喝酒，如何喝得舒服。」

「不要緊。」南宮絕看來不像說謊。

杜樂天道：「我不知道你心裡是否這樣想，但看來應該不會假的，你應該是一個老實人，也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朋友，我高興認識你，來，再喝一杯。」

「已經太多了。」南宮絕沒有將杯拿起。

「久聞你酒量也不錯，怎麼才喝這幾杯便已吃不消了？」

「本來還可以再喝的，就是心頭有一隻壁虎，難免有一些影響。」

杜樂天大笑道：「原來你是在擔心這斯，便是吃了豹子膽，那斯也不敢闖進來。」

笑語聲甫落，「嗤」的一聲破空響傳了過來，杜樂天一怔，目光一轉，盯着堂外。

與之同時一盞燈已經在破空聲中熄滅。

南宮絕即時一聲：「一支弩箭。」

三個人立即站起來。

堂中不過少了一盞燈，只是稍爲暗了一些，他們都有一種錯覺，整個廳堂都暗了下來。

杜九娘亦有所覺，呆坐的身子一震，目光一閃，突然拔劍，疾劃了出去。

三支弩箭就在這時候向上官雄射到，杜九娘劍劃處，正好將弩箭以劍擊下。

上官雄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這才慌忙將劍拔出來，上官鳳亦自拔劍。

杜九娘却叱道：「站在這裡，不要亂動。」

刹那間，窗櫺糊紙陡裂，又是三支弩箭射進，將三盞燈火擊滅。

大堂更暗，上官鳳再也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杜樂天霍地擲杯在地上，大喝：「不要出聲，不要亂動。」

他們三個也不動。

東面一幅紙窗突然的亮了起來，雪白窗子之上，出現了一條奇大的壁虎影子。

杜樂天脫口一聲：「壁虎！」

南宮絕接口道：「影子出現的方向與弩箭射來的方向不同。」

杜樂天點點頭：「這若是一個人的所爲，身形迅速不在話下，對莊院的情形必然甚爲熟悉，甚至瞭然於胸。」

上官無忌接上一句：「一箭一燈，太準確了。」

杜樂天冷笑道：「難道壁虎眞的原是我們這裡的常客，是我們的好朋友？」

上官無忌皺眉道：「這樣看來，並不是全無可能。」

「老夫一定要將他抓住，看他到底是誰。」

杜樂天這話才說完，那條壁虎的影子便移動起來，彷彿要破窗而入。

影子差不多有人般大小，眞正的壁虎又怎會這樣大？

上官無忌、南宮絕剎那間忽然省起了不醉無歸小酒家那個店老闆，曾經提及那個殺手壁虎眞的有如壁虎一樣的。

他們互相望了一眼，上官無忌隨即問：「南宮兄的意思……」

南宮絕道：「我們若是不出去一看，便要給他譏笑膽小了。」

「不錯。」杜樂天插口應了一聲，一頓又吩咐道：「九娘，小心看護雄兒他們！」再一頓轉頭喝道：「闖……」

南宮絕道：「三個方向！」語聲一落，身形如箭般射向出現壁虎影子的那個窗戶。

杜樂天身形亦動，直射窗外，上官無忌却向南宮絕相反的方向那一面窗戶射去！

「嘩啦」聲響中，兩扇窗戶盡碎，上官無忌、南宮絕分從東、西兩面窗戶闖出。

上官雄、上官鳳立即靠近杜九娘的身邊，杜九娘握劍在手，一聲不發。

年紀最小的上官芳亦拔劍出鞘，用的是一雙短劍。每柄劍只有尺半長短，手法迅速而穩定，從這一點看來，她的武功只怕還在上官雄上官鳳兩人之上。

一寸短一寸險，她武功若是不好，只怕也不敢用那麼短的劍，而看她的神態也比上官雄上官鳳鎮定，年紀雖最小，已經有高手風度。

杜樂天最喜歡的是這個小外孫女，總喜歡她跟在左右，更親自傳授她的本領。

平日杜樂天不錯是嘻哈大笑，練武時却是嚴格得很，在他嚴格敎導之下，上官芳的武功比她的兄姊更好，自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她的性格亦與三個兄姊有異，練武的時候非常用心，這才是她身手好的主要因素。

她雙劍在手，身形並沒有展開，只是靜悄悄的立在原處，她原就是一個很聽話的孩子。

壁虎殺手 陰險惡毒

木屑紛飛中，南宮絕箭也似的穿窗而出，劍同時出鞘，那條壁虎的影子，亦隨着木屑紛飛中碎裂，但隨又連結，移落在對窗的牆壁上。

那只是一個影子而已，可是剎那之間，給人的感覺，却似乎是那條壁虎已爬近屋內。

杜九娘、上官雄、上官鳳的目光不覺都移向那面牆壁之上，一齊打了個冷戰。

上官芳的面色也有些發白，但身形仍然穩定。目光一觸即回，望向南宮絕離開那邊的窗戶，却已看不見南宮絕。

* * *

窗外不遠有一株梧桐樹，一道强烈的燈光正從那株梧桐樹上射下來，燈光中彷彿夾雜些甚麼似的。

南宮絕目光一轉，身形再起，掠向那株梧桐樹，他的身形迅速而靈活，一支劍有意無意已護住了全身的要害。

那株梧桐樹之上並沒有任何反應，一直到他掠到了樹下，也仍然沒有動靜。

他身形不停，頎長的身子便有如靈蛇一樣貼着樹幹往上竄上去。

即時風聲一響，杜樂天如飛掠至，在樹下停下，沒有往上掠去，但身形雖然不動，但已經有如上弦之箭，隨時準備射出去。

老江湖到底是老江湖。

南宮絕身不停，剎那之間已竄上了三丈，再升上半丈，就是那盞燈所在。

那是一盞孔明燈，放在一枝樹椏上，三面密封，只空出一面，那一面原也用木板密封的，在那塊木塊當中却開了一個圓洞。

燈光就是從這圓洞射出來，所以特別明亮。

燈旁沒有人，那樹枝葉雖然茂盛，却也不覺有人躲藏在那裡。

南宮絕又徐徐吸了一口氣，右手往樹幹一按，身子颯的往上疾拔了起來。

並沒有任何的襲擊，他身形輕捷如燕，在半空中一折，落在一枝橫椏枝上。

杜樂天這時候才振聲問道：「那上面可有人？」

「沒有……」南宮絕答得非常肯定。

杜樂天接問道：「那條大壁虎的影子是燈影？」

「不錯。一條壁虎懸在燈前，燈光將壁虎的影子投射到窗紙上，便變得很大的了。」

「原來如此！」

「看來壁虎相信在一亮起燈火便已經離開。」

「那上面可藏有火藥？」

「沒有……」南宮絕身形落下，旋即以劍挑起了那盞明燈，人與燈彷彿如流星般一樣的落下。

衣袂破空聲即時又響了起來，上官無忌如飛的掠到，遙叫道：「到底是甚麼回事？」

南宮絕以劍挑燈，移向上官無忌，半條壁虎仍貼在燈光射出來的那個圓洞之前，不停在掙扎。

上官無忌目光一落，冷笑道：「原來如此，也虧他想得出來。」

「不知是甚麼意思？」杜樂天搖頭道。

「還不是恐嚇我們？」上官無忌又是一聲的冷笑。

「左道旁門，我還以爲他有甚麼了不起。」杜樂天打了一個哈哈。

「這種人却也難應付，明槍易擋，暗箭難防！」

杜樂天雙拳緊握：「總有一天，敎他撞在我手上！」

「總有一天的。」上官無忌應了一聲。

南宮絕手中劍一抖，那盞孔明燈從劍上飛起，飛上了半空，他左手旋即一接，那盞孔明燈落下，劍同時入鞘：「這人行事作風大異常人，正如這一次。」

上官無忌目光又落在那盞孔明燈之上：「壁虎是活的。」

杜樂天道：「要找一條壁虎是輕而易擧，但這盞孔明燈，周圍十里只怕也買不到。」

南宮絕道：「不錯，若說他一直將這盞孔明燈帶在身邊，實在是不合情理。」

杜樂天道：「唯一的解釋是，在他來到之前已安排好了一切，已經擬好了整個計劃。」

「果眞如此，這個人的心機未免太深沉了。」南宮絕眼神充滿了疑惑。

杜樂天亦是一樣，信口的一應：「不錯。」

上官無忌接道：「不無可能，在我們這裡有人與他裡應外合，壁虎的投影，弩箭的正射在燈火之上，若不是對這座莊院非常熟悉，是絕對做不到的。」

杜樂天道：「要不是這樣，這個人的武功與我們預料中的高强得多了。」

上官無忌道：「叫我一眼就算準燈火的所在距離角度，而且隔着紙窗將燈火的弩箭射滅，我可是做不到。」

杜樂天點頭：「除非仔細觀察，算準了，才能夠這樣一擊中的。」

南宮絕忍不住問：「這個莊院內一共住了多少人？」

「人數過百，但相信都應該沒有問題。」杜樂天沉吟着：「他們大都是世代侍候我家的僕人，再有就是農家附近的人，那是來幫忙種田地的，都是純樸的鄉人。」

南宮絕再問：「有沒有武功比較好的？」

杜樂天道：「除了我們一家之外，就只有我的一個結拜兄弟周濟。」

「奪魂刀周濟！」南宮絕脫口一句。

「就是他，你認識他？」杜樂天有些奇怪：「可是從未聽他說過。」

南宮絕搖頭道：「這個人我只是聽說過，一把刀好像不在無情刀孫壽之下。」

「你是說珠光寶氣閣的總管無情刀孫壽？」

「江湖用刀的高手又叫孫壽的人只有一個。」

杜樂天一笑搖頭：「周濟的武功雖然不錯，可是刀上的造詣，還是比不上孫壽的。」

南宮絕輕輕哦了一聲：「老前輩，說得如此肯定？」

「因爲這兩柄刀我都看過，別的不敢說，但在刀上的造詣，還是看得出來。」

「那麼周老前輩現在……」

杜樂天又截口道：「你若是看見他，莫叫他老前輩，否則只怕會惹他生氣，他雖然出道比你早，年紀比你大，却還不算太老，甚至比無忌還要年輕。」

上官無忌笑接道：「所以一聲叔叔，有時候我也叫不出來。」

南宮絕道：「這樣說他的確很年輕了。」

「要是我沒有說錯，他現年應該三十七歲。」杜樂天想想一笑：「當年認識他的時候，他才不過二十歲，年紀雖然相差一大截，可是我們竟然成了結拜兄弟。」

南宮絕笑笑道：「其間必定有一些令人血脈沸騰的事蹟。」

杜樂天大笑道：「事隔多年，我仍記得很清楚，我們當時不約而同闖入雲嶺十二煞的大寨中，忠義堂上相遇，聯手抗擊十二煞，那是十二個無惡不作的大盜，剛洗劫了一條村子。」

「一齊惡戰下來，十二煞死了十個，我們兩個亦混身浴血，也不知傷了多少處，到最後一煞逃命的時候，根本追不上了。」

「你們就是那個時候結成了兄

弟？」

「我們就在忠義堂上立即結拜，當時誰也沒想到彼此年紀相差那麼大，我也實在欣賞他，佩服他竟然敢闖進去，以他當時的武功，若非我及時趕到，他是死定了。」杜樂天的目光逐漸由遙遠的回憶回到了現實。

南宮絕問道：「他現時在那裡？」

「這幾年來他很多時外出，有時候一年半載才回來一次，不到一天又跑了，好像他這個年紀，應該外出闖闖的，無忌也一樣。」杜樂天的目光在上官無忌臉上一轉，回到南宮絕的臉上：「你大概不會懷疑周濟就是壁虎吧？」

不等南宮絕開口，他即道：「我那個結拜兄弟周濟生平嫉惡如仇，與壁虎那種人正所謂正邪不兩立，是絕不會走在一起的，而且我們一直都是好兄弟，好朋友，他當然不會殺我的孫兒，那是是不可能的。」

南宮絕道：「晚輩沒有這個意思，老前輩過慮了。」

杜樂天忽然又一嘆息：「我也不知怎麼說出這種話來，看來好像我們這種江湖人，有時間還是到外面跑跑的好，最低限度不會變成這樣子緊張。」

他一聲嘆息，接着又道：「我從前那份鎮定現在好像沒有了，並非脫離江湖，對自己失去信心，只怕是年紀太大了。」

南宮絕無言，杜樂天沉吟着又道：「這個壁虎我也實在猜不透，莫非想分散我們的精神，然後出其不意，再施襲擊。」

「不無可能。」南宮絕一頓又道：「好像他那種殺手，應該是絕不會浪費氣力，隨便做一些沒有意義的事情的。」

「不錯。」杜樂天搖搖頭，「我們都是當今江湖上的高手，現在竟給一個壁虎弄到手忙脚亂，這傳了出來，已經夠他風光的了。」

上官無忌道：「我們却要敎江湖上的朋友笑話了。」

「有什麼要緊？」杜樂天搖頭：「到壁虎給抓住就不會再有笑話了，再說，一個人喜歡怎樣做便怎樣做，何必管別人那許多？」又轉向南宮絕：「小兄弟，你說是不是？」

南宮絕忙道：「晚輩一向都是這個意思呀。」

杜樂天放聲大笑：「我認識那麼多年輕人當中，就是你最對胃口，可惜你我年紀實在相差得太遠了，否則一定要結交你這個兄弟。」

上官無忌搶着說：「小婿的年紀却還不太老，讓給小婿好了。」

杜樂天說道：「可惜你兩個女兒，鳳兒實在太任性，芳兒年紀又太小，否則，還是將女兒嫁給他，做他的岳丈大人算了。」

上官無忌大笑，南宮絕亦是一笑道：「現在我們還是回去的好，否則，壁虎會乘虛而入。」

「諒他也沒有這個膽量。」杜樂天衹是這樣說，脚步還是不由的舉起來。

南宮絕手掌燈籠，緊隨在側。

＊　＊　＊

大堂中仍然漆黑，一直到南宮絕掌燈進去才又光明起來。

杜九娘仍然站在棺材旁邊，一直護住上官雄、上官鳳兄妹，看見衆人走進來，才吁一口氣，問：「怎麼樣？」

「人已逃去，只留下這盞孔明燈。」杜樂天問道：「這裡頭沒有再發生什麼事嗎？」

「沒有。」杜九娘目光落在孔明燈上：「藏頭露尾，就只懂得耍這種小孩子的玩意。」

杜樂天一臉正色：「這個人心狠手辣，絕不簡單，我們要小心提防爲妙。」

杜九娘道：「由現在開始，鳳兒雄兒跟着我就是。」

杜樂天目光一轉：「芳兒就跟着我好了。」接着把手一招。

上官芳這才一收雙劍，走過來，杜樂天輕撫她的秀髮：「有外公保護妳，不用怕。」

上官無忌即道：「小婿與南宮兄弟在莊外四面巡邏，以便照應。」

杜樂天道：「我們本該也採取一點兒主動，可是那斯不知躲在什麼地方，甚至什麼模樣，我們也不清楚。」

杜九娘道：「周叔叔那兒最好也給他一封書信，着他回來幫忙。」

「多一個人總是好的。」杜樂天接着問：「却不知他現在人在那裡。」

「爹你也不知道？」

「這個小子行踪不定，除非他自己回來，否則不知道到那裡去找他。」

杜九娘嘆了一口氣：「這個人也眞是，這麼久了，也應該抽時間回來一趟。」

杜樂天皺眉道：「以前他不是這樣的，這幾年來不知他幹什麼，總是恍恍惚惚。」

「有誰知道。」杜九娘亦皺眉。

上官無忌插口道：「我看他好像有什麼難言之隱，每一次回來，都很少說話，稍作逗留，便又匆匆的離開。」

杜樂天道：「我沒有這種感覺，這一次回來，我一定要問他一

個明白。」

杜九娘淡然道：「有什麼好問，周叔叔那麼大的人，總有他的主見，他既然不願說，强迫他也沒有什麼意思。」

杜樂天點點頭：「這個也是……」

杜九娘目光再落到那盞孔明燈上，道：「這樣看來，相信這又是壁虎的警告了，這個人就是沒種，要不乾脆走進來，單打獨鬥，我第一個奉陪。」

杜樂天笑道：「他看來却是怕我們圍毆他，小人畢竟是小人。」

杜九娘說道：「集我們這些人，若是再讓他殺人，以後就不用再在江湖上混了。」

杜樂天搖頭道：「這個我不以爲然，勝敗乃是兵家常事，正所謂暗箭難防，他便是如何如何，我們也沒有甚麼好丟臉。」

杜九娘冷哼一聲，杜樂天滿不在乎的說道：「除非他光明正大來挑戰我們，而我們却不能夠將他怎麼樣，那就眞的是丟人了。」

南宮絕笑笑插口道：「技不如人眞不是我們的錯，又有何丟臉之處。」

杜樂天一怔，大笑，道：「不錯，不錯。」

笑聲還未止，一陣馬蹄聲已然入耳。

馬蹄聲乃是隨風吹來，杜樂天一入耳，笑聲一頓，皺眉道：「是誰這麼夜飛馬進莊。」

上官無忌道：「不要又有事發生才好。」

杜樂天道：「出去看看。」

說話之間，又一陣風吹近，馬蹄聲又近了許多。

南宮絕竟然道：「來人乃是策馬向這邊奔跑過來的。」

杜樂天點頭道：「看來我們是不用出去的了。」

語聲未畢，一騎已踏進石徑奔向大堂，杜樂天目光及處，大笑：「好大膽的小子，竟然飛馬就這樣闖進來。」

南宮絕道：「應該不會是壁虎吧？」

杜九娘道：「那斯縱然有順風耳，聽了我們的說話，諒他也沒有這個膽子。」

杜樂天截道：「別胡猜亂測了，你們看，來的是什麼人。」

來人迅速在屋前停下，馬上騎士離鞍落馬，一撩衣衫，棄韁舉步，拾級而走上堂前石階，向衆人走過來。

這個人約莫四十左右年紀，一身儒服，三綹長鬚在風中飛舞，雖然是這個年紀，看來外表仍然是瀟灑之極。

他舉步起落之間，叮噹有聲，長衫開口處，一把刀若隱若現，那柄刀黃金吞口，刀鞘上嵌有明珠七顆，刀頭掛着一個小小的金鈴。

「叮噹」之聲正是從這個金鈴傳出來的，聲音並不怎麼響亮，驟聽是很悅耳，細聽之下却令人有心驚膽戰的感覺。

杜樂天大踏步迎上去，大笑道：「好一個小周濟，我剛剛說你，你竟然就來了。」

來人正是他那個拜把兄弟「奪魂刀」周濟。

南宮絕一聽說，目光不期而望住在周濟臉上，暗忖：「這個人一表人才，盛名之下無虛士。」

周濟即時向杜樂天長身一揖：「大哥，你安好。」

杜樂天一把摟住：「你我兄弟，那來這許多俗禮。」

周濟接着問道：「莊中好像發生了什麼事似的。」

「大事……」

「大哥也說是大事，眞的是大事的了，只未知……」

杜樂天截口道：「我們方才要找你，想不到就來了，來得實在是時候。」

「小弟，這一次回來……」

「你就是要離開，也得留在這裡一個時期。」

「到底是……」

杜樂天手指那邊棺材，「你過去一看便明白了。」

「是誰的棺材？」周濟臉色一變，急步過去，目光落處，混身一震，脫口驚呼，「高兒。」

杜九娘盯着周濟，不由嘆息：「他死了。」

周濟的臉剎那蒼白了起來，「是誰殺他的？」

「壁虎……」杜九娘一字一頓。

周濟霍地回過頭來，「那個壁虎？」

杜九娘道：「我也不大清楚，據說是一個殺人爲生的殺手。」

「是那個殺手，是他殺死了高兒。」周濟臉色一變再變：「爲什麼？」

杜九娘指指上官無忌，說道：「爲了他。」

周濟目光落在上官無忌的臉上：「到底是怎麼回事？」

上官無忌沒有作聲，杜樂天在一旁却應道：「少聽九娘胡說。」

杜九娘立即嚷叫起來：「我胡說，若不是這個沒良心的，壁虎又怎會找到來，高兒又怎會死。」

杜樂天大搖其頭：「妳就是說來說去都不明白。」

杜九娘方待說什麼，周濟已接口問：「大哥，這件事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杜樂天道：「無忌殺了壁虎的拜把兄弟楚碧桐，壁虎是爲楚碧桐

復仇來的，這個人的行事作風一向都是鷄犬不留，高兒不幸遇上他。」

周濟道：「以他的武功，要殺高兒當然是易如反掌。」

「當然了。」

周濟目光一轉：「看情形這裡剛才是發生了什麼事，那個壁虎莫非又來了？」

「可不是，那斷可不知是吃了獅子心，豹子膽，竟然一再犯到我們頭上來。」

周濟道：「小弟也知道他與楚碧桐是結拜兄弟，却想不到竟然是這麼大膽。」

杜樂天冷笑道：「看來我退出江湖，江湖上的朋友也漸漸將我遺忘了，否則，他們總該知道我的手段，怎也不敢闖進來。」

周濟道：「以我所知，楚碧桐雖救過壁虎一命，可是這種人見利忘義，竟然會替楚碧桐報仇，拚命闖進這裡來，完全是難以令人置信的一件事。」

杜樂天道：「一個人做到殺手，通常都是以利為先，這的確是有些古怪，不過，楚碧桐對他既是恩深義重，所謂士為知己者死，他就是這樣拚命，也不無可能。」

周濟「嗯」了一聲，目光又轉向上官無忌，再道：「無忌，你怎麼會找上了楚碧桐？」

上官無忌道：「我人在江湖，既然收到了武林帖，總不能夠袖手旁觀。」

周濟「哦」了一聲接問道：「柳伯威發出的武林帖。」

「你也收到了？」上官無忌反問。

周濟取出了一張白箋，逆風抖開，「因為我也有收到了一份，原是飛馬趕去，想不到給你捷足先登。」

上官無忌淡然一笑。

周濟又道：「這幾年來你在江湖武林中，闖出了很大的名氣，想不到武功精進得如此，連楚碧桐也不是你的對手。」

上官無忌目光轉向南宮絕，道：「還是這位好兄弟幫忙，否則我就是十條命也完了。」

周濟目光轉向南宮絕，上官無忌隨即道：「他就是南宮世家的……」

「南宮絕？」周濟目光一亮。

上官無忌大笑道：「就是他。」

周濟笑接口道：「英雄出少年，果然不錯。」

杜樂天截道：「是是，你既然去楚家莊，怎麼跑到這兒來？」

周濟道：「我路經莊外柳堤，忽然一陣不祥的感覺，所以先回來看一看。」

杜樂天道：「應該不時回來看看。」

周濟微喟：「江湖上要管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原來如此，還以為你將我這個大哥完全忘掉了。」

周濟苦笑道：「大哥對我恩深情義重，小弟又怎能忘恩負義？」

他隨即嘆一口氣，垂下頭。

杜樂天接口問：「可剛才你却是飛馬闖進來，看來不單單是不祥的感覺。」

「還是大哥心細眼利。」周濟點頭：「小弟策馬去到柳堤便遭遇襲擊，冷不提防，險些喪命。」

「是什麼人？」

「柳堤下泊着一隻有篷的小舟，小弟策馬從小舟旁經過，一支矛槍便從艙中擲出，另外還有三支弩箭，矛頭與箭鏃都是藍汪汪的，淬上了毒藥，我閃開弩和矛槍，方待撲上去，那小舟便如箭的射回江心。」

「由始至終，都沒有看見那個暗算你的人嗎？」

「小舟到了江心，那個才站起身來，相隔太遠，看不清楚，只知道他一身灰灰白白的衣衫，一手撐竿，催舟過去。」

杜樂天道：「想必就是壁虎。」

南宮絕道：「這壁虎的輕功顯然比我你想像的更高強。」

杜樂天皺皺眉道：「奇怪，他竟然認識小周。」

周濟沉吟道：「壁虎的本來身份無人得知，但認識我不是沒有可能。」

杜樂天道：「我懷疑他曾經是莊中的常客，是我們的朋友，對於這裡的情形他實在太熟悉了。」

「大哥以為他是什麼人？」

「想不到。」杜樂天喃喃着。

周濟目光再落下，嘆息道：「孩子是無辜的，壁虎好歹也是江湖一個成名人物，怎麼會做出這種事來。」

「你是忘了他怎麼聞名江湖的了。」杜樂天冷笑。

周濟搖搖頭：「看來，這壁虎是絕不會只殺高兒就作罷。」

杜樂天頷首：「我們才想起你，多一個人幫忙總是好的，言猶在耳，你便趕了回來了。」

「還是晚了一步。」周濟長嘆一聲，忽然脫口道：「大哥莫要忘記一件事。」

「你說……」杜樂天盯着周濟。

「自從大哥歸隱，與江湖上的朋友已沒有往來，大哥朋友原就不多，常來這兒的更就沒有一個人。」

上官無忌插口道：「也不是沒有。」

杜樂天一怔，立時明白，大笑道：「你是說小周？他可是我的好兄弟。」

上官無忌道：「是結拜兄弟，也即是好朋友而已。」

杜樂天又是一怔：「難道你懷疑他就是壁虎，又或者與壁虎有什麼關係？」

杜九娘隨接上口：「你這個匹夫少在此胡說，他怎麼會殺死我的兒子？」

話說到一半，她竟然閉上嘴巴。上官無忌搖頭道：「我一些也沒有這個意思，我……」

杜九娘截口道：「還說沒有，你到底在打什麼主意，坦白說出來。」

上官無忌苦笑道：「我只是說並不是沒有朋友常來，娘子又何必這樣的緊張呢？」

杜九娘一呆道：「那一個緊張了？若不是你殺了楚碧桐，又怎會……」

周濟截口道：「這怪不得無忌的。」

杜九娘道：「不怪他怪誰？你？」

周濟怔住，杜樂天終於忍不住說道：「九娘住口，這樣子目無尊長，就不怕客人笑話。」

杜九娘目光轉向南宮絕：「他敢，我不罵他已是給他面子，若不是他們多管閑事，壁虎也不會找到來。」

「你是想無忌死？」杜樂天反問。

杜九娘道：「他死了，楚碧桐死在任何人手上，都與我無關！」

「荒謬……」杜樂天搖搖頭。

杜九娘目光一掃，蠻橫道：「你兩個聽着，我的兒女再有什麼損傷，唯你們是問。」

她說的是南宮絕與上官無忌。

兩人只有苦笑，杜樂天亦只有苦笑：「你們看在我面子，不要與她計較。」

上官無忌道：「這句話對南宮兄說便是。」

杜樂天一楞微喟：「現在連我也變得糊塗起來了。」

周濟看看杜九娘，接道：「目前先要解決的還是孩子們的安全。」

杜樂天道：「這個我們也有分寸，叫他們隨在我身邊，別走遠就是。」

周濟沉吟道：「這也是辦法。」

杜樂天道：「沒有辦法中之辦法，不好也好的了。」

周濟方待再說什麼，杜九娘已盯着他插口道：「雄兒以後就由你照顧。」

「我？」周濟一怔。

「若是他有什麼損傷，有你看的。」杜九娘目光語氣都是狠狠的。

周濟怔住，杜樂天、上官無忌也顯得有些意外，南宮絕只是心念一動，却沒有再說些什麼。

杜九娘看見他們這樣，亦知道說話不妥，目光一閃，盯着上官無忌，道：「你也是……」

上官無忌苦笑，道：「我也不想他們有什麼損傷。」

杜九娘悶哼一聲，並沒有再說什麼，周濟呆了一會，目光再落在棺材內，「高兒的後事……」

杜樂天截道：「我們到底是江湖人，也沒有什麼親朋戚友，簡簡單單，明天找塊地方葬下便是。」一頓轉問：「無忌，你的意思？」

上官無忌輕嘆一聲：「還是看九娘的意思辦好了。」

杜九娘冷笑道：「爹說怎樣便怎樣，我雖然是一個女兒家，還受得起。」

「這才是我杜樂天的女兒，」杜樂天冷冷的打打了一個「哈哈」。

兩行眼淚就在這時候從杜九娘眼眶滾下，她霍地轉身，拖着上官鳳往外去。

杜樂天目送長嘆：「她雖然脾氣大一些，對孩子還是好的。」

上官無忌無言頷首，杜樂天接道：「可惜就是太溺愛了，除了芳兒，沒有一個練得好我傳授的武功。」

上官無忌仍然不作聲，杜樂天轉向南宮絕：「小兄弟不要見笑。」

南宮絕當然只有連聲說道：「豈敢豈敢。」

杜樂天隨即伸一個懶腰，「今夜相信壁虎不會再有什麼行動的了，我以為大家都回房間好好的休息，養足精神，以應付明天突來的襲擊。」

對於他這個提議當然沒有人反對。

這時候已經夜深了。

他們分做四批離開，上官芳跟着杜樂天，上官雄跟着周濟，上官無忌則是與南宮絕走在一起。

杜九娘她們仍然在堂外，上官鳳看見南宮絕便要跟上去，却被杜九娘拉住，便向西廂院走去。

上官無忌將南宮絕送到客房門外才離開，一個人獨自走在花徑之上。

凄冷的月光下，他看來是那麼孤獨，但他却似乎不大在乎，江湖人視死如歸，難道連親情也一樣淡泊？

＊　＊　＊

星辰寥落，長夜終於消逝。

這一夜果然沒有再發生事，可是誰都睡得不好，南宮絕也沒有例外。

天才亮，他便從客房走出來，漫步往院子走去，這時候仍早，杜家莊大多數人仍在睡夢中，周圍一

片靜寂。

一種接近死亡的靜寂。

曉風吹面生寒，南宮絕迎風穿過月洞門，轉回廊，踏花徑，往大堂那邊走去了，他只是信步而行並無目的。

昨晚上官無忌送他到客房的時候，雖然有燈光，看得並不怎麼清楚，現在他才發覺這個杜家莊到處遍植花木，而且都經過細心修剪。

清晨的空氣特別清新，花木清香，沁入心脾，南宮絕夜間雖然睡得不好，走在花木間，不由精神大振。

花木深處，有一座八角亭子，朝霧方濃，這座亭子就像是飄落在烟雲之中。

亭中隱約坐着一個人，南宮絕遠遠看見，不由自主的轉向那邊走去，才走出半丈，霹靂一聲暴響，聲音突然由亭子那邊傳來。

這一聲霹靂驚心動魄，南宮絕冷不提防，爲之一震，怔住在那裡。

天上一絲雲也沒有，這一聲霹靂來得實在奇怪。

南宮絕目光一轉，眼瞳中露出詫異之色，也就在這時候，一陣驚心動魄的琴音，錚錚琮琮入耳。

那的確是琴音，南宮絕聽得很清楚。

每一下琴聲都像是悶雷一樣的擊下來，南宮絕那顆心應聲「怦怦」地同時震動。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南宮絕也是從來沒有聽過這麼激烈的琴聲，這麼急促的曲調。

奇怪的却是琴聲雖然激烈，細聽之下竟然非常之動聽。

南宮絕粗通音律，平生也遇上好幾個有名的琴師，但都沒有一個能夠將琴彈得這樣的激烈，他所懂的曲調中亦沒有一闋的音節變化有這麼急速。

動念未已，琴聲又起變化，變得更急速，一陣陣風聲呼嘯，同時傳來。

那該是急風疾吹，可是周圍的花木却沒有任何變化，南宮絕一身衣衫亦是那麼平靜，一切與方才完全一樣，並沒有什麼不同。

南宮絕却有急風疾吹的感覺，寒意亦更甚。

那只是一種感覺而已。

只有聲，沒有風，風聲呼嘯中，霹靂雷鳴，天地也彷彿爲之變色。

琴聲更急激，有如萬馬奔騰，亦有如長河倒掛。如此雄壯激烈的曲調實在罕有，南宮絕聽得血脈沸騰，好幾次忍不住要縱聲長嘯。

他總算忍了下來，深深吸了一口氣，穩定精神，再次舉步往亭子那邊走去，脚步放得極輕，怕驚動了彈琴的那個人，也恐怕擾亂了琴聲。

再行前，朝霧雖然淒迷，他已能看清楚亭中那個人，頭髮俱白，一身白衣，一塵不染，超然脫俗，正是杜家莊的主人杜樂天。

霹靂即時又一聲暴響，琴聲也就在霹靂聲中停下，沒有餘音。

南宮絕這一次聽得很清楚，那霹靂一聲確是由亭中傳出來。

一個蒼老的語音同時響起。「南宮老弟，是你啊。」

「老前輩。」南宮絕應聲走前。

亭中沒有任何陳設，只有一個蒲團，一張紫檀矮几子，上放一張七弦古琴。

杜樂天就坐在那個蒲團上，雙手按着琴弦，眼中雖然有紅絲，但精神仍然旺盛，待南宮絕走進亭子，才道：「你坐……」

南宮絕一撩衣衫，盤膝在杜樂天對面地上坐下來。杜樂天看看他，笑問：「昨夜睡得不好？」

「老前輩好像也是。」

「那是因爲氣在心頭，杜家莊雖然比不上大內禁苑，也不是一個隨便能夠在莊中殺人鬧事的地方，現在竟然發生這種事情，也難勉我生氣的是不是？」杜樂天微喟：「我已經太多年沒有這樣子氣過了，不睡一夜，也沒有影響的，壁虎現在若是敢到我面前來，未必殺得了我。」

「當然。」南宮絕這也並非奉承的說話，杜樂天的武功有多高，在昨天凌空一擊，已經看了出來，好像他那種高手莫說是一夜，就是三天三夜不睡，也能夠發出雷霆萬鈞的致命一擊。

能夠接得住那一擊的人只怕不多。

杜樂天笑道：「再說莊中還有你這個高手，諒那隻壁虎也不敢明目張膽向我出手。」

南宮絕道：「晚輩的武功又豈能與老前輩相提並論！」

杜樂天搖頭道：「你不必對我這樣謙虛，壁虎若是你，方才你若是凌空一劍刺來，我未必閃避得了。」

「那是老前輩在聚精會神彈琴。」

「錯了。」杜樂天又搖頭：「那曲調我越彈心靈就越澄清，可是仍然在你接近我兩丈時，之後我才發覺你的存在，今日江湖年輕一輩的高手比得上你的，只怕沒有幾個了。」

南宮絕方待答話，杜樂天已轉問：「聽說你文武雙全，亦精通音律。」

「只是皮毛……」

杜樂天笑笑問：「方才我彈的那曲子你可有印象？」

「沒有……」南宮絕說的是實話。

杜樂天左手往琴弦一拂，錚琮一聲，又問：「覺得如何？」

「晚輩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聽到這曲子，想不到天下間竟然有這麼急激雄壯，令人驚心動魄的曲調。」

杜樂天微笑。

南宮絕問：「那風雷之聲也是用這張琴彈奏出來？」

杜樂天道：「是的。」

「這張琴與一般的看來並沒有不同之處。」

「琴弦却不是一般的，否則早就給震得寸寸斷折。」

「這曲子可有名字？」南宮絕奇怪地問。

杜樂天沉吟了一會，終於說出了曲子的名字。「叫做風雷引……」

雙手在琴弦一按，霹靂一聲巨響，立時從琴弦上發出來了。

相距這麼近，這一聲霹靂也就更震人心弦，南宮絕也不覺怦地心驚一跳。

「雷……」杜樂天接聲：「風……」雙手一按一拂，颯颯狂風疾吹聲，琴聲弦上急響。

到他雙手連動，風雷不絕，但仍然隱約聽到琴聲錚琮。

南宮絕目定口呆，盯穩着杜樂天一雙手，却看不出有什麼不同，杜樂天彈琴的姿勢，與一般人也無異。

他笑望南宮絕，雙手不停，彈了一節，才按住那仍然在抖動的琴弦。

琴聲風雷聲俱絕。

南宮絕仍然怔在那裡。杜樂天笑問：「很奇怪，是不是？」

「想不到世間竟然有這麼奇妙的曲子。」南宮絕輕嘆。

「其中的道理我也說不清，我只能告訴你，這張琴雖然很特別，却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彈出風雷之聲。」

「因爲內力不足。」

「這只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主要是指法配合，不相信你可以一試。」

「晚輩的確看不出前輩彈琴的指法有何不同之處。」

「這是你在琴的方面認識還不夠。」

南宮絕不能不同意，杜樂天接道：「這正如我一劍刺出，你立即能夠看出其中奧妙，但是在一般人的眼中，却並無分別。」

南宮絕點頭道：「在琴方面晚輩所懂的確很少。」

「我却是花了很多年的心血，七歲我已經開始學琴，數十年來無間斷過。」

「難怪。」南宮絕一笑：「磨劍十年，劍必然是好劍。」

「一樣道理。」杜樂天轉開話題：「內力不好，固然彈不出風雷之聲，但內力再好，沒有風雷譜，也一樣。」

「風雷譜？」

「是琴譜，雖然不怎麼樣複雜，但要練，也要好一段時間。」

「不難想像，晚輩今日可謂耳福不淺。」南宮絕不禁吟道：「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

杜樂天大笑，雙手在琴弦上又彈動起來，風雷之聲再起。

這一次他是將整首曲子由頭至尾彈一次。

琴聲雖然動魄驚心，却是誰也不能不承認實在動聽，南宮絕並沒有例外。

一曲既終，杜樂天長長吁一口氣，如釋重負。

南宮絕一直凝神靜聽，到這時候才開口，道：「老前輩武功獨步天下，想不到琴技也是一樣的。」

杜樂天淡然一笑：「這是因爲你還沒有聽過更好的琴技。」

「最低限度，到目前爲止還沒有。」

「山外有山，人上有人，武功一道，豈非也是如此。」

「聽前輩的口氣，尚有人武功尤在前輩之上。」

「最低限度有一個。」

「那個人未必諳得出這一曲風雷引。」

杜樂天神色黯然，沒有作聲，南宮絕也沒有在意。接道：「可惜晚輩近年來無心文事，否則定必拜在老前輩門下學這一曲。」

杜樂天怔怔的看着他，眉宇忽然一開，「以我看，你還是不學的好，以你的資質，無疑一定會學成，甚至在我之上，只是這一來，你也要退出江湖了。」

「人在江湖，不是一件好事。」

「也不是一件壞事，方今江湖道消魔長，若是連你也退出不管，眞不知變成怎麼樣了。」

「前輩言重了。」

「年輕一輩武功高强如你，又謙虛如你的只怕絕無僅有。」

南宮絕道：「晚輩有時候是很無禮，很不羈的。」

「我看你是一個不喜歡拘束，很灑脫的人，我喜歡你這種性格的人。」杜樂天一頓接話道：「壁虎方面，也要你費心了。」

南宮絕道：「一夜思索，晚輩並無所得。」

「我也是……」杜樂天沉吟道：「想不透的正是壁虎爲何對這座莊院的熟悉，我已經多年沒有這樣傷腦筋的了。」杜樂天搖搖頭：「現在想來，無忌的說話，未嘗無道理。」

「前輩對於周……你難道不覺

得周濟回來得實在巧一些？」

「可是，我跟他是結拜兄弟，情同手足，實在不該懷疑他的，問題在……」

「前輩莫非發現了什麼可疑之處？」

「也沒有，只是我昨夜一夜未寢，想起了這些年來他的異常擧動。」

「據說周前輩本來一直住在這裡的莊院甚少外出。」

「他性情淡泊，對外很多事情都提不起興趣，只是一顆俠義之心，躍馬江湖，抱打不平，到我退隱，他亦跟着我來到了這裡，一住多年，除了偶然外出，探往日的友好，大多數時間都是留在莊院內，却不知什麼原因，突然厭倦了這種生活，一反以往，難得回來一趟。」杜樂天一面說一面搖頭。

南宮絕道：「也許周前輩正當壯年，不慣這種平靜的生活。」

「若是如此，早就放棄，那會等到數年之後。」

「可曾問過他原因？」

「他說江湖上俠義之輩逐漸凋零，好像他這樣，難得學上了一身好本領，若放置不用，未免太對不起自己。」

「這也是道理。」

「一直以來，我也是覺得很有道理，到昨夜，不知怎的忽然覺得他有些言不由衷。」

「哦？」南宮絕却沒有這種感覺。

「我想起每當他說那些話的時候，都似乎有些心神恍惚。」杜樂天苦笑：「可是我一直都沒有放在心上，我們到底是曾經出生入死的兄弟。」

南宮絕思索着道：「老前輩現在說起來，晚輩也覺得上官兄說及周前輩的時候，周前輩神色實在有些異樣。」

「你也留意到了？」

「可是無論怎麼樣看，周前輩也不像一個那麼心狠手辣的人。」

杜樂天搖頭道：「你錯了。」

「何以見得？」

「我們聯手江湖的時候，他殺的人最少比我多十倍，一刀削出，不留活口。」

「殺的相信都是大奸大惡的人。」

「不一定，只要刀在他的手上，無論那一個人有多壞，都難免一死的。」

「看不出。」

「有時候他殺人簡直就像是因爲要引刀一快，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仔細看來，周前輩眉宇間的殺氣的確比起前輩重。」

「重得多，大概這些年來我退出江湖，久已沒有再殺人之故。」

「周前輩江湖人稱『奪魂刀』，想必就是因爲他的刀出奪魂魄，從無活口。」

「正是。」杜樂天的話聲開始低沉下去了。

「老前輩與他情如手足，彼此間應該沒有任何衝突。」

「若是有，只有一件，我比他有名，有名得多。」

「不是說他淡泊名利……」

「人是最難了解的一種動物，他其實是怎麼樣的一個人，相信祇有他自己才明白。」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周前輩若是有什麼地方不滿，以後要殺人才能夠渲洩憤怒，應該不會待到現在，也應該不會向老前輩出手，而老前輩既然對他一直推心置腹，他若是要動手，應該不會是一件難事的。」

「有道理。」杜樂天連連點頭。

「他一改初衷，當然有他的原因，老前輩，何妨找個機會與他私下來一次詳談。」

「也好，」杜樂天深注南宮絕：「你雖然年紀輕輕，倒頗有見地。」

一陣叮噹聲就在這個時候傳來，杜樂天、南宮絕目光不由轉回那邊。

「他來了。」杜樂天一笑。

南宮絕當然知道是誰來了。

「叮噹」聲由遠而近，花木分處，「奪魂刀」周濟大踏步走過來，雙眉深鎖，一面怨容之色。

南宮絕長身而起，方待上前迎去，一聲尖嘯竟然劃空傳來，杜樂天應聲臉色一變，脫口道：「是九娘……」

周濟那邊身形亦同時一頓，回頭向嘯聲來處望去。第二聲尖嘯聲接着響起，矮牆上人影一閃，杜九娘飛馬般掠上來，杜樂天一眼瞥見，抱琴颯地站了起來，身形一動，橫越欄杆，掠出亭子外。

南宮絕緊跟在杜樂天身後。

兩人身形如箭，迅速迎向杜九娘，那邊周濟亦自展身形，向杜九娘所在掠去，一陣急速的餘聲接着響動，他就像是一支響箭也似的飛越長空。

杜九娘矮牆上身形一凝又展開，並向三人這邊掠來。

鈴聲陡落，周濟在花徑上停下，九娘同時落在他身邊，一把竟然抓住他的臂膀：「你可曾看見鳳兒？」

周濟一怔，脫口道：「鳳兒？」

杜九娘道：「你沒有看見她？你眞的沒有看見她。」

她一句接問一句，根本沒有周濟回答的機會，南宮絕、杜樂天雙雙掠至，杜樂天一聽，臉色一變，

急問：「鳳兒怎樣了？」

杜九娘道：「不知去了那裡，遍尋不見。」

「什麼時候的事？」杜樂天沉聲問道。

「就在爹彈琴的時候，她說要出去聽聽，我吩咐她不要去遠，不要離開這院子，她都答應了。」

「什麼時候她對琴發生了興趣？」

「女兒當時沒有省起，到省起心頭不知怎的一陣不祥感覺，出外一看她人不在院子裡，叫也不應。」

「也許去遠了聽不到。」

「我找出院外，似不見她，却在一叢花樹之下，找到了一具屍體。」

衆人齊皆色變，杜樂天急問：「什麼人的屍體？」

杜九娘道：「是一個僕人，顯然在打掃的時候被人殺死的，致命傷在咽喉，是劍傷，傷口與高兒一樣。」

杜樂天臉色又是一變，「壁虎……」

杜九娘道：「以壁虎的武功要避過那個僕人的耳目實在是簡單得很，除非他正在聚精會神進行着另一件事情，無暇兼顧，只有殺人滅口。」

杜樂天道：「你是說他可能在打鳳兒的主意？」

杜九娘欲言又止，臉色很難看，他顯然有這種懷疑，却又不敢相信是事實。

周濟插口道：「鳳兒若是遇上了壁虎，以壁虎的行事作風……」

杜樂天道：「一定會殺她！」

杜九娘厲聲道：「你們莫要忘記了鳳兒是一個漂亮的女孩子……」這句話出口，她的臉色首先變了。

杜樂天鐵青着臉：「九娘妳不要胡思亂想。」

杜九娘顫抖着，臉上變色：「正如你們所說，壁虎本來可以殺人的，爲什麼他不殺，爲什麼要將人擄去，你們男人，十九好色……」

杜樂天截道：「鳳兒是否遇上了壁虎，現在仍不能夠証實。」

杜九娘道：「到你們証實的時候已經太遲了。」她接着將周濟一陣搖晃，催促道：「你還不快去將鳳兒找回來。」

周濟好像這時候才發覺被杜九娘抓住手臂，忙將九娘的手拉開，一面道：「我現在就去。」

杜九娘喝道：「鳳兒若有什麼不測，你……」語音一頓，忽然又大喝：「你們……」

「你們」兩個字出口語聲又停下來，這片刻之間，她神情擧止已變化很大，彷彿省起了什麼事情。

杜樂天沒有在意，南宮絕却記在心裡，他雖然天生一顆俠義之心，到底是局外人，自然比杜樂天來得鎭定。

旁觀者清，那刹間他竟然生出了一個很奇怪的念頭，却沒有說出來。

杜樂天也很着急，接道：「九娘你不必懷疑，我們現在就分頭去找尋。」

杜九娘目光一轉，又問周濟：「雄兒呢，去了什麼地方？」

周濟道：「我外出的時候，他還在睡覺，妳放心，沒事的。」

「放心，」杜九娘怒道：「壁虎一定在窺伺，你却是留他一個人在房中，還叫我放心。」

周濟怔在那裡，杜九娘接着說道：「昨夜我怎麼說的，你怎能隨便拋下雄兒不理。」

「我……」周濟吃吃地接不上話。

杜樂天盯着杜九娘道：「這樣緊張幹什麼，他是妳長輩，妳怎能夠用這種態度……」

「我就是這樣目無尊長的了。」杜九娘猛一跺脚，「我去找雄兒，若是雄兒也有……」

她沒有再說下去，恨恨的眼一瞪周濟，身形一動，往外掠去。

周濟目送她去遠，雙眉深鎖，愁苦之色更重，杜樂天一旁看見，道：「二弟，九娘的性格你是知道的。」

周濟一怔：「小弟並沒有怪責她的意思。」

杜樂天轉問道：「你清早走來這裡，有什麼事情？」

周濟道：「小弟是聽到了琴聲有些兒奇怪，走過來一看究竟。」

杜樂天眉頭一皺，「我們先去找鳳兒，你東面，我南面，南宮老弟西面，至於北面……」

語音未畢，牆上人影一閃，上官無忌如飛掠至，神色凝重。

杜樂天一見大笑：「無忌來得最好不過。」

這句話說完，上官無忌已掠到他身旁，朝周濟、南宮絕打一個招呼，轉對杜樂天道：「爹，九娘呢？」

「他去了找雄兒。」

「雄兒是不是出了什麼大事？」

上官無忌道：「我方才聽九娘連聲尖嘯，趕到去一看，院子沒有人，却在花園草叢發現了一具屍體。」

「一個僕人的屍體。」

「你們已經知道了。」

「是，九娘認得，她是因爲發現鳳兒不見才發現那具屍體，也所以她懷疑鳳兒被壁虎擄去，殺那個僕人滅口。」

上官無忌臉色大變：「那我們……」

「正準備四面搜查，無忌，你就往北面去找！」杜樂天目光一轉：「若是有什麼發現，厲聲長嘯，其他立刻紛紛前往救助，走……」

他身形首先射出，其他三人的身形立刻同展開，四個人四個方向走，就像是烟花一樣散開去。

* * *

杜家莊到處都有花木，西面也是一樣，南宮絕藝高人膽大，飛般向花木叢中穿插，迅速向西面走了過去。

路上並無發現，遇上兩個正在打掃的僕人，一問之下，也沒有見過可疑的人物走過，亦不見上官鳳。

前行不久，穿過四道廻廊，一道月洞門，遙見一道高牆正擋在前面，高牆邊竹影婆娑，一陣檀香氣味飄來。

南宮絕沿着高牆左行數丈，來到了一個月洞門的前面。

門口大開，上面一塊橫匾刻着「杜家祖祠」四個字。南宮絕稍作考慮仍舉步走進去。

祖祠也許是杜家莊的禁地，但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已沒有他顧忌的餘地，任何一個地方都有可能成爲壁虎暫時藏身的地方，而他亦深信，縱然形同禁地，杜樂天也不會降罪下來。

一陣風吹過，竹濤聲四起，風中吹來了檀香的氣味，南宮絕向來都不喜歡這種氣味，可是現在他却突然停下了身形，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只因爲檀香的氣味中彷彿混雜着什麼的氣味。

是血腥！

南宮絕終於肯定，身形立即展開，如箭離弦，從竹林下的小徑疾向前射去。

三個起落來到了祠堂之前。

杜家祠堂也是非凡，幽靜中帶着莊嚴，所有地方都打掃得很乾淨。

祠堂的大門沒有關閉，越接近檀香的氣味越濃郁，血腥味也是。

南宮絕手按在劍上，身形一連三變，掠上石階，左邊門側一閃，右邊門側一避，大喝一聲，當中衝入。

沒有襲擊，身形凌空未落，他已經看見了一具屍體了。

那具屍體頭向下，伏身血泊，一身灰布長衫，頭髮蒼白，是一個老婦人。

南宮絕在屍體前停下，目光再一轉，已能夠看出那個婦人的身份。

她左手握着一串檀木佛珠，右手一串檀香散落在周圍，應該就是負責打掃這祠堂來上香的老婦人。

檀香已燒點着，仍在狂燒，香烟繚繞，氤氳祠堂之內。

南宮絕身形再落在那個老婦一轉，周圍都沒有發覺有人藏着。隨即伸手翻轉了那個老婦人的屍體，只見眉心、咽喉、心胸都有一個血洞，鮮血仍然在流。那三個傷口與上官高，與小酒家之內搏鬥等人身亡的完全一樣。

殺他們的人是壁虎，用的是一柄四尺長，相連着鍊條，薄而狹的劍。殺這個老婦人的也應該就是他了，難道他一直就藏在這裡，被老婦人無意中發現，殺人滅口？

南宮絕心念一動再動，長身站起來。

祠堂左面窗戶大開，風從窗外吹進來，吹起了南宮絕的衣衫，風中竟又似夾着血腥風味，南宮絕却感覺這血腥氣味並不是從窗外吹來。

昨夜雖然無雨，窗戶亦應關上，何以大開，難道壁虎片刻之前仍然在祠堂之內，發覺我進來便從窗戶中離開？

他躲在祠堂到底幹什麼？

南宮絕心念轉動，目光亦轉動，在他的前面，有兩重紗帳，都已垂了下來，風中波浪般的起伏，放眼望去，隱約可以看見一個巨人端坐其中。

那毫無疑問只是個木像或泥像，也許是什麼神祇，也許是杜家祖先的刻像、塑像。

南宮絕打量了一會，終於拂袖，「呼」的一聲，紗帳吹拂得疾揚了起來，掛在鈎上，紗帳裏的東西，立時畢露無遺。

對門是一座神位，供奉着一個巨大的紫檀像，刻的是一個老年人，一手捋鬚，一手仗劍，仰天作長嘯狀，威武之極，刻工精細，神態活現，若不是色澤有異，又非常之高大，驟看之下，不難就以爲那是個活人。

南宮絕一眼望清楚，變了臉色，他並不認識那個老人，令他變色的也不是那個老人的相貌，只是老人所仗的長劍。

劍長逾七尺，雖然是這麼長，與像本身正合比例，一些也不覺得特別，整支劍一樣是紫檀木雕成，雖然是木劍，看來仍然有一種鋒利的感覺。

好像這樣的一支木劍當然嚇不倒南宮絕，令他吃驚的，其實是木劍上穿掛着一個人。

上官鳳。

木劍往上官鳳前胸刺入，後背穿出。

劍指天，上官鳳的身子也就那樣的掛在像身旁，血彷彿仍然在奔流，順着劍身流過劍柄，流入木像的掌心，再順着手臂流進木像的衣袖內，鮮紅奪目，觸目驚心，南宮

絕亦嚇驚得倒退數步。

上官鳳的眼睜大，充滿了恐懼、痛苦，嘴唇仍張開，口一絲血色沒有，一劍穿心，那剎間的痛苦，南宮絕不敢想像。

他也是老江湖的人，可又有幾次見過這麼慘厲的情狀？一望之下，不由大驚失色與之同時又好像聽到了上官鳳慘厲的叫聲。

好一會兒他才如夢方醒，身形倒翻，掠出祠堂外，仰天發出了一聲長嘯。

驚天動地的長嘯。

* * *

風急吹，竹濤一陣又一陣。

衣袂聲急響，杜樂天人如天馬行空，橫跨過竹梢，飛落在祠堂之前，奔馬一樣，緊接着奔上石階，一面大呼：「南宮老弟，你可是在裡面？」

南宮絕這時又已回到了木像前，聽得呼叫應聲道：「在這裡。」

杜樂天脚步不停，追問：「鳳兒呢，可是也在裡頭？」

南宮絕沒有回答，杜樂天語音未落，人已經奔進，在門外已經聞到血腥味，神態不覺更緊張，入門第一眼便看見那個老婦人的屍體，臉色一沉，「李大媽，誰殺的，壁虎，又是壁虎？」

看清楚劍傷，他的臉色更加難看：「李大媽只是一個婢僕，這把年紀了，怎麼也不放過。」然後他竟然省起，叫起來：「鳳兒呢？」

南宮絕不忍心讓這個老人知道是怎麼回事，但手還是不自覺指向那個木像，他的手才抬起，杜樂天已看到上官鳳在木像那支木劍上，整個人立時如遭電殛一震，怔在那裡。

南宮絕偏過頭去，不想看見杜樂天的表情變化，那剎間，杜樂天整張臉的肌肉突然抽搐起來，鬚髮皆戰，就像是秋天中的蘆葦，一個身子急劇的不住顫抖。

他的一雙手不覺握拳，指節發出格格的一連串的爆栗子也似的聲音。

即時一陣鈴聲叮噹，周濟如風從門外掠了進來，似要問，可是那剎間已然看到了上官鳳的慘狀，當場目定口呆。

上官無忌也不例外，他是最後進來的一個，與周濟只是幾步之差，他的目光也很自然的順着杜樂天、周濟二人的目光望去，一望之下便凝住了，混身的血液亦彷佛同時凝結了起來，臉色一下子變得青白。

堂中雖然多了三個人，却比只得南宮絕一個人的時候還要沉靜死寂。

也不知過了多久，上官無忌突然放聲大笑，笑聲悲激，他蒼白的臉龐上忽的昇起一抹紅暈，到笑聲一停，「哇」的張口便噴出一口鮮血。

杜樂天身形急動，掠至上官無忌身後，一掌拍在他的背上，將內力送進去。

上官無忌胸膛一挺，噓了一口氣，道：「無妨……」

杜樂天沉聲道：「現在不是傷心的時候。」

上官無忌搖頭道：「我只是一口氣嚥不下，一口氣噴出，反而舒服了很多。」

杜樂天嘆口氣道：「你懂得保重就好了，若因爲這樣氣倒，倒遂了壁虎的心願。」

「要倒我也與壁虎一起倒。」

「這才是，說氣，我也氣。」杜樂天轉顧南宮絕：「你知道這是我家祠堂？」

南宮絕道：「晚輩進來之前已看清楚橫匾上的字了。」

杜樂天手一指，接問：「你可又知道是那一個的雕像？」

南宮絕尚未回答，杜樂天已怒氣衝口的說道：「這是家父，是他生前的木像，只望杜家世代也像他一樣威武，笑傲江湖。」

「老前輩不是做到了嗎？」

杜樂天咬牙切齒的道：「這個地方是杜家的靈魂，尊嚴所在，壁虎現在却將我的外孫女殺在這裡，在那支劍上，是表示了什麼？」

南宮絕無言嘆息，杜樂天又道：「壁虎啊壁虎，你若是落在我手中，不將你碎屍萬段，誓不爲人！」

語音一沉，他身形一動，疾轉向那具木像，半空中風車一轉，將上官鳳的屍身從木像手中的木劍上拔出，抱入懷中，才躍下來。

上官無忌急步上前伸手去接，杜樂天却道：「讓我抱着她。」往祠堂外走去，一面走一面又道：「安置了鳳兒屍身，我們便開始行動，搜尋壁虎，一定要擊殺壁虎。」

最後兩句話一字一頓，充滿了憤怒，充滿了殺機，這個當年叱咤風雲，笑傲江湖的老人，終於大動殺機，好像他這種脾性的人，若說將壁虎碎屍萬段，只怕就不會輕易作罷。

壁虎何在？

* * *

杜九娘也聽到了南宮絕一聲厲嘯，可是她沒有動，她知道那裡一定發生了極其嚴重的事情，但在她面前發生的事已經夠嚴重的了。

她正在周濟居住的院子裡，在一株白楊樹之前。

白楊多悲風，葉子給風吹動了，聽來總是令人一陣蕭瑟的感覺。

上官雄就靠着白楊樹站着，他

所以仍然能站着，却是因爲那株白楊樹的一枝橫枝穿透了他的胸膛，其實他已是掛在那裡。

那條橫枝是用劍削斷，另一截就在旁邊地上，斷口非常之齊整，絕無疑問，是斷在一支極鋒利的兵刃之下。

上官雄致命傷，也顯然不是在胸膛，是在他的咽喉，他的咽喉上有一個劍洞，血仍然在直流，染紅了他的衣衫。

他的眼睜大，臉上的肌肉已因爲痛苦而扭曲，眼瞳中已充滿了痛苦，也充滿了疑惑。

那種疑惑的神色，絕無疑問是遠在痛苦之上，彷彿死前完全想不到自已會死在對方劍下。也所以他的一雙手雖因爲痛苦而扭曲，並沒有絲毫反抗的趨勢。

杜九娘沒有在意上官雄的表情，整個人都已被悲哀痛苦塡滿。

也不知過了多久，她突然瘋了也似的撲前去，緊抱着上官雄的屍體，不住的搖撼，不住的嘶聲叫哭起來，她只有上官高、上官雄兩個兒子，現在都已經死亡，那種悲哀並不難理解。

她哭着將上官雄的屍身從樹椏枝上拔出來，一股血同時從上官雄的傷口噴出，濺濕了她的胸襟，她混身的血液亦同時沸騰，抱着屍身往院外狂奔，一面發出了連串撕心裂肺的尖嘯聲。

＊　＊　＊

杜樂天、南宮絕四人這時候正走在竹林間的小徑上，他們耳朵何等銳利，一聽尖嘯聲，已分辨得出是杜九娘的聲音，是從那一個方向傳來的。

杜樂天的臉色那刹間難看到了極點，沉聲道：「又出事了。」

上官無忌鐵青着臉：「不知芳兒還是雄兒？」

語聲未止，「叮噹」鈴聲響處，周濟如箭射出，疾向前射去，南宮絕、上官無忌身形亦動，杜樂天也動了，滿頭白髮怒獅一樣的飛揚，身形快如奔馬，雖然抱着上官鳳，那一份迅速仍然是駭人之極。

這一次四人就像四支箭一樣，一個緊隨一個，迅速向尖嘯聲來處射去，同一時間，杜九娘亦同時向他們這邊奔來。

雙方的身形都是這麼迅速，不過片刻，已在一條花徑之上相遇。

杜九娘一見上官鳳的屍體，脫口一聲只叫：「鳳兒！」眼前一黑，一口氣噓不下，當場昏倒。

周濟立即掠到杜九娘身邊，攔腰一把抱住，上官無忌同時掠到，從杜九娘懷中接過了上官雄的屍體。

他整張臉都已扭曲了，臉色一變再變，突呼道：「芳兒在那裡？」

杜樂天本已悲痛之極，聽到了上官無忌這樣問，那一份悲痛立即被恐懼掩蓋道：「在我那兒。」

上官無忌一聲：「好……」身形一轉，如箭般射出。

南宮絕如影隨形，杜樂天呆在那裡，目送兩人遠去，一句話也說不出。

這個一劍縱橫天下的老人，這時候已經方寸大亂，什麼主意也沒有了。

杜樂天雖然久歷風塵，數十年江湖，也不知在生死虎口翻滾過多少次，又何嘗受過這麼嚴重的打擊！

＊　＊　＊

轉廻廊，穿花徑，上官無忌、南宮絕身形越來越迅速，他們只希望盡快趕去找着上官芳，壁虎這麼快採取行動，實在大出他們意外，壁虎殺得上官高、上官雄、上官鳳，當然亦殺得上官芳，雖則上官芳武功得杜樂天的傳授，尤在兄姊三人之上，又怎敵得過一個殺人經驗那麼豐富的毒辣殺手。

上官無忌自然心急如焚，南宮絕亦心急之極，他原是一個俠客，何況上官四兄弟姊妹雖然有些驕傲，但都是從未涉足江湖，沒有做過壞事的青年，上官芳更是令他最有好感。

現在只有希望趕快去還不太遲。

＊　＊　＊

莊外山林間風吹急勁，上官芳的衣衫給吹得獵獵作響，一把秀髮亦在飛揚急勁的風中飄揚，這裡離莊院應該還有三里，她是追踪一個人到來的。

昨夜她睡得不太好，琴聲傳來的時候，她已經醒來有半個時辰，聽到了琴聲，她當然知道了是外祖父在彈琴，也知道外祖父的心情非常之惡劣。

她隨即走出房間，向琴聲傳來的方向走去，一路上盤算，如何開解外祖父。

才走出院子她便看見一個人如風掠上牆頭。

那個人一身白衣，與雪白牆壁簡直混成一體，而身形輕捷，起落無聲，掠上牆頭，才發出「錚錚錚」的連串聲響。

那是發自他腰間相連着的鍊子的長劍上，鍊子與劍鞘相碰，便「錚錚錚」的不絕。

上官芳就是聽到了這響聲向那邊望去，發現了那個白衣人，她雖看不見那個人的眞面目。

從那個人的身形却已經看得出並不是杜家莊的人。

然後她又想到了壁虎，根據南宮絕、自己父親上官無忌口頭描述，壁虎正就是身穿白衣和用一柄

鍊子劍。

壁虎大清早偷進莊來，到底有什麼目的？

這個念頭一起，上官芳不禁心寒出來，無論壁虎有什麼目的，他現在離開，目的當然就已經達到了。

那刹那之間，那個白衣人已然翻過牆頭，上官芳無暇思索，身形立起，疾追了上去，一雙手已經握在那雙劍的柄上，可是到她掠上了牆頭，却又打消了那追上前將壁虎截下，掙一個死活的念頭。

她並不是怕死，只是不想作無謂的犧牲。

雖然她不知道壁虎的武功有多高，但已能夠肯定，絕不是她應付得來，好像她這樣一個完全沒有江湖經驗，以及少見陣仗的女孩子，在壁虎那種老江湖，殺人老手面前，就算武功相當，結果也必定會倒在壁虎的劍下。

而壁虎既然已經離莊，隨便放聲大叫，南宮絕他們又怎能夠迅速地趕到來，以壁虎的輕功，必定已經逃去無踪了。

現在壁虎顯然沒有發覺她，若是暗中追踪，說不定可以找到壁虎的巢穴，到時再通知各人，一齊去找壁虎算帳，不是更好嗎？

她心念再轉，打消了主意，悄悄掠上牆頭。

壁虎已然在牆外的草坪上。

上官芳仍然待他再走前數丈，才翻上牆頭。

藉着樹木的掩護，跟踪追上前。

那個白衣人事實就是壁虎，對於杜家莊的環境他絕對無疑清楚得很，也所以他進去如此的輕鬆，簡直就沒有將杜樂天等人存在一樣。

他臉上別無任何表情，在清晨看來臉色很蒼白，一絲血色也沒有，他的手也是，混身的血液彷彿早已抽乾了。

在未離開杜家莊的時候，他的身形靈捷迅速之極，到了掠出了杜家莊莊牆外才慢了下來，舉止却反而覺得輕鬆，就像剛才放下了千斤大石一樣。一路上他都沒有回顧，顯然並沒有發現上官芳的追踪。

離莊三里，他的脚步更快，却沒有停下，繼續前行，走進一個雜木林子內。

在林子內轉了一轉個彎，他轉進另一條路，那絕無疑問是一條人工闢出來的路，只是路面野草叢生，也不知多久沒有整理。

壁虎走在路當中，也就沿着那條路，向前走去。

上官芳不敢走在路上，只在路上的樹木間穿插，藉着樹木的掩護，遠遠已經跟在壁虎後面。

前後約莫七八丈，道路左折，壁虎很自然的轉進去，速度沒有變。

上官芳也保持原有的速度慢慢追前去，轉了那個彎，她突然看見了一幢莊院。

那幢莊院當然就是在那裡，並不是突然從天而降的。上官芳所以覺得突然，只是因爲她怎也想不到這種地方竟然會建有一幢莊院。

她也從來沒有聽外祖父提及過。

難道外祖父也不知道？

上官芳實在奇怪，那幢莊院看來還相當完整，牆內高矮重疊，應該還是一戶大戶人家的莊院，這裡距離杜家莊其實並不遠，杜家莊的人竟然沒有一個人知道，那實在說不過去。

難道那幢莊院在杜家莊建成之前便已經空置，沒有人居住？上官芳疑念重重，因爲突然看見那幢莊院，幾乎已忘記了壁虎的存在。

壁虎已經不在路上。

那裡去了，走進了莊院，那幢莊院莫非就是他的巢穴？

莊院的門戶半開，上官芳的懷疑，倒也並不是沒有可能，也就在這個時候「砰」一聲門戶已關上了。

上官芳更加肯定，身形迅速的向前移動，但仍然沒有走出林外，她無疑是很小心的女孩子。

已知道壁虎藏身的地方，她仍然要上前去，只是想弄清楚那到底是什麼人的莊院。

盗賊世家　害人害己

滴水飛簷有一個橫匾，那之上却空空一片，一個字也沒有。

「奇怪……」上官芳轉身從樹後掠出，距離莊院大門不過三丈，看得實在很清楚，那的確是一面沒有字的橫匾。

正當此際，一個聲音突然從她後面傳來：「很奇怪是不？」

陰森的語聲，上官芳入耳生寒，那刹間有如置身冰窖之中，她吃驚的回頭，立時就看見一個人，幽靈般站在她身後不到一丈的兩株樹間，那也正就是她追踪的白衣人。

壁虎？

「你……」上官芳一個「你」字出口，雙劍已握在手。

壁虎冷冷的盯着她：「妳好大的膽子，竟然一個人跟踪我到這裡來。」

上官芳雙劍在手，一顆心也定了下來，輕叱道：「你是什麼人？」

「妳說呢？」壁虎反問道。

上官芳脫口道：「壁虎……」

「妳看我像不像一條壁虎？」壁虎怪笑道，笑容與語聲同樣怪異，上官芳只聽得毛骨悚然，厲聲道

：「你眞的就是那個壁虎？」

壁虎點頭，上官芳再問：「就是你殺死我大哥？」

「還有妳二哥、三姊……」

上官芳晴天霹靂，臉色大變，追問：「你說什麼？」

她仍然有些不相信，壁虎笑笑：「那是我離開杜家莊之前的事情，妳以爲我進去杜家莊不殺人幹什麼？」

上官芳顫聲道：「你說的都是事實？」她所以要這樣問，當然就是仍抱着一綫希望。

壁虎大笑：「爲什麼我要騙妳。」

上官芳臉色慘變：「我不明白爲什麼你要這樣做？爲了楚碧桐？」

壁虎道：「楚碧桐是我結拜兄弟，是我的救命恩人。」

上官芳道：「他是一個大壞人，是該死的大壞人。」

壁虎覺得很有趣的望着上官芳，道：「難道妳還不知道我也是那種人？」

上官芳怔在那裡，壁虎接着道：「在妳眼中的壞事，在我們眼中都是好事！」

上官芳冷笑道：「你們這種壞人也講義氣？」

壁虎道：「有時也講的。」

「殺了那麼多人你還不滿足？」

「這才開始。」壁虎沉着聲，一字一頓的。

上官芳盯着壁虎，一個字也不說出來，壁虎笑接道：「有關我這個人的傳說，相信妳也已聽過不少？」

「那當然都是眞的了。」上官芳冷笑道。

壁虎道：「有些是的，壁虎說，我要殺一個人絕不會只是殺一個作罷，特別如果那個人的武功在我之上，絕非正常情形之下我所能夠殺的。」

「那你會怎麼樣？」

「先從他家人殺起，到他精神接近崩潰的時候，才給他致命一擊。」

「你好狠！」

「妳應該知道我是以殺爲生，做這種工作的人一定要心狠手辣，不擇手段，否則只怕連一天也活不了。」

上官芳忽然問：「你一定要殺人才能夠過活？」

壁虎一怔：「當然不是，不過殺人在我來說，有時也是一種樂趣。」

「樂趣？」這一次到上官芳怔住了。

壁虎笑接道：「妳認識我還是不多，否則妳一定知道我殺人的方法層出不窮，匪夷所思。」

他雖然在笑，一些也不像在談笑，殺人在他來說，顯然非但不是一種罪惡，而且是一種神聖的工作，上官芳只聽得頭皮發炸，不由厲聲問道：「你又準備用什麼方法殺我？」

「妳？」壁虎上下打量了上官芳一遍，道：「也許妳不會相信，我沒有打算殺妳。」

上官芳這才眞的覺得奇怪，壁虎笑接道：「也許因爲妳太可愛。」

「你胡說什麼？」

「妳眞的很可愛，」壁虎目不轉睛的盯着上官芳，眼瞳中却一絲淫邪的意味也沒有，所謂可愛，絕無疑問就只是可愛的意思。

上官芳一直盯着壁虎，很奇怪，先前那種恐懼竟然淡了下來，不禁又問：「爲什麼你不殺我？」

「妳始終會明白的。」壁虎這樣回答，顯然除了可愛之外，還有其他原因。

上官芳盯視着壁虎，彷彿要在壁虎的神情變化看出其中究竟，可是她始終看不出來。

壁虎笑笑又道：「我若是要殺妳，在杜家莊內便已經下手，那時妳連逃命也來不及。」

「那你爲何要匆匆逃跑？」

「你錯了——當時我並不是逃命，杜家莊的情形我瞭如指掌，隨便可以找到好幾個地方躲起來，又不被你發覺。」

上官芳露出疑惑的表情，壁虎又接問道：「妳知道我爲什麼選擇那個院落離開？」

「那是我外公住的地方。」上官芳這句話出口，神色更疑惑。

「不錯，那應該是杜家莊最危險的地方，却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壁虎隨即解釋：「那所以危險，也就因爲杜樂天住在那裡，以他的耳目敏銳，他人若是在院中，相信很少人能夠躲得開去，甚至我也沒有把握，而一旦被他發覺，要逃過他的追擊當然就更加成問題了，說實話，他被稱爲中原無敵，無敵也許未必，但敵得過他的人，却並不多。」

上官芳這時候已經明白壁虎說的話，方待接口，壁虎又說：「這一點，杜樂天也當然明白，所以他居住的地方，一定用不着其他的人留下來，也所以他離開，那裡反而變成了最安全的地方了。」

上官芳悶哼了一聲，壁虎又說道：「我進那個院落的時候，他豈非就在外院中亭子裡彈琴。」

「所以你就明目張膽，在那兒越牆離開。」

壁虎笑道：「表面上越是安全的地方有時就反而要越加小心，這個道理說來妳也許不明白。」

「我明白……」上官芳大叫了起

來：「你那樣明目張膽離開，其實是因爲已經看見我，想引我到這裡來。」

「你果然是一個聰明的孩子。」

「錚錚錚的聲響，也是你故意弄出來，惟恐我不發覺似的。」上官芳冷冷的接問：「你引我到這裡來，却又不是要殺我，到底有什麼目的？」

「主要是讓妳知道有這樣一個地方，回去告訴杜樂天說壁虎就是住這裡。」

上官芳眼瞳中露出疑惑之色，壁虎接道：「我就在這裡等杜樂天到來，公平作一個了斷，妳明不明白？」

上官芳冷笑：「你若是有這個膽量，怎麼不在杜家莊解決？」

「杜家莊不是我的地方。」

「你的意思是你在這個屬於你的莊院之內作好準備？」

準備杜樂天隨時到來。

上官芳接問道：「裡面是不是有很厲害的埋伏？」

壁虎大笑，若是杜樂天他就不會這樣問。

上官芳不由臉一沉，壁虎笑道：「但不管怎麼樣，杜樂天一定會到來。」

上官芳不能不同意壁虎的這句話，壁虎又道：「南宮絕、上官無忌、周濟，也一定會到來，我歡迎他們一起到來。」

上官芳疑惑的望着那座莊院，喃喃的說道：「裡面一定有很可怕的陷阱，一定的！」

壁虎從容的答道：「他們進來之後有什麼結果，要看他們的造化了。」

上官芳冷冷的盯着壁虎，忽然道：「你可以不可以再回答我一個問題？」

這句話出口，連她也奇怪，她原先就心存恐懼，但現在這種恐懼的感覺顯然已完全消失了，是不是壁虎對她並沒有顯示任何惡意？

壁虎沒有在意，反問：「妳要知道什麼？」

「這一次你殺死這麼多人，目的眞的只是爲了替楚碧桐報仇？」

「妳怎麼這樣的懷疑，」壁虎目不轉睛地看着上官芳，又露出笑容。

上官芳很冷靜的道：「我說是覺得你們這種人不可能是這樣的講義氣！」

壁虎大笑：「無論如何，事情很快便會有一個清楚明白。」

上官芳方待追問，壁虎已接口道：「妳不必多問我什麼，祇要妳回去告訴妳那外公，說我在這個莊院等他，如果他不是老得已經什麼也記不起來，對於我這次的殺人，主要動機何在，應該心中有數。」

上官芳怔怔的聽着，壁虎却沒有再說什麼，只是道：「叫他放心，我一定在這裡等他。」

「你到底是什麼人？」上官芳忍不住又問。

「該說的時候我一定會說一個清楚明白。」

「那你大概可以告訴我這裡是什麼地方，是什麼人的。」

壁虎手指莊院那面空白的橫匾：「妳沒有看到那面橫匾？」

上官芳道：「空的。」

壁虎道：「不錯，是空的，這是個無名山莊，三十年前已是無名。」

他的語氣總是那麼陰陰森森，說到這幾句話的時候臉上的肌肉稍爲跳動了幾下。

上官芳看在眼內，又問：「你到底是這個莊院的什麼人？」

壁虎搖頭道：「你不覺得已問得太多？」

上官芳苦笑，壁虎臉色忽然一沉，揮手：「現在妳可以走了。」

上官芳雙手握劍更緊，抿着嘴唇。

壁虎目光落在劍上：「看來妳眞要試一試能否將我擊倒！」

上官芳冷然應道：「我應該試試的，對不對？」

「應該的……我也看出妳總不是一個膽小的孩子。」

「應該。」

壁虎大笑：「對，妳若是膽小，根本不會追踪到來這裡。」語聲一落，右手一翻，「嗆」的劍出鞘，指着上官芳：「兵器無情，而且有一件事妳必須要清楚。」

「你不一定要我送這個口訊。」

「果然是一個聰明的孩子。」

「好像我這種聰明人，你還是乾脆的殺掉了好。」

壁虎只是笑，上官芳接道：「你其實隨便找一個人，甚至一張字條便可以傳達你的意思，爲什麼一定要我做？」

壁虎仍然只在笑。

「我看其中一定有原因。」上官方追問道：「到底是什麼原因？」

壁虎終於回答：「也許就是因爲妳這樣聰明可愛，使我狠不起心腸。」

上官方緊盯着壁虎，彷彿要看到他的心深處，一面道：「你一定說謊，你絕不是那種狠不起心的人。」

壁虎沉下臉，再度揮手，道：「快回去！」

上官芳沒有動，壁虎有些無可奈何的搖頭：「那妳出劍好了。」

上官芳劍未動身形先動，倒躍出林外路中心，壁虎如影隨形，上官芳身形甫定，他的身形亦停下，與上官芳之間的距離保持方才一

樣，他的身形變化絕無疑問的在上官芳之上。

上官芳看在眼內，吁了一口氣，一聲輕叱，拔起身子，雙劍凌空，往壁虎當頭劈落下。

壁虎手一抖，那支又狹又長的薄劍震出數十道銀虹，迎向劈來的雙劍。

上官芳連刺十六劍都被接下，身形凌空未落，突然一連翻了三個觔斗，雙劍隨着身形轉動，如輪的劍光接着三次凌空向壁虎滾落。

壁虎一聲：「好！」倒踩七星，閃開上官芳的劍輪滾擊。

上官芳劍勢未絕，雙劍交替，一劍接一劍刺向壁虎，她覺得是一流劍法，也下過一番苦功，但練武與對敵却是兩回事。

她對敵的經驗一次也沒有，壁虎却非獨經驗豐富，而且是一個殺人老手，武功又在上官芳之上，强弱懸殊，上官芳的攻勢儘管如何凌厲，對於壁虎沒有構成多大的威脅，壁虎却閃避多於還擊，也就繞着上官芳閃避始終保持一定的距離。

上官芳一直都沒有留意這一點，突然留意到了，但儘管吃驚，攻勢並沒有因此而停下。

壁虎再閃她三十七劍，突然道：「我要還擊了，小心！」

語聲再落，他的劍勢已展開，接一劍還一劍，身形同時繞着上官芳快速轉動。

上官芳立時亂了手脚，壁虎乘隙而入，接連十三劍搶攻，將上官芳的劍勢迫在門外，再一劍毒蛇一樣當中而入，刺向上官芳的咽喉。

上官芳偏身急閃，那知壁虎的劍勢立時一變，正好迎上她轉動的身形，他方才刺向上官芳咽喉的一劍雖則凌厲，竟然是虛招，劍勢一變，刺的也不是上官芳的咽喉，而是上官芳的肩膀。

上官芳眼看着壁虎的劍刺來，已沒有閃避的餘地，甚至閃避的念頭才起，壁虎的劍已刺到，那刹那她只有一種痲痺的感覺，壁虎以劍點穴，連封了她雙肩四處穴道，接一挑，劍指着她的咽喉。

她不由打了一個寒顫，沒有驚呼，也沒有開口求饒，壁虎的劍也沒有刺進去，笑望着上官芳，徐徐道：「妳練的是上乘劍法，資質也不錯，只是臨敵經驗不夠，內力也未足，否則，要制服妳，可眞不容易。」

上官芳冷冷道：「技不如人，沒有什麼話說，你殺我好了。」

壁虎道：「聽說是杜樂天親自教妳的武功。」

「誰跟你這樣說？」

壁虎沒有回答，截道：「杜樂天的確沒有看錯人，假以時日，妳的武功一定凌駕兄姊之上，到時候說不定我也不是妳的對手。」

「那你最好現在便將我殺死吧！」

壁虎沉聲道：「我要殺妳在杜家莊便殺了，何必等到現在。」

上官芳實在不明白壁虎爲何對自己一再留情，壁虎沉聲接道：「妳也不要再惹我生氣，好像妳這樣聰明的人，到這個地步，應該知道怎樣做才是。」

說罷他劍一吞一吐，將上官芳被封的穴道解開了。

上官芳仍然怔在那裡，壁虎收劍入鞘，第三次揮手：「回去吧！回去告訴杜樂天他們，我在無名山莊恭候。」

上官芳沒有作聲，壁虎也沒有說什麼，身形暴起，掠到莊院門前石階下，再一縱，掠上滴水飛簷，一閃不見。

目送壁虎消失，上官芳實在提不起勇氣追去，她雖然痛恨壁虎，可是對方的武功實在遠在她之上，根本就不是她所能夠應付得來的。

她並不怕死，但那種糾纏不休的事，也不是她做得出來的，壁虎不殺她，當然有壁虎的原因，她雖然想不透，却怎也不相信那只是爲了要她帶消息回去。

而壁虎之所以選擇那個無名山莊來決鬥，她開始有些懷疑，並不是莊院之內設下了厲害的埋伏這麼簡單。

只有問外公，那必定有一個清楚明白。

此念一動，上官芳再也待不下去了，於是轉身疾奔而去。她這邊才奔出，那邊大門開處，壁虎也現了身，目送她去後，歎了一聲。

爲什麼壁虎會變得這麼多感慨，又到底爲什麼他忍心連殺上官高、上官雄、上官鳳兄妹三人，單單對上官芳網開一面，一再手下留情。

這個人的行事作風，有時無疑是令人難以理解。

＊　＊　＊

旭日已高升，杜家莊大堂內仍然是燈火輝煌，根本就沒有人理會燈火之事。

上官雄、上官鳳的屍體都已搬到堂內，放在上官高的棺材旁邊。

杜九娘眼淚已流乾，杜樂天筆直的身子已有些佝僂，上官無忌面色鐵青，周濟雙眉緊鎖。

南宮絕顯得坐立不安。

他們方待出莊外追尋上官芳，上官芳便已回來了，聽了她的遭遇，除了杜樂天之外，所有人都露出詫異神色。

杜樂天其實一樣詫異，只是詫異之中分明還夾着一種非常特別的神色，彷彿有些恐懼，又彷彿有些

傷感。

所有目光都集中在他臉上，却沒有一個看得透他內心的感受。

一直到上官芳的話說完，杜樂天才說出一句話：「芳兒，妳說的都是事實？」

他這樣問無疑是表示他實在有些不相信竟然會有那種事情發生。

上官芳給被問得一怔，道：「外公，我沒有說謊，事情眞的是那樣的。」

杜樂天嘆息一聲：「外公知道妳沒有，只是這件事……」

他欲言又止，顯得有些兒苦惱，周濟忍不住道：「大哥，那到底是誰人的莊院？」

杜樂天沒有回答，上官無忌插口道：「看來那個壁虎這一次報復並不是爲了楚碧桐這麼樣簡單。」

杜樂天望了上官無忌一眼，目光的凌厲，簡直就像劃過黝黑的夜空的一個閃光，上官無忌不由自主的倒退了一步，他身旁的杜九娘，却搶前一步嘶聲道：「爹，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杜樂天目光下垂，道：「這是爹自己的事。」

杜九娘冷笑道：「話不是這麼說。」

上官無忌接口道：「高兒、雄兒、鳳兒的死，我們也不能夠就此罷休。」隨即伸手撫着上官芳的頭兒：「還有芳兒，若不是壁虎要他傳個口訊，只怕亦難免一死。」

杜樂天目光落在上官芳的面上，微喟道：「芳兒的確在鬼門關前走了一個圈子，不過，以後不會再有危險的了。」

上官無忌一怔，杜樂天也沒有多作解釋，旁邊的南宮絕忽然問道：「老前輩，一定要到那幢無名山莊去作一個了斷？」

杜樂天反問道：「我能夠不去？」

南宮絕搖頭道：「老前輩也不是那種不會面對現實的人，問題在……」

杜樂天截口道：「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已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情。無忌夫婦，絕不會罷休，周濟是我的兄弟，而你則是個名副其實的俠客，我是絕對阻止不了你們前去的。」

上官芳接道：「芳兒也要去。」

杜樂天憐惜的望了上官芳一眼，道：「外公也不放心將妳留下來。」一頓一歎，又道：「大家都去，山莊內正如芳兒猜測，說不定已佈下了厲害的陷阱埋伏，若是那一個有什麼不測，一定死不瞑目。」

杜九娘不耐煩的道：「爹，你什麼時候變得這樣的婆婆媽媽的。」

杜樂天瞪了杜九娘一眼，却沒有說什麼，一連串的無情打擊，似乎使他改變了很多，南宮絕試探的道：「聽芳兒說，那座無名山莊，已荒廢多年。」

杜樂天沉吟道：「應該是的，若是我沒有記錯，總有三十多年了，當時居住在那裡的，是一個大盜，那裡本是一個很神秘的地方，我是在他作案時候發現他，追踪找到去。」

南宮絕說道：「結果他倒在老前輩劍下？」

「還有他的妻子。」杜樂天皺眉道：「我原只準備殺他一人，但他的妻子上前夾攻，背後暗算，反而被我擊殺劍下，當時我完全沒有選擇餘地，他們夫婦的武功原就不在我之下。」

南宮絕沉吟道：「不知他們夫婦可有後人？」

杜樂天道：「以我所知沒有，他妻子死的時候，還未將孩子生下來，經已八九個月的了。」他一頓長嘆：「這是我一生中最遺憾的一件事。」

南宮絕沉默了下去，周濟接着說道：「這個其實也怪不得大哥，若非她背後暗算……」

杜樂天搖搖頭截口道：「當時我應該留意到的。」

周濟轉問：「除了他們夫婦，莊院中還有什麼人？」

「幾個婢女，在事發之後，都逃命去了。」

南宮絕道：「如此說來，與那個壁虎應該就沒有什麼關係。」

杜樂天苦笑道：「應該是的，除非我得到的消息並不確實，那個人其實不是一個人，還有兄弟姊妹什麼……」

南宮絕道：「老前輩是說壁虎可能是他的兒子？」

「也許根本就是他的兒子，不過寄養在別處。」杜樂天搖頭，接道：「果眞是這樣，早便該來了，怎麼會到三十年後的今天？」

「而且……」南宮絕沉吟道：「事情是因爲楚碧桐的死亡而引起。」

周濟在一旁道：「壁虎選擇在那裡也許是巧合。」

上官無忌插口道：「那未免太巧合了，我們不妨回憶壁虎對芳兒所說的話，他顯然就知道三十年前那件事。」

南宮絕道：「會不會離開莊院的人，之後又回去莊院住下來。」

上官無忌說道：「南宮兄是說那些婢僕？」

南宮絕點頭，上官無忌接道：「那是說壁虎無意找到那裡，從那些婢僕的口中，知道這件事，利用這件事來做藉口了。」

南宮絕苦笑道：「他替楚碧桐復仇已經是一個很好的藉口。」

上官無忌不能不同意，南宮絕接道：「這件事情在開始的時候，看來很簡單，到了這個地步，已非獨複雜，簡直就複雜得很。」

杜九娘接口道：「這是說壁虎的到來，楚碧桐的被殺並非主要原因。」

南宮絕道：「在柳伯威等人被殺的時候，看來還是這樣，到壁虎進來這裡，却就不難看出，並不是這樣簡單。」一頓沉吟着又道：「上官兄與我即使不回來，壁虎相信也一定會在這裡出現。」

杜九娘冷冷的盯着南宮絕，見他停下不說話，立即催促道：「說下去！」

南宮絕接道：「從這兩天發生的事情來看，壁虎對這兒的環境的熟悉實在大出我們意料之外，最初我們甚至懷疑他原是這莊院的常客，甚至懷疑莊院之內有人與他暗通消息。」

杜九娘截口問道：「那會是誰？」

「只是懷疑而已，而壁虎熟悉這裡情形，現又已多了一個更合理的解釋。」

杜九娘道：「他原是我家的仇人，一直處心積慮如何報復，所以對這座莊院的情形瞭如指掌。」

南宮絕道：「到底是不是，相信很快便有一個水落石出。」

杜九娘冷笑道：「只怕他沒有這個膽量，在那座無名山莊內等候我們。」

杜樂天亦自冷笑：「我實在想不出天下間有什麼人膽敢同時約戰我們。」

上官無忌道：「我也想不出。」

南宮絕道：「他叫得我們去，當然是有他的打算。」

杜九娘悶哼道：「那怕是龍潭虎穴，我也要闖進去！」

上官無忌道：「要去大家一起去。」

杜九娘看了上官無忌一眼，回望南宮絕道：「姓南宮的，你若是怕死的可以不去。」

南宮絕只笑不語，周濟道：「南宮兄一定會與我們一起去的。」

杜九娘道：「他就是不去，也沒有人怪他，這件事原就是與他並無關係。」

南宮絕道：「壁虎的復仇是否與楚碧桐的死亡完全沒有關係，現在，仍然是一個問題。」

杜九娘盯着他，道：「好，姓南宮的，衝着你這些話，之前的無禮，我向你賠罪。」

「嫂夫人言重。」南宮絕回問杜樂天道：「我們是否現在動身？」

杜樂天尚未答話，杜九娘已應道：「當然是現在。」

「不錯，現在。」杜樂天振衣而起，第一個舉步向堂外走去，上官無忌夫婦左右上前，周濟、南宮絕也不慢，上官芳亦自舉步。

杜樂天前行幾步，忽然回頭道：「南宮老弟，芳兒由你照顧。」

南宮絕不假思索點頭：「好，只要還有一口氣，我絕不會讓她受到任何損傷。」

上官無忌隨即說：「南宮兄，芳兒是我們夫婦現在唯一的女兒，一切拜託你了。」

他說得有些傷感，南宮絕點頭應道：「上官兄請放心。」

上官無忌接着吩咐上官芳道：「妳跟着南宮叔叔，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情，都不要離開南宮叔叔身邊。」

上官芳無言點首。

＊　＊　＊

白雪漫天，陽光輕柔，秋風吹下了落葉無數，枯草在風中索瑟。

杜樂天走在最前，脚步過處，被他踏開了一條新路，他沒要上官芳指引，這一帶的環境他顯然熟得很。

風吹起了他蒼蒼白髮，吹得他那一襲長衫「獵獵」作响，却吹不散他眉宇間的重憂，也吹不開他深鎖的雙眉。

一路上他沒有說什麼，跟在他後面的各人也沒有作聲，每個人的心情都顯得很沉重。

杜樂天走的並不是壁虎先前走的那條路，並沒有直接走進林子內，出了杜家莊，他繞了一個彎，前行兩里許便來到了那個林子的另一面，再轉一個彎，走進一條直路。

那條路在林木之中，地面長滿了野草，絕對可以肯定已多年沒有人經過。

上官芳在後面本來想叫住，但看到了那條道路，話不由嚥回，她已經可以肯定這條路絕對可以引他們到那座無名山莊前面。

她眼中詫異之色也就更濃了。

路走盡，他們果然來到了那座無名山莊前面，杜樂天在石階下停步，道：「芳兒，是不是這裡？」

上官芳道：「不錯！」

「很好！」杜樂天冷冷一笑，舉步走上石階。

莊門的大門仍然緊閉，與上官芳離開時，不同的只是大門上多了一張白紙。

白紙黑字只寫了六個字：

——歡迎你們到來。

杜樂天冷笑拂袖，袖風過處，那張白紙疾飛了起來，在半空中碎裂成百數十片。

絕無疑問，杜樂天的內功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境界。

紙碎未落，他已將門一掌震開，上面用墨筆寫着一行字：

——大堂上恭候。

杜樂天沒有繞過石屏風，筆直走前去，「轟隆」一聲，那面石屏風被他以內力撞碎，他就當中穿過。

屏風後面是一個院子，野草叢生，長幾及膝，左面的幾棵芭蕉已因爲無人整理變得不像芭蕉，旁邊的假山也已長滿了野草青苔。

周濟目光及處，道：「這座莊院已經很久沒有人住了。」

杜樂天沒有作聲，脚步不停，繼續走前去，行不及一丈，「嘩刺」聲中，一隻飛鳥從草叢中飛了出來，杜樂天連眉毛也沒有揚動一下，手一動，劍出鞘，閃電也似的一道劍光過處，那隻飛鳥變成了兩截。

那剎那空氣中已多了一股殺氣，濃重的殺氣。

甚至上官芳也感覺到這股殺氣的存在，而且有窒息的感覺。

大堂的門也緊閉，杜樂天視如不見，人劍直往前衝，門戶在劍光中片片碎裂，他直衝入大堂之內。

一個人也沒有，大堂內一片陰森，却沒有蛛網塵封，顯然是經過打掃。

對門有一對屏風，獨豎在那裡，屏風上糊着白絹，但因年代久遠而變了色。

在絹上畫的不是一般的松鶴什麼，乃是一個人，年紀應該是卅出頭，唇上有兩撇髫子，卧蠶眉、丹鳳眼，目露殺機，右手握長劍，蓄勢待發。

畫畫得非常傳神，栩栩如生，人與劍呼之欲出。

杜樂天目光落在畫上，身形立時就停下，後面的杜九娘一步跨前，目光及處，脫口道：「爹，這不是你的眞像。」

杜樂天無言頷首，劍指着畫旁兩行字。

——杜樂天。

——三十二歲，太原人，鋤强扶弱，素負俠名。

上官無忌隨口讀了出來，接道：「這可是稱讚你的。」

杜樂天冷笑，出劍，那面屏風在劍氣中碎裂，他面寒如冰，仗劍而過。

屏風後面亦無人跡，對門的照壁上又畫着一幅畫，看到這幅畫，杜樂天的面色就變了。

後面上官無忌夫婦，周濟、南宮絕亦步亦趨，亦同時看到了照壁上那幅畫，却不由自主露出詫異之色。

那幅畫其實是由三幅畫組成。

第一幅是一個老人，彈琴月下，在院庭中的一座亭子。

月是滿月，但是月周圍則是一片漆黑，當中一道閃電擊下，如此月夜，又怎會有閃電橫空呢？

上官無忌夫婦、周濟他們都並不覺得奇怪，就是南宮絕、上官芳也沒有例外，他們都看得出那幅畫是暗示那個老人正在彈琴，彈着一曲「風雷引」。

亭外周圍的樹木也就畫得有如狂風吹拂。

在樹叢中藏着一個人，衣飾與屏風上畫的杜樂天一樣，正在傾聽着那個老人彈琴。

這第一幅畫雖然閃電橫空，一切還是顯得很平靜。杜樂天的畫像手中並沒有握劍，那個老人也只是聚精會神的彈琴。

畫像與人同樣大小，衆人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在看到第二幅畫，不由都心頭怦然震動。

在第二幅畫上所畫的是同一個地方，畫中也是杜樂天與那個老人。

閃電已消失，樹木平靜，人却動了起來。

杜樂天飛自半空，劍已出鞘，右手一劍刺出，刺入那個老人的胸膛，那個老人也是身子凌空，琴正從手中飛出，被杜樂天的左手接下。

劍已穿透那個老人的胸膛，一股血從他的後心如箭般射出，只是一股血。

第三幅也有血，却不是一股。遍地都是血，十數具屍體倒在血泊之中，在一個大堂上。

所畫的大堂就是衆人現在置身的這一個。

杜樂天又在畫中，劍仍然在右手，左手除了那張琴之外，還有一册書，刻得是那麼精細，連書上的三個篆字也都很清楚，寫的正是「風雷引」三個字。

劍在滴血，杜樂天仰面大笑，在他的脚下，有一個女人的屍體，腹大便便，已懷胎十月，將近臨盆。

雖然只是畫像，看見這個女人的屍體，各人都不禁內心寒了出來。

事情與杜樂天說的顯然有出入，衆人的目光不覺都轉落在杜樂天面上。

杜樂天也盯着那個女人的屍體，面色鐵青，持劍右手不知何時已顫抖起來。

杜九娘第一個忍不住，大着膽子問：「爹爹！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杜樂天沒有回答，目光轉盯在畫中人另一具屍體上，那是一個中年男人，正胸上已挨了一劍，一雙眼仍睜大，面上的神情，却痛苦多於憤怒。

杜樂天盯了好一會，目光才落

到在畫旁中的兩行字來。

——請進內堂。

杜樂天目光一落一起，腳步亦起，一步一步跨出去，異常沉重。

誰都看得出他的心情也一樣，只是沒有人作聲，一個個默默的跟在他後面。

* * *

內堂也一樣打掃得很乾淨，桌椅擺放得很整齊，只是仍然沒有人。

左右牆上各有一幅畫，筆法與大堂上的一樣，畫中人却已沒有杜樂天。

左面的壁畫上畫着那個孕婦與那個中年人。

中年人心胸的傷已經包紮了起來，右手一把刀正將那個孕婦的腹部剖開，左手從中取出兩個嬰兒，是兩個。

中年人的神情悲憤中帶着喜悅，當然是因爲兩個嬰兒還能夠活下來。

右面的壁畫中，中年人仍活着，鬚髮俱白，端坐在一副棺材裡，棺材左右各有一個少年，畫的都是正面，左的那個畫得很精細，雙手托着一支鍊子劍。

上官芳瞥見，脫口驚聲道：「壁虎。」

南宮絕旁邊「哦」了一聲：「芳兒，他就是方才引妳離開莊院的那個人？」

上官芳肯定的道：「叔叔，的確就是他！」

南宮絕無言頷首，目光移向另一個少年。

那個少年沒有畫上五官，面龐一片空白，一雙手藏在袖中，身上的衣飾也並無任何特別的地方，要從這畫像知道畫的是什麼人，肯定是不可能的事情。

杜九娘不覺奇怪的問：「爲什麼這個人不畫上面目？」

「還用說，當然是我們認識的人。」上官無忌不覺衝口而出。

「是誰？」杜九娘追問。

上官無忌搖頭不語，也沒有人回答杜九娘這問題，他們若是知道，根本就不會發生這許多事情。

杜樂天面色鐵青，只盯住那個坐在棺材裡的中年人，忽然喃喃自語：「一劍穿心，怎會不死。」

南宮絕應道：「答案不是在那面屏風之上。」

杜樂天目光一轉。

對門不錯有一座屏風，上面也的確寫着好些字，他所以疏忽，因爲他心中只有那些畫。

屏風的字也的確是答案。

——一般人的心都是在左邊，我是例外的一個人，在右邊，也所以能夠不死。

——我的兩個孩子雖然已是足月，但能夠不死，不能不說是奇跡，可以說是天意。

——你看到這面屏風的時候，我的兩個孩子是必已安排好一切，無論他們怎麼樣做，都是值得原諒的，這叫做血債血償，是不是？杜樂天。

杜樂天混身都顫抖起來，「砰」地在椅子上坐了下來，衆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杜樂天面上，都充滿了疑惑。

這叱咤風雲，名滿江湖的大俠，難道竟眞的做過壁畫上那種傷天害理的事情？

南宮絕眼中疑惑之色無疑更重，他想到一件更可怕的事情。

——那個沒有面目的少年到底是誰？現在是不是就在我們當中？

他雖然沒有回顧，但他對周圍的情形已經留心，準備應付任何突發的意外。

壁虎引他們到這裡來，當然不會只是要他們看那些畫。而壁虎亦當然知道他們的武功，不擊則已，一擊必然傾盡全力，一擊不中，再沒有機會的了。

以壁虎的武功，殺人的經驗，這一擊必然意外之極，更可怕的是，還有一個他們不知道的敵人在一旁等候機會出擊。

也就在這個時候，杜樂天突然大笑起來，悲激的笑聲在大堂中迴蕩，樑上的灰塵亦被震得「噗噗」地剝落。

杜樂天大笑不絕，甚至顯得是有些兒瘋狂，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他臉上，都奇怪他爲什麼這樣子的大笑。

笑聲由響亮逐漸嘶啞，終於停下，杜樂天的身子已不再顫抖，面色却變得鐵青色。

他目光一掃，忽然問：「你們可知道我在笑什麼？」

南宮絕應聲道：「這正是我們想知道的。」

杜樂天嘆了一口氣，道：「我一直都不相信，有所謂因果報應這種事，現在我才發覺所以不相信，其實只是恐懼眞的有這種事。」一頓又接道：「亦即是說，我一直在逃避，好像我這種天不怕地不怕，自命不凡的人，居然一直恐懼報應降臨，一直在逃避現實，你們說，這是不是很可笑？」

沒有人回答，也沒有人笑，杜樂天仰天長笑，接道：「我七歲學劍，十四歲有成，十七歲便已名動江湖，仗的是正義，打的是不平，一生以來，就只做過一件錯事，一件違背良心的事情。」

他再三強調道：「只是一件。」

南宮絕劍眉一皺，方待說什麼，杜樂天的話已接上：「這件事我一直都希望能夠忘記，但始終都

不能忘記，我也一直以爲沒有人知道我做錯過這件事，因爲知道這件事的人全都已死在我劍下。」

他目光轉落在左面牆壁之上，接道：「然而人算到底不如天算。」手一伸，戟指那個中年人的畫像，又說道：「正如這個人被我一劍穿心，本該就是必死無救，那知道他天生一顆心竟然在右邊，竟然能夠活下來，你們說，這不是天意又是什麼？」

南宮絕試探問道：「這個人到底是什麼人？」

「在動身之前我告訴你們這個人是一個劇盜。」杜樂天沉聲接道：「事實是這樣，我也的確是在他作案的時候發現他，才追踪他到這裡來。」

南宮絕道：「可是……」

杜樂天截口道：「到這個地步我也無須再隱瞞下去，反正即使我現在不說，你們也一樣很快就知道了。」

他冷然一笑接道：「這個報應的計劃，來到這裡也應該結束了，在結束之前相信還有更多的死亡，而最後要報復的人，若是還有命，應該都會給你們一個清楚明白。」

南宮絕微喟：「在我經歷很多事情中，大都是這樣的。」

杜樂天笑容更冰冷：「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他武功若是在我之上，根本就不用弄這許多陰謀詭計，所以除非他不現身出來，否則只怕就難逃一死，所以這件事，還是由我說一個清楚明白的好。」

南宮絕沉吟道：「前輩！」

杜樂天擺手道：「我知道你要說什麼，你的好意我也實在感激得很，年輕的一輩之中，厚道如你的可眞不多，不過這件事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而到了我這個年紀，也沒有什麼好顧慮的了。」他歎息接道：「再說，以你的厚道，一定不會將事情宣揚出去，其他的人也不會，我說了其實等於沒說。」

南宮絕無言點首，不能不承認杜樂天說得實在是很有道理。

杜樂天繼續說下去：「這個人姓朱上雲下亭，綽號一陣風，夜走千家，日盜百戶，雖然不是殺人如蔴，死在他手上的人也不少，他被我發現，可以說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當時我沒有截下他，原是想追踪到他的巢穴，將他的同黨一網打盡，雖然下手的只是一個人，我却留意附近有人接應，追到來這裡後，我却發覺他們是一家人，父親朱藻就是個大盜中之大盜，在上幾輩也沒例外，他們可以說是一個——盜賊世家。」

南宮絕插口道：「朱藻就是那個壁畫上的彈琴老人？」

杜樂天點點頭道：「我當時越牆而入，他正在亭中彈琴，彈的也就是一曲『風雷引』。」

南宮絕道：「這個人能創出一曲『風雷引』，也實在不簡單。」

「曲並非他所創的。」杜樂天冷笑：「至於是祖傳還是劫掠得來的，亦不必去探究。」

南宮絕問：「朱藻沒有提及？」

杜樂天道：「當我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他便動手了，我若是在聽那曲風雷引時，他一定暗算成功。」

他歎息接道：「那是我一生之中所聽到最好的曲子，在他彈奏的時候，聽得簡直如痴如醉，身在何處固然忘了，甚至此來何事也都是一樣。」

南宮絕目光一閃：「晚輩斗膽問一句，壁上之畫畫的……」

杜樂天很鄭重的截道：「那是畫畫的人斷章取義，至於目的，就是在刺激他的後人抑或爲了什麼，那就祇有他才知道了。」

「實情並不是？」

「並不是。」杜樂天搖頭應道：「當時他正在練琴，風雷譜就放在旁邊，相信就因爲發覺我對風雷引發生興趣，交手中故意將風雷譜拋了出來，企圖在我將風雷譜接下之際猛下殺手，只可惜他年紀實在太老，身形的轉換並沒有當年的靈活，就只是那麼一寸之差，被我一劍穿心。」

南宮絕道：「從那幅壁畫看來，却是老前輩奪書殺人。」

「小兄弟在懷疑我的說話？」

南宮絕搖頭，杜樂天歎息：「我一直將這一件事情，隱藏在心中，只因爲這件事情之中，殺了一個懷胎多月的女人。」

他的語聲變得更陰沉：「雖然她當時是突然在背後出手暗算，我事實也是劍出無心，完全是一種很自然的反應，對於這件事我始終都是耿耿於懷。」

南宮絕道：「老前輩的心情不難明白，除非窮凶極惡，否則無論是有意抑或無心，將一孕婦刺殺劍下，心中都難免會有一個陰影。」

杜樂天歎息無語，周濟插口道：「嬰兒無罪，何況是未出娘胎，大哥這一劍刺出，好像將一個無辜的人刺殺於劍下，大哥的難過，實在不難理解。」

杜樂天目光如電，盯在周濟的面上，好一會才移開：「但無論如何，這都是我杜樂天個人的罪孽，要殺，殺我一個人罷了。」

周濟道：「不錯，只是對方也許會想，當年大哥的斬盡殺絕又如何？」

杜樂天目光又轉回周濟面上。

周濟並沒有避開杜樂天的目光，的：「朱藻這個人小弟亦會聽過，

確是十惡不赦，而朱家傳說亦的確是個盜賊世家，但是否都罪該萬死，相信就連大哥也不能太肯定。」

杜樂天盯住周濟：「說下去！」

「這一點在對方說來當然清楚，可是在他們眼中看來，無論他們做出什麼事情來都是理所當然。」

杜樂天道：「在他們來說當然是。」

周濟道：「所以他們這一次行動，在他們看來，亦不過是血債血償。」

杜樂天突然問道：「在你呢？」

周濟一怔道：「自然是過份了一些。」

「是麼？」杜樂天冷笑道。

周濟又是一怔，道：「大哥是想到那裡去了？」

杜樂天自顧自說道：「你的話當然有你的道理，不過怎樣也好，事既至此，總該有一個了結了。」

周濟點頭，杜樂天目光轉向南宮絕：「小兄弟可有什麼意見？」

南宮絕道：「壁虎是朱雲亭的兒子，應該是不會錯的了，所以壁虎的殺人肯定絕不是為了楚碧桐，而計劃也絕無疑問早已擬好，無論楚碧桐生死如何，都一定會進行，只不過有楚碧桐的死亡來作掩飾，是可以引開我們的注意，使我們走入歧途。」

「這影响其實並不大。」杜樂天目光落在右面的壁畫上：「你可明白我的意思麼？」

南宮絕點頭道：「朱雲亭有兩個兒子，一個是壁虎，還有一個是却是老前輩方面的人，所以壁虎對莊院的情形那麼的熟悉，在這莊院第一次發生的兇殺時候，我們已有所懷疑的了。」

杜樂天道：「以你看那個人是誰？」

「前輩的意思……」

「不是你，一定不是！」

「因為我雖然是一個陌生人，却因為陌生反而沒有嫌疑。」

「兇手對莊院的情形既然表現得如此熟悉，你這個陌生人當然反而不在懷疑中之列。」杜樂天微喟：「而且幾次事發你都是在我身旁，所以你還是我最信賴的一個人。」

他目光一轉：「芳兒當然也不會是壁虎的一夥。」

南宮絕明白杜樂天說話的意思，輕撫着上官芳的頭兒：「當然。」

杜樂天轉向杜九娘，尚未開口，杜九娘已叫了起來：「難道我會殺死自己的兒女。」

「當然不會，無忌也一樣，剩下來，」杜樂天語聲一頓，盯着周濟：「只有你了。」

周濟一怔：「我……」

杜樂天截道：「你我雖然是結拜兄弟，你的出身我並不清楚，而且對莊院的情形你却是應該很清楚很清楚的。」

周濟哈哈的道：「可是我……」

「年紀方面豈非也相當？」杜樂天迫視着周濟。

所有的目光都落在周濟身上及臉上，上官無忌刀的目光一樣凌厲，上官芳、南宮絕的目光充滿了疑惑，杜九娘的目光却是最複雜。

周濟只急得額上汗落不停，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不是不想說，他的口張着，話到了咽喉，便說不出來。

杜樂天接道：「我們一直是好兄弟，但幾曾何時變得陌生起來，你縱然不說我也看得出，你對我逐漸疏遠，而離開杜家莊，過門而不入到底為了什麼？是不是知道我是你朱家的大仇人？」

周濟脫口道：「小弟姓周。」

「姓周未必就是眞的姓周。」杜樂天冷笑：「在一個陌生人面前無論你是姓什麼都沒有分別。」

周濟面色一變。

杜樂天又道：「我們在認識之前原就是陌生得很。」

周濟連連搖頭，吞吞吐吐，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分辯。杜樂天面色冰冷，語聲更寒，道：「除了你，我實在想不出還有誰了，也只有你才能夠不動聲色，連殺高兒、鳳兒、雄兒，他們當然絕不會提防你的，是不是？」

周濟苦惱的搖頭，話方待出口，旁邊的上官無忌劍已出鞘，冷聲道：「拔你的刀！」

周濟道：「無忌你……」

上官無忌冷然截道：「你殺我三個兒女，這筆賬當然應該由我來算。」

杜樂天道：「應該的。」

上官無忌道：「至於壁虎，岳丈大人與南宮兄要費心了。」

杜樂天一聲道：「放心。」

上官無忌劍指周濟，冷聲道：「無論你的刀拔與不拔，我的劍也一樣會刺出的了。」

這邊杜九娘一步搶前，脫口道：「你們……」

上官無忌截口道：「我死了，妳再出手！」語聲一落，劍已刺出。

周濟急退，一面道：「住手！」

上官無忌劍勢不絕，道：「你我之間，別無選擇，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說話間劍快如風，連刺十劍。

周濟一退再退，裂帛聲中胸襟連飛開兩道裂口血痕，叱道：「無忌，你再不退下，我可要動刀的

了。」

上官無忌長劍再刺三劍，道：「你本該拔刀！」

周濟偏身錯步，右手一落，握住刀柄，上官無忌劍突收，冷聲道：「我讓你拔刀。」

周濟右手一伸，道：「無忌，你聽我說……」這幾字出口，眼前寒光暴閃，六支短劍已射至。

上官無忌口雖說讓他拔刀，可是當周濟伸出右手，要說話那剎那，他那六支短劍便射了出去。

六劍齊發，幾乎不分先後，他顯然早已作好準備，才會這麼迅速，這麼突然的一擊。

他名重江湖，是一個俠客，一個英雄，這種暗襲手段原就不是他應該用的，所以這六劍出手，非獨周濟意料之外，南宮絕、杜樂天也同樣為之一愣。

那剎那南宮絕已決定制止，可是才動念，這一擊已有了結果。

沒有人能夠來得及制止這一擊。

周濟劍光中驚呼，刀嗆郎出鞘，奪魂攝魄的「叮噹」鈴聲中，刀格飛後來兩劍，翻閃鬥一劍，還有三劍却應付不來了，一劍咽喉，一劍心胸，一劍丹田要穴，每一劍都射正要害，齊沒及柄。

周濟就是一身橫練功夫也一樣禁受不住，整個身子被撞得倒退半丈，連人帶刀倒了下去，「叮噹」聲中，當場氣絕身亡。

上官無忌盯着周濟倒下，一聲不發。

杜九娘看在眼內，那剎那突然大叫一聲：「周大哥！」疾衝了過去。

他從上官無忌身旁奔過，上官無忌眼瞳中突然殺機一閃，劍同時刺出，「奪」地刺進了杜九娘的咽喉。

杜九娘完全沒有閃避的餘地，也根本就沒有想到閃避。

她哀呼，一股血箭激射而出，仰倒在上官無忌腳下。

上官無忌隨即拔劍哈哈大笑起來。

那剎那南宮絕也發現上官無忌眼瞳中的殺機，身形立即如箭射出，不到一丈，突然停下。

劍就在這時候從杜九娘咽喉中拔出來，他就是身形再快也來不及救了。

杜樂天同時標槍也似的從椅上站了起來，突然又坐下。

上官無忌的笑聲同時鐵錘一樣的重擊在他心頭之上，那種笑聲已接近瘋狂。

坐下了，杜樂天才一聲獅子吼：「無忌！」

上官無忌笑聲立止，道：「岳丈大人，你現在總該明白了。」

杜樂天盯着他一聲不發，南宮絕也怔住，上官芳已被嚇呆，突然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爹！」她呼叫着向上官無忌撲過來，南宮絕眼快手急，慌忙一把將她拉住，她一掙不脫，也再忍不住，埋首南宮絕懷中痛哭起來。

上官無忌目光落在上官芳面上，眼角的肌肉一陣顫抖，轉望南宮絕：「你放心，我是絕不會殺她的。」

南宮絕道：「我雖然不敢肯定是什麼原因，却可以肯定你不會，否則，芳兒早已死在壁虎之劍下。」

上官無忌道：「南宮兄本是一個聰明人。」

「可惜只是一個人，所以我雖然覺得這件事不對路，還是來不及搶救。」南宮絕一聲歎息：「上官兄……」

下面的話尚未接上，杜樂天已然大吼道：「無忌，你瘋了！」

上官無忌應道：「沒有！」

杜樂天厲聲道：「那你為什麼要殺九娘？」

上官無忌道：「因為在我眼中，她實在是該死。」

「什麼？」杜樂天大吼道：「你在說什麼？」

「有些事情岳丈大人還是不知道的好。」

杜樂天斷喝道：「你不說我就殺你。」

上官無忌道：「岳丈大人是中原無敵，小婿却是到現在仍不服。」

杜樂天怒道：「你以為我不會動手？」

南宮絕伸手截道：「老前輩暫息怒，我們先弄清楚這件事。」

杜樂天尚未答話，南宮絕已問上官無忌：「上官兄到底是姓上官還是姓朱？」

「朱……」上官無忌應得很爽快。

杜樂天吼道：「什麼？你是朱雲亭的後人？」

上官無忌緩步走到右面壁畫那個無面的少年像下：「也是壁虎兄弟。」

杜樂天睜大了眼睛，好像有些懷疑上官無忌的說話。

上官無忌接道：「家父心在右胸，倖免一死，然而武功亦散失，復仇的希望也就只有寄託在我兄弟二人身上。」

杜樂天呆望着上官無忌。

「當年我挑戰你，原就是一試你的武功高低。」上官無忌一頓才接下去：「一試之下，不由心寒，壁虎亦認為憑我二人武功，絕非你的對手，即使暗算，成功的希望也不大，既然你看上我，也就順水推

舟，只等機會看如何下手。」

杜樂天沉聲道：「可是你一直都等不到機會。」

上官無忌歎息道：「無論你爲人如何，對你的武功，我一向都是佩服得很，中原無敵四個字，江湖朋友無疑並未過譽，我雖然如此接近你，始終找不到機會下手。」

杜樂天道：「我看你是沒有膽量。」

「也許！」上官無忌微喟道：「每一次當我接近你，準備下手，就發覺你渾身上下無懈可擊。」

杜樂天冷笑不語，上官無忌又道：「壁虎也試過幾次，準備出其不意突然暗算，但結果都是像我這樣，不知道如何下手，所以他才會選擇殺手這種工作，在工作中苦練自己，這些年來他學得很多，也學得很成功。」

杜樂天道：「爲什麼你們不試試？」

「一擊不中便沒有第二次機會，在沒有足夠把握之前，我們是不會隨便出擊的。」

杜樂天恨恨的道：「你却是娶了我的女兒爲妻。」

上官無忌道：「只有這樣才能夠接近你，但我們雖然有夫妻之名，可以說一直都沒有夫妻之實。」

「那麼高兒、雄兒……」

上官無忌冷冷的道：「高兒、鳳兒、雄兒都不是我的兒女。」

杜樂天一怔，道：「胡說！」

上官無忌搖頭道：「虎毒不食兒，他們若是我的兒女，我如何下得手。」

「你！」杜樂天詫異地瞪着眼睛。

「高兒是壁虎殺的，雄兒、鳳兒也是，雖然並不是我下的手，但知而不救，與親自下手並無多大的分別。」

杜樂天混身顫抖，道：「那他們……他們到底是……」

上官無忌道：「你眞的到現在仍然想不到？」

杜樂天突然怪叫起來：「周濟！」

上官無忌道：「這也就是周濟要遠離這裡不敢逗留下來的原因，雖然是九娘主動，但做出這種事，亦難免有愧於心。」

杜樂天沉默了下去。

上官無忌又道：「其實祇要你稍爲留意一下他們二人平日的舉止，也應該有所發現的了。」

杜樂天想着不由心中點頭。

上官無忌接道：「你所以之前什麼都沒有發現，只因爲你根本就不會想到他們會做出這種事來。」

杜樂天搖頭歎息，南宮絕這時候才問：「那麼芳兒是你的女兒了。」

上官無忌垂下頭來：「任何人都難免有糊塗的時候，我也只是一個人。」

南宮絕無言，上官無忌歎息接道：「芳兒絕無疑問是我的女兒，在那一年中，周濟一直浪跡在外，沒有回杜家莊。」

南宮絕突然又問：「報復在你來說，眞是那麼重要？」

上官無忌道：「我們是盜賊世家，在我體內流的絕無疑問也是罪惡之血，無論我做出什麼事情，都是不足爲怪的。」

南宮絕再問：「你完全不後悔？」

上官無忌欲言又止，南宮絕接道：「一直以來我相信你都沒有好好想過，到現在周濟、杜九娘已伏屍在你劍下，上官雄、高、鳳三兒妹，三個無辜的青年人亦無一倖免，這就是血債血償，也應足夠了，你亦可以吁一口氣，亦應該有時間來反省一下了。」

上官無忌的面上終於露出了落寞的神色。

南宮絕接着又道：「有幾個問題，相信你現在亦已經考慮到，譬如說，芳兒的將來……」

「別說了！」上官無忌眼旁的肌肉一跳，「霍」地揮手。

南宮絕道：「其實我說與不說都是一樣。」

杜樂天那邊倏然一聲冷笑。「即使他現在後悔也已太遲了。」

他重重一頓，沉聲接道：「事情既然是以血開始，也應該以血結束。」

語聲一落，他從椅上站起，這並不是他第一次站起，但絕無疑問最後一次的了，他的眼瞳已充血，一雙拳已握緊，已隨時準備擊出。

上官無忌應聲道：「原該是這樣。」

杜樂天目光一落，說道：「拿起你的那柄短劍。」

上官無忌搖頭道：「七絕劍出自你傳授，我怎能以你的家傳劍術來對付你。」

杜樂天道：「你到底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上官無忌道：「我若是以你家傳劍術來對付你，每一個變化，都是必在你的意料中，這一戰，根本不用戰，一開始便敗了。」

杜樂天道：「那是說近年來你已經暗中練成了什麼絕技？」

上官無忌搖搖頭：「我並不是因此而挑戰你，只是踏進這個莊院之後，我便不想再走出去！」他稍歇，又一字一字的道：「也沒有這個可能，今日我縱能殺你，亦必難逃一死！」

杜樂天沉聲道：「百足之蟲，

死而不僵，只要我有一口氣，都可以發出致命的一擊。」

上官無忌道：「你應該是可以的。」

杜樂天接問道：「你那個兄弟——壁虎呢？」

上官無忌道：「什麼事？」

杜樂天道：「憑你一人之力，絕非我對手，事已至此，你們何不兩個一齊上來，對你固然好，也省却我一番氣力。」

上官無忌搖搖頭道：「我們雖是兄弟，性情並不一樣，這麼多年，我也從來未有强迫過他，他也是那樣子對待我。」

杜樂天冷笑道：「兄爲名俠，弟爲殺手，的確並不一樣，但是有一點却是在這一刻之前仍然共通的。」

上官無忌道：「那一點？」

「都不敢面對現實。」杜樂天側身大喝：「壁虎，你出來！」喝聲有如晴天霹靂，聲震屋宇。

壁虎這時候應該在附近，聽得很清楚，可是一些反應都沒有。

上官無忌沉聲道：「他不願意出來，你怎樣叫也是沒有用的。」

杜樂天冷笑道：「倒要看他躲到什麼時候？」

上官無忌道：「他一定會出來的，還有他的致命一擊。」

「你以爲我會害怕？」

「當然不會，中原無敵，何嘗怕過別人。」

「你總算還會這麼樣說。」

「事實終究是事實，別人也許還會懷疑，我却是絕對能夠肯定，這麼多年來，我畢竟是你半子、女婿。」

杜樂天面色鐵青，上官無忌接道：「只不知岳丈大人是否忍心置這個女婿於死地？」

杜樂天冷冷的道：「我這個女婿既然忍心將我的女兒刺殺劍下，若說我不忍心下手，這豈非廢話！」

上官無忌道：「今日的廢話，的確是實在太多了一些。」

杜樂天一步方跨出，一個聲音突然傳來，凄涼之極：「外公！」

是上官芳的聲音，她一面惶急之色，接呼道：「爹！」

杜樂天應聲停步，上官無忌眼旁的肌肉又是一陣抽搐，欲言又止，南宮絕一手抓着上官芳的臂膀，即時說道：「兩位，事情……」

上官無忌截口道：「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只有血才能夠解決的了，」一頓又接道：「芳兒就交給南宮兒，朱家本該絕後，延到今日，也是天意，芳兒體內流的既然也有我的血，無論多大的打擊，相信也可以承受得來。」

南宮絕道：「廢話。」

杜樂天忽然道：「小兄弟，你還是與芳兒暫時離開這裡。」

南宮絕搖頭：「除非你們都罷手，否則芳兒就是不留在這裡，對她的打擊亦無分別。」

上官芳抓着南宮絕的手，哀呼道：「南宮叔叔，你想想辦法。」

南宮絕右手按劍，方待說什麼，上官無忌突然道：「南宮兄，這一戰絕不是你們能夠阻止得了的，你還是離開的好。」

南宮絕揚眉道：「爲什麼你這樣急要我離開，是不是方便壁虎的突擊？」

上官無忌沉聲道：「我只是爲了女兒設想。」

「若是如此，便該罷手。」

「你這種人是永遠不會明白我的了。」

南宮絕搖頭歎息：「正如你不明白我一樣，我們原就是兩種人。」

上官無忌語音更沉：「我本不該招惹你這種人的。」

南宮絕道：「現在才說這句話，是不是太遲了？」

上官無忌冷笑，眼瞳中殺機一閃，出劍，人劍如飛虹，射向杜樂天。

這一劍非常突然，杜樂天却並不覺意外，更突然的劍他也不知接過多少的了，他的劍立即出鞘。

劍原在鞘內，但刹那便變了在他的手中，「叮」的正好迎住了刺來的一劍。

上官無忌塌腰、揚膝，一劍刺空，又是三劍揮出，每一劍的角度，都刁鑽之極。

杜樂天全都接下來，上官無忌轉身再刺出三劍，霍地刺到，貼着地面滾向杜樂天下盤。

劍光如輪轉，整個人就像是變成了一頭滿佈尖刺的刺蝟。

杜樂天輕喝了一聲：「好。」身形拔起，橫跨半丈，落在堂中的八仙桌上。

上官無忌人劍緊接滾至，手一按桌邊一椅，竟然就藉勢滾上桌上。

杜樂天身形再起，橫越三丈，落在一張几子上。

上官無忌人劍不停，凌空滾射而去。

几子在劍光中碎裂，杜樂天也就在劍光中滾落，劍光一點，支撑地倒竪蜻蜓，上官無忌人劍迅速追至，貼地一滾，一劍正劃在劍身上，杜樂天若是脚着地，這一劍便會將他的脚斬了下來。

「叮」一聲，一蓬火星在劍上迸開，杜樂天凌空倒翻，上官無忌「鯉魚倒穿波」劍追擊而上。

杜樂天半空中連換三次身形，閃七劍，還一劍，身形又再落下，

上官無忌身形一翻，接一劍，亦落下來，着地滾身，風車般在地上滾動，劍隨人轉，挑刺斬削，攻的全是下盤。

杜樂天身形閃躲騰挪，倒踩七星，掠回原位，長劍挑動，將兩張椅子挑飛，再一縱，又掠到那將八仙桌上。

上官無忌腰一挺彈起來，人劍追斬，「啪」的一聲巨响，一張八仙桌突然齊中破裂開來，杜樂天身形筆直的落下，落地生根，穩如泰山。

那劍刺向他下盤的一劍，便變了刺向他面門，他的劍一翻，立即將來劍封住，劍勢接展，排山倒海般回攻向上官無忌，只一劍，他便已將上官無忌的劍纏住，上官無忌的身形，亦不覺被控制。

杜樂天劍出不停，一面道：「若是前此五年，你用地趟身法對付我，絕不會令我這樣狼狽。」

上官無忌接劍還劍，沒有作聲，杜樂天冷笑接道：「一個人老了，筋骨自然難免變得遲鈍，尤其是下盤，更是老年人的弱點，彎腰曲膝在老年人來說，無疑是比較辛苦，你其實可以等多幾年的，到那時候，說不定我連還手都已不能。」

上官無忌道：「一件事既然一定要解決，遲早都是一樣，柳伯威的武林帖，我既然有份，周濟一定有，既然有可乘之機，何不乘這個機會一併了斷。」

杜樂天連聲冷笑，上官無忌一字字接道：「你滅我滿門，今天我也是，杜樂天，你有何感想？」

杜樂天恨恨的道：「我現在只知你這個人喪心病狂，是一個瘋子。」

上官無忌大笑，劍勢更見急劇，杜樂天接一劍，最少還兩劍，雖老大一把年紀，劍勢更是越老越辣，說話間兩人已一連攻守接近千劍，叮叮聲响不絕，珠落玉盤一樣。

兩柄劍也簡直就像是化成了兩團光芒，在兩人身外飛閃不定，再過百千招，光芒却徒然流星般飛散，劍重現，交搭在半空，却只是一刹那，雙劍又動，交擊起來，「錚」的突然一聲响，上官無忌那柄劍的劍尖又斷下。

他那柄劍已斷了兩次，這一次倉猝接上，原就不太好，在兩人內力撞擊之下，終於又斷折了。

杜樂天即時一聲大喝：「要你命！」長劍乘隙直入，劍勢有如閃電奔雷。

也就正當此際，在他身後不到兩丈的一條柱子突然碎裂。

那條柱子早已挖空，而堂中半人高的一面亦被斬斷剖開，那些地方又都嵌得很緊密，加上柱上硃漆剝落，斑斑駁駁，不是預先已知道，又很小心的去觀察，眞還不容易看得出來。

壁虎就是藏在這條柱子之內，一直等機會出擊，現在機會總算降臨了，他把握時機，立即用內力將身前的木板震碎。

木屑紛飛中，壁虎向前射出，鍊子劍抖開，飛刺杜樂天後心。

意外而迅速，杜樂天絕無疑問閃避不開了這一劍。何況他勢如奔馬，一劍刺向上官無忌，人與劍都已是有去無回之勢。

壁虎之劍電閃一樣，劃破空間，鍊子已抖直，劍光距離杜樂天的後心已不到三寸，也就在這危急之際，一道劍光也是閃電一樣飛至。

「叮」一聲，劍光正擊在劍尖上，壁虎的劍被震飛，橫來截擊的那柄劍亦「叮」一聲墮落地上。

是上官芳所用的二把短劍之一，劍却不是上官芳擲的，是南宮絕。

那種距離，又事出意外，南宮絕輕功就是再好，也絕對趕不上救杜樂天，可是他反應的敏銳，實在非同小可，那刹那拔劍、擲劍，所有動作都是一氣呵成，並無絲毫凝滯。那一劍的迅速、準確，亦實在驚人。

壁虎本來蒼白的臉，剎那間，更蒼白，也不知是驚是怒，他人在半空，接劍在手，在喝聲中，劍再次飛刺，曳着鍊子連環三劍！

杜樂天雖然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那刹那經已自救不及，他已經感到壁虎劍上的寒芒，同時亦看見了南宮絕拔劍飛擲，他絕對相信南宮絕那一劍，可是刹那間他的劍仍然不免因心情影响了而突然慢了。

劍已經到了上官無忌的咽喉，也就因爲一慢，上官無忌的劍已趕及，斷劍正好封住那一劍的刺殺，他立即閃身退開，斷劍翻飛，連刺七劍。

杜樂天劍勢仍然暴展，見一劍破一劍，猛一個翻身，一引一劃，連封壁虎的三劍襲擊。上官無忌、壁虎身形一合，大喝聲中，雙劍齊向杜樂天攻擊。

杜樂天左手提劍訣，劍左拒右擋，將兩人的攻勢完全接了下來，他的身形屹立不動，長劍却飛靈巧幻，一劍化千鋒，上官無忌、壁虎二人雙劍雖然凌厲，竟然不能夠將他逼退半步。

他的劍越來越靈活，不時喝一聲，氣吞河嶽，中原無敵不愧中原無敵。

南宮絕也是用劍的高手，但看來亦有不如的感覺，杜樂天劍術造詣的確是他生平僅見。千招又過，

杜樂天已經佔盡上風，運劍如飛，突然道：「憑你們現在的武功還不是我的對手。」

壁虎怒道：「老匹夫，不是姓南宮的一劍，你現在已經屍橫就地了。」

杜樂天冷笑道：「詭計暗算，不是本領。」

壁虎怒形於色，嘶聲大吼，連連攻擊，身形忽的一退，劍突然脫手，曳着鍊子射向南宮絕的胸膛，這一劍一樣出其不意，可惜他暗算的是南宮絕這種高手，南宮絕劍眉一軒，劍已經劃出，拔劍、出劍，快如閃電，將來劍擋開。

壁虎同時凌空翻滾而到，劍接在手，毒蛇一樣再刺向南宮絕的咽喉。

南宮絕接一劍還三劍，壁虎將這三劍接下。

南宮絕已叱喝聲連連，揮劍緊接着刺出，壁虎這一頓數劍接下來，人已被逼退七步。

南宮絕劍勢不停，突然問：「殺柳伯威的是你？」

「不錯。」壁虎一聲冷笑。

「其他的人呢？」南宮絕接問。

壁虎答道：「當然也是。」

「不是爲了楚碧桐？」

壁虎冷聲道：「你以爲我們這種人之間也有義氣？」

「他可會救過你一命。」

「這是事實，但我也救回他一命，我們之間早已兩不相欠。」

「你殺柳伯威他們只是爲了轉移我們的注意力？」

「只是如此。」

「沒有這個必要的。」

「人都已死了，還提說這些幹什麼？」壁虎反問道。

南宮絕無言，壁虎接問：「做俠客有何好處？」

「沒有。」南宮絕淡然一笑：「你以爲有什麼好處？」

「沒有好處爲什麼要多管閒事？沒有你的那一劍，杜樂天已經倒下。」壁虎簡直在狂叫，他處心積慮，一切已安排妥當，萬無一失，那知道就失敗在南宮絕的一劍截擊之下。

南宮絕應道：「對於這件事，對於你們，我只有說一聲抱歉。」

「抱歉？」壁虎嘶聲大叫：「我要你的命！」話聲一落，他整個人身子都裹在劍光中，瘋狂的向南宮絕刺出。

南宮絕並不退縮，以快攻快，人劍刹那亦合成一體。

千劍再千劍的交擊，壁虎突然一聲撕心裂肺的尖叫，整個身子陡然向後倒飛了出去，他手中的鍊子劍，已脫手飛出，尚未飛到南宮絕面前，突然寸寸斷下，他一個身子亦出現了無數的血口，一身白衣迅速被血染紅，看他身子又被彈起，木立在那裡不動，幾乎同時，上官無忌手中斷劍亦脫手，被杜樂天挑上了半空！

杜樂天劍勢不絕，只要再一劍，便可以將上官無忌刺殺於劍下，却停在半空。

杜樂天沒有將劍再刺前。

上官無忌一怔，嘶聲道：「老匹夫，你還不動手？」

杜樂天盯住他好一會，突然道：「你走！」

上官無忌又是一怔，冷聲道：「這算是什麼？」

杜樂天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叫你走便走。」

上官無忌放聲大笑：「你若以爲我是貪生怕死的那種人，可就大錯特錯了。」

他霍地回頭，目注壁虎，沉聲叫道：「兄弟！」

壁虎已變成一個血人，但仍然有力應道：「天意！」

一句話只是兩個字，他半身一仰已倒下去，上官無忌看着嘶聲道：「好一個天意！」突然又大笑起來。

笑聲中眼耳口鼻突然鮮血狂噴，「格格格」一連串異响中混身的骨骼亦被自己的內力迫成寸寸的碎裂。

上官芳哀呼衝到，尚未衝到，上官無忌已然倒仆在地上。

上官芳痛哭中亦倒下，昏迷了過去。

杜樂天急忙去將上官芳抱了起來，這片刻之間，他彷彿已老得混身無力，抱着上官芳跪倒在地上，整張臉，整個身子，都在顫抖，却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到了這個地步，他還有什麼話說？

南宮絕也沒有，劍仍在他手中，連忙將劍插入鞘內，一點氣力也沒有。

有生以來他何嘗遇過這種悲慘的事。

* * *

天色晴朗，杜家莊之內，却風雷聲大作。

是琴聲，在奏風雷引。

南宮絕在風雷聲中走出杜家莊的大門，上官芳無言相送，纖弱的身子顫抖在曉風中。

「芳兒！」南宮絕在石階下停步，手撫着芳兒的頭兒。

「南宮叔叔！」上官芳語不成聲。

南宮絕笑笑：「嘗試忘記這件事，答應我。」

上官芳含淚點頭。

風急吹，吹冷了她的眼淚，到她眼淚被吹乾的時候，南宮絕已一騎遠去不見。

（全文完）

湖海奇聞軼事／麥可

文・菁
圖・飛

洞天福地

洞天福地

「般若神功」爲少林神功，自達摩祖師以來，歷二十餘年代也不過只有兩個人練成。

七十二般絕學，任何一項都是武林人士夢寐以求的武學瑰寶，如果兼有兩項以上的絕學，在江湖上，可以橫行無忌，鮮有敵手了！

但是，怪事出現了！

少林方丈的師叔，圓覺大師以整整六十年的苦功，練成了二十四項絕學，可說是絕世奇材，震古鑠今了！

功成之日，啟關之時，少林寺遍請海內外名家，駕臨少林寺觀禮。

這眞是千百年內武林中從未有過之盛典，三山五岳人馬，五湖四海豪傑，以及九大門派中的八大門派，都派來德高望重、武學兼修的高手來參與盛會！

鐘聲在羣山中傳揚，盛典在陽光普照下開始了。

一切儀式完成，圓覺大師雙手合十，高唸佛號，在小沙彌引導之下，緩緩走入達摩院。

「慢走！」突然有人高叫。

衆人定睛看時，叫的人只是一名十一二歲的女童而已。

這女童眞活潑，令人一看就喜歡，尤其是那雙靈秀明亮的眼睛，透着極度的聰明。

玄功神奇

令人震駭的是，這女孩子竟有一身極高的武學修爲，她那聲喚叫，令得漫山遍野的人，無論遠近，都好像在耳邊出聲，而且清晰明朗，由此可想而知，如此精湛的內功，出現在那樣年紀的女孩子身上，豈非天大的怪事？

誰也不知道，這女孩子究竟是那位奇人子女，竟會在如此盛典中大叫大嚷，當她是頑童胡鬧，置之不理，只怕事情不會如此的容易處理！

正在此時，一名中年漢子，正是崆峒派高手，火眼靈猿侯蔭，緩步走出，那雙眼睛，紅得透明發亮，微笑地對小姑娘注視，用那種大人對小孩子說話的口氣道：「小姑娘，我帶妳去玩捉迷藏可好？」

在場各派名家高手，暗自鬆了一口氣，如此武林盛典，讓一名頑童胡鬧，那可大煞風景。

火眼靈猿侯蔭能出頭應付個小孩子，當然是很輕鬆的小事，崆峒近年與少林關係密切，別說這等小事，即使拚上老命，也算一件平常事。

誰也想不到，那女孩子突然輕

叱一聲：「滾開！」聲音尖銳高吭，比剛才那一叫聲，更令人驚異。

「砰」一聲响，小女孩手掌一翻，那聲响像打在鼓上，火眼靈猿侯蔭給打得飛了起來，一個空心觔斗，人已平穩的站在五丈開外，露了這一手輕功，果然不負靈猿外號，在場羣雄轟然喝采起來。

試想，以火眼靈猿侯蔭的身份，當着天下英雄眼前，給一個黃毛丫頭打中，今後還有甚麼面目見人，驚天動地喝吆聲，反而變成了極大的諷刺！

火眼靈猿侯蔭內心大怒，沉聲道：「好個沒教養的小孩子……」

「找死！」小姑娘脾氣更大，出手更快，「砰」，火眼靈猿侯蔭胸口又中了一掌，這回沒有飛起，但他胸口如受雷殛，全身微震，蹬蹬蹬一連退了三步，一口鮮血狂噴，人也搖搖欲墜，看來受了極重的內傷。

「呀！」這一來，在場羣雄莫不震驚的立刻駭叫了起來。

第一次，猝不及防，中掌飛起，還情有可說，如今是全神戒備之下受創，而且受如此重的內傷，以火眼靈猿侯蔭的身手，給一名十來歲的小女孩打傷，僅此一招，當今武林中，誰有此本領？

這女孩子是何人之子女？她師父或者父母，那不成神仙了麼！

「阿彌陀佛，小施主年紀輕輕，學得一身上乘武功，令師是當今那一位高人？」一名老和尚緩步上前，他手按在火眼靈猿侯蔭後腰，一股雄渾熱流透入，火眼靈猿侯蔭頓時精神大振。

衆人一看少林圓慧大師出面，頓時心內大寬，因爲這位達摩首座，爲當今少林中有數的高手之一，一身修爲，只怕在當今江湖中，不容易找到對手，有他出面，別說是一個女孩子，即使各派掌門也無法輕易言勝！

誰知那女孩子根本毫不在乎，冷冷地道：「我們又不是攀甚麼親戚，師父大名也要在這兒抬出來，豈非笑話！」

「這小孩子太放肆了！」

「對圓慧大師這樣無禮，當眞是太過份了！」

衆人看不過眼，七嘴八舌數說這小女孩的不是來，但圓慧大師數十年禪功，豈會斤斤計較這些？微微一笑道：「小施主到少林，到底有何目的？」

「找圓覺大師比武，看看少林武功究竟如何？」小女孩子的口氣大得駭死人！

如果在平時，聽了一個小孩子如此說，只當他童言無忌，根本當不了一回事，但她剛才舉手投足之間，就傷了一名崆峒派的高手，而且這火眼靈猿侯蔭，數十年來，橫行大江南北，關內關外，未曾敗過，今日躬逢盛會，想不到受此奇恥大辱，因此之故，這女孩子所說的話，即使如圓慧大師這樣崇高地位，也不能等閒視之。

少室山上，天下英雄看了這樣怪事，大夥兒雖然無人認識此女孩子，但她言行中清楚地表示，今日不會善罷甘休，要較量一下少林的武功！

少林一脈，千百年來，一直奉爲武林中泰斗，多少武林高手上少室山上挑戰，上山之人，最少在江湖上橫行一時，鮮逢敵手，再到少林寺，還情有可說，如今這小女孩在此挑戰，偏偏指名要圓覺大師應戰，豈非太狂！

圓慧大師深深吸口氣，仍然不動聲色道：「小施主，老衲與你過幾招如何？」

「不行，少林寺這麼多和尚，雖然我不怕車輪戰，到底太過痲煩，怎麼，圓覺老和尚今日大功告成之日，當着天下英雄顯兩手少林絕學，讓大家見識見識，開開眼界，不是很好麼？如果這麼多高手未看圓覺大師練成的神功，大夥兒心內豈非失望得很！」小女孩嘰哩呱啦，一副理直氣壯的神態，益發使人啼笑皆非！

圓慧大師是得道高僧，碰到這事，也不禁眉頭暗皺，深感難處置！

「好，今日少林寺盛會，老衲又何須自高身價？與這位小施主較量武功，也是很平常的事。」圓覺大師雙手合十，平靜的道來，絲毫不帶火氣，僅此修養功夫，已非一羣武林高手自高身價者可與之比擬！

圓慧大師這時還有何話說？雙手合十，黯然退下。

陽光普照，少室山上樹木葱葱，花香鳥語，瀰漫着一片祥和的氣氛。

圓覺大師九十高齡，由於內功精深，修養有素，此時看來臉色紅潤，氣色祥和，身穿大紅袈裟，足踏陽光，望去有如仙佛臨凡！

老和尚身份、輩份以及武功成就，在當今武林中，不作第二想，此時和顏悅色，準備與這來歷不明的小女孩比武，在場衆武林人士倒也感慨萬分，有老和尚這樣氣度胸襟的人，只怕也不多啦！

圓覺大師站在場中，望着小女孩，微笑道：「小施主，我們怎麼個比法？」

小女孩聞言，也不作答，突然轉頭揚聲叫道：「喂！快來呀！」

「來也！」這聲音清晰响亮，不知由那兒發出，衆人正驚疑間，一條火紅的人影自天而降，大家看清

楚時，原來是一名男孩子，全身紅衣，約莫十三四歲，滿面笑容望着圓覺大師，微笑道：「小可于信，與老和尚比比內功掌力，假如動手過招已落下乘，我們可以找塊大石，各自施展劈空掌，看誰的掌印深，以決定勝負，你說這辦法可好？」

「嗯！這辦法不錯！」圓覺大師點頭贊成。

早有兩名青年和尚跑去，不消片刻，抬來塊大石，怕沒千斤重，正是質料極堅固的青玉石。

「把它豎起來靠在牆上。」圓覺大師揚聲吩咐道。

「是！」兩名青年和尚應了一聲，各自用力，悶嘿一聲，青玉石沉入地面五寸，看來兩人也習得一身武功，僅此沉石入土，最少也需二十年以上精純內力。

青玉石平穩靠在石壁上，不會輕易倒下。

這時圓覺老和尚微笑道：「小施主先發掌，老衲邯鄲學步，看能否做得到。」

以圓覺老和尚的修爲，却有此謙恭神態，的確是難能可貴。

少林一派能屹立江湖千年不倒，確是有其不凡之處，在場衆武林人，自然而然生出一種崇敬心理。

紅衣小男孩于信微微點頭，也不客氣，走到距青玉石兩丈遠近地方站好！

少室山上人山人海，此時大家屏氣凝神，看這小孩子究竟玩甚麼把戲，事情立刻會有結果，所以大家都緊張地注視這男孩子于信發掌！

等了半晌，于信仍然未動，雙眼緊盯着青玉石，似在看甚麼新鮮玩藝兒，怔怔的出了神。

「這小子裝模作樣莫非是在騙人？」

「嘿嘿，天下英雄在此，諒他玩不出甚麼花樣來的！」

* * *

旁觀羣雄就不信這小孩子有甚麼本領，見他老是呆着，像傻子一般，越發出言不遜，到後來簡直破口大駡。

于信毫不理會，神色越來越凝重。

圓覺老和尚到底是修爲有素的百齡高僧，毫無不耐煩的神色。

正在這時，于信那隻手抬起，立時引起了震動，千百人的嘈音一下子消失了，少室山前廣場上靜得出奇，大夥兒都在注意那雪白粉嫩的小手，武林中的巨變，恐怕要在這隻手中出現了。

好不容易，右掌抬在胸前，于信悶哼一聲，掌心微紅，一絲柔和的勁風帶起一陣沙塵，朝前吹去。

「蓬！」那塊青玉石突然內陷，大小正如于信手掌一樣，緩緩往內深陷。

這眞是驚天動地的大事，像這樣深厚的內功，別說十來歲小童，即使像圓覺大師，終生練武，還有極高的名師指點，似乎也無法練得如此深厚的內功。

足足陷入一尺，于信緩緩的收手。

少林寺中所有的和尚都是習武的人，而且許多位大師，在武學上的成就，當今武林中，全屬數一數二的高手，大伙兒眼力見識自是不凡，像于信這小孩子，以十餘歲幼齡如何能練有如此超凡入聖的成就，使人實在難以置信。

事實擺在眼前，比說甚麼都有效，你怎樣解釋呢？

令人窒息的沉靜，壓得人們透不過氣來。

圓覺大師定力何等深厚，雖然驚駭莫名，但對於名利的看法，較之常人到底淡得多了，首先定下心神，輕咳了一聲，緩緩道：「小施主掌力雄渾，可以說是曠古絕今的成就，老衲自嘆不如。」

「哈哈！」于信朗笑一聲，接着道：「老和尚能夠認輸，幾十年的苦練，到底沒有白費工夫，少林寺能夠在武林中屹立不倒，是有道理的！」

一個小孩子，當着天下英雄面前，老氣橫秋的批評少林寺，如果在平時，人家不說他是瘋子才怪啦，現在呢！他露了那手震古鑠今的絕世神功，頓時令得他的身份及說話份量沉重有力。

少林寺數百名和尚立刻雙手合十，齊聲唸道：「阿彌陀佛！」

「今日之會，到此爲止。三年後的今日，我再來少林，看看各位大和尚是否能夠贏得在下。」于信朗聲說道，隨即轉身下山而去。

那位調皮的小女孩，也相伴于信一齊下山而去。

沒有人阻攔，也沒有人詢問，大夥兒眼睜睜的望着一雙童男童女，消失在山脚處。

一名不知來歷的小孩子，令得少林一脈當衆認輸，千百年來，武林上怕還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事。

本來圓覺大師功德圓滿，天下英雄到少室觀禮，這等盛典中，竟會有如此的結果，與少林有關係的各派名家高手，也感到索然無味。

尤其是崆峒一派，火眼靈猿侯蔭當衆受辱，至今仍然傷重未癒，可說是最難堪的事了。

本來是興高采烈的場所，經此一攪，頓時黯然失色，中原武林羣雄，也各自垂頭喪氣，離開少林寺下山去了。

青玉石仍然嵌在山壁中，深厚

的掌印中，象徵着少林一脈的羞辱。

* * *

十日後，不僅是武林人士，即使是平常百姓，也爲着這件事轟動起來。

九大門派及所有代表白道的高手，暗中擔心及商謀對策，黑道人士則竊竊自喜，於是風波開始醞釀，只怕另一場驚天動地的巨變已在逐步形成中！

黃鶴樓上一向生意好，三山五嶽人馬，天南地北的商旅人士，雜坐其間，南腔北調，倒也熱鬧得很。

正在此時，樓上的人聲突然地靜了下來。

樓梯處兩少年男女出現，正是大鬧少室山的于信及另一名女孩。

他們二人的大名已轟傳天下，未見過的人，心目中也有很清晰的形象，所以二人一齊出現，更加沒有懷疑，大爲震動。

掌櫃不敢怠慢，親自上前，打拱作揖，一直引至靠邊的雅室，才恭敬的道：「二位喜歡甚麼樣的酒菜，小號叫大厨去做。」

「嗯，清蒸鯉魚、獅子頭、東坡肉、清炒白菜、兩斤竹葉青。」于信吩咐道。

「有葷有素，點得好，小老兒立即去吩咐厨房！」掌櫃的不敢怠慢，親自跑到厨房去交代清楚。

黃鶴樓大厨房，全部動員做這幾道菜，自然很忙，不消片刻，熱騰騰的菜端上來，碧綠香醇的竹葉青，令人看起來胃口大增，喝起來可口！

于信與那小女孩，大模大樣的喝起酒來。

「吠，混帳的掌櫃！」一聲大喝，跟着「砰」一聲，桌椅碰撞與碗筷破碎之聲响個不停。

「大爺有何吩咐？」掌櫃的急忙跑上前。

「混帳，大爺叫的酒菜全沒來，那兩個小兎崽子却先到了，是否看不起俺大爺！」聲浪很大，正是一名滿臉殺氣的壯漢發威。

「哦！立刻就來！」掌櫃的心驚膽跳道。

正在這時，那個調皮小女孩突然道：「掌櫃的！」

「有！」可憐老頭子已經是心驚膽破，進退兩難。

「不須麻煩，這混小子的酒菜全部取消，他再不容易吃東西了！」調皮的女孩子道。

「是……」掌櫃的耳朵受不了如此火藥味，戰戰兢兢的應着，雖然只是敷衍，仍然是害怕已極。

「混帳，胡說八道！」壯漢子道：「要不是見你是小女孩子，而且是名天眞爛漫的女孩子，早就動手殺人了！」

「眞的麼？」女孩子緩緩的走了過去，心平氣和說出三個字。

壯漢他自以爲個子大，平時駭倒很多人，自然而然養成了他目空一切的傲氣，但對於一名女孩子，這等威風實在是發不出來，心中雖憤怒非常，却好像是無可奈何之極！

女孩站在桌子面前，只不過比桌子高出個頭而已，但那副老氣橫秋神氣，却像個老祖母對孫子說話。

壯漢心底內的確很懊惱，今日碰到尅星，動手打小孩，那種麻煩說不盡，而好處却沒有半點，反而招來外人耻笑及衆怒！

「小心！大水牛，我要拔你的牙齒。」小女孩冷峻地道。

壯漢眉頭深深皺起，他幾乎興起逃走的念頭！

正在此時，那隻雪白粉嫩的小手輕拍，壯漢後頸及兩頰中了一下，獅子大口張開，令人不可置信的事情發生了，口中牙齒，全然拔出，整整齊齊釘在桌上，驟眼看來，好像是自己生長在那兒一般。

壯漢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桌上的牙齒，是從自己口中拔出來的，驚詫過甚，竟然忘了痛楚。

試想活生生的用手指拔掉，這需要何等手力，何等乾淨俐落的動作，當今宇內有幾多個人可以辦得到呢？

壯漢望着小女孩，似乎是看到了妖怪，雙目露出駭怕已極的神色來。

正在這時，樓梯上又有一個人上來，前頭是一位中年瘦子，雙目精光外露，太陽穴高高鼓起，顯然是位武林高手。

後面那位肥肥胖胖的，臉上掛着慣常的笑容，令人看起來和藹可親。

他們站在樓梯口往四週一望，看到了于信及小女孩，神色微變，竟筆直走向前去，停在八尺開外，神色一正，恭恭敬敬的拱手道：「江湖末流，寒星劍韓厲拜見當今至高無上的高人！」

「笑面煞阮吉在此聽候差遣。」胖子此時也收起笑容，恭恭敬敬的道。

壯漢坐在那裡，聽二人的話，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看他們的動作，又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武林中赫赫有名的寒星劍韓厲及笑面煞阮吉，橫行大江南北，一向眼高於頂，誰的賬也不賣，今日却在此處對兩名小孩像唱戲似的表演功架，豈非怪事？

不過話又說回來，小女孩剛才所顯示拔牙的一套，的確是當今武林中難得一見的神技！

「你們坐下吃飯吧！」小女孩老氣橫秋的向二人道。

「是！」笑面煞阮吉恭應一聲，即與寒星劍韓厲坐在旁邊桌子上。

在這時候，那壯漢似也看出這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不是簡單人物，像笑面煞阮吉及寒星劍韓厲，豈會隨便對人恭敬？那麼這兩名小孩子到底是誰呢？無論如何，今日拔牙受辱之事，只怕無法討回。

很快吃完飯，沒有叫酒菜，只吃兩碗麵充飢，笑面煞阮吉首先站起來，走到于信兄妹二人面前，恭恭敬敬地道：「兩位少俠遨遊江湖，總要幾名使喚的人吧！我們二人其他本事沒有，大江南北，關內關外，那兒有好吃的，那兒有好玩的，多多少少知道大概，兩位少俠可否容我們效勞？」

「嗯！」于信漫應了一聲，似在考慮。

「好呀！我答應了！」那小女孩笑道。

「多謝兩位少俠恩典，」笑面煞阮吉與寒星劍韓厲，只差沒行那九叩三跪大禮，那等恭敬神氣，令人看來，多少有點肉麻。

至少那壯漢就有這樣的感覺！蹬蹬蹬，一大羣人湧了上來，個個精神飽滿，氣斂神凝，領頭之人更加不凡！

笑面煞阮吉見了，臉色大變露出不安神色，疾望了于信兄妹一眼，心才定了下來。

當先上樓的是一名神態威猛的老者，身高膊闊，繞頰虬髯，顧盼自如，舉手投足都流露出頤指氣使發號施令的意味。

——這正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鐵獅趙心源。

在他的右側是一個道人，看來仙風道骨，頗有那麼股出塵氣概，不錯，這是青城高手——出雲子。

左邊那人年紀很輕，大約三十多歲，身形頎長，斯斯文文的像個讀書人，但認識他們的人決不敢如此想，他就是「無情判官」黃則正。

這三個人全是當今武林中頂尖兒人物，聲威遠震，黑白兩道雄豪見了任何一人，無不戰戰兢兢的執禮問安。

今天，當地武林同道，在七星槍陸潤泉帶領下，準備在黃鶴樓上歡宴三人。

三十幾人，那種聲勢已經先聲奪人，掌櫃的不敢怠慢，趕上前去，打拱作揖道：「各位大爺，這邊坐，這邊坐。」說時引至靠江的窗子兩張桌子上。

「嗯！掌櫃的，把你最好的酒菜拿出來，先來壺上好茶。」七星槍陸潤泉大聲道。

「是！」掌櫃的只有應聲份兒，急急去廚房吩咐了。

突然，七星槍陸潤泉看到那壯漢，剛好是掉了牙齒的漢子，眉頭微皺，喝道：「克强，怎麼那麼沒有規矩，見了各位前輩在此，也不來問候一聲！」

原來那壯漢有個外號，名叫痴虎，本來姓名兪克强反而少人知道，正是七星槍陸潤泉的師侄，想不到這樣巧碰在一起，兪克强怎好意思叫人呢？

「我……我……」兪克强已經說不出話來了。

「怎麼搞的？」七星槍陸潤泉火了，怒喝一聲。

兪克强又驚又怕，一時觸動哀腸，噗地跪倒，放聲大哭了起來。

七星槍陸潤泉怒火更甚，揮掌就要打下。

「慢來！」無情判官黃則正跨前一步，雙目定在桌上，顯然看到那排牙齒，再加上兪克强的口不能言，事情已很明顯，有人動了手脚。

七星槍陸潤泉顯然也是老江湖，明白自己師侄吃了大虧，當下烱烱目光往四下望去，看看有甚麼了不得的高手在此逞强。

首先，笑面煞阮吉與寒星劍韓厲二人映入眼簾，七星槍陸潤泉一指二人，問兪克强道：「是他們二人？」

兪克强點了點頭，這中間有點誤會，因爲于信兄妹二人與笑面煞阮吉等坐在一個方向，所以，七星槍陸潤泉往這方面指時，兪克强當然是點頭了。

「好！」七星槍陸潤泉霍地站起，大踏步往寒星劍韓厲面前走了過去。

笑面煞阮吉及寒星劍韓厲暗暗高興，這班人一向目空一切，仗勢凌人，今天只怕要吃虧了。

二人此時有了靠山，再說，兪克强也不是他們害的，反正有好戲看，而且安全得很。

「陸某今天向二位討個公道。」七星槍陸潤泉抱拳道，他此時站在笑面煞阮吉面前大約八尺遠近。

「閣下找我們討甚麼？」笑面煞阮吉問得很和氣。

「嘿嘿，在江湖上闖，總不至於賴賬吧！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朋友既做得出來，爲何不敢承認！」七星槍陸潤泉怒聲道。

「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做了甚麼。」笑面煞阮吉道。

七星槍陸潤泉轉過頭來，望住兪克强道：「拔出你的牙齒的可是他們二人？」

兪克强搖了搖頭。

七星槍陸潤泉更怒道：「是誰？給我拉出來！」

兪克强又看看這方指了指。

再看過去，除笑面煞阮吉二人之外，樓上並無特出的高手，尤其是這方面，那兩個小兄妹只是兩名小孩子，當然不會做這事情。

七星槍陸潤泉雙眼噴火，恨不得將這名不成器的師侄斃於掌下。

「老頭子，別站在那兒大呼小叫，拔牙齒的人是本姑娘！」那小女孩笑吟吟道。

「甚麼？」七星槍陸潤泉一生經歷過多少風浪，可沒像今天這樣受窘，搞了半天，仍是一場糊塗。

當然，他不會相信這女孩子有此武功，所以他腦中急速轉念，思索這是怎麼回事。

「是了，一定是小女孩的指使，笑面煞阮吉及寒星劍韓厲二人出手，才會這樣！」

七星槍陸潤泉越想越對，當下沉聲道：「陸某不才，請教二位高招！」

「哈哈！」笑面煞阮吉顯然很開心，笑聲充滿了歡樂，和悅道：「我這點微末之技，怎敢與陸大俠過招！」

人家公開叫陣，竟然當面認輸，在武林中，的確是少有的事，尤其是笑面煞阮吉，一向心高氣傲，今日大反常態，豈非怪事？

七星槍陸潤泉心內微微一怔，暗中更加鄙視，以爲對方見自己同來的高手太多，只好聰明認輸，應戰的話，那是必敗局面，想到此處，再不客氣，猛然大喝一聲道：「說得那麼容易！」鐵掌揮出，往右肩打去。

「砰」！誰知打個正着，笑面煞阮吉整個人飛起，往前翻倒，撞倒了三張桌子，那些滾湯熱茶，濺在身上，燙得衆人呱呱怪叫起來。

以笑面煞阮吉的武功，自然可以避開了，如今自願挨一掌，是有他的想法，寒星劍韓厲也知道這位老搭檔妙計，所以安坐一旁，靜看好戲！

七星槍陸潤泉似乎也大出意外，笑面煞阮吉在武林中也算是一位硬把子，剛才那招，輕鬆平常，任何一位二流脚色也避得了，他爲何如此呢？

這種反常事情，在衆人心中都引起了懷疑，可是無法想出其中奧妙。

七星槍陸潤泉如今騎虎難下，欲罷不能，悶哼一聲，身形微轉，右脚踢出，笑面煞阮吉眼看就要傷在他脚下。

這像是在賭博，笑面煞阮吉是豁了出去，脚尖已快沾上衣襟，危機一刹那，看來笑面煞阮吉就要在他脚下喪生了。

在千鈞一髮之際，兩個肉包子飛到，剛好擊中脚尖及肩膊。

七星槍陸潤泉全神戒備之下，仍然閃避不及，事情並不如此簡單，看來是平常的肉包子，一碰到脚尖，立刻有股大力源源傳出，後勁極强，以陸潤泉的內功修爲，却遭受到極度的反擊，蹬蹬蹬，往後一連退了三步，又再退七步半，急施千斤墜，身形仍然穩不住勢，晃了幾下，極不情願地又退了五步。

現場全是武林中的高手，大家看得清楚，打出個肉包子的是那名女孩子，從七星槍陸潤泉後退樣子看來，這內力是非同小可，但一名小女孩，怎會有如此內力？

七星槍陸潤泉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到現在爲止，所見的事情，表面全是極平常的，可其中却不尋常，到底眞相如何？暫時仍是個謎！

無情判官黃則正首先忍不住，大踏步走過去，站在于信兄妹枱前，淡淡道：「兩位師父是那位高人？」

「你師父又是那位低人？」女孩子笑吟吟反問道。

「胡鬧！」無情判官黃則正叱道，他自恃老前輩的身份，雖然不會與小孩子計較，但是女孩子內力特强，她師父定是位高人，所以忍不住來問問。

「你可要試試？」女孩子笑笑道。

無情判官黃則正眉頭微皺，以他在江湖上的地位，與一名幼齡的女孩子動武，說出去是有失身份的，但七星槍陸潤泉却吃了一大虧，看來這女孩子有古怪，今日必須弄個明白，人家就是要說也沒有辦法。

于信兄妹坐在那兒，悠然自得，似乎絲毫沒把無情判官黃則正放在眼中。

「很好，看來兩位小朋友有好武功，趁此風和日麗的時候，玩幾招也好，我叫黃則正，有個外號叫無情判官，這當然是對江湖上宵小才會無情，二位小朋友，你們也說出姓名來好稱呼！」無情判官黃則正很有耐性地說個清楚明白。

「我叫于芳，外號捉判官，正等着你！」女孩子笑道。

無情判官黃則正心內暗怒，道：「女孩無禮，今日倒要好好教訓教訓她。」想到這裡，立即淡淡道：「我倒想看看你捉判官的本領！」

「小心了！」于芳笑嘻嘻地走了出來，在她眼中似乎並沒把這位判官當作一回事！

無情判官黃則正內心暗自怒忖：「這兩名小孩子不知是那位高人子女或弟子，萬一他們師父護短，那眞是個大麻煩了！」

于芳似乎看出對方心意，笑道：「出手吧！不必擔心其他問題！」

無情判官黃則正心火大發，再不客氣，右手緩緩拍出，一股柔和

的勁風拍出。

在場衆高手知道這是三清眞炁，當今武林中，還沒有人敢輕視這三清眞炁。

鐵獅趙心源見了，怕面前這小女孩吃不消，叫道：「黃老弟手下留情！」

但是，無情判官黃則正還沒來得及回答，于芳那隻雪白粉嫩的小手已拍出，外人看不出有甚麼變化，而無情判官黃則正身臨其境，只覺得胸口有如受千斤鐵鎚重擊，蹬蹬蹬，一連退了三步，一口鮮血往外噴出。

「呀！」衆人驚叫。

鐵獅趙心源如一陣風捲到，急抓黃則正寸關，一探脈息，知他內臟已受了極嚴重內傷，不敢怠慢，右手按在背心上，將自己數十年苦練的內家眞元緩緩注入，黃則正這才好了些，總算救回一條性命。

忙了好半晌，才將無情判官黃則正安頓好了。

經此一役，大夥兒才相信于芳身負絕技，看樣子只不過十來歲，她那身內家功夫，只怕在場許多高手，沒有一個人可與她匹敵。

試想，這種怪事，怎會有人相信，偏偏又發生在眼前，又不容你不相信。

這羣老江湖，平生經歷豐富，可是像今日這種事情，却平生僅見，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咦！你們算了不成？」于芳突然來上了一句。

武林中人，講究名在身不在，于芳這話一說出來，無異火上加油，即使明知不敵，也要拚個明白。

出雲子首先站了起來，高高瘦瘦的身形，行雲流水般的滑前三丈，好站在于芳面前，淡淡地道：「我以青城劍法領教絕學！」

「也好，我不會劍法，手上的筷子却是拿慣了，看看是否能敵得過你的寶劍。」于芳說時，眞個拿起了那雙筷子走到桌子前邊。

如果在平時，有人敢以一雙筷子向青城第一高手出雲子比劍，人家不說他瘋了才怪，而今這小女孩，却以嘻皮笑臉開玩笑的態度說出這話，衆人反而更加感到嚴重。

于芳如此說，決不是狂妄，她到現在爲止，雖然動手發過兩招，而這兩招所造成的結果，是將當今江湖上第一流高手擊敗，因此之故，大伙兒全爲出雲子擔上了心，他如果敗了，自己這許多高手，只怕無法再戰了。

而出雲子本人又何嘗不知道這一戰的嚴重，自己數十年的聲望，以及青城派的榮辱，全在此一戰之中決定，而同來衆人中，又何嘗不依賴自己的劍法呢？

凝重的神色，與破釜沉舟的決心，出雲子緩緩抽出背上的長劍。

這柄劍是青城鎭山之寶，也是天下間聞名的「靈意」寶劍，不僅是削鐵如泥，且與出雲子本身靈氣相通，彼此間還能感應。

在深純內力貫注之下，「靈意」寶劍上的光芒愈亮，寒森森的劍氣使在旁衆人，都感到刺膚砭骨。

出雲子一劍在手，整個人像面對神明，誠敬無比，他此時心神與寶劍合而爲一，已到劍道最上乘的境界，怪不得老道能在武林享有那麼大的名氣，劍道上的成就，當世之中，沒有幾個可以比得上。

今天，只有靠他爲大家爭面子了。

于芳見了這情形，臉上笑容也收斂起來，顯然對出雲子也不敢過份輕視！

「嗤」！出雲子的寶劍揮動，劍氣破空，發出一股刺耳聲響，劍光幻出四朶劍花，罩住了于芳全身大穴。

大夥兒都知道，劍氣是無堅不摧的，于芳這雙筷子，無論如何都抵擋不住出雲子的寶劍！

正在這時，于芳眉頭微皺，筷子抬高半尺，一股無形的罡氣排空震盪，出雲子嚴密的劍網一下子起了波動，壓力越來越大，到後來已到了舉步維艱的地步了。

于芳雙目盯住出雲子臉上不動，支持了半晌，出雲子像是喝醉了酒似的，滿臉通紅，突然手背像給針刺了一下，再也把持不住，「噹」的一聲，「靈意」寶劍終於掉落地上，出雲子敗了，雖未受傷，而心靈却受到徹底的摧毀，頹然往後退出，連地上的寶劍也不要了。

七星槍陸潤泉請客，想不到會帶來這場恥辱，他見到這幾位朋友一生威名斷送在黃鶴樓上，心內實在難過，右掌抬起，往天靈蓋上擊落！

「老弟！」鐵獅趙心源伸手阻止下落的掌勢，輕叫一聲道：「這不能怪你，今日我們大夥兒敗了，只能說運氣壞，剛好碰到他們，走吧！」

江湖上絕頂高手，前後還不到半個時辰，便徹底失敗，灰頭土臉地離開了這天下聞名的黃鶴樓。

于芳顯然很高興地笑道：「這班人目空一切，以爲可以仗勢欺人，今天給他們教訓，讓他們永遠記住，欺侮人也不一定有好結果！」

「兩位少俠，」笑面煞阮吉直到這時才走近前開聲道：「以你們二人一身武功絕學，應該創下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來！」

「怎麼說？」于芳顯然不大明白，但對於轟轟烈烈的事業顯然極

有興趣，所以立即開口問道。

「像現在武林中，」笑面煞阮吉繼續道：「九大名派，一向自以爲是正統的名門正派，其實也沒有甚麼了不起的武功，二位可以別樹一幟，創下一大門派，在武林中放一異彩，豈非好事？」

「嗯，這倒是不壞的主意！」于芳顯然心動了。

「我們先找個地方，然後再發展勢力。」于信突然道。

笑面煞阮吉知道二人心動了，心中暗自大喜，立即接口道：「講起地方，襄陽城中的天皇堡，可以作爲根據地，那地方大，建築也不錯，而且四通八達，正好作爲二位創業的發祥地。」

「好吧！此地你們二人比較熟悉，往後有事，先給我們想法子，辦成了有你們的好處。」于芳高興的道。

「多謝兩位栽培，大恩大德，我二人決不敢忘！」笑面煞阮吉及寒星劍韓厲大喜，二人心意相通，知道今後要呼風喚雨，揚威宇內，只要跟隨面前這二位兄妹就行了。

「反正無事，我們就走吧！」于芳似乎很性急，說時先自站起來。

天皇堡，在武林中可算得上是一塊金漆招牌，堡主守拙先生白奇，一身武功得自異人傳授，今年六十歲左右，二十歲身入江湖，四十年來，遍遊宇內名山大川，未逢敵手，然後選中襄陽城的依山傍水，建下了這座雄偉的天皇堡。

天皇堡內羅致很多的人才，像運財童子司徒德潤、教頭九現雲龍萬重山、三湘鬼王上官笠、五絕秀才駱易明及素月仙子萬麗華等，都是一代人傑，機智武功在江湖上全是頂尖兒的角色。

別說武林人物，即使九大門派，也不敢無故招惹天皇堡，笑面煞阮吉及寒星劍韓厲二人曾在天皇堡吃過虧，如今正好一擧兩得，報仇洩憤，然後以此爲根據地，召集天下英豪，創立派教，稱雄宇內。

二人心中越想越高興，鼓其如簧之舌，向這兩位武功蓋世的小兄妹進言。

「兩位少俠，在江湖混，有時候不能心軟，尤其是作大事，更要英明果斷，然後才可以震懾羣雄，稱霸天下！」寒星劍韓厲道。

「很好，二位是我們的軍師，要怎樣做，隨時提供意見。」于芳笑道。

「像這次奪取天皇堡，首先給他們個下馬威，不理三七二十一，先殺傷幾名高手，然後再說理！」

笑面煞阮吉大聲道。

于氏兄妹微笑點頭，顯然贊成笑面煞阮吉的意見！

俗語說，寧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天皇堡得罪了笑面煞阮吉及寒星劍韓厲二人，因而種下了禍根，遭受傾覆之災！

＊　＊　＊

陽光普照，天皇堡屹立在江邊，益發顯得威勢赫赫，不同凡響。

由於天皇堡在武林中地位甚高，所以不怕甚麼人侵犯，堡門大開，任由來人進出，不加盤查。

笑面煞阮吉大模大樣走進去，雙眼四週觀望，希望找個比較有份量的人試招。

有兩名少年施施然走出來，看見笑面煞阮吉微微一楞，隨即臉色大變，喝道：「你們二人是否找死？」

「正想找死！」笑面煞阮吉說時，左掌揮出，爲首少年大出意外，並且這招「陰陽兩路」詭異莫測，那年輕人首當其衝，中個正着，頓時重傷，往後就倒，口中鮮血狂噴，眼看活不成了！

「你！」另外一名年輕人大驚，指着笑面煞阮吉，還沒開口，寒星劍韓厲那柄劍，有如天外飛鴻捲上頭頂，陰森森的劍氣，毛髮也斬下了一束。

拚命閃避，總算逃過致命的一劍，但寒星劍韓厲穿心腿踢中了年輕人胸口。

由進天皇堡到現在爲止，只不過片刻光景，已有兩名年輕人就此重傷，在天皇堡來說，可說是破天荒第一次，頓時，像煮沸了的油鍋滴進了一滴水一般炸了起來。

四方八面的人蜂擁而來，將四人包圍在圈子裡，眼看就要斷刀分屍！

突然，一聲清亮的嘯聲在遠處響了起來，來勢極快，一條雄偉的身軀從天而降，落在場中。

于氏兄妹定睛看時，來人生相極其威猛，豹子頭，一雙巨眼閃閃有光，身高總有八尺開外，一見地上倒下兩個年輕人，抬頭望住笑面煞阮吉及寒星劍韓厲，吼道：「是你們兩個幹的好事？」

「正是，你萬老兒奇怪了是嗎？」笑面煞阮吉笑道。

來人正是天皇堡的總教頭——九現雲龍萬重山！那傷重的兩名青年，不是別人，剛好是他兩名愛徒，笑面煞阮吉等竟敢做出這樣的事，實在有點反常，但他性烈如火，怒吼一聲，「天雷掌」已經打到。

笑面煞阮吉微微一轉，已躲在于芳的身後，但上半身仍然暴露在外，天雷掌雄渾的掌風仍然畢直的打到。

「哼！」于芳右手一揚，九現雲龍萬重山突然像着了魔，翻翻滾滾往外跌去，他到底是個非同小可的

高手，臨危不亂，眞氣下沉，同時將外力消去，雖然給捲出三丈，身形到底還能穩住。

俗語說得好，只要一出手，就知有沒有，九現雲龍萬重山本身武學修為極高，當然知道剛才那一股勁力，決非普通高手可以發出，當今武林中，就所知道的幾位高人，內家火候均未到此境界。

但他看清楚時，發掌的竟是名女孩，心內所產生的驚訝與震驚，可以說是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呆在那兒，傻了一樣。

「萬老兒你的威風那兒去了？」笑面煞阮吉一見，立即冷嘲熱諷起來。

九現雲龍萬重山深深吸一口氣，將心內的紛亂思潮强行壓下來，沉聲道：「你們是為阮吉報仇而來？」

「不是報仇，是要借天皇堡一用。」笑面煞阮吉接口道。

「嗯，這地方不錯，你老頭看上去相當出色，可以為我們看看門口。」于芳笑笑道。

九現雲龍萬重山平生經歷了多少事，像今天這樣，可是破題兒第一遭。

硬幹吧！決不是人家對手，雖然如此，也不能就此退縮，在江湖上混的，生死早已看開了。

面對生死問題，九現雲龍萬重山表現出過人氣度，沉聲道：「既然如此，萬某人只好捨命陪君子，討教高招。」

「出手吧！」于芳已走前一步，臉色平靜。

九現雲龍萬重山暗暗將其眞氣調勻，輕叱道：「看掌！」人已衝天而起，施展生平絕技——九現雲龍的絕學。

于芳視如不見，安然站在原地，雙目望住萬重山在空中翻騰轉折的身形。

「颼」的一聲，九現雲龍萬重山身形急墜，雙脚如狂風驟雨般，往于芳頭上攻到。

于芳反手揮動，往空中虛按了一下，看上去好像是開玩笑，但是，九現雲龍萬重山却大叫一聲，直跌了開去，「砰」的一聲，跌出五丈開外，昏死在地上。

「呀！」天皇堡衆人驚叫起來。

像九現雲龍萬重山，在天皇堡中武功極好，地位也極高，如今竟栽在一名女孩子手中，衆人明明看到，仍然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還有甚麼高手，快出來呀！天皇堡的高手呢？你們怎麼龜縮不出？」笑面煞阮吉高聲叫道。

「好厲害，有人看上了天皇堡這塊地方，還要打人，眞夠狠呀！」一名清瘦老者緩步走出。

「堡主！」衆人叫道。

笑面煞阮吉與寒星劍韓厲，也算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見了這位天皇堡之主，內心自然而然產生一種畏懼，因為傳聞中，這位守拙先生白奇智慧極高，本身武學修為也是駭人聽聞，雖然這于信兄妹似能壓倒天皇堡，但他那種平淡的外表却給人一種莫測高深的感覺。

沉默了半晌，笑面煞阮吉忍不住道：「堡主有何高見？」

淡淡一笑望住了笑面煞阮吉道：「天皇堡這地方，大概是閣下二人介紹的吧！」

「是又如何？」笑面煞阮吉惱羞成怒，不再隱瞞，大聲回答。

「嗯，你們有辦法，找到兩位靠山。」天皇堡堡主很和氣，最少表面上沒有現出怒容。

「堡主有何打算？」寒星劍韓厲忍不住問道。

這位堡主沒有回答，竟自朝于信兄妹拱手道：「請教兩位尊姓大名？」

「哦，我叫于信，這位是我的妹妹于芳。」

天皇堡堡主白奇更加客氣，笑了笑道：「聽你們兄妹的口音，好像不是中原人吧？」

「我們是崑崙山上……」于信正要說時，笑面煞阮吉却大聲道：「天皇堡快讓出來，其他的話也沒有必要多說，姓白的到底讓不讓出？」

「讓，怎麼會不讓？我們為首的幾名立刻就走，只有這些莊丁，他們只不過僱來種田的，反正此處也要人打掃，四位可否留下他們，賞一口飯給這些苦哈哈吧！」天皇堡主白奇說得很婉轉。

「我們不願留在此，願意跟堡主一齊走！」衆人大叫。

天皇堡堡主白奇微微一笑，朝衆人道：「你們是平常百姓，有父母妻兒要養，我們這種江湖上爭鬥之事，與你們是沒關係的，聽我的話是沒錯的！」

「好，你們留下吧！」于芳似有不忍，立刻答應。

守拙先生白奇，率領十五名得力手下與家人，離開了天皇堡，毫無激憤之色，這才是拿得起放得下的大英雄。

目送這位原來的主人離開之後，笑面煞阮吉，心內不知有何感想，但他自己的江湖生涯，却因此而展開了新的一頁。

十五天之後，天皇堡內內外外，整個改變了。

首先，由笑面煞阮吉及寒星劍韓厲策動，二十幾名武林高手投到，於是又策劃新的計劃。

晚上，大廳上坐滿了人，于信兄妹坐在上首，左右兩旁坐着笑面煞阮吉及寒星劍韓厲，其餘全是黑白兩道有名有姓的高手。

氣氛相當嚴肅。

笑面煞阮吉首先站了起來，向上首微微一躬身，然後朗聲道：「兩位少主，各位在座兄弟，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是空前絕後的事情！」

一陣熱烈的鼓掌聲，表示大夥兒的興奮。

笑面煞阮吉更加高興，臉色通紅，聲音也漸漸高吭洪亮：「……天皇堡，即是當然盟主。」

「好！」掌聲雷動。

寒星劍韓厲接着拿出一張名單，道：「首先發出武林帖，號令所有江湖高手，克期到天皇堡報到，逾期即當作叛逆論，到時本堡即頒追殺令，現在先將名單唸一次，九大門派的掌門，天下綠林道上二十大寨，十二帮派，所有主持人均限在端陽節前報到，這之間有三個月時間，想必足夠了，各位兄弟可有異議？」

「贊成！」

「沒有異議！」

整個武林從此掀起大風波，所有門派帮會，全沸騰了起來。

各家各派，分頭查詢，九大門派更不用說，由武當掌門發起，一月後齊集在少室山。

青玉石上的掌印，令得各位掌門人默然，像這樣內家火候，在場衆人可說是看都沒有看過，更別說自己去抵抗了。

「這樣說，我們九大門派，眞個要俯首稱臣，任由那兩位小孩主宰了？」崆峒掌門人憤憤道，由於他派中火眼靈猿侯蔭，當日在少室山已然受辱，所以對於于信兄妹極之痛恨，寧死也不服輸！

「阿彌陀佛，誰又能敵得住這兩名小孩的武功呢？九大門派千百年來的基業，莫非毀於今日？」少林方丈合什道。

「各位掌門，小可倒有一點愚見！」天皇堡堡主白奇見衆人無法可想，即開口道。

「白先生是武林中的智者，一定有見地，請說！」峨嵋掌門人高興的道。

白奇也不客氣，在這非常時期，虛偽是顯得幼稚的。

緩緩的站起身來，守拙先生白奇朝在座之人望了一眼，沉聲道：「這兩個小孩的武功奇高，內功更深不可測，可以說，當今武林中沒有一位夠資格做他們的師父！」

「不錯！」衆人一想果然如此。

「世上有一地方，」白奇雙目望住半空，似乎陷入往事的緬懷中，繼續的說道：「我師父少年時在崑崙絕頂，曾遇見一名年老長者，剛巧被毒蛇咬中，性命垂危，我師父不避危險，用口吸出蛇毒，那老者感激之餘，傳給我師父兩招掌法，也就是在下仗以成名江湖的武功！」

「呀！」衆人一齊驚嘆，守拙先生白奇揚威江湖，數十年來創下極大萬兒，天皇堡雄霸武林，原來他的成名武學，僅此兩招掌法，如何不令人驚訝！

「那于信當日在天皇堡，」白奇接着道：「曾親自說過，他們家居於崑崙絕頂，以我想，于信兄妹一定是那地方出來的人！」

「那地方不知可以找到否？即使找到，又如何可以制服于信兄妹？」崆峒掌門人無可奈何的道。

「當年那老人，曾對我師父說過，如在江湖上遇到不可解救的大難，可以到天外天去，憑那玉牌，得到解救！」白奇由懷中掏出晶瑩可愛的玉牌。

「哈哈，原來那小孩，是從天外天逃出來的頑童，只要告訴他們家中長輩，就甚麼都解決了。」崆峒掌門笑道。

「不錯，貧道也略知一二，」崑崙掌門接口道：「敝派祖師曾立下一道嚴令，崑崙弟子不准越過雪嶺，更不准在外說此地方，雖不知那地方叫甚麼，諒必是天外天了！」

「好極！事不宜遲，麻煩堡主親自走一趟，你有玉牌在手，不怕甚麼，我們跟去的話，只怕有多少不便！」少林掌門道。

「各位掌門，為了我自己的天皇堡，當然要去，萬一那地方不是于信兄妹的出身地，各位又如何辦？」守拙先生白奇思慮週到，小心謹慎，果然是一代人傑。

「還有兩個月的時間，我們在此一齊等候你的消息，眞個不行，那時再說了！」少林掌門合什道。

「既然如此，我立刻起程。」守拙先生白奇此時也不敢怠慢，立即動身。

「保重！」九大掌門齊聲祝福道。

白奇擔上了這副千斤重擔，心頭壓上塊大石。天下武林的安危，決定他此行之成功與否，而且不能遲到，否則，只怕也無補於事，試想，關係如此重大，他能躭誤片刻麼？

天外天很難找，甚至可以說極難找到，但白奇曾經聽過師父詳盡的叙述，因此比較容易着手。

經過三百里的雪地，來到一處高聳入雲的斷壁，看上去是光滑如鏡，極難攀援的高地。

但是，白奇却胸有成竹，在距離地面約兩丈高的壁上輕按，那地方比較黑色，事先不知道，以為是自然生長的，其實是另有奧妙！

軋軋軋聲音很輕，黑石旁邊出

現一道裂痕，從前面望去，仍看不出甚麼，斜着插入石中，有條三尺來寬的小路出現！

白奇大喜，總算摸到門路，毫不遲疑，疾忙走入，彎彎曲曲，總有百丈長，外人不明就裡，多數會中途而廢，不再深入，所以這地方的確隱蔽。

走出甬道，地勢豁然開朗，白奇望着這座佔地極大的山谷，一時口怔目呆，以爲是在夢中！

此處風和日麗，景色宜人，最妙的是氣候溫和，與谷外相較，有如天上人間。

正端詳間，一條人影凌空掠到，望着這位天皇堡堡主白奇，似乎看到甚麼鬼怪一樣，吆喝道：「你怎麼進來的？快出去！」

白奇定睛看時，來人像個農夫，但剛才施展身法，却是武林難得一見的上乘身法，此時不敢多想，急忙取出玉牌拱手道：「我找一位老人家！」

那農夫樣的漢子接過玉牌，臉色微變，看了半晌，才道：「這是于二爹的東西，跟我來吧！」

白奇暗暗忖道：難道那老人家還未亡故，師父年輕時遇到，對方已經七十歲模樣，經歷數十年，仍然健在，那眞是令人想不到了！

山谷中人很多，見到白奇，都好像看到甚麼新奇事兒一樣，露出驚訝神色。

漢子也不多說，畢直將白奇引至一座小湖邊，岸邊有五間石屋，極其精緻美觀！

「于二爹！」漢子在門口叫着。

「是漢忠麼？進來吧！」門內一個蒼老的聲音道。

漢忠伴着白奇進屋門，見那位老人正在看書，此時抬頭見到白奇不由微微一怔。

「于二爹，這是你的玉牌吧！」漢忠急呈上玉牌。

「呀！」于二爹一見，急忙抓住玉牌，顯然心情激動，急轉頭問道：「這是你帶來的麼？」

「是！」白奇恭敬的回答。

「誰交與你的？」于二爹又問。

「是我師父交給晚輩的。」白奇答道。

「好！你坐吧！」于二爹指了指張椅子說道。

白奇也不客氣，依言坐下，他這時才有機會細細打量于二爹，外表看來，沒有甚麼出奇處，仍然是七十來歲的模樣，並未顯得特別老邁。

那叫漢忠的年輕人告辭出去，留下了白奇在屋內。

「孩子，你今日到來此處，諒你必定有解決不了的困難，當年你師父救了我一命，活到如今，不說別的，我一定會盡力帮你。」于二爹說得很誠懇。

「老人家……」白奇立即將天皇堡及當今武林中的情况大約說了出來。

「唉！這兩個淘氣鬼！」于二爹聽白奇說完，立即微皺眉頭，罵了一句：「顯然于信兄妹是這裡出去的！」

白奇暗自高興，整個江湖的安危，今日總算出現了點曙光，九大門派掌門如果知道，不知有多高興！

于二爹沉吟半晌，隨即坐了下來，神色也極之嚴肅凝重，沉聲說道：「這山谷可說是人間天堂，氣候溫和還在其次，而且最難得的是此處有大量千年何首烏、人參及靈芝草，這些東西，任何人吃了，內力立刻有百年以上的功候，所以那兩名小鬼有此深厚內力，原因就在這裡了。」

白奇只聽得怦然心動，要不是親耳聽到，誰會相信世上有此洞天福地！

于二爹又繼續道：「你既來此，也算是有緣，待你服了這些靈藥，內力立時增强，不怕那兩小鬼，至於招式，我這兒有三招掌法，你可在此練習大約十天後，也可勉强對付那兩個小鬼！」

「老人家，你爲何不派人把兩位小朋友找回來？那不是省事得多了麼？」白奇出聲道。

「當然要派人去，你我既有這段淵源，來到了天外天，總不至空手而回，只是緊記一點，在江湖上不要說出我們的一切！」于二爹吩咐道。

「晚輩一定不會說。」白奇應聲回答道。

十五天過去了，天皇堡堡主白奇整個人像脫胎換骨似的，一身武功可說已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他倒不是要逞强鬥勝，只希望這場風波平息了也就心滿意足了。

以白奇此時之內力輕功，兼程趕路，剛好在端午節前趕回天皇堡。

* * *

人山人海，笑面煞阮吉與寒星劍韓厲，此時儼然可以左右天下武林的命脈，于氏兄妹只不過是被人利用的傀儡而已。

大會已經開始，九大門派掌門人及黑白二道英雄，全趕來天皇堡。

「誰人反對，可以武力解决！」笑面煞阮吉大聲呼叫，那副得意的神態，眞令人討厭。

大夥兒正在竊竊私議，多數是敢怒而不敢言！

天皇堡堡主白奇排衆而出，大聲道：「很好，笑面煞，我跟你比武！」

「你……」笑面煞阮吉看到白奇，知道不是對手，但是衆目睽睽之下，若不敢應戰，實在有點尷尬。

「比武由我來！」于芳站起來道。

「好！我們試試！」天皇堡堡主白奇笑道。

九大門派掌門見了，驚奇莫名。

于信兄妹的武功，大伙兒見多了，而天皇堡堡主白奇固然藝業驚人，但與少林圓覺大師比較，仍有不如之處，連圓覺大師都比不上，他白奇出場，不是送死嗎？

武林同道竊竊私語。

「看掌！」于芳輕叱一聲，右掌伸出，一股雄渾的內勁排空而出。

白奇也照樣畫葫蘆，右掌拍出。

「轟」兩股勁氣半空相遇，爆散開來，激得漫天塵土飛揚。

蹬蹬蹬，于芳一連退了七步，方始站穩了身形！

「好！」這呼聲像雷鳴，也代表了當今武林人的心聲，九大掌門簡直喜極流淚。

「你……」于氏兄妹大感驚異，指住天皇堡堡主白奇，不知如何說才好！

正在這時，一名農夫樣的漢子緩緩的走進場中。

「漢忠哥！」于氏兄妹叫道。

「跟我回去吧！」農夫樣的漢子微笑道。

「我……們……」于芳想說甚麼，她似乎也知道不行，只好嘟起小嘴道：「人家在外邊玩幾天嘛，何必這樣兇！」

農夫樣的漢子微微一笑，不多說甚麼，一手一個，牽住兩名少年男女，緩緩的離開了天皇堡。

「好呀！」歡聲雷動，在天皇堡上空歷久不散。

武林中的一場軒然大波被平息了，江湖上重又恢復了平靜。

（完）

上文提要：方寶玉逃至大森林，碰上正欲赴約與烏金幫幫主金銅人決鬥的洪老刀。兩人尋到烏金幫時，却發現烏金幫一衆皆被殘殺，唯金銅人尚有一口氣在及三大護法逃出生天。洪老刀本是來赴約決鬥的，此時却以自身眞氣爲金銅人施救。經米二公子証實，原來向烏金幫下此毒手的是「震宮斷魂手」白眉太監冷森嚴……

白眉太監

方寶玉傳奇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蛇咬洪老刀　漁獵方寶玉

方寶玉悄悄把米二公子拉開一旁，把翠香院所發生之事一一相告。米二公子沉吟半晌，道：「半絕師太雖受重創，但憑『十三飛鷹』的本領，要殺她還不容易……再說，揚州城內最近高手雲集，正是藏龍臥虎，隱異匿奇，當中更不獨正氣凜然俠義之仕，翠香院事情一旦弄大，未必便對那些太監們有利！」

方寶玉聽得不住點頭，心中卻道：「你老兄果然有點門道兒！明知遠水救不了近火，就算此刻心裏焦急萬分又有個屁用？不如索性一切大事儘皆輕描淡寫處置，此謂之舉重若輕，鎮定得令方少爺五體投地。」寶玉心中又自忖道：「半絕師太身陷險境，是死是活你老兄是不會怎樣關心的，但怡夢姐姐可不是尼姑，而且青春貌美，她若給太監們弄破了臉蛋兒，就算你老兄不心肝疼，老子也有八九分捨不得……」

正在胡思亂想，忽聽洪老刀對金銅人說道：「貴幫有一位香主，欠下這小鬼十兩銀子，至今尚未清還，這筆帳，該當如何處置？」

金銅人道：「香主欠債，那是香主之事，跟我這個做幫主的又有什麼相干？」

洪老刀倏地臉色一沉：「這豈不是存心賴帳嗎？」

金銅人濃眉一揚，冷笑道：「要是本幫所有不肖弟子債台高築，所有債主都向本幫主討債，俺豈非變成一身是債嗎？眞是豈有此理！常言有道：『寃有頭，債有主！』那一位香主欠他銀兩，就叫他自己清還，可別扯到我頭上來！」

洪老刀「哇」的一聲：「區區十兩銀子，算得上什麼！」

金銅人道：「銀子多少，另當別論，你若要俺做個東道，大吃大喝再找二三十個娘兒們花天酒地，便是花上一千幾百兩，都可算在俺頭上，但代替香主還債，一文錢也休想！」

洪老刀登時呆住，方寶玉不禁哈哈大笑，道：「金幫主說得好！此事合當就此了斷，今天晚上，就由幫主做個大大的東道，咱們這裏所有人一起大吃大喝，最好花上他老人家一二千兩銀子，那便本利統通歸還，毋須爭拗！」

方寶玉料想此言一出，勢必有無數人熱烈鼓掌附和，豈料恰恰相反，全場竟是鴉雀無聲。隔了片刻，聶秦首先道：「今天嘛……咳咳……敝幫不少兄弟慘遭毒手，縱使幫主大破慳囊，恐怕誰也沒心情大吃大喝，但來日方長，將來只要能夠手刃冷森嚴這可惡可殺的閹賊，聶秦第一個不醉無歸！」此言一出，反倒惹來一陣喝采聲。

方寶玉碰了個大大的釘子，只得訕訕一笑，再也不敢妄出風頭，胡言亂語。

金銅人卻抱起了他，大聲道：「不管怎樣，你畢竟還是對本幫有着極大功勞，你不做副幫主，我不勉强，但有一點小小見面禮，你卻是非收下來不可的。」說着，把腰間一直懸掛着的匕首重重塞在方寶玉懷裏。

這匕首看來甚是輕巧，豈料卻是沉甸甸得異乎尋常，方寶玉再不識貨，也決不會把它當作一般兵刄，當下連忙稱謝。

洪老刀卻嘿嘿一笑，道：「這東西，十兩八兩銀子倒還值得，既有此物，總算沒有做了賠本生意。」其實，這匕首是千年海底寒鐵再加十七種精鋼，花了八九年時光始能鑄成，絕對千金不易，洪老刀並不是不識貨，只是故意出言相激氣一氣金銅人。

但金銅人毫不動怒，反而桀桀一笑，道：「十兩八兩，那是一定值得的，再多可不敢說了！」

米二公子突然雙手一拱，道：「冷森嚴這一次到揚州，必有重大圖謀，昔才晚輩與他過了三招，全仗金幫主以『金獅大開勁』把他牽制住，晚輩始僥倖未受傷，其後冷森嚴聽聞一陣急速竹哨聲，即匆匆往北逸去，顯有要事發生……晚輩不自量力，追出三里，終於還是趕不上……唉，眞是說來慚愧……」

洪老刀搖搖頭，道：「何愧之有？冷森嚴有三個師父，其中一人乃是隴中『流星門』的席二先生，席二輕功冠絕中土，冷森嚴既師承於他，腳下輕功自是非同小可……只可惜……唉……席二先生畢生俠名遠播，想不到晚年收了冷森嚴這個大逆不道的弟子，最後更釀成了滅門之禍！」

金銅人矍然動容，額上兩顆骰子彷彿隨着他臉上肌肉抽搐而不住轉動，但轉來轉去，合湊起來還是一張「人牌」。

米二公子道：「冷森嚴作惡多端，必遭天譴，但目下閹黨勢力如日方中，他本身武功又極厲害，要對付此人，必須謹慎從事。」

方寶玉望着他，心想：「你老兄天天在翠香院出出入入，但來來去去都只是泡着怡夢姐姐，這算不算是謹慎從事？」

經此一役，洪老刀與金銅人化敵爲友，兩人對米二公子也極是尊敬，但米二公子對自己的身世來歷，師門武功路數，總是含糊其詞，令人聽來有着似是而非之感。

米二公子掛念着怡夢的安危，其後即匆匆趕回揚州城內，方寶玉本欲緊隨其後，卻給洪老刀一手抓住。

方寶玉道：「洪前輩有何指教？」

洪老刀用金鈎指了指自己的喉嚨：「這裏乾涸得很。」

方寶玉道：「前輩要喝水，我去找便是。」

洪老刀搖搖頭，道：「不，老子要喝酒。」

方寶玉：「那麼，到揚州去，最少有七八家酒鋪的老闆和我相熟，再不然，到翠香院喝酒更妙，有幾個白白胖胖的姑娘，前輩看了一定鍾意。」

洪老刀臉色一沉：「紅顏禍水，以後休得再提！」

方寶玉舌頭一伸，急急點頭不迭，心中卻道：「酒是穿腸毒藥，色乃削肉鋼刀，你老爺子的頭腦倒有一半相當清醒。」

其時，米二公子早已遠颺而去，洪老刀拉住方寶玉，又道：「金銅人給白眉閹賊殺得天翻地覆，大概沒心情陪咱們喝酒了，你隨我來，讓老子一面喝酒，一面傳授你幾招絕技。」也不理會方寶玉是否願意，拉着他邁開大步離去。

金銅人並沒有趕上來，一張血淋淋的臉顯得異常沉重可怖。

天有不測風雲，半空突然烏雲密佈，不久更下起傾盆大雨，金銅人木然地站在帳篷外，聶秦悄悄在他身邊撐起一把黃油紙傘，他也彷佛渾然不覺……

這場雨說來便來，而且越下越大，聶秦雖然撐着雨傘，但根本擋不住洶湧的雨勢，不到片刻，兩人已是全身濕透。

但金銅人仍然屹立不動，聶秦終於忍不住，叫了一聲：「幫主……」金銅人卻不等他說下去，突然搶過雨傘，迅速把傘子摺起，隨即狂舞起來。

金銅人雖然敗在冷森嚴手下，但一身武學決非等閒之輩可比，這紙傘在他手中，舞動得如刀似劍，其勢道之猛烈，似千軍萬馬在大雨中放蹄奔馳。

金銅人雨中演武，雖是藉此宣洩心中悶氣，但一招一式毫不含糊，聶秦等在旁目睹，不禁嘆爲觀止，自愧不如，但在欽服之餘，又不禁聯想起冷森嚴的武功猶勝眼前的金幫主，將來遇上此閹賊，恐怕大大不妙。

金銅人把雨傘越舞越急，但到最後，卻又緩慢得出奇，竟似是舞招過急，氣力不繼一般，但聶秦等三大護法深知並非如此，一時間摸不着頭腦，不禁大爲詫異。

金銅人最後三招，極爲奇特，聶秦雖然見多識廣，而且對這位金幫主的武功路數也是相當瞭解，但對這最後三招卻諱莫如深，不明不白。

聶秦不明白，柯亮秋更不明白，倒是蘇雲晴看得不住點頭，但隨即卻又不住地搖頭，不住地嘆氣。

聶秦知道這「天涯鶴叟」必已看出端倪，忍不住悄悄的問：「這三招是什麼武功？」

蘇雲晴又長長嘆一口氣，道：「這不是武功，而是金幫主在凌空寫字。」

柯亮秋的瞳孔倏地大亮，失聲叫道：「是了！那是三個字！是……是……是金——劍——人！」

蘇雲晴傻傻地點了點頭，臉上卻露出了一陣無奈的苦笑。

金銅人以黃油紙傘凌空寫字，所寫的三個字，確然是「金劍人」！

金劍人是誰？他和金劍人之間又有什麼關係？

* * *

大雨中，洪老刀挾着方寶玉在崎嶇泥濘的山道上飛馳，兩人早已渾身濕透。

方寶玉肚子裏早已大罵：「操你祖宗十八代大大小小的灰孫子，你這個跛手老烏龜要喝酒，儘管自己喝個飽，何必偏要拉着老子來奉陪？他奶奶的……如今貓尿還未嚐一滴半滴，倒變成了一大一小兩個落湯雞！」他肚子裏不斷大罵，但嘴裏一言不發，大有要剮要殺，任隨尊便之概。

約莫半個時辰左右，洪老刀帶着方寶玉來到一間頗為殘破的酒鋪，掌櫃的是個四十多歲，臉圓鼻大，眼睛細小的大胖子。

洪老刀甫進鋪內，便放下方寶玉扯直嗓子大叫：「小二，拿酒來！」

胖掌櫃搖搖頭，沒好氣地說道：「小二跑掉了，你要喝酒，得自己想辦法。」他一開口，說話便甚為奇特，方寶玉不禁大為詫異。

洪老刀卻似乎並不在意，只是「嗯」的一聲：「又一個給揍得不似人形，終於跑掉啦？」

胖掌櫃嘆一口氣，道：「眞沒辦法，這一個新來的，看似一條黃牛，但還是禁不起小的循循善誘。」

洪老刀道：「這一次，你打斷了他多少肋骨？」

胖掌櫃道：「一根都沒有打斷，只是他留下這小半碗東西。」說着，把一個粗糙的瓷碗在枱上重重一擱，洪老刀瞧了一眼，道：「就只是這些東西？嘿嘿，倒算是手下留情。」

方寶玉比洪老刀矮小，未能瞧見枱上粗瓷碗裏放着的是什麼東西，不禁好奇心大起，連忙找了一張木櫈，跳到櫈上瞧瞧。一看之下，陡地呆住，原來在碗裏放着的，竟然是十幾顆血淋淋的牙齒。

方寶玉看得發楞，胖掌櫃卻瞇着眼桀桀一笑，道：「小傢伙，你是不是要在這裏當小二？」

方寶玉吃了一驚，連忙耍手搖頭：「我不幹什麼小二，小三小四也不幹。」

胖掌櫃又是「咯咯」一笑，道：「小二不幹，小三小四也不幹，眞是幹你娘的！」洪老刀立時伸手一拍櫃枱，喝道：「他是老子帶來的，你別嘴裏不乾不淨！」

胖掌櫃嘆了口氣，道：「怎麼不帶個漂亮的小姑娘，也好解解我的悶氣。」

這一次，不等洪老刀說，方寶玉已搶着說道：「紅顏禍水，以後休得再提！」洪老刀倏地大笑，道：「說得好，孺子可教也。」

方寶玉得意地笑了笑，心中卻道：「要是沒有紅顏禍水長駐候教，揚州城內大大小小的妓院統統都要關門大吉，說不定老子更早已餓死街頭，又怎能在此時此地跟你這個老烏龜胖甲魚磨菇！」想來想去，還是覺得紅顏未必是禍水，就算是禍水，這種「水」也是又香又甜，難怪翠香院夜夜笙歌，嫖客多如過江之鯽。

雨勢停了片刻，但隨即又再洶湧而至，這殘破酒鋪最少有十幾處地方不斷漏水，但胖掌櫃似是渾然不覺，臉上神情一直都是似睡非睡。

洪老刀不再理睬他，只是到處東翻西找，想弄一兩罈好酒喝個痛快，但他找來找去，所有酒罈、酒樽、酒缸全都空空如也，連一滴酒也沒有。

洪老刀眉頭大皺，自言自語喃喃地說道：「他媽的，老子分明嗅到陣陣酒香，偏偏找不出來……他媽的邪門！邪門！」忽見方寶玉賊頭賊腦偷偷地笑，不禁勃然大怒喝罵：「又不是撿到三百錠金元寶，笑什麼鳥？」方寶玉兀然在笑，卻不再去看洪老刀，只是兩眼直瞧着那個似睡非睡的胖掌櫃。

洪老刀酒癮發作，怒火更盛，陡地疾標過來，一手抓住方寶玉衣襟：「你是不是知道酒藏在什麼地方？」

方寶玉「嘖嘖」連聲，慢條斯理說道：「就算我告訴你酒藏在什麼地方，只怕你也喝不下去。」

洪老刀怒道：「胡說！」

方寶玉道：「這酒也許本來很不錯，但倘若有人天天坐在酒罈上面又放屁又拉屎，這就難保不會變成臭氣熏天，中人欲嘔了！」

洪老刀「呸！」一聲：「什麼人斗膽在美酒之上天天放屁拉屎？」

方寶玉嘻嘻一笑，伸手向那胖

掌櫃一指，洪老刀登時呆住。

原來胖掌櫃一直都坐在一個極大的酒罈上，但由於櫃枱遮擋住，如不留心察看，是很難發覺的。

洪老刀立刻一拍櫃枱：「喂！快給老子站起來！」

胖掌櫃卻似是聾了，不但沒有站起，看樣子似乎正在呼呼大睡，剛才洪老刀不理睬他，他此刻也不理睬洪老刀。

洪老刀眉頭一皺，又道：「算了，算是姓洪的無禮，老闆兄台大人不記小人過，勞煩尊駕稍移玉步則個！」

胖掌櫃又似是睡了片刻，才突然打了一個「呵欠」，咕噥着說道：「每天到了這個時辰，總得去撒他媽的一大泡尿……」說着，搖搖晃晃地離開櫃枱。

洪老刀見他遠遠走了，不禁精神大振，連忙伸手便去抱起酒罈，豈料一抱之下，右腕突然傳來一陣劇痛，隨即瞧見一條色彩斑斕、長僅半尺的小蛇緊緊咬住他的右腕不放。

洪老刀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忙亂中急以左臂上的金鈎插向小蛇，但這小蛇又滑又溜，金鈎如何能一插便中？正在不知如何處理之際，驀地寒芒一閃，那條色彩斑斕的小蛇自蛇首以下被削掉，但蛇口兀自緊緊咬住洪老刀右腕不放！

原來方寶玉見洪老刀給小蛇咬住，也不禁大吃一驚，雖則對洪老刀此人並無什麼好感，但事出倉猝，還是救人要緊，於是隨手抄起金銅人相贈的匕首，向那小蛇直削過去，果然得心應手，小蛇就此身首異處！

洪老刀又氣又急，好不容易才把細小的蛇頭弄脫開去，便在此際，忽聽一人狂嚎大叫，哭聲竟是震天蓋地！

這大聲嚎哭、如喪考妣之人正是那個胖掌櫃！

方寶玉心想：「這胖鬼也不算太沒人性，洪老甲魚給小蛇咬了一口，他居然傷心至這般田地。」再看看洪老刀的右手，只在須臾之間，竟已一片紫黑，一直伸延至肩胛上方。

方寶玉心中大吃一驚，想不到這條小小的蛇兒，竟具如此劇毒，如不及時搶救，恐怕洪老刀會有性命之虞。

忽聽胖掌櫃在聲淚俱下之餘，突然破口大罵：「你這個老不死老賊禿，竟害死了我這條『天山五彩靈蛇』，快賠命來！」

方寶玉陡地呆住，原來這胖鬼大聲嚎哭，竟是為了那條小蛇之死！

洪老刀雖然性命危在旦夕，但卻絕不低聲下氣，反而挺胸昂首叫道：「老子早就活得不耐煩了，你這條蛇雖給劈開兩段，老子也中了蛇毒，只要大家都不理會，老子最多挨上三兩個時辰，便會一命嗚呼，用不着你這個吝嗇胖鬼在這裏大呼小叫！」

說完，竟不顧右腕上的蛇毒，又再走近那一大罈酒面前，一手揭開酒封，抱起酒罈仰首便喝！

喝了十幾口酒，洪老刀才把酒罈輕輕放下，臉上不但毫無垂死之人愁眉苦臉的模樣，反而興奮地咧嘴大笑，向方寶玉拇指一豎，讚道：「好酒！眞是千載難逢的瓊漿玉液，既沒有屁，也沒有屎！哈哈哈……」

方寶玉不禁暗自佩服：「天下間醉鬼多如牛毛，但能夠如此視死如歸，豪氣十足的酒客，只怕並不多見……」

胖掌櫃卻在氣得團團亂轉，又再破口大罵：「你這姓洪的老王八，卑鄙無恥膽大妄為，既殺我的小蛇，又喝了這一罈又有屁又有屎的酒，俺……俺……俺操你十八代祖宗……」

方寶玉越聽越不是味道，忍不住大喝一聲：「一條小小的蛇兒算是什麼東西？這一種酒，一百罈一千罈酒，也抵不上人命那麼珍貴！」他心中隱隱知道，這胖掌櫃並不是個好惹的傢伙，但見洪老刀性命危在旦夕，這胖鬼還在破口大罵，不禁義憤塡膺，出言加以頂撞。

胖掌櫃不作聲了，但方寶玉卻還嫌不夠，又再罵道：「你這一對眼珠子，整天到晚都一塌糊塗，沒精打采，連什麼人把你的臭蛇病蛇砍開兩截都看不清楚！老子告訴你，是老子用傢伙把這東西幹掉的，你要算賬，儘管找本少爺便是，我若怕了你這個胖瘟神倒路屍，就不算是英雄好漢！」

方寶玉罵得痛快淋漓，頓感心胸舒暢，但在舒暢萬分之餘，卻瞥見胖掌櫃的眼珠子正在冷森森地瞧着自己，不禁又是一陣心中發毛。

方寶玉本來還想再罵幾句，但該罵的已罵個夠本，若要在胖掌櫃頭上再添增一些罪名，一時間又想不出來，加上給胖掌櫃可怖的目光不斷地在自己身上刮來刮去，寒氣早已蓋過火氣，就算這胖鬼還有可罵之道，也是不敢再罵下去了。

洪老刀不管方寶玉在搞什麼，反正一條老命十成中已走了八九成，眼前既有瓊漿玉液般的美酒，不喝白不喝，與其吊着酒癮上黃泉路，還不如喝個痛痛快快，做個醉鬼過癮得多。

偌大一罈美酒，少說也有八九十斤，竟在頃俄之間，給洪老刀喝掉了一大半！

忽聽胖掌櫃疾喝如雷，道：「夠了，夠了！別再浪費這一罎『九轉回魂花露酒』！」

洪老刀「呸！」一聲：「你的蛇兒咬掉了我這條老命，再喝他媽的二三百罎也嫌不夠！」

胖掌櫃怒道：「這罎酒是我家主人費了十二年心血才釀製而成的，別說是給天山小蛇兒咬了一口，便算是給一千條一萬條毒蛇同時咬中，喝了這酒也可化險爲夷，更大有補血氣、强筋骨的功效！」

洪老刀聽得雙目圓睜，立刻把大酒罎放下，怪聲叫道：「死胖鬼，你這話是不是在放屁？」

胖掌櫃怒道：「俺放你媽的大頭春夢，你瞧瞧自己的右腕，便曉得到底是誰在放屁！」

洪老刀立刻抬起右手，一看之下，只見腕上紫黑之氣竟已消褪得乾乾淨淨，繼而暗運內勁，但覺氣息暢順絕無阻滯，甚至更勝從前。

胖掌櫃「哼！」一聲，道：「老賊禿，這一罎酒，遠比你這條賤命珍貴千倍萬倍，這一宗買賣，你是大大賺回來了，但俺怎樣向我家主人交代？」

洪老刀喝了大半罎什麼「九轉回魂花露酒」，既過足酒癮又解了蛇毒更可大補血氣强筋骨，胖掌櫃就算立刻把他痛毆一頓，他也是甘心情願的，當下唯有聳肩陪笑，道：「貴上諒必也是個通情達理之人，此事個中關節，有勞兄台向老闆稍費唇舌解釋一二，若有什麼要老……老漢效勞的，儘請吩咐下來便是！」

方寶玉聽了，心中讚道：「這罎貓尿果然是他媽的上等貨色，老甲魚喝了好幾十斤，頭腦居然越喝越清醒。」

洪老刀不斷陪笑，胖掌櫃卻是板着臉孔，但此人臉圓如球，就算想把臉孔拉長，也是只有越拉越圓。

只見胖掌櫃的細小眼珠骨碌骨碌地亂轉，最後卻又盯着方寶玉的臉。

方寶玉肚子裏暗罵：「死胖鬼，我又不是十六七歲如花似玉的小姑娘，有什麼好看！」肚子裏雖在大罵，心中卻是陣陣發毛，暗想自己臭罵了他一頓，不曉得此人將會怎樣整治老子！

胖掌櫃一直盯着方寶玉，但卻一言不發，過了好一會，才又盯了洪老刀一眼。

洪老刀皺了皺眉，又輕咳兩聲，才道：「這位少爺姓方，叫方寶玉，是……是洪某新結識的朋友……」

胖掌櫃用左手尾指挖挖鼻孔，道：「朋友妻，不可戲……但你這個朋友，大概還沒有成親罷？」

洪老刀連連點頭不迭：「這個當然，當然！」

胖掌櫃「唔」一聲，道：「就算已經成親，也不妨事，只要派嘍囉把他老婆一刀砍翻了，就不算觸犯門規！」

方寶玉怒氣陡生，也不管胖掌櫃這些話是什麼意思，立刻大聲道：「他媽的，誰說老子沒有老婆！多不敢說，打從兩年前起，每個月討他三兩個大大小小老婆總是有的！」這當然是胡說八道的假話。

但胖掌櫃卻好像眞的大吃一驚，整個人直跳了起來，怪聲叫道：「如此屈指一算，你豈不是最少有二三十個大大小小的老婆嗎？」方寶玉瘋言瘋語，本來並不以爲胖掌櫃會信以爲眞，但見胖掌櫃神情突變，也不曉得此人是否故意裝模作樣。

方寶玉別的本領也許平庸無奇，但要他信口開河，吹天下之大牛，卻是易如反掌之事，反正既已說開了頭，管這死胖鬼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又何妨繼續吹噓下去：「總數大概三十八九個，有些是大家閨秀，有些是將門之女，也有出自江湖名門大派，當然也有一兩個家世清貧，還有一個老婆的老子是丐幫的什麼七代八代長老……」

胖掌櫃一聽見方寶玉這幾十個老婆之中，竟然有一個是丐幫長老的女兒，不禁「啊呀」一聲叫了起來，又跺足又搥胸，神情怪異莫名。

洪老刀瞧得呆住了，忍不住問：「兄台老闆，你怎麼啦？」

胖掌櫃氣呼呼的顫聲道：「這小子的幾十個老婆，什麼將門之女，什麼名門大派之後，也還罷了，大不了多派幾個兵兵卒卒，一刀一個統統砍翻了，那麼這小子就變成了小鰥夫，什麼事情都好辦，偏偏他有一個老婆的老子，是丐幫七代八代滿身都是袋的叫化長老，這一刀，又有誰能砍得下去？縱使眞的六親不認，八親九親統統不認先砍後奏……一旦我家主人查悉此事，嘿嘿……呵呵……眞是不得了也……」他言詞激動眞摯，決不像是在裝模作樣。

瞧這光景，胖掌櫃竟把方寶玉的連篇鬼話信以爲眞，但洪老刀卻是老江湖，方寶玉這番話，他連一個字都不相信，只是方寶玉適才還用匕首削斷那條小毒蛇，總算是「救命之恩」，要是當場便戳破他的西洋鏡，實在有點不夠義氣。

只見胖掌櫃在酒舖中團團亂轉，有如一個面對千萬家財，只欠一條鑰匙便可把金銀攫取到手的富家子弟，究竟要想個什麼樣的方法，才能把這些金子銀子抱入懷中。

方寶玉越看越是稀奇，心想：「這死胖鬼想打老子的主意，但老子又不是個香餑餑，更不是個千嬌百媚的美人兒，他要老子有何用處？他媽的……莫非這是一間黑店，所賣的是人肉包子，他老人家看上老子本少爺皮肉細嫩……打算宰了用來做肉餡嗎？」想到這裏，不禁全身寒毛直豎，暗呼不妙者也。

但再細心一想，卻又覺得事情並非如此：「這死胖鬼若要老子來做人肉包子，又何必管老子是否有老婆？總不成有老婆的人便皮粗肉韌，一旦把老婆宰掉，又會立刻變得皮細肉滑，芳香可口？」

既非用來做人肉包子，又有何用？

方寶玉再想片刻，猛然省悟：「老子明白了！這胖猪玀並不是要找人做肉餡子，而是要找一個小二……嗚呼，這番老子死也，這胖鬼心狠手辣，以前的小二小三小四小五，不是給他打斷筋骨，便是打碎滿嘴牙齒，要是老子淪落在此變成小六小七，遲早給這胖烏龜幹掉這條小命……」想到這裏，不禁暗暗叫苦。

暗暗叫苦之餘，又自忖道：「洪老甲魚喝了死胖鬼的貓尿，這筆帳卻要算在老子頭上，如此朋友，實在他媽的太不講義氣。」卻又聽得洪老刀在胖掌櫃耳邊悄悄說道：「這小子資質不錯，就只是沒見過什麼世面，咳咳……事已至此，我也沒有什麼話想說了，咱們青山綠水，後會有期。」拱拱手，竟已告辭而去。

方寶玉急急大叫：「對！咱們青山綠水，後會無期！」心想：「你這死胖鬼可惡可憎，以後決不再會面！」拔脚急急直追洪老刀。

但洪老刀輕功遠比方寶玉高明，眨眼間已消失了踪影，方寶玉忖道：「追不追得上老甲魚並不要緊，最要緊的是要擺脫死胖鬼……」慌不擇路，竟沿着一條崎嶇山路，撲向一條水流滔滔的大河邊！

方寶玉不懂水性，遇上大河流，是決不會繼續勇往直前的，只好沿着河邊，由北朝南直走下去。

走不了多遠，前面有個老漁夫坐在河邊一塊大石上持竿垂釣，方寶玉心中大奇，忖道：「這裏河水急湍，就算有魚兒也給水流冲走，這老東西莫非是姜太公再世，叫河裏的魚兒願者上鈎嗎？」

看了兩眼，但覺這老漁夫面如槁木，並不有趣，正欲不顧而去，卻忽見老漁夫「霍」聲自大石上跳起，尖叫道：「上鈎啦！他媽的終於上鈎啦！」

只見他雙手用力揪着魚竿，竿梢急速彎成弧狀，神態甚是緊張。

方寶玉一怔，心想：「眞乃奇哉怪也，是什麼死魚甲魚老烏龜大水怪給他釣着了？」

老漁夫突然瞪視着方寶玉，怒聲叫道：「你作死嗎？明知我不夠力氣把這條大魚揪上來，怎麼還不幫手？」

方寶玉一怔，想不到這老漁夫如此橫蠻無理，忍不住冷笑道：「你釣魚不夠力氣，干我老人家什麼事？」

老漁夫道：「我釣的這條魚，是天下第一奇珍『紫鱗雙頭大鯉』，吃牠一口肉，可以增進六十年功力！」

方寶玉一呆，半晌才道：「雙頭大鯉？有兩個魚頭？天底下豈有這種怪魚？」嘴裏說不相信，脚底下卻禁不住走了過去。

只見老漁夫雙手青筋暴現，兩眼發光，顯見上鈎的魚兒，着實非同小可，方寶玉暗想：「什麼雙頭大鯉，老子倒是聞所未聞，權且做次好人，幫這老傢伙把魚兒扯上岸再說。」於是，一老一少，携手合力，跟河中被釣着的大魚奮力搏鬥。

方寶玉以前也曾在河邊、魚塘釣過魚，但上鈎的魚兒最大還不超過一斤，自是輕鬆寫意，毫不費力，此刻老漁夫釣獲的大魚，是否眞有兩個頭暫且不得而知，但這魚兒斤兩驚人，少說也有一百幾十斤重，卻是一望而知。

方寶玉一面拽着釣竿，一面又自忖道：「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老子給那死胖鬼逼得走投無路，此刻尚且未脫險境，卻又在這裏多管他媽的閒事，萬一躭誤了時候，給那殺千刀的死胖鬼追了上來，那可萬劫不復，屎滾尿流了。」心中確有此顧忌，但還是抵不住好奇心的誘惑，怎麼說也要把這條大魚弄上來看個究竟，至於老漁夫所說的什麼「吃牠一口肉可以增進六十年功力……」他反而毫不在意。

方寶玉雖與老漁夫聯手協力，但所釣獲的大魚實在蠻力驚人，折騰了大半天，這條什麼「紫鱗雙頭大鯉」還是未能扯上水面。

方寶玉初時還能一鼓作氣把魚竿拽動，但過了片刻，竟然疲累得面青唇白，渾身虛軟乏力。

倒是那個瘦骨嶙峋，看似羸弱不堪的老漁夫，越來越是神態從容，到了後來，居然瞧着方寶玉笑吟吟，全然並不關心什麼「紫鱗雙頭大鯉」是否可以上鈎。

方寶玉驀然看見老漁夫這副怪異神情，不禁暗叫不妙，但到底不妙之處何在，卻一時間想不出來，就在此際，突覺釣竿拉力消失，似

乎是釣魚絲已被河中大魚硬生生的拉斷。

方寶玉陡地一呆間，忽見河水翻騰，一條巨大黑影自河中直標而上，竟然是那條「大魚」迎面撲向方寶玉！

方寶玉這一驚非同小可，鯉魚他吃過不少，但什麼「紫鱗雙頭大鯉」，他卻是聞所未聞，是否有機緣可以吃這「雙頭大鯉」的魚肉，尚在其次，要是給這怪鯉魚撲上來噬掉鼻子，那可笑話之極。

方寶玉急急閃避，但那條「大魚」竟似看準他而來，他閃向左，「大魚」也撲向左方，而且以閃電般的手法重重括了他兩記耳光。

方寶玉倏地挨了兩記火辣辣的耳光，自是又驚又怒，至此，他已明白了這是怎麼一回事。

天下間是否眞的有「紫鱗雙頭大鯉」尚待稽考，但縱使眞有「此鯉」，也決不會自河中飛撲上岸，再重重括打方寶玉兩記耳光。

倘若眞有此鯉，那麼此鯉定必是「神魚」無疑。

但方寶玉再機靈聰敏，只怕事前也決想不到，老漁夫用釣竿所扯動的「大鯉」，原來根本不是魚，而是一個肥胖之極的大胖子！

自河中撲至的，赫然正是那個神秘莫測的胖掌櫃！

胖掌櫃當然不是一條魚，既不是魚，又怎會河中吞吃魚餌，給老漁夫用魚竿釣上？這道理，看似深奧莫測，但只要明白，這老漁夫根本不是漁夫，釣絲上根本沒有繫上魚鈎和魚餌，再加上「騙局」二字，一切怪異莫名之事，自可輕易瞭解。

胖掌櫃雖然渾身濕透，但臉上卻露出了很愉快的笑容，方寶玉卻氣得咬牙切齒，再想起了這死胖鬼以前對付那些「小二」的手段，卻又不禁有點害怕，要是給他打斷十根八根肋骨，或者是打碎滿嘴牙齒，那可並不好玩。

胖掌櫃打了方寶玉兩記耳光後，隨即對那老漁夫笑道：「師兄，你釣魚的本領，越來越是到家啦！」

老漁夫「哼！」一聲：「這條小鱔，也不見得如何了不起！」一面說一面冷冷的瞧着方寶玉的臉。

方寶玉連聲暗罵：「蠢材！死老烏龜！」前面一句是在罵自己，後面一句自然是在痛罵那個誘騙自己上了大當的老漁夫。

只聽得胖掌櫃嘆了口氣，對老漁夫道：「是小鱔也好，是泥鰍也好，總得抓住一條放在左右，免得主人怪罪，說我老是自己顧着自己，一味躲懶。」但這番話，方寶玉有點明白，也有點不明不白，本想問個清楚，但一瞧見胖掌櫃的嘴臉便心中有氣，心想：就算問了出口，這死胖鬼也不會老實回答。

老漁夫又「哼！」一聲，道：「我要走啦，這小子是你找回來的，你要怎樣栽培他，那是閣下的事，以後千萬不要再麻煩我老人家！」

胖掌櫃道：「這個自然，你是個大忙人，單是遊山玩水採藥釣魚放屁打瞌睡已花了大半生歲月，栽培下一代笨蛋這種功夫，統統由我包辦下來便是！」

老漁夫捋鬚微笑道：「說得好！說得好！」語畢，提着釣竿遠颺而去。

方寶玉心中有氣，忍不住罵了一句：「死老烏龜！」

胖掌櫃搖搖頭，道：「他不是死老烏龜，是活老烏龜，要是這老烏龜死了，他就不能讓你上當了！」

方寶玉翻一翻眼：「你師兄是活老烏龜，你又是什麼東西？」

胖掌櫃聽了，卻不生氣，只是淡淡地說道：「我師兄姓徐，江湖中人稱『天河釣叟』的徐太公便是他老人家，說到我嘛，嘿嘿，你以後叫我『胖太歲』便是。」

方寶玉眼珠一轉，道：「你我昔日無怨，近日無讎，何必傷了和氣？你要找小二，我老人家拍拍胸口保証，一定可以給你找一個做事勤快，又老實又靠得住的，要是他媽的貨不對辦……」還未說完，胖太歲已搖頭不迭，截口說道：「你就已經很對辦，既有現成的，又何必再費周章？時候也不早了，你老人家最好少講廢話，乖乖跟我回去，切莫惹得我氣惱，否則……」說到這裏，突然一拳轟向身邊一塊大石！

這塊大石，少說也有二三千斤重，而且堅實異常，豈料胖太歲一拳轟了出去，竟把這大石震得片片碎裂！方寶玉不禁爲之咋舌不已，心想：要是這一拳轟在自己的胸膛上，便算方寶玉有三百條小命，恐怕也得一古腦兒報銷得乾乾淨淨！

胖太歲露了這一手功夫，方寶玉再也不敢胡來，只好乖乖地跟着胖太歲回去。

回到那酒舖，胖太歲問方寶玉：「你餓不餓？」

方寶玉此時早已飢腸轆轆，但胖太歲這樣問，他居然搖了搖頭，道：「不餓。」

胖太歲「唔」一聲，道：「既然不餓，睡覺吧！」

方寶玉又搖了搖頭，道：「不睡覺！」

胖太歲又「唔」一聲，道：「你想要脫掉幾顆牙齒？」

方寶玉吃了一驚，忙道：「我老人家忙了大半天，也該休息休息了。」

（未完・三）

新派武林殺手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銀杏山莊

防不測暗保護　練打鬥傳經驗

上文提要： 柳露蓮回到家，見房屋被燒。去到娘家，爹娘亦被挾持，多虧有高人暗中相助，方得逃出生天。爲了尋找丈夫，她又離開娘家去河南，一路上盡管甚小心，仍被人暗算，腿中劇毒，正無奈之際，丁毅出現並爲她療毒。原來多次暗中救她的高人便是丁毅，一天，丁毅又尾隨柳露蓮，見她在客棧裡遇到一老一少兩個可疑人……

安陽城何處可棲身？他想了一陣，決定冒險到馮家，一來官府不會到馮家搜人，二來，馮家地方大，房舍多，容易找到藏身之所。

客棧外燈火輝煌，料必是官府已派人來調查，丁毅繞了半圈，來到馮家後院，强提一口氣躍起，雙手攀住牆頭，再慢慢翻身進去，落足之處是後花園，他遂慢慢往前走，終於找到柴房，便躲進乾草堆裡。歇了一陣，又運功迫出點黑血，再吞了兩顆解毒丸，便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到他有了知覺時，外面甚是嘈雜，接着有人進來抱草，幸好乾草很多，沒被發現。

丁毅吸了一口氣，估計此時已靠午，大概在做午飯，他等下人把柴房門關上，又再運功迫毒，可惜他斷斷續續，效果很差，迫出一碗黑血，猶未拔清，但已無力爲繼，累得他直冒冷汗。

好不容易，再熬了兩個時辰，外面十分清靜，丁毅估計馮家的人已吃畢午飯在休息，才冒險出去，閃進灶房，幸好鍋裡尚有很多肉包子。丁毅也不客氣，偷偷拿了五個，又喝了兩三碗清水，這才返回柴房，一口氣吃掉四個，留下一個。

歇了一陣，他再度運功迫毒，如此斷斷續續，直至傍晚，流出來的血才是紅的，他流了不少血，渴得嘴唇都裂開，又不敢再露面，一直熬到夜裡，方再閃出去。

這次他不忙找東西吃，而是到水缸勺水喝，直喝了半肚子水，才停下來，喘了兩口氣，正想進灶房找東西吃，忽然聽到一個輕微之衣袂聲，丁毅吃了一驚，連忙躲在暗處偷窺。

祇見一個矮小的黑影，蛇行鼠伏，竄了過來，待到得近處，方發現來人竟是「黑婆婆」史昭君的孫女兒，「咦，莫非那老虔婆也躲在這裡？」再沉思一下，覺得可能性極大，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老虔婆若吃了「軟骨酥」，兩三天也動不了刀槍。

那小妮子進了灶房，拿了不少東西，又悄悄出來，左顧右盼地看了幾眼，然後向廂房跑去，丁毅直見她閃進一間房內，才進入灶房。

今夜剩下來的東西可不少，丁毅飽餐一回，忽然想到一個問題：今夜若在此躭下去，明早必會被人發覺，因爲少了不少食物，而且他迫出來之黑血，時間一久，臭味必會透出來，遲早會出問題。

他忽然想到一個妙計，心情大好，遂抄起一張板櫈、兩三隻碗，然後跳上史昭君匿藏的廂房對面屋頂，把板櫈向房門砸去！「蓬」地一聲響，板櫈把房門撞爛，他人急忙躍出圍牆，再憑記憶向廂房的方向

抛碗！

三隻碗抛出，裏面人聲沸騰，丁毅心中暗自好笑，「這下有老虔婆好受的了！」他匆匆離開安陽城，走到路旁，匿在樹後，再度運功迫毒，直至流出一碗血來，全是紅色的，才放了心，吃了一個冷肉包子，他疲極而眠，直至日上三竿，官道上車轆轆馬嘯嘯才醒來。

但覺陽光刺眼，四肢乏力，一身腥臭，這時候若再遇到敵人，必輸無異。丁毅當機立斷，立即離開，專走小路，直至中午，才走進一個小村，以一錠銀子的代價，向農夫買了一套衣服，洗了澡，敷上藥，把傷口紮好，換了衣服，要農夫殺了一隻鷄做飯。

他在農夫家足足睡了兩天，吃掉了兩隻雞，總算恢復了七八成精力，這才挑着一担菜到安陽城去。

丁毅到馮家賣菜，馮家下人見菜新鮮又便宜，便叫他把菜挑進灶房，丁毅乘機跟女傭搭訕，探知了柳露蓮已離開了三天，不由着起急來，道：「哎呀！俺忘記替我家老頭買酒，這竹筐先放着，稍後我回來再拿。」說着便匆匆離開，連「黑婆婆」的下場也忘記問了。

丁毅先去買了兩套衣服，又買了好些應用物品，再到客棧換過藥及衣服，然後買了匹馬出城，直向徐州方向馳去。

他本來以爲柳露蓮最少也會在馮家住上三五天的，沒想到她等不了，祇歇一宵便走了，他心中不由泛上一陣酸意。

馬行甚速，他念頭亦轉動得很快，「是誰僱史昭君這位高價殺手來殺我？僱主跟徐飛羽的及劉一刀的是否同一個？咦，會否是僱我殺柳露蓮的那一個？」

想到此，全身燠熱起來，「他要殺人滅口，原因何在？我根本不知道僱主之身份，亦不知他要殺柳姑娘之原因，奇怪！」他百思不得其解，祇隱隱覺得這可能是一宗牽涉甚廣之武林陰謀！但仔細推敲，又想不通其中之細節。

這天他爲了趕上柳露蓮，也不進店，連夜趕路，直至馬匹受不住才進林休息。拴好了馬匹，剛走了兩步，脚下被一物所絆，幾乎摔倒，忙取出火摺子來照亮，目光一及，又吃了一驚，祇見附近地上，足足有七八具屍體，而且一看便知是被人殺死的。

七八具屍體全是壯漢，淸一色使用單刀，但他們身上之傷口，卻全是爲劍所傷，有好幾個身上祇有一道傷口：喉管！

好毒的劍！這是誰下的手？這些又是甚麼人？再仔細看了幾眼，發現屍體已死了兩三天！所謂君子不立危牆之下，丁毅忙拉着馬，跑到遠處去歇息，若他知道這些全是保護柳露蓮的馮家弟子，祇怕他累死馬兒也要趕路。

丁毅不愧是受過嚴格訓練的殺手，心腸比人狠，對人狠、對己也狠，他硬是迫自己在樹林裡，沉沉地睡了一覺，甚麼柳露蓮、殺手、僱主全部抛到九霄雲外。

天色微亮，他便醒來了，又忙運功療傷，他傷口剛剛合縫，四處又佈滿危機，不得不爭取時間，早日恢復。散功之後，祇覺精神飽滿，除傷口外，似已恢復了八九分。

丁毅放馬吃了一會兒草，便又上鞍趕路，既已知道柳露蓮是去徐州，而且提早三天出發，他走得很快，那馬不起眼，但料不到跑起來，氣力比其他的悠長耐勞，得助不少。

由安陽到徐州少說千多里路，他祇四個晝夜便趕到，進城時，城門已將關，他先找了家客棧，着小二好好替馬上料，也不進房，便往酒樓跑去。

丁毅祇知柳露蓮趕去徐州，卻不知她去何處找白鷺飛。打探消息的好地方，莫過於酒樓飯莊。

他到達一家大酒樓，已高朋滿座，等了好一陣，才找到座位，同桌的還有兩位身穿勁裝的練家子，丁毅暗暗高興。

那兩位食客其一衣衫比較華麗，另一位年紀較大，風塵僕僕，似是外地人，來找華麗長衫的壯漢，「張兄，粗茶淡飯，招待不周，明天咱們再找家好一點的，讓小弟補償一下！」

「崔兄這樣說，便不把我當作兄弟了！算起來，咱們已經兩年沒有見面了。」

那衣衫華麗的壯漢，輕嘆一聲，「想當年你我及沈兄三人在太湖月夜泛舟把酒，是何等逍遙快活，今日小弟在此看守家業，壯志消沉，整天不是在店裡，便是在家裡，跟籠中小鳥有甚分別？」

那姓張啊一聲，「對啦，崔兄不提，小弟便忘了一件事！是次小弟來此，路過無錫，順便去見沈兄，到他家裡方知他已半年多沒有音訊了，不知崔兄是否知道？」

姓崔的搖搖頭，問道：「沈兄去何處而無音訊，他似不會出過遠門？」

「聽說他去太湖泛舟，一去不返，也許遇到朋友，又去別處遊玩了，你知沈兄素來洒脫不羈！」

「是的，他人聰明，武功高，水性又好，應無問題……」姓崔的不無擔心地道：「祇是半年無音訊，也是奇怪！張兄，你常在外面跑，大可打聽一下。」

「那當然！那天小弟碰見田鷺

飛田大俠，也向他打聽哩，可惜他也沒有聽到沈兄的消息。」

丁毅正在沒奈何，聽到此，精神振作，忙低着頭裝作吃飯，欲聽得更仔細，可惜那兩人又改了話題，談些往事，他忍不住抱拳問道：「張兄，請恕小弟冒昧，問你一句話，你是何時在何處碰到田大俠的？」

姓張的看了他一眼道：「半個月前在揚州，當時他似是乘舟沿運河走，上岸買東西。」

丁毅喃喃地道：「奇怪，他爲何不來徐州，而去揚州？莫非一到徐州便即下揚州？」

姓崔的接口道：「師叔沒來徐州，若來他定會來寒舍。」

「田鷺飛是你師叔？」

「不錯，他在徐州祇認識寒舍一家人，我已很久沒見過他，是故判斷他必未來過。」

「但安陽馮峯馮老爺子對我說，田大俠是去徐州，而且他夫人柳露蓮，應該兩天前便到達徐州了。」

姓崔的眉頭一皺道：「也沒有師叔夫人的消息，請問你跟我師叔有何關係？」

「沒有關係，祇是受人欺侮，又素聞他好打不平，故來相求矣！」

「奇怪，奇怪……他倆去了何處？」

丁毅沉吟問道：「最近情況如何？城內還平靜吧？」

「生意難做，競爭劇烈。」

「我不是問你這個，而是問徐州城，有沒有練家子來搗蛋？這兩天是否有武林人士在徐州城仇殺？」

姓崔的壯漢道：「近日來，城內十分平靜，在下亦未聞附近地區有甚麼動靜。」

丁毅謝了一聲，又抱拳行了一禮，然後着小二結賬。他返回客棧，躺在床上，把適才在酒樓聽來之消息，仔細分析後，仍想不出其中之關鍵，最後他索性坐起來，運功調息，直至半夜方解衣上床，仍不敢放鬆，將長劍放在身旁，以防萬一。

次日一早，丁毅吃過早飯，又買了十個肉包子，要了一袋清水，才上馬往來路馳去，此時他認定，柳露蓮必是在路上出了事，自己反而走在前面，否則她到了徐州，不可能不去崔家，他唯有默默祈禱。

*　*　*

柳露蓮一出安陽城，便放馬急馳，由於欲配合其他五鳳拳門下弟子之「保護」，柳露蓮便須依馮河所設計之路線行走。

馮河所設計的並非全走官道，是故丁毅在途中並未碰到他們。第一天十分順利，柳露蓮在一位五鳳拳門下弟子家渡宿。

第二天走了十多里路，柳露蓮便覺得有點不對，因爲前頭之「先鋒」並沒有回來報告情況，於是她便派出兩位在其身旁之弟子上前打探。

再走了十多里路，那兩位弟子回來報稱，前頭不見有同門接應，這刹那間，柳露蓮突然想起丁毅，「若有他在場，自己便不必這般頭痛！」當下沉吟了一陣，她當機立斷，撥轉馬首走捷徑。

一個弟子道：「夫人，咱們走這條路，前後可沒有人照應，是否此段還是依計劃走官途？」

「有人接應又如何？不是至今還不見人影嗎？我估計他們可能已遇上麻煩了！咱們之計劃已不是秘密，再依照舊計劃走，等於送羊入虎口，若諸位害怕的，大可以先回安陽，我絕不勉強。」

她如此一說，其他人都不便反對，祇好跟着她改走小路。由於要爭取時間，他們沿途不敢停留，不斷揮鞭，第一個晚上，他們在樹林裡過了一夜，也許柳露蓮之看法十分正確，反正這一天未見敵踪。

柳露蓮身邊尚有五位五鳳拳門下弟子，這幾個人在本門，均是智勇雙全者。柳露蓮暗中觀察過他們之功力，放心不少。

第三天上午，依然十分平靜，看看已走大半路程，那五位弟子，都放下警覺，中午便嚷着去小集裡大吃一頓。柳露蓮拗不過他們，又心想他們已吃了三天乾糧，又要依靠他們，最後祇得答應。

那小集地處交通要道，人來人往，客商甚多，集內之茶寮飯館林立，六人挑了一家乾淨的，便走了進去，一口氣點了十個菜、兩壺酒，便狠吞虎嚥起來。柳露蓮見他們之吃相，反而覺得過意不去！爲了自己累別人受苦，因此，兩壺酒喝光之後，幾個人又呼小二送兩壺上來，也不阻擋，祇說：「咱們還要走路，千萬不能喝醉。」

「這酒很淡，夫人大可以也喝兩杯解解渴。」

「對不起，我不會喝酒。」柳露蓮已吃飽了，便跑進內堂借地方解手。

忽然聽見外面有人低聲問：「小哥，他們把那兩壺酒都喝了？」

回答他的，大概是店小二，「回您老，兩壺酒早已喝光了。」

「這錠銀子給你，事後千萬不要對任何人提及，否則……」那人的聲音突然凌厲起來，「否則對你也沒有好處！」

柳露蓮大吃一驚，連忙繫好褲子出去，祇見一道灰影，自後門一閃而沒，她忙追出去，那裡還有踪影。柳露蓮忙又走回大堂，低聲問道：「你們喝了酒有甚麼感覺？」

「沒有醉，夫人不必擔心，咱們不喝就是了，小二，結賬！」

柳露蓮始終不放心，首先出店暗中觀察，外面不見有可疑人，忽聽裏面有人叫道：「楊師兄，好像有點不對，小弟雙腿發軟，站不住了……」話未說完，店內已傳來嘩啦啦一陣響，以及驚呼、叫罵之聲！

柳露蓮忙解下馬韁，叫道：「快跑！」她知道自己方是正點子，是以雙腿一夾，催馬出集，往前急馳，馳了一陣才敢回頭後望。

奇怪的是，後面居然沒有人追上來，柳露蓮忙折進小路，放馬再馳，忽然心頭一動，忖道：「我此時再走小路，必爲他們所乘，何不繞路而行？反正命不由人，若鷺飛還在徐州城的，也不在乎多呆幾天，若已離開，我就算在今夜趕到，亦找不着。」

當下她又撥轉馬首，改向東南方前進，忽然又想到一個問題：「我何不棄馬用舟？反正已不爭在一時！」主意打定，便放馬直奔黃河口，棄馬上舟，此段黃河轉了個大彎，斜向山東流去。

待至山東境內，又陸行至濟寧城，歇了一宵，乘舟由南陽湖，直下微山湖，至南端改走運河，可直達徐州城。果然一路平安，無風無浪，平安之下，柳露蓮又心急起來，恨不得脅生雙翅，直至徐州。

奇怪的是她獨自一人在舟中，腦海中不時翻上丁毅的影子，耳畔響着他的聲音：「我一定要娶你。」

* * *

丁毅放馬急馳了半天，沿途打探消息，找不到柳露蓮之芳踪，卻發現不少屍體，最後他來至柳露蓮打過尖的小集裡，獲悉有人在酒內下了蒙汗藥，最後四五個大漢被殺，結果祇跑掉一位少婦。

丁毅判斷死的必是五鳳拳門下弟子，跑掉的則是柳露蓮，心頭既喜又憂，喜的是柳露蓮逃過大難；憂的是背後那隱形兇手，一計不成一計又生，不知下一步又有何歹毒之招數要對付柳露蓮。

他匆匆在小集裡吃過飯，又添置了些暗器、乾糧、食水，然後再度上鞍，走小路找尋柳露蓮芳踪。

他沿途打探，來回尋找，卻不得要領，一顆心似火燒般，最後祇好再度去徐州城。

丁毅不揣冒昧去崔家求見崔公子，崔府老爺崔長山是田鷺飛之大師兄，爲人樸實仁厚，卻不是練武的好材料，武功及名氣遠遠比不上小師弟田鷺飛。他兒子崔慶武出門見丁毅，依稀認出他，「原來是兄台，不知有何貴幹？」

「在下由此往安陽的路途打探消息，知道令師嬸連番受襲，五鳳拳門下弟子，死了十多個，她幸得逃出，不知是否來過？」

丁毅恨不得崔慶武給他一個痛快之答覆，可是他見丁毅如此關心柳露蓮，反而生了疑心，問道：「請問閣下與敝師嬸，到底是何關係？」

丁毅結結巴巴地道：「是……朋友，她曾救過在下……在下過長江時，因船被礁石撞沉，幸得她相救，後來在下湊巧在她娘家，救過其父一命，故此成了朋友。崔兄請莫狐疑，盼請速告實情，以便想辦法救她。」

「到底是誰要害她？」

「據她稱大概是田大俠之仇人，奈不了田大俠何，要拿她之性命來打擊田大俠！」丁毅當然不敢告之以實情。

崔慶武沉吟了一下才道：「實不相瞞，敝師嬸尚未來寒舍，且連五鳳拳弟子也未有一個駕臨！金兄，你看是否需要寒舍派人找一找？」

「這倒不必，因爲她若到徐州，必會來見你……請派幾個人去城內巡邏，以防萬一就是。」丁毅抱拳道：「在下欲另想辦法，告辭！」

崔慶武道：「金兄你不先喝杯茶再走？」

「救人如救火，改天再來拜訪。」丁毅走了兩步，回頭道：「若有消息，請派人到迎賓客棧通知一下，小弟將住在那裡。」

丁毅果然到迎賓客棧投宿，他把衣物丟在客棧裡，便換了衣服，化了裝，又再出店，他心急如焚，但卻不知該如何做，出了店，心頭反而一陣惘然，遂信步往城內走動。

走着走着，忽然見到有船篷在遠處河上，這才猛地醒起，「此處有運河穿城而過，田鷺飛也是乘舟至揚州的，不知柳露蓮會否也棄馬用舟？」

想至此，他左右顧盼了一下，心中忖道：「兇手若失去柳露蓮之芳踪，他們會採取甚麼補救之辦法？唔，此莫過於在徐州城守株待兔了！」他一顆心立即驚惕起來，估計必有兇手潛伏在城內等候機會。

他與柳露蓮同時連番受襲，是否基於同一原因？她之被人買兇，是否因己而起？僱主到底是誰？這幾個問題，就像走馬燈般，在他腦海裡翻動。

他信步向運河岸邊走去，祇見岸邊停了幾艘船，而橋底下正有一艘竹篷快艇駛了出來。

既是運河，怎能無船隻來往？丁毅本來也不留心，可是卻見到河岸兩旁均有漢子向河邊走去。這些

人是牽夫？是靠河吃飯的苦哈哈，還是小混混？但不管如何，丁毅也跟着走過去。

船尚未停定，祇見一位少婦走出竹篷來，雖似位村姑，但丁毅朝思暮想，怎認不出是柳露蓮？當眞是驚喜交集！喜的是柳露蓮無恙，且可相見；驚的是憑他銳利之目光，已看出去向西岸的壯漢中，有人不懷好意！

丁毅急中生智，摸出一柄飛刀向柳露蓮，同時喝道：「看飛刀！」這些事寫來雖慢，但實則疾如星火！

柳露蓮見有飛刀射過來，立即抽射而起，準備抵擋，猛見那柄飛刀一沉，「嗤」地一聲，一頭栽進河中。

幾乎與此同時，運河西岸卻有人影，凌空飛起，向小舟撲去！說時遲，那時快！丁毅人也同時射出，同時又三把飛刀射出！

在其前面一個大漢後背中了一把飛刀，「噗通」一聲，摔落河中！另兩把飛刀雖被另一名大漢磕飛，但那漢子凌空使勁，眞氣一濁，亦摔落河裡！

丁毅叫道：「快把船撐開！」他隨手又拋出兩把飛刀，射向對岸躍飛過來之大漢！

丁毅脚尖在岸邊一點，向緩緩後退的小舟飛過去，他人在半空，不斷向那兩名大漢拋射飛刀，他發暗器之手法，雖不是獨步武林，但卻收奇效，且小船又已退開，兩名大漢立即落水。

丁毅又喝道：「向前撐！」船老大依言改把船由後退代爲前進，「要快！」他仗劍站立在甲板上，抬頭四顧，「柳姑娘，你留意河底！」

船老大臂力甚强，船行頗速，居然無驚無險地脫離險地。丁毅道：「田大俠不會來過徐州，有人看見他在揚州出現過。」

「胡說！馮老爺子絕對不會騙我！」柳露蓮喝道：「停船，我要上岸！」

丁毅一把拉住她，「眞的！爲甚麼我說的話，你全不相信？這是崔長山的兒子崔慶武親口對我說！」

「除非他也親口對我這樣說！」柳露蓮甩開丁毅的手，飛身躍上河岸。

丁毅拋下一錠銀子，也跟着躍上岸，「城內有不少敵人，你這樣冒失，眞擔心你會替崔家帶來奇禍！」柳露蓮去勢略爲慢了一慢，結果依然飛快地跑進崔家。

丁毅知道眞正的危機是在後面，是故他跑到斜對面一家小飯館，點了兩個菜、一壺酒，自斟自飲，監視附近之動靜。

丁毅把那兩碟菜吃光，仍無動靜，此時吃飯的人都已離開，飯店也要關門休息了，丁毅沒奈何，祇得結賬離開，他信步在附近走動，果然有所發現，有人鬼鬼祟祟在崔家附近伺伏。

丁毅走到屋後，忽然木門悄沒聲息地打開，自內走出一位美艷的女子，作少女打扮，衣服鮮艷，丁毅多看了幾眼，才認出是柳露蓮。他立即躲在一旁，祇見一名僕人提着水果禮品，一副要去廟宇進香之模樣，匆匆而去。

丁毅料她必定乘機出城，是以也不着急，慌忙恢復原來之模樣返回客棧取回馬匹，也出東城門。

官道畢直，前頭不見有女人，丁毅估計柳露蓮尚未出來，是故特地放馬在路旁吃草，似在休息。

過了兩盞茶工夫，果見柳露蓮改穿一套湖水綠的勁裝，騎着馬急馳，他等她去遠了，才翻身上鞍，不徐不疾地跟在她後面。

一路上似甚平安，至黃昏時，仍未見柳露蓮歇息，他拍馬上前，稍微接近一下，柳露蓮不斷揮鞭催馬，連頭也不回一下，丁毅心中酸妒之意，油然而生，「我眞是多管閒事，人家這般關心她丈夫，我還不知好歹地跟在她後面作甚？沒的把命也賠進去。」

過了一陣，又怒道：「好，我再保護她一夜，明早就各走各的！」

天已全黑了，柳露蓮忽然拍馬馳進樹林，他忖道：「她進林解手？」心念電閃，馬匹已越林而過，跑了三四里路，再繞路兜回去。

祇聽林內隱約有刀刃碰撞聲傳出來，他暗叫一聲不妙，離鞍躍起，人在半空，已將長劍揮出，也不管自身之安危，穿林而進，進林之後，兵器碰撞聲，更是清晰可聞，丁毅突然放輕脚步竄進去。

黑暗中，依稀見到三道人影在林內糾纏激鬥，丁毅運起夜眼，看得清楚，柳露蓮不是敵手，不過樹木甚密，對方武功雖高，施展不開，且她常藉樹木之遮擋避險。

丁毅發現柳露蓮好像比前進步了，形勢雖危，卻十分鎮靜。他也不急於現身，利用樹木之掩映，悄悄再迫近丈餘，然後取出一把鋼針來，靜候機會。

過了七八招，其中一名漢子身子退後，正好以背對着丁毅，丁毅當機立斷，將鋼針用力拋射出去，同時仗劍撲了出去！

祇聽一道悶哼，那漢子後背中了三四根鋼針，不由自主轉身回頭，丁毅劍快人疾，長劍正好送進其心房！緊接着，抬起左腿將其踢飛！

他左腿再落地，人又向另一位

大漢撲去，那厮已聽到風聲，心知不妙，忙不迭偏身閃開，再斜飛而起！丁毅反應亦快，脚尖一點，人亦躍了起來，同時左掌拋出兩把飛刀！

那厮仗刀磕去飛刀，丁毅劍尖已刺進其大腿，入肉半尺，再用力一拉，把其扯了下去！兩人同時落地，柳露蓮早已蓄勢以待，長劍自其後背刺了進去，「劍下留人！」

可惜已來不及，那厮倒地時，經已氣絕，丁毅嘆息道：「你應該留個活口，待咱們慢慢審問一下！」

柳露蓮霍然一醒道：「還有一個，也許未死！」話說畢，她人已奔了過去，忽然地上那漢子挺了一挺，三根拔自其後背的鋼針，已向柳露蓮射去。

由於距離近，柳露蓮已躲過一根，剩下兩根直射進其右乳峯！丁毅撲了過去，祇聽那漢子笑道：「你們這對狗男女，不過比我多活幾天而已，由現在起，你們將寸步難行！」

丁毅動手甚快，一把扣住其手腕，長劍架在其脖子上，同時將其手臂扭至背後，「快說，是誰僱你來殺咱們的？」

「你問得太遲了……哈……」那漢子頭一垂，竟已氣絕，丁毅點亮了火摺子，火光下，祇見他滿臉黑氣，竟是中毒！

柳露蓮失聲叫道：「不好，我也中毒了！」

丁毅吃了一驚，「你中甚麼毒？」

「他，我……他中了毒，我不是也中了毒嗎？」

丁毅一頭霧水地問：「怎地在下聽不明白？」

柳露蓮粉臉泛起兩團紅雲，結結巴巴地道：「他不是中了你的毒針……他又將毒針射中了我，祇是……」

「我射他的鋼針，並沒有淬毒！」丁毅上下看了她幾眼，「如果他用我的針射你，則沒事，就怕他另藏毒針！不過我看你氣色，不似中毒，對啦！他把鋼針射在你哪裡？」

「不必你管，既然無毒又死不了，你擔心甚麼？」

「那也得把針拔出來呀！對啦，你怎知道來救你的是我？」

柳露蓮撇撇小嘴地道：「你以爲你跟踪我，姑奶奶便一點也不知道？快把火摺子吹熄……還有，你轉身過去，沒有我的命令，不許轉頭！」

丁毅隱約猜出原因，依言收起火摺子，同時轉過身去。柳露蓮連忙解開外衣鈕扣，伸手進去，摸到針尾，卻又因鋼針幾乎整根都射進去，雙指根本揑不住針尾，祇好又把抹胸解開，露出一對驕人的乳峯來。

柳露蓮眞是又羞又急，可是愈急愈揑不住針尾，祇氣得她淚水在眼眶裡亂轉。

丁毅不耐煩地問道：「柳姑娘，鋼針拿出來了沒有？」

「你閉嘴，否則叫你滾蛋！弄好了自然會招呼你！」

又過了盞茶工夫，丁毅沉聲道：「柳姑娘，有人進林了，你一是站在我背後；二是乖乖地躲起來，隨你挑，要快！」

柳露蓮這模樣怎能見人？當然是躲起來，她忙跑開躲在一棵樹後，幸好天黑林暗，幾乎伸手不見五指，否則眞要找個地洞鑽下去。

就在此刻，忽見一根火把，慢慢向柳露蓮匿藏之所移動，柳露蓮忙把外衣扣上來，芳心噗噗亂跳，丁毅立即向柳露蓮奔去。

柳露蓮一張臉登時通紅，丁毅低聲道：「牛毛鋼針太小，若還沒拿出來，千萬不要動手，以免針隨血液運行，那就糟糕了，稍候一切變化由我來對付就是！」

柳露蓮輕輕哼了一聲，雙頰像發燒一般，丁毅幾乎發痴了，柳露蓮羞得低下頭去，火光把周圍照亮，兩人才霍然一醒，祇聽有人哈哈笑道：「原來這裡有對狗男女！」

丁毅忿怒回頭，祇見四條大漢，看樣子都是練家子，八雙眼睛正往他倆身上亂瞧！柳露蓮衣衫不整，也難怪人家誤會。

丁毅輕輕拉着柳露蓮道：「咱們別跟他們一般見識，走。」

「咦，地上有兩具屍體，是你倆幹的？」

丁毅冷冷地道：「不是，咱們進來後才發現的。」

另一個大漢道：「九成是他們幹的，剛死不久！」

柳露蓮道：「咱們剛進林，你們是同伴？」

「不是，咦，這兩人都戴着人皮面具，看來不是善類，老大，你看這人像不像『冷面鐵心』？」

剛才跟丁毅說話的漢子道：「是殺手『冷面鐵心』冷鐵？嗯，有點像！」

丁毅拉着柳露蓮已經跑遠，他們出了樹林，又自另一端走進樹林，柳露蓮忍不住低聲問道：「爲何又回來？」

「咱們還未摸清這四人之來路，若是敵人，則咱們躲在他們附近反而安全！而且，你還沒把鋼針取出來，要否要我幫忙？」

「你倒想得美，這輩子都休想！」

丁毅生氣地道：「那好，你自己拔吧，千萬別讓鋼針隨血液運

行！」

「你有沒有磁石？」

「沒有，我到前面去，你不用怕我會看得到，若有危險叫我一聲就是。」

他這樣一說，柳露蓮反而不好意思，期期艾艾地道：「我看不必了，咱們走吧，明天經過城鎮，再買塊磁石將它吸出來就是！我看那裡不是血管，不會有事的……」

「痛不痛？」

「有點不舒服……咱們還是走吧，馬兒拴在外面，遲早也會讓人發現行踪，此地也不安全。」

「隨你的便。」丁毅帶頭出林，兩人把馬拉至稍遠之處，再上鞍急馳，一夜不睡，直至天亮才讓馬兒慢行，未幾，又至一小集，兩人忙進集去買磁石。

走了幾家，終於買到，丁毅問道：「咱們找家客棧歇一歇吧，順便先把鋼針吸出來，然後再計劃一下！」

柳露蓮帶着那兩根鋼針，猶如在心中插了根刺般，故欣然答允。柳露蓮先進店，丁毅則到外面買了一根銀針，再回客棧，他躺在床上閉目假寐。

過了頓飯工夫，方見柳露蓮走進來道：「鋼針取出來了，你看咱們怎樣走？去哪裡？」

丁毅道：「目前最重要的，不是怎樣走，去哪裡，而是如何避開所有人的耳目，順利找到兇手，而且我走了一夜，餓得要死，先吃了飯再說，叫小二把飯開到我房間來。」他見她不反對，便去招呼店小二準備酒菜。

吃飯之時，丁毅故意一聲不吭，直至吃飽之後，小二把殘羹撤掉，還不開口，柳露蓮忍不住道：「你不是有話要說嗎？」

「你準備去哪裡找田鷺飛？」丁毅反問：「崔慶武是否有告訴你，他去了何處？」

柳露蓮心頭一亂，吞吞吐吐地道：「我也沒了主意……你不是說有人看見他在揚州城出現過？不如咱們去揚州看看，你說如何？」

「我怕你半路又要叫我滾蛋。」

「哼，給你三分顏色，你就開起染坊來。」

「那你是否已改變了對我之印象？還認爲我會害你嗎？咱們祇把話說清楚才好計劃。」

柳露蓮澀聲道：「看來你還算有心改惡從善！」

「我對你如何？」

「我怎麼知道？你常胡說八道。」

「我從來不對你胡說八道，每句話都是眞心實意的。」

「好啦，別扯得太遠了，你到底要說些甚麼？」

丁毅吸了一口氣道：「我要說句話，首先你要相信我，不是害你，而是要幫助你！」柳露蓮點點頭，丁毅清清喉嚨才續道：「咱們一齊下揚州，但你在明，我在暗，我要用你引出在背後操縱一切的僱主。」

「如何引他現身？」

「目前要引他現身還不容易，但我想活擒一兩個殺手，然後迫他們合作，提供一點線索，咱們再循這些線索追查下去。」

柳露蓮祇有點頭的份兒，丁毅續道：「不過由於要用你作餌，是以有危險，第一，你要有信心，第二要相信我，第三我發現你打鬥經驗很不足，故我準備在路上訓練你一下！」他稍頓再道：「二十天前尊夫在揚州，現在就算咱們趕去，他也不知去了何處，因此不必急於一時。」

柳露蓮想了一下道：「好，我相信你，這一路上也都聽你的，但若你想佔我的便宜，便別怪我翻臉！」

「你放心，我不會佔你便宜，我說過今生要娶你，不是說要得到你！又怎會佔你便宜？」

柳露蓮粉臉發紅，輕啐道：「你又開始胡說八道了！你準備如何利用我作餌？」

「這得先把你訓練一下才行，一是打鬥經驗，二是反應，三是殺人手段！是故我預訂在此住五至七天才上路！明天咱們便到郊外練習，但今晚睡覺時，必須小心！」

柳露蓮雖然已開始對他產生莫名其妙的好感，但仍有點害怕跟他單獨在一間臥房裡，是以聞言即告辭回房。上了床之後，一顆心仍亂糟糟的，不時在琢磨丁毅說的話。

次日一早，兩人吃過午飯，便帶着兵刃出門，丁毅一直走至郊外，有樹木遮掩的地方，然後道：「咱們先在劍上比劃比劃，你須注意我的劍法之變化，因爲我學的全是殺人的劍術，不是成套的，所以你須特別小心，好！你先出招！」

柳露蓮抽出劍來，因見丁毅還未抽劍，仍在等待，不料丁毅手臂一落一起，長劍已如白虹般射至胸前，她猝不提防，大吃一驚，急忙後退。丁毅得理不饒人，接連三招，迫得柳露蓮手忙脚亂，丁毅劍尖在她胸上一點即收，嚴肅道：「你已死過一次了！」

「你使詐還敢狂吹……」

丁毅大聲道：「你說甚麼？你要面對的是殺人爲職業的人，他們會跟你講武林規矩？何況剛才你劍已在手，我還叫你先發招，你爲何還不動手？在等甚麼？再來！」

、（未完・六）

上文提要：陶克派常在山探清尼姑庵和地道內的地牢情形，証實土地廟棺木入口和尼姑庵相通，衆人小心的舉着蠟燭在隧道找到囚室，將老人救出，冬瓜唐背負老人，常在山在前面開路，陶克與成石在後面跟隨着，把他救上土地廟地面，並用井水替他洗臉擦頭髮，才發現眞是了無大師，師徒相見，仿如隔世……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棒打江山

劉莊發現淫賊　義士協助捉姦

陶克道：「大師，我們的武功均是你老人家傳授，我們四人不期相遇，也是發現對方的刀法相似才認識的，這都是大師的成全。」

老者當然是了無大師，他看看陶克四人，把快要流下的眼淚以袖拭去。

「我在土牢快一年了，人老了，坐得久了便雙腿也好像不聽使喚了。」

陶克道：「大師，你有什麼話，也等着把身子養好了再說，先爲你老人家醫病要緊。」

冬瓜唐道：「對，我背大師，咱們去找丁大夫。」

陶克先把了無大師的雙腿，以氣功揑拿一陣，大家又齊動手，爲了無全身按摩一番。

了無大師似乎已可以站起來了。

便在這時候，後面小屋中突然發出「轟通」之聲，宛如打雷一般。

土地廟內，幾個人聞聲齊瞪眼。

陶克當先站起來了。

了無大師急忙低聲道：「快用棉花把鼻孔塞起來。」

陶克聞說，立刻把毛巾撕碎，幾個人連忙把鼻孔堵住，了無大師也把鼻子塞住了。

廟後面不只閃現出一個人……仔細看，一共來了五個人，這五人手上各自拿着不同的兵刃，爲首的一人竟然是個六旬不到的老尼姑。

另外四人都是男子，兩個毛臉大漢身子又粗又黑，髮辮盤在頭頂上，另外兩個中年大漢，穿的衣衫是綢緞的，閃耀着光亮，還在手指上套着金指環，有一個腰帶上掛了個鼻煙壺，正是最時髦的玩意兒，這二人如果不是手中各拿着一把刀劍，還眞像商店的大老闆。

這四個猛漢不開口，但臉上却煞氣騰騰的準備宰人了。

四個人站在老尼姑身邊，那尼姑已戟指了無大師，冷冷的道：「師兄，你怎麼一直想不開，我這做師妹的，還能怎麼樣？一定要把你殺了才順你的心？」

陶克四人一聽，一齊吃驚的看向了無大師。

了無大師已嘆口氣，道：「眞是寃孽，這幾年我發覺妳變了，把個淨門之地變成骯髒所在，我幾次勸妳不聽，咱們之間還談什麼師兄師妹？妳的眼中，早就沒有我這個師兄了。」

老尼姑冷冷道：「唯成大業者不拘小節，師兄，憑你的武功，自當是將軍之材，如果你加入，我們絕不會虧待你，可是，你就知道阿彌陀佛四大皆空，要知道我也有打算，等到事成之後，我把清蓮山大事改造，大興土木，爲佛門奠下萬

年基業，這有什麼不好？」

了無大師道：「如果建廟，苦行化緣也一樣可行。」

老尼嗤之以鼻的道：「那要何年何月，怎比得現成的銀子搬回家。」

了無道：「又是這幾句話，妳已走火入魔了。」

老尼姑突然戟指陶克四人，叱道：「好大的狗膽，竟然偸進地道救人，你們還想活嗎？」

陶克四人仔細的聽，很想聽出些什麼，但老尼姑這麼一罵，他便也嘿嘿的道：「出家人六根不淨，還大言不慚的要殺人？」

老尼姑雙目一瞪，看着陶克手上的木棒，道：「小子，你手中木棒，可是當年……」

陶克把木棒一掄，道：「怎麼，妳瞧不起？」

老尼道：「相反的，三十八年前我就認識，那時候此棒曾在江湖風光過。」

冬瓜唐罵了：「老不死的。」

老尼姑大怒，却見一邊的黑漢跳出來，吼道：「清蓮師太，殺吧！」

老尼姑冷冷的看了黑漢一眼，道：「放鬆心火，庵裡有你樂的，偏要去會你的老情人，好了，把這幾個愛管閒事的惹來了，鐵石心，你怎麼說？」

原來這傢伙就是夜裡去會情人的鐵石心。

在這豫鄂陝三省正中央，江湖上出了八怪，人稱「四山八怪」，姓鐵的便是八怪之一。

姓鐵的殺人不眨眼，這八人平時很難聚在一起，這半年，他們安份不出面，其實他們在準備大幹一場了。

此刻，另一黑漢也走出來了。

鐵石心冷冷的對老尼姑道：「我早就說過，你把個老傢伙留在洞中，早晚會出漏子，妳偏不相信，這下可好，引來這幾個雜碎找來了。」

老尼姑狠狠的怒視着了無大師，鐵石心對另一黑漢，道：「寇遠大，你挑一個吧！」

寇遠大手上拿着大杵，杵頭上根根尖刺閃閃發着光。

姓寇的已往冬瓜唐逼過去了。

另一個拿鬼頭刀的叫尹洪，咬着牙直奔常在山。

還有個手拿烏皮鞭的團面漢子，冷冷的看着成石，因爲成石看上去只不過少年人一個。

便在這時候，只見了無大師一副顫巍巍的樣子站起來了，他用那雙掌按着兩膝蓋，顯得很吃力的樣子了！

老尼姑却冷冷的直視着了無和尚，她準備隨時對了無下手了！

那姓鐵的一步步的走向陶克，他的那把砍刀斜指在左上方，這種出招起手勢，實在少見。

老尼姑已沉聲道：「鐵石心，你要小心他手中的那根棒子，那不是普通棒子，我不想你事沒成就死掉！」

鐵石心齜牙咧嘴的道：「老子要你第一個躺下！」

吼聲裡，只見刀芒雷電一般，直往陶克的身上切過去了！

陶克閉口不言，見敵人刀快及身，忽然木棒斜滑，隨着身子的轉動中，棒尾忽又上點，便聞得「彭」的一聲！

「啊！」

姓鐵的左手捂住下巴退出一丈外，他察視之下不見有血，立刻放心不少，但那股子痛却也令他吃不消！

陶克不下殺手，姓鐵的當然不知道！

姓鐵的刀把雙手抱，立刻不要命似的又殺過來了！

陶克出棒如風毫不退閃，二個人殺在一起了！

＊　＊　＊

寇遠大的巨杵也不閒，與冬瓜唐殺得眞凶殘，冬瓜唐的傷已癒，這一仗他便也用盡力氣的幹，只因爲哥兒四個都是出自了無大師的調教，如今大師就在眼前，當然要露露臉叫大師瞧瞧！

冬瓜唐用上勁，寇遠大就很難佔上便宜，兩個人有攻有守，那冬瓜唐一邊殺，一邊還在罵：「他奶奶的，清蓮庵內有男人，你們以爲爺們不知道呀，尼姑養漢子，好個不要臉的老尼姑！」

他這麼一罵，老尼姑的臉色也變了！

老尼姑的手上抓了一把東西，但她却對寇遠大尖聲道：「寇遠大，你這些天養膘養肥了，快把小矮冬瓜砸碎，我不要他活！」

寇遠大一聽大吼着就是十一次狂砸，不料冬瓜唐不聽他唬，也雙手握刀橫着砍，光景就是誰含糊你！

＊　＊　＊

「四山八怪」之一的尹洪撲向常在山，這人少油嘴，找上目標就幹起來了！

常在山也是個猛漢，兩個人對上，便是對準敵人兜頭蓋面的一陣狂殺，此刻，兩個人已殺得紅了眼，挺胸撑腿在廟牆邊上了！

只不過一時間二人似乎還有得拚的！

＊　＊　＊

成石有些淒慘，因爲他雖年輕氣盛，但對敵的經驗不夠瞧，交上手便被「四山八怪」之一的王二天抽了兩皮鞭，打得他左臉皮上一道血

痕！

王二天的武功一流的，他豈會把成石放在眼裡，當他出手就有斬獲時候，他更不把成石放在心上了！

雙方交上手，便殺得很慘烈，那老尼姑却忿怒的一步一步逼向了無大師，只見她右手緊握，左手一把尖尖泛紫光的刀，抽動着鼻子，道：「師兄，你好可惡，咱們同門之誼完了，如今結交外人，好，我爲師門先殺了你！」

了無大師道：「休提師門，你結交這些惡人，師妹，妳回頭吧，回頭是岸吶！」

老尼姑舉刀便殺過去了！

這光景陶克看得清楚，他暴掠，木棒正打在老尼姑的尖刀上！

突聞鐵石心大吼：「那裡走！」揮刀隨後追到，正遇上老尼姑往一邊躲！

老尼姑似乎對陶克手上的木棒十分忌諱，她閃在兩丈外，鐵石心便乘機殺過去了！

只不過三招之間，陶克立刻大叫：「兄弟們，保護大師呀！」

其實，陶克這麼一吼，冬瓜唐三人立刻明白大哥的意思了！

常在山第一個退到了了無大師身前，跟着便是挨了五皮鞭的成石！

這哥兒四個聯手把了無大師圍在廟牆下，就在刀光棒影中，把「四山八怪」四大惡人阻在三丈外，難越雷池一步！

老尼姑嘿嘿一聲冷笑：「你們已是江湖成名立萬人物，竟然沒辦法對付這四個無名小輩，傳揚出去，還想幹下甚麼驚天動地的大事業，看我收拾他們！」

她的叫聲尖吭，身形拔空，先見四怪往後疾閃，那老尼姑一把灰色毒粉撒出來，隨之又是一聲厲叫：「還不給我躺下！」

冬瓜唐頭一個大罵：「躺你娘的老蛋，殺！」

他抱刀直往老尼姑砍去！

「噹！」

「啊！」

老尼姑的尖刀被砸落地上，她暴退不迭，但冬瓜唐不放鬆，刀刀不離老尼姑的背後一尺遠！

一陣江風吹散了那一把灰濛濛的毒粉，鐵石心四個人立刻又殺過來了！

這一回，陶克有了經驗，他把四人集中，以攻堅方法交替出手，四個人形成刀滾一般，成石正巧碰上要皮鞭的王二天！

王二天剛閃過陶克的敲頂一棒，成石的鋼刀已沾上身，成石早就火大了，拚着再挨一鞭，也要把這小子砍倒！

「叭！」

「咻！」

「唔！」

只見成石的背上爛衣飛飄，鞭痕又現，但王二天却以右腿支地往後跳躍，他的左腿上一刀見腿骨，腿肉也被刀削去半斤多！

王二天痛得哇哇叫，陶克的木棒已到了鐵石心的頭頂上了！

「哎呀！」

陶克一棒，打得鐵石心暈頭轉向不知東南西北方！

只不過姓鐵的頭殼眞結實，竟然沒流血！

鐵石心晃着肩膀直搖頭，另一邊，冬瓜唐一刀砍在寇遠大的脚脖子上，帶起一股鮮血，也撩起寇遠大的一聲嗥叫，所幸尹洪的鬼頭刀拚命的殺，才把冬瓜唐的開膛一刀擋下！

「四山八怪」來了四個人，四個人傷了三個，這個仗不打也就算了，再打下去非死不可！

尹洪大聲吼：「撤，撤，奶奶的，今天遇上鬼了！」

他再一看，老尼姑早就不見了！

鐵石心似乎又可以看清人了，他戟指陶克吼罵：「操，咱們往後有得瞧！」

冬瓜唐回罵：「娘的，有種別撒鴨子，就在此地拚個你死我活！」

「別跑哇！」成石也叫起來了！

怎麼不跑？尹洪四個人翻牆往外跑了，他四人沒有從地道走，顯然不打算再回尼姑庵了！

* * *

陶克四人圍上了無和尚，只見了無和尚涕淚滂沱的直點頭！

「好……你們已知道如何運用我傳你們的刀法了，唉，如果毛汾水也在一起，你們聯手，便更能配合得天衣無縫！」

陶克幾人一聽，俱都驚喜的樣子！

冬瓜唐道：「大師，毛汾水是誰？」

了無大師道：「是個打漁漢子，也是個可憐的人吶！」

陶克急問：「大師，這位毛兄弟在甚麼地方？」

了無大師道：「他乃孤兒，一條破小船是他父母留下來的，毛汾水就住在小船上！」

了無大師又嘆口氣：「已經五年了，我沒有再見到他了，不知他現在何處！」

陶克幾人黯然的搖搖頭，冬瓜唐道：「大哥，我們快走吧，找丁大夫去！」

陶克對常在山道：「二弟，你背上大師，咱們進城去！」

常在山個兒大勁也足，背起了無大師就往襄陽城內走，幾個人陪

着了無大師一口氣進入「仁愛藥舖」，丁大夫一見便笑了！

「我說你們幾位，敢情又受傷了？」

他發覺成石的臉上有血迹，但當他發現常在山背着一位白髮老人，便怔了一下：「他是……」

陶克道：「大夫，你盡心盡力，一定把大師治好，最好能讓大師住你這兒，銀子多少你放心！」

丁大夫知道陶克是個正直的人，想了一下，交代店裡伙計，替了無大師安頓在後廂房住下！

了無大師只是被囚在地下土牢一年，身子久不動，便帶着幾分萎靡與虛弱，只需加以調養就會復元！

了無大師十分安慰的對陶克幾人道：「我知道你們一定有很重要的事要辦，休爲我操心，快去吧！」

陶克見了無大師已在藥舖後院安頓好，他才與三個兄弟辭別，四個人來了前面，丁大夫的藥已配好了！

陶克對成石道：「咱們身邊還有多少銀子？」

四個在口袋裡面掏，掏了半天也只有陶克與成石二人袋子裡還有幾兩！

陶克把乾糧錢留了一兩多銀子，餘下的全部擱在丁大夫面前！

「大夫，你先收着，咱們不會賴你的帳！」

丁大夫淡淡的一笑，道：「我見各位是好漢，我不計較，那位老人家的身子，三天之後會走出門的！」

陶克點頭，道：「這我便放心了！」

於是，陶克率領着常在山三人匆匆又走出襄陽城，幾個人不知不覺的又往那間土地廟走，但當常在山提到清蓮庵的時候，巧的是成石也提及那座山莊之事！

陶克一想，這兩個地方不能去，至少現在不宜去！

「兄弟們，咱們甚麼地方也不去，現在去找那劉家莊，我等不及了！」

大伙一聽，沒有人反對，陶克走到一戶人家，站在門口問道：「打擾一聲，劉家莊在甚麼地方？」

有個老人家托着煙袋往西北方指：「扁擔大路走五里，就會看見劉家莊了！」

「勞駕了！」

陶克四人眞能將就，一人一個槓子頭，大蒜一棵不花錢，一邊走一邊啃，五里路不多久便到了！

四人站在斜坡上，成石雙眉已皺起來！

他爲甚麼皺眉？

「好像……好像就是我來過的山莊嘛！」

成石本是自言自語，陶克立刻問道：「小弟呀，你甚麼時候來過這兒？」

成石道：「前夜呀，我暗中尾隨姓鐵的，就是進了這座山莊！」

冬瓜唐哈哈笑道：「妙，劉家莊有內奸了！」

常在山道：「咱們進莊去，告訴姓劉的，就說他莊上有奸細！」

陶克搖搖頭，道：「不可以！」

冬瓜唐道：「爲甚麼？」

陶克道：「那得有証據，我們貿然去說，姓劉的絕對不會相信，說不定還會把咱們轟出莊外！」

成石道：「我可以作証呀！」

陶克道：「你是我們同路人，姓劉的如何相信？」

冬瓜唐道：「大哥，你說怎麼辦？」

陶克道：「咱們不提這事，由我向姓劉的詢問他女兒被害之事，如有機會，我自當提醒姓劉的暗中注意！」

四人這麼一商量，立刻便往劉家莊上走去！

只不過三里多一點，陶克四人已穿過柳林道來到劉家莊前的晒穀場上了！

這時候有幾個伙計要下田，其中過來一位大掌鞭漢子，他迎着陶克四人先是看了幾眼：「各位，前來劉家莊，你們這是……」

陶克向那漢子一抱拳，道：「我們從桐城過來，有要事求教貴莊主！」

那漢子眉一揚，道：「要事？莫非……」

陶克道：「老兄，我的女兒也被淫賊姦殺，一些情況我還不太明白，所以前來在劉家莊主面前請教！」

那人深深嘆了一口氣，道：「小姐被害，襄陽府下海捕文書，附近各州縣也貼了賞格，這些天了，一點兒消息也沒有！」

他把手一讓，又道：「各位，跟我來！」

陶克很注意這兒，尤其是進了莊院迎面那座二層樓房，他抬頭往上看了幾眼！

成石也抬頭看，那天夜裡他在樓外看熱鬧，那情景實在叫他臉熱，男女之間原來是那麼的「凶狠」呀！

* * *

那人已走到正廳台階下了，他這才對陶克道：「在下是劉家莊大掌鞭，桂三元就是在下！」

陶克立刻又是一禮道：「在下陶克，後面是我三兄弟，請多指教！」

姓桂的一笑，道：「請稍等！」

陶克道：「勞駕你了，桂兄！」

桂三元大步走進正廳，正遇上莊主與二姨太對面坐着在吃茶！

姓劉的還不到五十歲，白淨面皮四方臉，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子，那張吃四方的大嘴巴上不留鬍子，看上去他更不像快五十的人，是個有福氣的有錢人！

「老桂，有甚麼事？」

姓桂的忙近前：「莊主，外面來了四個人，他們有事要面見莊主！」

那位二姨太妙目一瞪，俏嘴微翹的叱道：「不認識的人別帶進莊內來，這幾日莊主的心情稍稍好一些了，別把不三不四的人帶來，除非官家有消息！」

姓桂的道：「二奶奶，那人說，他的女兒也被害了，他帶着三位兄弟前來，想問一問當時咱們這兒的情形，大家也好共商大計，抓那淫賊！」

二姨太道：「他們有本事抓淫賊？何必前來……」

劉莊主道：「不用說了，我應該見見這人！」

他對二姨太又道：「妳上樓去吧！」

二姨太很不高興的扭着腰肢從屏風後面登上樓，她好像還在叨念着甚麼！

* * *

桂三元把陶克四人領進正廳，陶克緊走幾步，對劉莊主深施一禮！

「在下陶克，與我這三位兄弟冒昧前來貴莊打擾，尚祈見諒！」

劉莊主指指一邊椅子，道：「四位請坐！」

陶克四人並肩坐下，劉莊主道：「聽說你的女兒也被那淫賊姦殺了？」

陶克道：「我在桐城縣撕去官家告示，上面被害的姑娘，便是我的女兒小娟！」

劉莊主道：「這件事我已聽那桐城縣捕頭章飛對我提過了！」

陶克冷然一哂，道：「那個貌似張飛，却是個大飯桶的傢伙，哼！」

劉莊主楞了一下，道：「章捕頭同我拍過幾次胸脯，短期內他一定會破案！」

陶克道：「他是這麼說的？」

「是呀，為了對他的熱心致以眞心感謝，每次他來對我安慰，我總會封些銀子，唔，看他帶人在四鄉奔波勞累，令人起敬！」

陶克一聽直搖頭！

冬瓜唐氣不過，道：「你上當了！」

劉莊主面皮一緊，道：「怎麼說？」

冬瓜唐道：「姓章的到你這兒騙銀子，他那點本事呀，我們四人中，任何一人他也打不過！」

劉莊主笑笑，道：「我怎麼知道你們四位不是前來唬我呀！」

冬瓜唐道：「我們為甚麼唬你，又不打算在你身上弄幾個，哼，眞可憐！」

劉莊主怔了一下，道：「各位想知道甚麼？」

陶克道：「請劉莊主說出事情發生的經過！」

劉莊主道：「這種事情又怎麼知道會發生在我劉一龍的身上？而我也請了兩位護莊武師，當這件事情發生之後，兩位武師無顏再幹下去，便辭退了！」

他似是有些痛苦的樣子，又道：「我女小鳳今年十五歲了，她下面尚有個小弟十一歲，日子本來平靜，然而那晚却發生了這件令我一生錐心刺骨痛苦的慘事，屍體仰面躺着，胸前雙峯被尖刀刺爛，誰如此凶殘啊！」

陶克道：「與我女兒死狀是一樣的，果然是一個人之手幹的！」

劉莊主道：「桐城出銀子一百兩緝兇，我另加四百兩，可是至今一些消息也沒有！」

陶克道：「你把護莊武師辭了？」

劉莊主道：「是他二人要走的！」

陶克道：「如今莊上的安全？」

劉莊主道：「發生這麼悽慘的事，難道還會有歹徒再找來嗎？」

陶克笑笑，道：「莊主可聽過趁火打劫這句話嗎？」

劉莊主一把拉住陶克道：「老弟，你在外面聽到甚麼風聲了？」

陶克道：「劉莊主，還是多加小心為妙！」

劉莊主道：「我已派人去洛陽，請一位過去幹過保鏢的朋友前來，劉家莊不能沒有護莊武師！」

陶克道：「大約何時可到？」

劉莊主道：「應該不出半個月了！」

陶克道：「這樣吧，我們在你這兒暫時住上半月，不收你的工錢，等請的人一到，我們立刻便走！」

劉莊主在猶豫了！

他如何相信面前這四個人？

陶克當然也看出來了！

「劉莊主，我們不必住在你的莊內，附近有小房子住就可以了！」

劉莊主道：「豈不虧待各位？」

陶克笑笑，道：「也是我們同病相憐，甘心情願的，劉莊主，我有一個要求！」

「你請說！」

「千萬別說我們住在附近，任何人也不能說！」

「這是為甚麼？」

「劉莊主，我在抓那東西，走漏風聲，那話兒就不會上鈎了！」

陶克的話，聽得劉莊主心頭一緊！

「好，我誰也不告訴，眞能拿住那惡人，兄弟們，四百兩銀子是你們的了！」

冬瓜唐道：「一言為定！」

那劉莊主把大掌鞭叫進來：「咱們莊前的菜園子邊上有兩間屋，帶他四位去暫住，吃的喝的送過去，這件事誰也不許告訴！」

姓桂的忙點頭，帶領着陶克四人便走出劉家莊！

姓桂的也奇怪，為甚麼不把客人留在客房住，偏偏領到小草屋去住？

* * *

莊前面有一大片菜園子，那兩間草屋是為了看菜人夜間住，如今却由陶克四人住在裡面了！

姓桂的把一應吃喝用的全部都送過來，劉家莊上就是沒有人知道會有四個人住在那兩間茅草屋內！

* * *

陶克四個人也算暫時有了吃的，再不用乾啃槓子頭了，那常在山對草屋外面看了一下，道：「大哥，咱們在這兒能等到淫賊？」

陶克躺在鋪草的木板上，道：「至少可以碰上姓鐵的，如果姓鐵的再來！」

成石道：「姓鐵的一定會再來，因為那天半夜，姓鐵的同那個女人打得火熱，我幾乎被他們的動作嚇呆！」

冬瓜唐道：「換是我，上前一刀一個，殺了再說！」

陶克道：「有時候殺人反而誤事，我要的是眞凶，姓鐵的只是通姦！」

成石道：「大哥，我們這是為姓劉的捉姦呀！」

陶克道：「姓鐵的對劉家莊必有陰謀，我也以為，或許與那淫賊也有連帶關係！」

冬瓜唐道：「大哥，我們也得先合計一下，要如何下手抓人吶？」

陶克道：「咱們白天睡大覺，夜裡再出面，打從今夜起，二更天大伙輪班，五更天回來休息，如果發現甚麼風吹草動，千萬別出聲，把握機會再下手拿人！」

事情就這麼說定了，哥兒四個吃飽了東西全躺下了！

* * *

江風拂面帶着那麼一點冷颼颼的味道，冬瓜唐無聊的坐在一堆草桿子上看天空！

他那胖嘟嘟的臉龐上無表情，只因為他想着桐城縣城裡的「快活居飯館」！

飯館的掌櫃很會賺銀子，前面開的是飯館，後院開的是煙館，五位美女也會侍候，想一想人家，再看一看自己，如今淪落在這劉家莊外吹涼風！

冬瓜唐越想越窩囊，江湖一把刀，看誰耍得開，哥兒四個的本事不輸人，為甚麼偏就光倒楣！

冬瓜唐一拳打在手心上，正要站起來，嚄，遠處一條人影兒出現了！

冬瓜唐甚麼也不想了！

只人影一出現，他的精神便又來了！

他的身子幾乎是爬在草桿上，然後便用草桿往身上覆蓋着，他為甚麼要這樣？只因為這場邊除了一堆草桿子之外，四下裡空無一物，如果有人走過來，很容易會發現草堆上有人！

冬瓜唐用草桿子把全身遮住，一對眼睛看外面！

果然，那人鬼影子似的閃到草堆附近來了！

冬瓜唐眞緊張，因為這傢伙的背上插着刀！

黑灰灰的大個子，他本來走出三丈遠了，不料這人突然又回過身來！

他走到草桿子堆邊，嗨，也眞絕，他竟然掏出大鳥拉起尿來了！

冬瓜唐火大了，他本要跳起來給那傢伙一刀，但他一想，便又忍下了！

「尿吧，老子今夜認了！」

冬瓜唐只把雙手幪着頭，他的背上便挨尿澆起來，唔，這傢伙想是酒喝多了，尿出來的尿水特別騷又多！

這人肚皮一鬆散，立刻把褲子挽好，轉身便往牆邊奔去了！

冬瓜唐一見，心中咒罵：「操你奶奶的，你等着挨刀宰吧！」

說着，冬瓜唐也跟上去了！

直到那人擰身攀上二樓，冬瓜唐這才冷笑了！

* * *

「老大，老大！快呀！」

冬瓜唐奔進菜園邊的小草屋中，低聲急急的叫陶克，當然，另外常在山與成石兩人也跳起來了！

那陶克抓着木棒，道：「看清楚了？」

冬瓜唐道：「已經攀上二樓了！」

陶克道：「眞奇怪，怎麼來得這麼快！」

常在山道：「怎麼說？」

陶克道：「這姓鐵的挨了我一記狠的，他少說也要躺上三幾天，怎麼如此快就趕來幽會了？」

冬瓜唐道：「甚麼幽會，是通姦！」

陶克道：「都一樣，快走！」

他一邊走，一邊對冬瓜唐三人

吩咐：「我去找劉莊主，你們三個把大廳圍緊，千萬別把人放了！」

四人不從莊門下走進去，四個翻了牆又上了房！

陶克果然往正廳的後面飛去，不多久，他到了後大廳的廳門口，快半夜了，這時候子時剛過吧？

陶克似乎聽到敲鉢聲，他伸過頭看進去，只見一個女人正跪在一尊佛前唸經——半夜唸的甚麼經？

陶克用手指輕叩門，唸經的女人回過頭：「誰呀？」

「是我，夫人，有急事找莊主！」

「你找莊主？」

「不錯，那個淫賊又來了！」

陶克的話甫落，斜刺裡閃過一個人：「誰？」

陶克暗中看過去，原來是大掌鞭桂三元從暗角處閃掠出來，看樣子他好像是躲在暗中，因為手上拿着刀！

桂三元見是陶克，面無表情的道：「甚麼淫賊？」

這表明，劉家莊的這位桂三元並不放心陶克四人，所以他加强這後院的守衛！

陶克道：「劉莊主呢？我帶莊主前去！」

「帶路！」是劉莊主的聲音，在另一轉角處响起，接着，他那高大的身形出現了，而且一把青鋼劍握在手上，明晃晃的顯然早就有備了！

劉莊主直視陶克，道：「眞的有淫賊？」

陶克道：「快，劉莊主，你快到前院二樓上，淫賊怕已登上床了！」

劉莊主吃驚的道：「牡丹！」

他提劍便往前院奔，桂三元隨後追去，陶克聽到身後傳來一句「阿彌陀佛」！

＊　＊　＊

劉莊主仗劍登上前面正廳二樓口，立刻伸手去拍門：「開門！」

噯，二樓上的人正在大床上熱鬧吶，聞得這一聲吼，大床上那男的一咬牙，只穿了褲子就去握刀，却被女的按住他的刀，示意他快快從屋頂逃！

女的也發出慵懶的聲音，「誰呀？」

「是我，開門！」

「人家已經睡着了，却被你吵醒，有事明天吧！」

「轟！」

劉莊主伏劍一腿踢，樓門被他踢開，高大的身形猛一衝，人已到了二樓內，二樓還有臥房門，劉莊主正要再踢門，門內閃出一個人，這人的刀眞凌厲，「咻」的一聲罩過來，劉莊主橫劍上架，「嘡」！

劉莊主幾乎挨刀，他忙着往外躍，唰，又是三刀罩上去了！

劉莊主大吼：「那裡來的淫賊，你今夜休想逃出我劉家莊！」

他的話引起那黑漢的冷笑聲：「殺了你，老子大搖大擺的走出莊！」

劉莊主躲過兩刀，第三刀他才躲一半，桂三元的刀送上去了！

桂三元擋過黑漢第三刀，正要同劉莊主說甚麼，却突然一聲哎呀！

他手上的刀落地了，手腕上中了一支金錢鏢！

這一鏢打得桂三元驚怒交加，這一鏢不是黑漢發的！

只這麼一怔間，黑漢已往窗外穿去！

黑漢的身法夠快，也夠技巧，但他還未站定身子，黑暗中突然冒出一句：「回去！」

緊接着，「咚」的一聲响，黑漢的頭殼上又挨了一棒，這一棒眞又把他打進二樓內了！

劉莊主一見黑漢又退回來，伏劍又殺，黑漢雖然頭痛欲裂，他仍然不把劉莊主放眼裡！

桂三元急得大聲叫：「喂，快進來幫忙呀，朋友！」

於是，陶克進來了！

陶克見桂三元右腕流血，他冷笑：「姓鐵的，別耍狠了，你今夜還想活？」

不錯，黑漢正是鐵石心，自從出現陶克幾人之後，他雖受了傷，仍需要前來對他的相好提醒，却不料今夜被陶克幾人堵住，三年的陰謀一旦化為泡影，立刻引起姓鐵的凶性大發！

鐵石心咬牙切齒的吼罵：「操，你同老子泡上了，人在江湖行，不擋人財路，小子啊，黑白兩道你不沾，你純是個王八蛋！」

陶克沉聲道：「淫人妻室，人人得而誅之！」

鐵石心咬牙咯咯响，道：「王八蛋，你說牡丹是姓劉的妻室？好，這齣戲別演了，我親愛的牡丹花，妳就在這傢伙面前現原形吧！」

就在鐵石心的話聲中，睡房中扭腰擺臀的走出個滿面紅光的浪女人，噯，這女人手上一把尖尖的刀，肩上掛着個小包袱，當然，包袱裡面是細軟，那身緊身衣小蠻靴，一看就知道她不簡單！

劉莊主一看，大吼一聲，道：「牡丹，妳！」

女的閃掠在鐵石心身邊，她的孔上一片殺氣，沉聲道：「姓劉的，算你走運，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你把我從洛陽藝館娶回來，這三年我陪你睡覺，我帶走我應得的東西，你不會小氣吧？」

劉莊主髮辮一甩，叱道：「你

果然偷漢子！」

「甚麼叫偷漢子？」

她拍拍鐵石心，又道：「姓劉的，江湖上誰不知道我洛陽花魁狐與伏牛虎兩人多年來打得火熱！」

劉莊主道：「他是『伏牛虎』鐵石心！而妳又是一頭狐？」

「你總算知道了！」

劉莊主道：「為何騙我從良？」

「叫你上當呀！」

劉莊主臉也氣白了，大吼一聲，道：「你們要找劉一龍上的甚麼當？」

鐵石心一邊嘿嘿笑，牡丹十分平靜的道：「劉家莊的寶庫呀，三年了，我暗中找，前找後找，左找右找，就是不見你的藏寶，好不容易你的女兒被人姦殺，才見你自大娘房中取出一對金釵當陪葬，正要下手，不料……」

鐵石心沉聲道：「夠了，別說溜了嘴，誤了咱們的大事情！」

劉一龍氣得全身在哆嗦，陶克開口了！

「別再打算去坑人了，今夜你兩位上路吧！」

杜牡丹尖聲叫道：「他是誰？」

鐵石心道：「咱們絆腳的人！」

「絆腳？殺了他！」

鐵石心道：「牡丹狐，小心他的棒子，我招呼他上三路，你在下面砍他的腿，暗青子往他要害地方送！」

他這是在分配工作，而且也十分惡毒！

陶克嘿然一聲笑，他撮唇吹了一下口哨！

杜牡丹正要出手，唰，三面出口站了人！

是的，冬瓜唐、常在山、成石三個人站出來了！

這三人一出現，鐵石心驚怒的吼道：「他娘的，你們四個都來了！」

冬瓜唐立刻接道：「來送你兩人見閻王！」

鐵石心大怒：「放你娘的屁，別以為你們人多，老子就含糊你們！」

冬瓜唐跳進樓內，道：「那麼，咱們過幾招吧，兒！」

冬瓜唐的刀平削過去，矮壯的身子隨刀滾，鐵石心抬右腿，狠狠一刀削下來！

「嘡」的一聲冷焰迸濺，鐵石心的雙臂有些痲！

冬瓜唐半旋身，大吼一聲：「再接這一刀！」

鐵石心正要中途攔，成石已撲過來了！

他不開口只出刀，一刀削在鐵石心的肩頭上！

「噗！」

「啊！」

鐵石心叫聲中，人已沒命的往樓外飛出，冬瓜唐大吼：「我看你往那裡逃！」

他啣尾就追，成石也追！

常在山舞刀正同杜牡丹照上面，三隻金錢鏢對着他的面門打來了！

常在山忙往一邊閃，尚未同陶克斯殺的杜牡丹，便藉着這機會往窗口穿去！

劉莊主大叫：「攔住她！」

陶克便在這時出手了！

他知道已不及，手上的木棒脫手擲！

窗外傳來「彭」的一聲，緊接着便聽得杜牡丹一聲叫：「噢！」

黑暗中，只見杜牡丹的身子在屋脊上搖了一下，她一手按住脖子，一路直往莊外跑了！

陶克飛撲出去，屋頂上撿起木棒，只見前面三條人影幹上了！

三條人影不是鐵石心！

鐵石心逃得比追的快，杜牡丹倒楣，她遇上跑回來的冬瓜唐與成石兩人！

杜牡丹似發了瘋的母老虎一般，尖刀出手就拚命的殺，却被冬瓜唐在她的肩背上切了一刀！

她也算幸運，因為冬瓜唐的一刀切在杜牡丹的包袱上，「嘩啦」一聲响，包袱掉下來了，她的肩頭一痛，還眞流起血來了！

這時候甚麼財寶也不顧了，逃命才是眞！

杜牡丹拔腿往莊外逃，眞的恨爹娘少給她生兩條腿！

成石又要追，冬瓜唐却撿起那個小包袱，道：「別追了，這娘們的腿走得快，咱們別費力氣了！」

他提着包袱笑笑，道：「喲，這裡面一定不少哇！」

成石道：「甚麼不少？」

「傻兄弟，當然是這娘們的細軟呀！」

成石也不知道甚麼叫細軟，便隨着冬瓜唐又回到二樓上來了！

＊　＊　＊

劉莊主二樓上叮咚响，劉莊主的伙計們已抄傢伙圍過來了！

劉莊主的人也有三十多個壯漢，這些人只一圍到前廳，只見莊主氣唬唬的當先走下樓梯來！

別看他氣得慌，但對陶克四人可就客氣得不得了！

劉莊主跌坐在椅子上喘大氣，邊對桂三元吩咐：「大掌鞭，快叫灶上備一桌酒席，人家眞的為咱們莊子出了大力氣了！」

人家，當然是指陶克四人。

桂三元立刻奔出去，他的手還在流血！

（未完・六）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

辛士・文
可飛・圖

飛刀小祖宗



鬥虎觀局大控掌　信書傳胸在竹成

上文提要： 于阿坤去平陽集的途中，與吳不忌的三個手下同行，這些人想猥褻于阿坤，不料均被于阿坤的柳葉飛刀擊中斃命。于阿坤騎着騾子進了平陽集，來到吳不忌掌管的賭館裡，正自觀看賭博，忽見四五個大漢衝進來，想起被他擊斃的三個人，于阿坤立刻向後院走去，却被人攔住……

一個大漢沉聲道：「小小年紀眞嚕嗦，屙屎拉尿撿地方，想搗蛋？」

于阿坤一笑，道：「其實我可不是來搗蛋，找吳當家的有公幹！」

二個大漢對望一眼，其中一人沉聲道：「你想見我們當家的？」

于阿坤道：「不錯！」

「誰派你來的？」

于阿坤道：「一定要告訴你們嗎？」

三個大漢對點頭，兩邊的大漢忽然架起于阿坤，道：「小王八蛋，你明明是來搗蛋的，摔出大門去！」

一個大漢在于阿坤屁股上踢一腳，罵道：「這年頭外表斯文一肚子男盜女娼的人多的是，你小子以爲穿了一件綢布衫，就想來『聚寶盆』撿便宜？」

于阿坤心中忿怒，他被架著使不出力，便任由三個大漢架出門，十二層台階上，只見兩個架他的大漢把于阿坤的身子忽前忽後的連閃晃，後面大的大漢照著于阿坤的屁股又踢了一腳！

「彭！」

不料于阿坤空中雙腳合攏來，雙臂左右張，宛似當初他在竹尖上練輕功，呼嚕嚕站在台階下！台階上面，三個大漢楞住了！

于阿坤笑瞇瞇的又往台階上走。

他邊走邊道：「三位，你們對於賭客相當的不禮貌，吳不忌這老東西怎麼會用你們這些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傢伙！」

忽聞一個大漢怪聲道：「給我打！」

三個大漢一齊往台階下面衝過來！

于阿坤一見便立刻閃掠向左，便在他單足剛剛點地，郤又快不可言的閃晃向右，便也閃過三個大漢的追捕而登上了台階！

三個大漢回頭看，忽見于阿坤騰身而起，還口中厲吼道：「老鷹抓小雞！」

「叮叮咚咚」一陣響，台階中間的三個大漢還弄不清敵人使的什麼身法，便已鼻青臉腫的滾跌到台階下！

這是賭場一般打手，除了個「狠」字外，怎麼會是于阿坤的對手！

于阿坤見三人慢慢爬起來，他在台階上拍拍手，笑道：「娘的，火星爺不燒房你們不知道神靈！」

賭場門口打架常有的事，外面打架裡面照賭，誰也沒有去注意這件事！

然而，就在這時候，門內走出一批人來，其中一個是紅面老人，

約莫五十來歲年紀！

嘿嘿一聲怪笑，紅面老者道：「小兄弟，那條道上的？」

于阿坤回頭看，一共出來七八個！

笑笑，于阿坤道：「什麼道上？」

一頓，于阿坤看看撲上來的三人，忽然騰身而起，左右雙腳互相交替，一陣拳腳，又把三人踢滾下去，冷冷道：「洛陽道上的！」

紅面老者見于阿坤小小年紀，出手便把三個大漢打滾在地，立刻橫臂攔住身後欲揍的人，淡淡的迎著于阿坤道：「小兄弟師承何人？」

于阿坤道：「師承無門！」

紅面老者眞能忍，又是一聲笑，道：「是他們對小兄弟不禮貌，得罪你小兄弟？」

于阿坤點點頭，道：「而且十分嚴重的不禮貌！」

「嚴重到什麼程度？」

「踢我的屁股，還要摔死我！」

「嗯，確實很嚴重！」

「所以我要這三個豬知道一件事情！」

「請講！」

于阿坤道：「我是個從不吃虧的人，他們整我不成，就得被我整！」

雙手一抱拳，紅面老者道：「老漢替他們賠不是，看我的薄面，饒了他們！」

于阿坤道：「不可以，我非踢回來不可！」

紅面老者面色一緊，道：「殺人不過頭點地，憑我吳不忌在這五百里範圍內，只要跺跺腳，誰家的屋子也得晃三晃，小兄弟，人要學著識大體喲！」

不料于阿坤聞言，搖搖頭，道：「不可以，我是非踢回來不可！」

吳不忌雙目一瞪，正要發火！

他心中早已在發火！

突見于阿坤自懷中取出一封信往吳不忌手中一塞，道：「去忙吧，這兒你別管！」

吳不忌忙湊近「聚寶盆賭坊」簷下掛的燈籠看。

他只看了二眼便哈哈笑起來！

于阿坤道：「你笑什麼？」

吳不忌走近于阿坤道：「都是一家人嘛，小兄弟！」

于阿坤板著臉，道：「吳總管，別忘了我剛才說的話，我是個從不吃虧的人！」

吳不忌道：「一家人嘛！」

于阿坤道：「就是一家人，才要重重的罰！」

吳不忌點點頭，道：「這話有道理！」

他話聲甫落，便對台階下面萎坐地上的三個大漢道：「是你們有眼無珠，怨不得別人，你們上來，一排站在台階邊，每人挨一腳！」

三個大漢眞聽話，哎喲著爬上台階來。

果然一排併肩的站在台階邊！

吳不忌笑得不自然地對于阿坤道：「小兄弟，他們都是無知漢，你踢吧！」

于阿坤聽出來吳不忌在替他們求情，他裝著不知道的冷冷走向三人身後面，道：「三位，咬緊牙關，我這裡輕輕踢！」

「咚，咚，咚！」

三個大漢應聲又摔落台階下！

吳不忌道：「出了氣了？」

于阿坤搖搖頭，道：「我挨了三下狠的，這才撈回一下，快，叫他們上來站好！」

吳不忌雙目在冒火，心中怒罵：「他媽的，這小子究竟是陶爺的什麼人，怎麼如此可惡！」

便站在吳不忌身後的幾個怒漢也在咯咯咬牙！

于阿坤那管這一套，冷冷的道：「上來呀，你們這三個豬！」

不料，下面的三個大漢中，一人怒吼道：「當家的，我三人挨踢，全看在當家的一句話，如果不是當家的說，他奶奶的，便衝著頭破血流也要做了這小狗操！」

于阿坤冷兮兮的道：「想打架？哈……」

吳不忌立刻叱道：「不要說了，爬上來吧！」

好不容易，三個大漢又站在台階邊，三個人全身氣得直哆嗦……

忽然，于阿坤笑對吳不忌道：「啊……有句不是對人說的話，叫什麼……打狗看主人……」

吳不忌點點頭，道：「江湖上是有這句話！」

拍拍手，于阿坤道：「算了，算了，我就看在吳總管的面子，不踢他們了！」

吳不忌哈哈一聲笑，道：「小兄弟，我代他們向你謝罪了！」

于阿坤伸手入懷，摸出一把銀子，他往三人手上每人塞了幾兩，笑道：「我這個人恩怨分明，公事公辦。

「忘了剛才的不愉快，這點銀子算是見面禮，你們拿了去，買酒不醉，吃飯不飽，算是我的心意到了！」

吳不忌心中不是味。

這有個名堂：「一嘴蜂蜜一嘴屎，打了人還叫人稱他小祖宗！」

果然，其中那個怒漢已抱拳，道：「小祖宗，眞有你的，我三人打心眼裡服了你！」

于阿坤道：「原本是一家人，屋外打屋裡面好，算了算了，去喝酒吧！」

吳不忌對三人一瞪眼，只見三

個大漢便匆匆的走回屋子裡！

衝著于阿坤一抱拳，吳不忌道：「小兄弟，你且請屋子裡吃茶，我得快去處理一件大事情！」

于阿坤道：「什麼大事情比我陶大哥的事情還重要？」

聞得面前這小子稱陶津爲大哥，吳不忌忙抱拳道：「請問小兄弟，高姓大名？」

「我叫于阿坤，振興乾坤的阿坤！」

「好名字！」

「還馬馬虎虎！」

吳不忌一笑，道：「是這樣的，我那家東昇騾馬棧出了點小事情，半路上不知碰上什麼樣的王八蛋，狠著心把人殺死在草堆裡，我得馬上過去看看！」

于阿坤心中想，這些傢伙眞有本事！

夜裡還能把山邊的死人找到！

其實于阿坤那裡知道，趕騾馬的人早已把這條一百八十里大道走熟了，什麼地方可疑，什麼地方能害人，他們一淸二楚。

何況那批人找去山邊的時候，正看到一羣野狠在撕食著人肉！

一瞪眼，于阿坤吼道：「可惡，是誰這麼大的膽子，竟然在吳總管的地頭上撒野！」

吳不忌道：「我正要去看看，他們是怎麼挨的刀！」

于阿坤重重的點點頭，道：「人命關天，手下兄弟們常年在外奔波，他們吃風喝雨，風刮日晒，跑東跑西，爲的還不是替吳總管你賺銀子？」

「如今人被殺了，我們當主事的人，正應該善加體恤，多加安慰，找出兇手，爲死難的弟兄們報仇……」

他一頓，又道：「這是大事，我不急，快去辦吧！」

吳不忌抬頭揚眉道：「小兄弟，一席話眞是慷慨激昂，我沒話說，你且到我住的地方等候著，姑娘們自會侍候你！請！」

吳不忌大步往外走。

于阿坤心中直發笑！

于阿坤見吳不忌帶人匆匆離去，便又回身走進「聚寶盆賭坊」！

這一回，于阿坤可神氣了。

剛一進門，便見三個人迎上前來，其中一人留著八字鬍，抱拳對于阿坤笑道：「小兄弟，快請後院歇著。」

「你是喜歡燕窩粥？還是愛吃八寶蓮子湯？什錦甜點小籠包、糖炒栗子帶甜棗，全都是少年人喜歡吃的！」

于阿坤笑道：「有這麼多好吃的？快帶我去！」

中年人邊走，邊自我介紹道：「在下辛不苦，跟著吳當家已十六七年，忝爲二當家，小兄弟，你多指教！」

于阿坤回過頭來，道：「哦，你是這兒的二當家？失敬失敬！」

中年人辛不苦笑道：「不打不相識，小兄弟的功夫眞不賴！」

于阿坤道：「非是我的功夫好，而是他們太不行！」

辛不苦一怔，旋即哈哈大笑起來！

于阿坤道：「笑話一句，哈……」

一行走到後院裡，正面有個獨立大廳，廳上燈火通明，照得院子裡一片亮！

于阿坤剛走進大廳，就見兩個花枝招展的大姑娘，一左一右的扶住于阿坤，二人身上那股子脂粉香，幾乎令于阿坤打噴嚏！

兩臂一分，于阿坤笑道：「我又沒有七老八十的，還要人來攙扶，免了！免了！」

大廳上，另外有個大姑娘已把椅子拉開來，笑靨滿面宛似春日盛開的一朵桃花般，衝著于阿坤直發笑！

于阿坤也不客氣，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辛不苦坐在對面一張椅子上，指著桌上擺滿的東西，笑向于阿坤道：「小兄弟，你隨便用！」

于阿坤一看可眞齊全，南北糕點，京廣小吃，全擺在自己面前，比大皇莊灶上做的還多，有幾樣他都沒見過！

于阿坤隨手揑著吃，燕窩粥也一連喝了六七碗。

他當開水似的喝，三兩口就是一小碗！

要知賭坊裡大菜沒有，點心不缺，對付有錢的大豪賭客，這些點心全用得着！

于阿坤吃在興頭上，辛不苦哈哈一聲笑，道：「小兄弟，聽說你是山裡來的！」

于阿坤滿口東西在嚼，聞言只「嗯嗯」點點頭！

辛不苦又道：「聞得兄弟們言，當家的看了你帶來的書信一封，便立刻答應下來，唔……小兄弟，我們這是在閒聊，你可不可以說出來，那信上……」

「哦！」于阿坤抹抹嘴，笑道：「辛二當家的問這個呀！」

辛不苦道：「能說便說，我不敢勉强小兄弟！」

于阿坤道：「你們都是吳當家的忠實幹部，對吧？」

辛不苦拍著胸脯，道：「血肉相連的好兄弟！」

于阿坤道：「既是這麼說，我便說與二當家知道，只因爲……」

于阿坤故意看看四個大漢與三個大姑娘！

辛不苦笑道：「都是心腹，但說無妨！」

于阿坤放低聲音，道：「事情是這樣的，兄弟們如今又把力量扭起來，在惡水灘聚義，由我陶津大哥當家主事。

「這裡吳當家，想當年在十萬大山的惡水灘當總管，這次陶大哥替當年的鐵爺夫妻報得大仇後，決心重振惡水灘聲威。

「所以就派我帶來書信，要吳總管帶領他的人員錢糧騾馬，立刻上山，幹那有飯大家吃，殺富濟貧的買賣，有難大家當，義薄雲天的大事！」

辛不苦雙眉一揚，道：「哦！再去當强梁，幹那沒本的生意呀！」

于阿坤一拍桌面站起來，道：「怎麼？你不幹？」

辛不苦笑道：「我幹，但這種事怕要同兄弟們有得一番商量了！」

于阿坤道：「商量什麼？」

辛不苦道：「小兄弟，你該明白，兄弟們開在兩處的賭坊，吃喝玩樂全有了，誰還往山裡跑？」

于阿坤冷冷道：「只怕由不得他們了！」

辛不苦半天沒開口！

三個大姑娘又在替于阿坤盛燕窩粥！

便在這時候，只見吳不忌氣呼呼的大步走進來！

于阿坤道：「吳總管，你可知誰人下的手？」

吳不忌忿怒的道：「他娘的，三具屍體都不全，被野狠撕得走了樣！」

于阿坤道：「吳總管，看樣子我來的不是時候！」

吳不忌忙笑笑，道：「這與兄弟不相干，于兄弟，你在這裡玩幾天，我把事情料理好，然後大夥一齊走！」

于阿坤一笑，道：「吳總管，有句話我對你說的，這話是郭二哥說的，要你把這兒的人和馬全帶上山，當然，所有的銀子全帶走，一紋也不許留！」

于阿坤剛才聽辛不苦的話，他有意在他們之間製造問題，說完話便拿眼瞟向辛不苦！

果然，辛不苦面色一緊，道：「當家的，這是大事情，這些年兄弟們日子過得好，全是大哥領導有方，從平陽集到石頭鎭，好歹大哥也算得小小土皇帝，如果再去幹老本行，怕……」

于阿坤道：「怕什麼？」

吳不忌一怔。

于阿坤又道：「什麼小小土皇帝？手下弟兄在自己地面上被人做了，還談什麼土皇帝？不嫌說出來丟人！」

辛不苦暗中在咬牙。

于阿坤早看出來了！

吳不忌重重的道：「于兄弟放心，三天之內我們大夥一齊上惡水灘！」

于阿坤道：「好，我就等你三天，吳總管，你可不能再拖延！」

吳不忌拍拍胸脯，道：「放心吧，于兄弟，我明天就快馬趕回石頭鎭，先結束那面的買賣，騾馬一併帶過來！」

辛不苦道：「當家的，這件事總得先同大伙商議一下方可進行！」

吳不忌道：「兄弟們跟著我吃香喝辣快二十年，你們應該知道我的作風，安逸的日子過久了，難免腦袋會生銹，他娘的，事情我說了算！」

辛不苦目露凶芒不開口！

三個姑娘臉發黃！

吳不忌突然又道：「辛二當家的，這兒由你來處理，如果有人不願去，十兩銀子打發他走路！」

辛不苦道：「十兩銀子太少了吧？」

吳不忌道：「便是你二當家要走，也是十兩銀子，告訴你，惡水灘兄弟不好惹，我勸你放明白些！」

于阿坤一邊看，他卻心中有定案！

果然，當天晚上，吳不忌便對于阿坤道：「小兄弟，今晚你住我房間，且等我從石頭鎭回來，咱們一起上十萬大山裡的惡水灘！」

于阿坤點點頭，道：「吳總管，我于阿坤可眞佩服你，提得起放得下，這麼大的基業，陶大哥一句話你便不要了，佩服！」

吳不忌重重的道：「小兄弟，千萬別把我說得這般仁義，說句心裡話，我是一千個不願意！」

于阿坤道：「既然不願意，吳總管又爲什麼……爲什麼答應收攤子？」

吳不忌嘆了一口氣，又看看屋裡的辛不苦，道：「老實說，有兩個主要原因，使我不得不放棄這兩地四家大生意！」

于阿坤道：「那兩個主要原因？」

吳不忌道：「第一，當初陶津爲惡水灘二當家，他爲了發誓要殺一個姓于的知縣官，鬧了惡水灘大寨門，率領著幾位武功高的走江湖。

「我奉命帶著不少銀子來到石頭鎭，招兵買馬的開起騾馬棧與賭坊，你們想想看，本錢原是山寨的，這時候我怎麼辦？」

于阿坤心中忿怒，那知縣正是自己的爺爺叫于玄！

淡淡的，于阿坤問道：「第二

個原因又是什麼？」

吳不忌道：「第二個原因也是主要的原因，你們想，陶津爲了替大家當『翻天手』鐵成金夫婦二人報仇，他能在江湖上尋找仇人二十年，終於殺了姓于的一家人。

「你再想一想，萬一我不聽他的，這後果怎麼樣？那陶津不是好惹的，便躲上天邊他也會揪住你！」

冷冷一聲笑，于阿坤道：「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我陶津大哥的聲譽果然響噹噹的叫不少王八龜孫們喪膽，除了我，哈……我叫他老混蛋！」

猛一瞪眼，吳不忌道：「你怎麼罵起當家的來了？」

于阿坤哈哈的笑，道：「吳老闆你不知道，我同陶當家是拉手拍肩打哈哈的好哥們，你上了惡水灘便會明白我沒有一句話是……是謊言，哈……」

于阿坤話一完，吳不忌也哈哈笑起來！

這夜是個月黑頭，于阿坤果然睡在吳不忌的房間裡！

吳不忌的房間眞華麗，雙層窗落地門，明間擺著個棗木架，上面擺的古玩玉器，紅木玉面大方桌，八仙椅子兩邊放，上面的茶盅茶壺是玉石的，正中央掛了一盞琉璃燈，白天夜間都發光，好像掛了個大鑽石！

暗間裡更闊氣，錦衾繡帳大銅床，床柱子還發著金光，一對大枕頭，兩張緞面被，床前地上還舖了一張老虎皮，有個大書桌，上面擺設的文房四寶。

我的兒，那硯台還是金子的！

于阿坤伸手掂一掂，光個硯台就有五斤重！

兩個大姑娘侍候于阿坤上了床，一個身穿綠衣的大姑娘還坐在床邊唱。

唱著催眠曲，光景硬把于阿坤當成了個調皮的大孩子，需要人哄著才能睡！

于阿坤一把拉著那姑娘，閉起眼來裝睡着！

那姑娘只要抽回手，于阿坤便睜開眼來直嘟噥！

害得那姑娘低聲又再唱，還用另一手拍著于阿坤胸膛，拍得于阿坤直想笑！

看看二更天已過去，于阿坤才閉起眼睛睡下來！

穿著綠衣姑娘站在旁邊，她自言自語的道：「唉，這孩子長得眞像我兄弟小七郎！」

于阿坤眞的累了，他閉眼不久便睡著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于阿坤被人推醒過來！

黑暗中他極目看，見是那個綠衣衫的美姑娘，便不由得笑道：「妳唱曲子把我弄睡著，怎麼又把我弄醒過來，幹什麼？」

綠衣姑娘低聲道：「小兄弟，別睡了，天一亮最好馬上走！」

于阿坤一驚，道：「怎麼說？」

綠衣姑娘急忙看看窗外面，又走近于阿坤，道：「你別再多問了，我只能告訴你，天一亮你快走，千萬別多留！」

于阿坤一把拉住綠衣姑娘，道：「大姑娘，妳得把話說清楚！」

綠衣姑娘未掙脫，痛得她低聲叫：「你捏痛我了！」

于阿坤道：「對不起，大姐姐，什麼話你快說！」

于阿坤這聲大姐姐，令綠衣姑娘心中一甜，她坐在床邊道：「小兄弟，吳當家要上惡水灘，這兒的人都不願意，你想想，放著好日子不過，誰願意上山當山大王？」

于阿坤道：「吳不忌趕往石頭鎭，那姓辛的要造他的反了？」

點點頭，綠衣姑娘又低聲道：「也是大家的主意！」

于阿坤立刻發覺自己的立場很危險，明明自己要整惡水灘，萬一這姓辛的不明白，先做了自己怎麼辦？

輕輕拍拍綠衣姑娘。

于阿坤道：「再一次謝謝！」

伸手取了一張銀票，也不看上面是多少，一傢伙塞進綠衣姑娘手中！

綠衣姑娘道：「幹什麼？」

于阿坤道：「我這個人不會空口說謝謝，那多王八？這銀票是妳應得的，拿去吧！」

銀票塞在衣袋裡，綠衣姑娘道：「最好你連夜走！」

望著綠衣姑娘閃出門外面，于阿坤立刻爬起來，他走到書桌前，取過筆就寫：「吳總管，我走了，惡水灘再相見！」

于阿坤寫好字條壓在桌面上，他開始在房子裡翻箱倒櫃的一陣找！

找了半天，全是銀子金條，就是沒有一張票。

他便不由得罵道：「娘的，姓吳的眞厲害，銀票全藏起來，放些銀子在這裡，一個人又能拿多少？一隻金硯台就五斤重，一千兩銀子誰拿得動？」

不錯，一千兩就有六十多斤重。

于阿坤背上千兩銀子，他怎麼樣也跑不快！

包了一包金元寶，金硯台也拿起來，于阿坤在天還沒亮的時候便走了！

他走到什麼地方？

當然，他是不會去十萬大山的惡水灘！

不過當天明不久，辛不苦那些人找他的時候，他已失去蹤影，就如同根本沒有于阿坤這個人似的！

辛不苦齜牙咧嘴的站在「聚寶盆賭坊」那十二層大台階上面，他是跳起腳來罵：「他奶奶的，那個小王八蛋，他是孫猴子變的？還是他娘的豬八戒投生來搗蛋？怎麼忽然地不見了！」

一旁，七個大漢只相顧茫然！

忽然自門內走出個姑娘，款款的走近辛不苦，道：「二當家，該吃早飯了！」

辛不苦不回頭，口中沉聲道：「他娘的，找不到那小子，我是吃不下飯的！」

便在這時候，遠處傳來馬蹄聲，兩個大漢風馳電掣般的來到賭坊前面！

「追到了嗎？」

「回二當家的話，追下五十餘里，可就不見那小子的人影！」

在台階上的辛不苦跺腳，道：「給我再去找，非找到這小子不可！」

馬背上的大漢道：「棧房那面今天推掉兩筆生意，兄弟們願意聽二當家指揮！」

重重的點點頭，辛不苦道：「這件事我很明白，兄弟們這些年來辛苦賣老命，一旦走人，只給十兩銀子，媽的，明擺著要逼大伙上梁山！」

另一大漢道：「二當家，算那小子不該死，我們別誤了正經事，還是快設計對付……對付吳不忌那老小子！」

辛不苦身後面那七個大漢也點頭，道：「對，二當家，別因小而失大，還是快設法收拾姓吳的！」

辛不苦咬咬牙，道：「你們不清楚，如果跑了那小子，惡水灘的人早晚會找上門，兄弟們再是團結一條心，也不是那批亡命徒的對手！」

忽聞一人哈哈笑，道：「二當家想得是不錯，但我們做了姓吳的以後，大家把兩邊的生意收攤了，分了銀子走他鄉，找個比這兒更好的地方，另打莊另開鍋，再起爐灶幹起來，惡水灘再厲害，他們也找不到我們！」

辛不苦點點頭，道：「這個主意還不錯，兄弟們，今天我們都別走，關起門來好商量！」

於是，東昇騾馬棧的掌櫃與伙計，二十多人也全來到了「聚寶盆賭坊」！

就在第三天過午不久，平陽集的騾馬棧與賭館兩處人馬，近四十人騎馬衝出平陽集！

當先奔馳的人正是二當家辛不苦！

身後面馬上的怒漢皆背著刀拎著皮鞭子，大道上立刻掀起一溜塵土飛揚，遠遠看過去，便宛似平地騰空一條老蒼龍！

姓辛的時間算得準，半路上正碰見另一批怒馬大漢奔過來！

雙方就在大山邊，迎面馬上果然來的是吳不忌！

吳不忌一見對面來的是辛不苦，淡然一聲笑，道：「二當家，一切都準備妥當了？」

冷漠的，辛不苦道：「是準備妥當了，大當家，你想聽聽大夥的意見？」

一怔，吳不忌道：「什麼意見？」

辛不苦道：「我這裡沒有一個想上惡水灘！」

吳不忌道：「那就每人十兩銀子叫他們都走路！」

冷笑一聲，辛不苦道：「難道也不問問我的意見？」

吳不忌道：「我說過，你若不去惡水灘，也是十兩銀子滾蛋！」

辛不苦一笑，道：「當家的，何必呢？大家相處十多年，沒有功勞有苦勞，做人別太絕情了！」

吳不忌回身指著他帶來的人，高聲道：「他們可並沒有什麼狗屁倒灶的意見！」

辛不苦看看對方的人，道：「當家的，我看這麼辦，如果有人不去惡水灘，每個人送他們一百兩銀子，如何？」

嘿嘿一聲笑，吳不忌道：「跟我上惡水灘的好哥兒們，我答應送他們每人一百兩銀子做賞銀，不信你可問他們！」

吳不忌的話一出口，辛不苦大怒，道：「姓吳的你把兄弟們當猴要！要知道，這些銀子本來就是兄弟們辛苦賺來的，你要上山當山大王，何苦拖兄弟們下水！」

吳不忌嘿嘿冷笑，紅嘟嘟的臉上露凶芒，道：「老二，兄弟們上惡水灘那是再好也不過了。

「要知道惡水灘開山立寨多年，官兵何曾攻進去，當年若不是鐵當家夫妻二人遭誘殺，惡水灘才不會被封山！」

辛不苦沉聲道：「那是當年，如今兄弟們開賭坊走騾馬，賺的銀子不比在惡水灘賺的少，大當家，你若要去自己去，別拉我們去！」

吳不忌看看對面馬上的人，冷冷道：「願意跟我上惡水灘的哥兒們，我立賞白銀一百兩！」

不料對面竟然沒有一個回應的！

辛不苦冷笑連聲。

吳不忌一瞪眼，回頭對身邊的七個大漢道：「你們可有什麼意見？」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 蔡京佈下局，想一網將違反他意志的王小石緝捕，據綫報仍不見王小石的影踪，使蔡京大惑不解，王小石不會來「別野別墅」吧？就算來也不怕，自己的陣容雄厚，身邊有帶刀侍衛統領一爺、葉雲滅、天下第七等高手護衛，他怎敢進來，豈料正躊躇滿志之時，突然有人報稱出現一男一女，另有一人自承認是王小石……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朝天一棍

法場劫救欽犯　打鬥此起彼落

這一回，不但人人都失手，連續三名敵人乍現，致使在場的人一時措手不及，就連老奸巨猾的蔡京，也變了臉色。

這一次，他是正式面對了王小石——(這一向予人似個平易近人，「大孩子」的奇俠)之殺傷力和威脅性。

三支箭，箭鏃發散着妖異的金光，對準着他的額、喉、胸三處。

蔡京只覺臉一陣寒凜凜的，咽喉發癢、胸口發熱。

而且鼻尖已開始冒汗。

嘴裡已開始覺得乾澀。

而在此時：一爺正要長身牽制梁阿牛，天下第七正欲搶救護在何小河手中的蔡璇，反而一時讓王小石佔了先勢，一弓三矢，釘準了蔡京。

但却仍有例外。

至少還有一人是例外：

神油爺爺——葉雲滅。

* * *

天下第七要救蔡璇，一爺要制住梁阿牛，獨是葉神油，已潛身至王小石背後，大約相距只一臂的距離，吸氣，一拳就要盪出……

王小石馬上說：「你再動，我的箭就發出去！」

蔡京馬上喊道：「別動。」

葉神油的動作馬上凝住了。

這使得他臉頰、顱、額和左右太陽穴上合共八條又粗又長的青筋，一齊現了一現、突了一突、露了一露。

* * *

蔡京望定這個在十一尺距離外拉滿了弩的人：「果眞是王小石？」

王小石已易了容，但那一雙多情的眼和舉手投足間的王者之氣、俠者之風，是誰也模倣不了的。

王小石說：「我是。」

蔡京轉而問屈完：「王小石又怎會成了你的手下？」

屈完汗涔涔而下。

他也不知道爲什麼會這樣子：他還以爲這人是「別野別墅」的人，派出來爲他引路的。

同樣的，黎井塘也不明白，連蔡璇眨着一雙瞇瞇眼，她也似不能理解她一干培訓的舞孃裡是如何潛入了細作的？

就是因爲不明白，所以才給這些人混了進來。

就是因爲不能理解，是以才給梁阿牛一出場，就分了一爺的心，故而才讓何小河分了天下第七的神……

但這都沒有讓神油爺爺失手。

他已貼近王小石。

一拳之距。

蓄勢待發……

只等號令。

* * *

蔡京這回凝視着金光閃閃的箭鏃，額上的汗彷彿也爍着金光：

「太陽神箭？」

王小石沉靜的說：「我自諸葛先生那兒搶回來的，他還爲我所傷。」

蔡京到這時候居然還笑得出來，「傷與不傷，還眞難說得上呢！上次我要你殺他，他不死，我却報稱負傷，藉此奏到聖上那兒去，這次你來殺我，却是騙說他掛了彩，且早在皇上面前演了齣好厲害的戲，眞的果然精采。」

王小石說：「這叫禮尚往來，彼此彼此！不過，這『太陽神箭』，却是貨眞價實，如假包換！」

蔡京仍端視着那一弩之箭，肅然道：「我看得出來。難怪當年元十三限說過：假使他練成了『傷心小箭』，又得到射日神弓和追日神箭，他早已天下無敵了。我知道你已得到『山字經』，却不知無夢女是否也傳給你『忍辱神功』？也不知你的『傷心小箭』已練成未？」

王小石抿嘴笑道：「你說呢？」

蔡京用舌尖舐了舐乾唇：「你的箭法成未，我可不曉得，不過，你的石頭，我却已嚐過。」

王小石笑道：「咱們確是老相好了。」

「對，」蔡京說，「咱們是老相好了，你這種做法，不是太冒險了嗎？你要是一發射我不着，葉神爺的『失手拳』就在你背後立即爆炸——再說，就算你殺了我，你以爲你能走得出『別野別墅』嗎？」

王小石的回答很簡單：

「不能。」

「既然不能，」蔡京試圖勸說，「何不放下你的弓和箭？」

王小石立即搖頭。

他馬上可以感覺到他背後的殺氣陡增：假如他的背部是由許多小生命組成肌骨的話，那兒已死傷枕藉。

但他還是把話說下去：

「我來這兒是要你答應一件事的。」

蔡京乾笑道：「你用這種方式來跟我談判……豈不……不很光彩吧？」

「對你這種人談生死進退，」王小石的手穩如磐石，眼也不眨的盯住這個全國只一人之上(豈止)的大人物，語音也堅決無比：

「少不免，得要用點非常手段……」

他背後陡地響起一個嘶啞激烈的語音：「這是卑鄙手段！」

「不。」王小石立刻更正：「這只是霹靂手段。非常人幹非常事對付非常之敵自然要用非常手段。」

* * *

王小石仍拉緊了弩，搭好了箭，瞄準着蔡京。

這次是他和蔡京的第二次會面。

不，對峙。

他整個人不動如山。

但那是活火山。

一座隨時一爆即炸、一發不可收拾的山。

* * *

蔡京望向王小石的人，看着他的手上的弓，盯住弓上的箭，他的腳有點發涼，頭皮也開始發麻。

他還覺得呼吸很促，胸口很翳悶，極不舒服。

可能是喝了酒的關係吧？最可怕的，也最直接的因由，是因爲要他面對着這三支在屋裡也閃閃發亮隨時釘入他胸口裏的箭鏃。

這是連「元帥」(元十三限)也不想、敢、願意去面對的事物。

他開始感覺到笑不出來了。

可是這時候一定要笑。

笑，才不會讓人知道他的虛實。

所以他在臉上仍擠出了笑容。

可是，這一笑，却笑出了心虛。

他自覺自己一定笑得很勉强的了，所以他立即說話：

「你這樣彎弓搭箭，不累嗎？」

說話，有時候是最好的掩飾：沉默和說話，通常都是掩飾的兩極。

王小石的回答只一個字，卻比千語萬言更令他驚心：

「累。」

因爲慌張，所以他又主動勸說：「既然累，何不放下？一放下，你就不是我的敵人，是我的朋友，而高官、厚祿、權力名位金錢，都不少你的，更何況是你這等人才，我求之若渴呢！放下吧！」

王小石平靜的道：「我累，但我放不下。」

蔡京試探道：「你只要放下，我保証這兒無人傷你，任你自出自入，平平安安，功名富貴，任你選擇。」

王小石平實的道：「不。」

蔡京强抑怒憤：「那你想怎樣？要什麼？」

王小石道：「我來冒這個險，要的當然不是自己平安富貴，而是要我的朋友都活得平安自在。」

蔡京道：「你是說……」

王小石道：「菜市口、破板門。」

蔡京：「你是要他們……」

王小石：「停止攻襲，讓他們回去，保留風雨樓及京師武林人物的安全和自由，放掉唐寶牛和方恨少。」

蔡京：「唐寶牛和方恨少是皇

上下旨要處斬的欽犯，決不可輕縱。」

王小石：「你這次的目的志不在殺方恨少、唐寶牛，你是志在廢掉在京華裡所有白道武林的實力，和毀掉與你對抗的黑道勢力。問題是：你自己的性命重要，還是你今天的行動重要些？你自己衡量。」

蔡京冷笑：「你是在威脅我？枉你是大俠身份，還作爲京裡第一大幫會金風細雨樓的首領，却是這般惡劣手段！」

王小石一笑：「我？大俠？謝了。我是一向以惡制惡，以暴易暴，待善以善，將計就計的人。對付你，我得跟你一樣卑鄙。」

蔡京慨然長嘆道：「萬山不許一流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脚盡，堂前溪水出前村——王小石，我們防着你、盯着你、禁制着你，到底仍攔你不住。」

王小石聽了這句話，也很有感動，脫口道：「能在此時此境，有此感慨啟悟的，果然不愧當朝第一人。只不過，菜市口和破板門的同道已岌岌可危，我可不能等候你的細慮了。」

蔡京深思地道：「這等大事，我得要請示皇上……」

「不。」

王小石又道：「你決定得了，也阻止得來……要不然，我，累了……」

然後他一雙深邃亮目緊盯着蔡京，說：「我也是人，我一樣會累。我累了之後，只好放箭了……」

蔡京凝視着他，只覺一顆心往下沉。

（王小石的箭，他避得了嗎？）

（王小石的攻擊，他手上的人能制得住嗎？）

（太陽神箭的威力有多大？王小石的「傷心小箭」配合追日神箭和射日神弓，殺傷力有多大？）

（想到王小石那一手石子，他連心都涼冷了。）

（看到王小石那堅決的眼神，他的心快凝成了冰。）

（他該不該下令停止伏襲？）

（要是他下令停止一切計劃，王小石還會不會殺他？）

（他，避不避得了王小石的箭？）

＊　＊　＊

王小石的弓引滿、矢未發，但他的「心箭」已發出了：

他已「傷」了當朝一代權相蔡京的心。

信心。

（可是，王小石自己呢？）

（他是不是眞的那麼定？）

（在四周强敵如葉神油、一爺、天下第七等强敵環視下，就算蔡京立即下令終止伏殺京裏武林正義之士，但他自己的安危呢？）

（他能活出這兒嗎？）

（抑或是：他根本沒準備再活着出去？）

王小石依舊彎弓、搭箭、瞄準蔡京，手和尖矢，穩如磐石。

他的人不動若山。

他的心呢？也一樣的堅如鐵石嗎？

＊　＊　＊

蔡京佈下兩個局：

他下令在菜市口處殺方恨少、唐寶牛是假，在破板門將二人斬首倒是千眞萬確的。

但他的意在將城裏的敵對武林勢力一網打盡，並讓他們（至少拖連「有橋集團」派系）互相殘殺。

不過，他的眞正用意，還是趁此設局除掉王小石。

然而，王小石和「風雨樓」、「天機」、「發夢二黨」、「連雲寨」的高手們，卻將計就計，分作兩批人馬，分別在破板門和菜市口力救唐寶牛和方恨少。

其實，他們最大的主力：還是放在王小石身上。

大家引開蔡京的注意力和身邊的高手，王小石趁此直搗黃龍，闖入「別野別墅」（要是蔡京留在「相爺府」，就算王小石再大神通，也決混不進去，但蔡京要直接指揮是次行動，就一定得坐鎮在鄰近菜市口與破板門之間的「別野別墅」，加上王小石處心積慮的部署，以及諸葛先生一早伏下的內應，王小石、梁阿牛、何小河便順利的混了進去），直接釘死蔡京！

剩下來的，王小石有兩條路：

一，乘此大好良機，殺了蔡京。

二，威脅蔡京，放了唐寶牛和方恨少，也免了對京城羣雄的追究辦罪。

不過，對王小石而言，這兩條路都不是「活路」。

就算殺了蔡京，在面對一爺、葉神油、天下第七等强敵聯手下，王小石實無活命之機。

蔡京就算放了方恨少、唐寶牛，但能夠放過他麼？

他已騎在虎背上。

面對蔡京，而蔡京的性命就在他手指一放的利箭下可死可生，他不由得因奮亢和刺激而致全身輕顫。

殺蔡京，這是名動天下的事。

殺蔡相，這是不世之功德。

殺了蔡京，這是一件改寫歷史的事……

是不是就這樣一放手、就放箭，殺死這爲患社稷、顛覆天下的權相蔡京呢，還是忍辱負重，爲大局着想，只威脅蔡京放了方恨少、

唐寶牛，要他也免去武林中各路英雄的罪，讓京師有一陣平靖日子再說？

你說呢？

＊　＊　＊

方應看說：「你眞的認爲我們不該出手收拾這干狂徒？」

米蒼穹瞇着眼，彷彿要仔細推究出這個平時深沉難見底蘊，可是今日變得焦躁難耐的年輕人，竟會如此沉不住氣的原因來。

甚以，他反而好整以暇的問：「在過去一、二十年京師武林勢力的形勢，小侯爺一向瞭如指掌，大概不必由我來置喙了吧？」

方應看一笑哂道：「迷天七聖盟？金風細雨樓？六分半堂？他們鼎足而立的歲月，都已過時了！關七失踪之後，迷天盟名存實亡，而六分半堂跟金風細雨樓爭雄鬥勝的結果是：雷損死，蘇夢枕也歿，連白愁飛也玩完了，雙方俱元氣大傷，反而是我們有橋集團的人保留了實力。」

米蒼穹道：「說得好，因而，原本傾向對金兵遼賊求饒派的迷天盟，已煙消雲散，部份已轉入地下，不敢露面，主和派的六分半堂，一時還翻不了身，更忙着跟力戰派的金風細雨樓對峙。這一來，京師的武林實力重新整合，你試想一想，以前，蔡京能一手控制主和及求饒兩派的勢力，而今，王小石領導下的金風細雨樓，加上騤騤然日上已有實力跟六分半堂對峙的發夢二黨的大力支持，這『新三國』的對立局面，顯然對金風細雨樓有利……然而，白愁飛一死，蔡京就縱控不了風雨樓了，你想，他能安心嗎？京師武林的勢力，一旦全面結合起來，草木皆兵，就算東京路二十萬禁軍戍衞，只怕也攔擋不住哩。」

說着，他又嗆咳了起來。

「不過，」方應看微傲輕慢的道，「我們有橋集團在諸侯將官和商賈財閥間建立和結合的勢力，也已成熟了，蔡京當然不會忽略掉我們的實力。」

「他就是不敢小看咱們的勢力。」米蒼穹在劇烈的嗆咳中感覺到那兒猶如來自洪荒的古獸又迫近眉睫了，所以語音也躁烈躁急了起來：「他很明白六分半堂目前算是囊括了京裏的黑道武林勢力，但白道武林，則多依附金風細雨樓；市井豪傑，多是發夢二黨人馬——兩派一旦合併，力量勢莫能當。他更明白咱們力量雖也壯大，但決不完全任其調度，所以，他今天設計這一場受詛咒的劫法場，目的至少便有三個……」

「第一個當然是要藉此消滅掉京裡武林中對抗他的力量；」方應看接着反問，「第二個是要趁此除去王小石……但第三個呢？」

米公公發現這公子哥兒再焦躁，但對有用話和有用的知識，他仍是如長鯨吸水般全吸收進去。

「第三個？」米蒼穹嘆道：「他要把我們也扯下水裡，或露了底成爲跟官家敵對的派系，打成反派，永不超生，或使我們直接跟劫法場的羣雄結下血海深仇，水深火熱，再也不能置身事外。」

他强抑胸口的一陣翳悶、搐痛，徐抬眼皮，道：「所以，咱們能不插手、能不出手，就盡可能不下殺手好了。」

方應看蹙着秀眉，似尋思了半晌，低聲冷哼道：「不過，就算出手、下殺手，也一樣能有好處，會有方法的。」

「哦？」米蒼穹這時反不明白這方小侯爺的心意了，「你是指……」

方應看目中神光乍現，一向清澈明淨的眼眸，竟起了三分歹毒四分殺意。

米蒼穹不知怎的，爲這美艷而狂亂的眼神而心口「卜」地一跳，心口的血脈好像給人在內裡用力的拉緊了一下，當即有嘔吐的感覺。

却見場中來救人的，已知他們要的人不在這兒，只求速退，殺出重圍。

可是包圍的人也非常的多。

且不肯網開一面。

於是，兩幫人馬殺將起來。

其中，「天機」的人對有橋集團和蔡京人馬作出了反包圍，用意十分明顯，兵法也相當森明：

你們不放我們的人走，那麼，我們就來箇裡應外合，讓你們裏外受敵，反而把你們一網打盡！

嚴格來說，「天機」的人並不算是京師裏的武林實力。這組人馬向與强權、貪官、土豪、劣紳作對，當年也有過爲國殺敵的功。他們由人稱「爹爹」（即「龍頭」）的張三爹領導之下，數仆數起，屢敗屢戰，勢力已遍及全國各省，還浸透敵疆內部。他們在京裏當然也屯有强大勢力，他們的龍頭因曾受過名捕鐵手少年時的恩情，這次的事，四大名捕不便出手，張三爹知其深意，便自告奮勇，親自率領部下，以支援自己義子張炭（他已成爲「金風細雨樓」的中堅人物）的名義，來參與「劫法場」的一役。

風雨樓派系的人，一旦與「天機組」猛將：「大口飛耙」梁小忍、「燈火金剛」陳笑、「一氣成河」何大憒、「小解鬼手」蔡老擇、「簫仙」張一女（詳見「四大名捕超新派系列：「龍頭」故事）、「神龍見首」羅小豆等人結合起來，如虎添翼，加上溫寶和唐七味一出手便格殺了歐陽意意和祥哥兒，更是鼓舞士氣，索

性來個背腹夾攻，要把「兵捉賊」反成「賊殺兵」！

何大憤、陳笑、梁小悲、羅小豆、蔡老擇、張一女連同張炭，在左衝右突、前後衝殺了一陣之後，終於對上了八大刀王：習煉天、孟空空、蕭白、蕭煞、苗八方、彭尖、兆蘭容、蔡小頭。八大刀王原跟「溫門十石」纏戰，但後來那十虎將却給「挨派」何怒七、「突派」段斷虎以及任勞、任怨接應了過去，八名刀王便對上了「天機」好手。

他們立即「捉對」斷殺了起來，只不過，說「捉對」，也不全是「對」得上，因為「八大刀王」還是比對方多了一人！

開始的時候，是信陽蕭煞襄陽蕭白合攻張炭。

張炭右手托着十六隻碗，串在一起，有時飛擲一二隻，既是武器，也是他的暗器，而左手卻施「反反神功」，抵住兩人攻勢。

不過，這兩個人，卻不止於兩種刀法。

至少有三種。

蕭煞的刀法是「大開天」和「小闢地」，大開天刀法刀刀大開大闔，小闢地刀法則刀刀穩打穩紮，一人運使二刀，也一人施展兩種刀法，張炭等同跟三名刀客三張刀作戰。

不過纏戰下去，張炭最感吃力的，不是蕭煞的雙刀，而是信陽蕭煞的胞弟蕭白的刀。

蕭白的刀法叫「七十一家親」。

他的刀沒有殺氣，反而讓人親近。

但這正是他的可怕之處。

你若是跟一張這樣的刀親暱，那只是送命一途。

更可怕的是：所謂「七十一家親」，是來自他的刀法曾參詳過天下武林各門各派、世上江湖各師各法的刀法，然後才創研出這樣一套兼容並蓄七十一家刀派之精華的刀法來！

於是，張炭跟他作戰，形同跟七十一名刀手苦鬥。

不。

不止。

是七十一路。

有兩路刀法，是來自他胞兄：蕭煞的刀法。

不管開天還是闢地，蕭煞的刀法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他每一刀都很肅殺。

＊　＊　＊

張炭覺得自己快倒霉了。

（我已不支……）

他本盼望同門來救，但發現不管羅、梁、何、張、陳、蔡等，以一戰一，對付另三名刀王，都感吃力。

（誰都騰不出來相援手！）

也覺得頭皮發麻。

（蕭煞的大開天刀法已削去他一大片頭髮！）

他也感覺到腳心發寒。

（蕭煞的小闢地刀法已削掉他左足的鞋底，差一點他連腳踝也斷送在這菜市口了！）

他更感覺到刀光十分親密！

（當蕭白的刀跟你有親的時候，那就等於說：你的命已跟自己有仇了！）

他拚力應戰，他已窮於應付。

（救命啊！）

張炭只忿忿：這眞是一場活該詛咒的劫法場！

連兄弟都沒見着，自己的性命却快斷送在這兒了！

他想大叫救命，但只能在心裏狂喊。

誰教他是俠士？他是好漢？

是俠義之士好男兒，就不可以搶天呼地要人救命央人饒，可不是嗎？也許更重要的理由是：就算喊了，大家正打得如火如荼，生死兩忘，誰來救他一命？他又救得了誰的命？

＊　＊　＊

他雖沒喊出聲來的「救命」，誰知還是讓一人給聽到了。

這人長身而入。

猱身而入。

這人竟全身沒入蕭煞和蕭白所振起的刀光裡。

但他本身並沒有給刀光絞碎。

完全沒有，刀光再盛，連一片衣袂也削他不着！

反而是刀光、刀勢和刀意，全因他的闖入而停頓了下來。

會有這種情形，只有兩個可能了：

一，闖入者是自己人，蕭氏兄弟一見便住了手。

二，是敵人太強，一出手便使兩人動不了手。

在這兒，跟自己同一陣綫的，有這等超卓武功的，是誰？

張炭不必細想，人已呼之欲出！

還會有誰！

當然只有他的義父：「天機」組裏的龍頭張三爹了！

張三爹一加入戰團，就彈出他的「封神指」。

「封神指」法甚詭，他以拇指穿過無名、中指指縫，而發出受盡壓抑依然一枝獨秀的凌厲指勁。

蕭白一見來勢，立即揮刀砍向張三爹的手。

砍斷了手，就不怕他的指了。

蕭煞更直接，他一見敵，立即揚刀砍敵。

只要殺了敵，還怕他什麼絕招！

不過，年邁的張三爹，卻發出

了一聲斷喝，一陣長嘯。

他斷喝聲中，向蕭白叱道：「打你氣海穴！」

他只嘴裡說要打，但跟蕭白還有一段距離，蕭白雖給這一喝而驚了一驚，但自度仍可在對方手指近他三尺前已把其臂斷於刀下。

只不過，張三爹一聲吆喝，蕭白只覺氣海有急流一衝，神散志懈，眞氣游走，張三爹竟指風未至指意已到，蕭白一時手足酥麻，竟似活將把臍腰大穴任由對方封制一般！

說也奇怪，他的刀法也陣勢大亂。

刀尖也不羈了起來。

無法縱控。

同一時間，張三爹那一聲尖嘯，向蕭煞咆哮道：「攻你翳風穴！」

蕭煞也初不以爲意。

他以爲先砍掉對方的頭，敵人還用什麼來制自己的穴道？

他的刀法一緊，但覺耳際轟的一聲，一時竟似聾了一樣，耳孔還滲出了血水來！

這一震之下，他驚覺自己身上的穴道竟似呼應「爹爹」的呼喝般的，還迎了上去，任由對方拑制！

他登時心神大亂，手足無措，刀法也破綻百出了起來。

在這刹瞬之間，張三爹要手刃這對刀法名家兄弟，可謂易如反掌。

但他並沒那麼做。

多年在江湖上行走的閱歷，加上數起數落的成敗得失，令他無意再多造殺孽。

他反而忽然收了手，也收了指。

只輕輕的說了一句：「念你們成名不易，幾經苦練，刀法算是自成一格，滾吧，別再替奸相還是閹賊爲虎作倀了。」

＊　＊　＊

蕭煞蕭白都住了手，一臉慚然。

張三爹不爲已甚，轉身專神的去調度小刀，衝擊敵人陣勢。

卻不料，蕭氏兄弟又動了手。

出了刀。

卻不是向張三爹……

而是……

＊　＊　＊

張三爹對蕭氏二刀放了一馬，按照道理，蕭兄弟也不想立即以怨報德。

可是，他們却忌畏一件事物：眼睛。

＊　＊　＊

那是方應看在人羣裡盯住他們的眼睛。

這雙眼冷、狠而怨毒。

他們更怕的當然不是這對眼睛，而是這雙眼的主人。

他們在刹那間明白而且體悟：

如果他們就讓張三爹「饒了命」，而之後什麼功也不曾立，只怕就算張三爹放了他們，他們也在京城裡混不下去，在有橋集團裡更抬不起頭來做人。

所以，他們只好要立即做些「立功」的事：至少，得要讓方小侯爺轉怒爲喜。

他們急於立功，於是眼前就有一個。

所以「小解鬼手」蔡老擇便遭了殃。

＊　＊　＊

蔡老擇敵住的是「八方藏龍刀」苗八方。

苗八方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而他的刀，更是以守爲攻，刀中藏刀，而藏刀中更有小小刀。

是以，敵人不僅要應付他怪異的刀法，還要應付他詭秘的刀、刀中刀、刀裡的刀。

可惜他遇上的是：蔡老擇。

＊　＊　＊

蔡老擇不是樣樣都强，却是有一樣最强：他最能瓦解、解構、破壞對方的兵器。

「黑面蔡家」，本就是打造兵器的世家。

像「火孩兒」蔡水擇，便是屬於「黑面蔡」打造兵器那一系的；而他，則屬於破壞武器的那一脈。

有些人天生是創造的、建設的，有些人則不。

他們或許對創念、無中生有沒有建立，但卻慣於破壞、倣造或解構原本已建立了的事物。

蔡老擇顯然就是這樣的人，而且還是箇中好手、箇中老手。他或許不是天性如此，但却精擅此道。

＊　＊　＊

他認準了苗八方的攻勢。

認準了，一切就好辦了。

他三次空手入白刃，但苗八方把刀舞得滴水不透，蔡老擇三遭均無功而退。

有一次還吃了刀，掛了彩。

既見敵手淌了血，苗八方自不放過這大好契機。

他反守爲攻，趁勝追擊，砍下敵人的頭顱！

他這一刀，勢所必殺。

就算對手接得下他這一刀，也斷料不到他刀中有刀。

縱使敵人把刀中刀也接下了，他的刀中刀還藏有刀裡刀，所以他向來慣守少攻，一旦發動攻襲，很少人能在他刀下倖存的。

他騰身而上。

刀攻蔡老擇，取其性命。

可惜，可惜的是……

（未完・六）

上文提要：燕子飛得福田引路，找到五龍會的會長山本刁之助，發現石貴妃也在這裡，寒蟬和石玉娘，燕子飛一定要追討回天朝的，先追討寒蟬無結果，繼而打起來，山本逃入秘道內，石玉娘沒有跟進去，燕子飛轉抓玉娘，礙於君臣有別，而玉娘也懂功夫，不易捉拿，讓她逃去，衆人只好回鎌倉，路上見五虎將福田妻小押回犬養王府……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燕子飛

中伏陷地洞　無法出生天

兵士在十字路口左轉西行，越過三條街，又折向北邊，最後進入一個高大壯麗的府衙之內。

大夥有目共睹，衙前拱門之上有三個斗大的金字：「天霸府」。

福田清善目注妻兒消失在屋角後方，這才回頭說道：「今日天色已晚，想係被收押起來，今夜大概不會有事。」

燕子飛道：「今日平安無事就好辦，此非談話之所，咱們換個地方再行研商。」

返回福田居所，房門已被犬養王查封，老福田視如不見，撕掉封條，推門而入。

福田的家人，早在被捕之前便將晚餐準備妥當，使大家幸免於挨餓，先將肚皮塞飽，方始談及正事。

燕子飛道：「福田兄，足見國審理人犯可有一定的程序？」

福田清善道：「狗屁，犬養王大權在握，獨斷獨行，生死全在他一念之間，那有程序可言。」

「這樣救援的行動就要快，不能延誤。」燕子飛道：「但不知一夫的家人是否關在一起，假如在一起的話正好一次救出來。」

「在，我已經調查清楚了，全部囚在天霸府。」

長島一夫話落人現，來得正是時候。

陶濤訝異道：「張兄，你怎麼曉得我們在這兒？」

張一夫道：「福田家收留你們，被犬養王抄家的事，在鎌倉鬧得滿城風雨，所以跑來碰碰運氣，果然被我找到了。」

燕子飛道：「天霸府關犯人的地方你查清楚沒有？」

張一夫道：「到現在爲止還不知道，打算今晚夜探天霸府。」

嚴元伯道：「福田兄應該瞭解府內不情形吧？」

福田清善道：「以前經常出入，可謂瞭如指掌，但自從犬養當政後，就沒再進去，據我所知這個狗東西近年來大興土木，天霸府已面目全非。」

燕子飛道：「既然如此，今夜我們非要探一次天霸府不可，先找到兩家人囚禁之處，然後再定救援之策。」

福田清善道：「好，就這麼辦，大家先歇一會兒，三更之前再行動。」

燕子飛道：「夜探王府的事·由嚴總、小陶、一夫及子飛四人去即可，福田兄不必去。」

老福田錯愕一下，道：「這是爲何，敢是嫌福田老而無用？」

燕子飛一本正經的道：「那兒的話，子飛這樣自有深意，一則外面留一個人，免得被犬養一網打盡，再則天霸府兵多將廣，刁斗森嚴，合我們五人之力，進去也許不成問題，如想救出十一個人來，可能比登天還難，今夜只是一探虛實，救人的事尚待從長計議。」

福田清善道：「燕大俠所言固是，但留老朽一人在外面，又能發生甚麼作用？」

燕子飛胸有成竹道：「子飛的意思是，想要救出兩家十一口，憑我們五個人恐力有未逮，最好再連絡幾位仁人義士，或至親好友，以爲臂助，方爲上策，須知救人如救火，非比尋常，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英雄所見略同，嚴元伯亦有此同感，道：「對，我同意子飛老弟的看法，人命關天，半點大意不得，必須要有萬全的準備才行，福田兄在幕府服務多年，交遊極廣，應可號召一部份人，必要的時候甚至不妨跑一趟江戶，求告大將軍。」

二人言來鞭辟入裡，老福田頻頻頷首稱善，事情就這樣決定下來。

* * *

夜，已經很深很深。

大地，死般的寂靜。

街上，很難見到一個行人。

天霸府，也進入沉沉夢鄉中。

但是，警衛沒睡，巍峩的拱門前，三步一崗，五步一哨，重重疊疊，密密麻麻，只怕連一隻蒼蠅也飛不進去。

三面均有護城河，想要進入天霸府，須先通過一條十丈長的拱橋。

拱橋上也有兩名兵士守衛，門口更多達四人。

以燕子飛的身手，殺三五名士兵並非難事，但如欲在神鬼不覺的情形下摸進天霸府，達到一探虛實的目的，則頗不易。

此刻，他們就隱身在拱橋斜對面的一株老樹後方，一瞬不瞬的注視着橋上的一切動靜。

沒多久，右側拐角處出現一位浪人，手裡拎着半瓶酒，一面喝，一面走，一面哼着扶桑山歌小調，歪歪斜斜的朝橋邊走過來。

浪人唱歌的聲音愈唱愈大，距離拱橋也愈來愈近，原來是一個醉漢，已爛醉如泥，終於一個跟蹌，栽倒在拱橋前。

不一會兒，又爬了起來，嘴裡嘰哩呱啦的亂罵，還用脚重重的踩地，許是怪地面不平，害他摔了跤。

揉一揉醉眼，朝天霸府內瞧一瞧，搖搖晃晃地登上拱橋。

橋上的兵士立刻衝過來，以扶桑語發話，漢語的意思是說：「喂，你幹甚麼的，這是天霸府，滾開！」

浪人醉得可以，一口標準的倭語，漢語是說：「天霸府就對啦，大爺是來找人的。」

「找誰？」

「足見王犬養幸助，關東五虎也可以。」

「你算老幾，王爺會認識你這種不入流的傢伙？」

「別狗眼看人低，大爺是足見王的表小弟，曾與五虎同門學藝，是他們請我來王府喝酒的。」

「哼，滿口醉話，一派胡言，去去去！少在這裡裝瘋賣傻。」

「我他媽的……還沒有喝酒呢，怎麼會……醉……」

「你已經醉了，滾吧。」

「我沒有醉，我沒有醉。」

「混蛋，滾！滾！滾！」

兵士怒吼聲中，伸手就推，那知，浪人緊抓着欄杆不放，推不動，又上來一人，還是奈何不了他，彷彿落地生根一樣，最後在一片叫罵聲中，六名兵士全部動員，硬將那浪人抬了起來。

浪人力大如牛，不停的扭動掙扎，六名兵士累得氣喘咻咻，好不容易抬至護城河邊，正準備丟下去餵魚，猛覺身後有一股銳風撞來，來不及弄明白是怎麼回事，已被人點中麻、啞二穴，栽在當場，旋又被拖進一處無人居住的空屋內。

燕子飛、嚴元伯、陶濤以及僞裝浪人的張一夫，制服守衛後，不稍遲疑，立即閃身溜進天霸府。

王府深似海，樓閣殿宇無數，四人躲進一座小亭，展目四顧，沒敢貿然深入。

佐佐木乍然從一條迴廊的轉角處冒出，身後還跟着十幾名兵士，正迎面走來。四人連忙隱入暗中，蓄勢以待。陶濤道：「乾脆先把這幾個傢伙斃掉如何？」

燕子飛搖搖頭，小聲道：「敵不犯我，我不犯敵，查明牢房的所在爲先，其他的事均可暫時擱在一邊。」

出得迴廊，佐佐木並未經過小亭，順着一條石板路，畢直前行，消失在夜色中。

燕子飛等人身形暴長，宛若四縷青煙，迅捷無倫地登上迴廊。

迴廊好深好長，左側有一個空曠廣場，右側是一排房舍，附眼窗上一看，原來全係兵士的寢室，四人放快脚步，急匆匆地一閃而過。

甫轉出迴廊，踏上石板路，驀覺頭頂有衣袂破空聲傳來，燕子飛反應好快，抬頭彈身，連點三指。

抬頭，彈身，出招，是在同一時間內完成，施襲者係從一棵老樹上墮擊而下，人還在半空中，便被燕子飛以「隔空打穴」的絕技點中穴道，同時探手撈住他的腰，飄落地

面。

施襲者是一個留着兩撇八字鬍，矮小乾瘦，面目可憎的中年人，燕子飛解開他的穴道，一手扣住脈門，一手捂住他的嘴，沉聲道：「你會不會說漢語？」

那人點點頭，表示會說。

「我提醒妳，最好問一句，答一句，實話實說，不要耍花槍，否則，小心抽你的筋，剝你的皮。」

「大爺請饒命，大爺請饒命。」

「可以，只要說實話，就饒你不死。」

「我說，一定實話實說。」

「我問你，監禁人犯的地方在那裡？」

「是那一批人？王府有好幾處監牢哩。」

「張一夫的家人，共六口。」

「就在前面不遠。」

「還有福田家的五口？」

「這兩批人全部關在一起。」

「在一起最好，帶我們去。」

「那個地方很危險，這……」

「危險，怎麼說？」

「王爺就住在附近，守衛特別多。」

「你只要帶我們去就行了，其他的事你別管。」

「是！是！」

押着他轉身向南走，繞過幾排房子，躲過三處警衛，最後停在幾株龍柏後方，大家清清楚楚的看到，前面有一棟別緻而又壯麗的大樓，一旁有三間低矮的木屋。

大樓四周佈滿了崗哨，不停的來回走動，可謂蚊蚋難入，滴水不漏。

那人手指着木屋道：「他們全部關在那裡面。」

燕子飛出手如電，點了他的痳、啞二穴，道：「你就在此歇着吧，天亮之後，穴道會自行解開，要是敢騙人，我會把你撕成兩片。」

沿着牆邊，四個人躡手躡足的潛入小木屋。

木屋內一邊隔成一間一間的，另一邊是個大池子，臭氣衝天，入鼻欲嘔，是廁所。

陶濤火冒三丈，道：「他媽的，那小子騙人，我回去宰了他！」

轉身欲去，外面有脚步聲傳來，四人互換一道眼神，急忙躲進隔間裡去。

步履聲漸行漸近，走進一個穿着短褲頭，肩披大衣的武士來，登上池子就撒尿。

撒尿沒甚麼稀奇，稀奇的是隨着他的撒尿聲，從地層下面響起一片呼喝、呵責、咒罵聲，以及水波激盪的聲音，臭氣也隨之更加濃重難聞。

目注那武士離去後，陶濤出來說道：「怪事，莫非又遇上鬼了？」

嚴元伯經驗老到，看法不同：「不是鬼，監禁人犯的地方可能就在廁所下面，不然那名武士怎會沒有半點反應。」

燕子飛踏上小便池一看，發現面前是一條黑漆漆的深溝，呵責、咒罵聲就是從這裡傳出，當即小聲呼喊道：「喂，我是燕子飛，下面有人嗎？請回答。」

下面馬上有了反應，是福田清善大兒子的聲音：「有，有，我是福田家的老大，家母他們全部在此。」

「長島先生家的人也在嗎？」

「在，在，大家全在一起。」

張一夫心繫親人安危，也顧不得臭不臭，一張臉幾乎要貼住小便池，道：「爹，娘，我是一夫，從北京回來了。」

長島先生的聲音顯得很激動，道：「孩子，快設法救我們出去，犬養慘無人道，糞監比地獄還可怕。」

陶濤咬牙切齒道：「這個犬養老狗眞不是東西，把人關進了糞坑內，虧他想得出來。」

救人要緊，張一夫管它多髒多臭，雙手齊出，想要弄一個洞出來，以便下去救人，不料，此廁係以大石砌成，根本無法挖掘，道：「爹，你們是如何進去的？可有出口？」

「有，出口在下面，有人把守。」

張一夫從廁所的另一邊探頭出去一看，這才發現，此處地勢甚高，足足高出下面三四丈，有一道雪白的石階相連，當下滾出丈許，爬在石階上，細心觀察。

石階一側的石壁上果然有一小門，位置正好在廁所的下方，門外有二名兵士對面而立，顯係牢卒無疑。

長島一夫返轉後，燕子飛立道：「怎麼樣，成功的機會大不大？」

「很難說，下面警衛倒不多，只有兩個人。」

「可是，十幾個人走出天霸府，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夫也在爲此躭心。」

「還有，到處都有崗哨，不能不顧慮。」

「這倒無妨，下面地勢很低，小心點也許不會被發現。」

「難題是，如何安全的離開天霸府？」

「我想從天霸府的側面越牆而過，應該可以成功。」

「你有沒有想過，外面另有警衛、護城河。」

「只要到了牆外，就成功了六七成。」

「人命關天，何況又是你的親人，我們需要十成的把握。」

「燕大俠，關在糞坑裡，生不如死，我想冒險一試。」

燕子飛眉頭深鎖，心情異常沉重，事關十一條人命，未敢遽然下決定，扭頭對嚴元伯道：「老哥，子飛想聽聽你的意見。」

嚴元伯是個行事謹愼的人，更不敢輕率大意，道：「這件事有從長計議的必要，別說渡過護城河困難重重，就是想安全的越過圍牆，也十分不易，須知他們並非武林人物，被監禁在這種地方，相信一定虛弱不堪。老哥以爲，在沒有更多的人手支援，未備妥渡筏、繩梯等以前，還是勿輕舉妄動爲宜，萬一弄巧成拙，就後悔莫及了。」

拍拍張一夫的肩膀，安慰道：「放心，你的事就是我們大家的事，絕不會袖手不管，不立即採取行動，純粹是爲了他們的安全着想。」

長島一夫滿面焦灼之情，道：「嚴總，你看這樣好不好，咱們先下去看一看，能救則救，不能救則另作打算。」

「可以，歡迎，歡迎。」

發話者並非嚴元伯，而是五虎之首的前田惠良，燕子飛回頭望去，五虎已悄沒聲息地率衆掩至，將廁所包圍起來。

燕子飛大吃一驚，暗自提足一掌眞力，大步行出，道：「天霸府當眞是虎穴龍潭，五位出現得比燕某預料還早。」

前田惠良冷笑道：「燕朋友客氣，請吧。」

「到那裡去？」

「去下面看看糞監呀。」

「好啊，請！」

「請！」

大伙縱身一躍，相繼落在下面，前田惠良打開牢門，還命人取來三支火把，張一夫不顧一切的當先撲進糞監。

糞監就在張一夫眼前，藉着火把之助，一目瞭然，糞便的深度，差不多在他親人的心口附近，半寸多長的蛆觸目皆是，雙親等人的頭臉之上，盡是糞便蛆蟲，形容狼狽，惡臭難聞，令人不忍卒睹。

雙手及脖子上，皆有粗鐵鐐繫着，另一端鎖在中間的一根鐵柱上，長島一夫匍匐在地，連聲哭喊着爹、娘，感同身受，痛不欲生。

前田惠良說起風涼話來：「你們三位怎麼不進去瞧瞧呢？」

嚴元伯冷聲道：「不必，在這裡已經看得很清楚，犬養整人的功力很夠火候。」

前田惠良道：「四位夜闖天霸府，不就是想探明此事嗎？看個夠方不虛此行。」

燕子飛、嚴元伯都是老江湖，一直守在門口，未敢貿然入內，以防不測。燕子飛道：「燕某想請教前田兄一個問題，你叫我們看糞監的目的何在？」

前田惠良把玩着手中的天龍斬，道：「是希望你們正視一個事實，四位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救不走十一個人！」

燕子飛報以一聲冷哼，道：「那倒未必，我們不會放棄任何機會。」

「燕子飛，在機會未至前，請先去見一個人。」

「見誰？」

「我們王爺。」

「本俠不想與暴君打照面。」

「王爺候駕已久，四位沒有選擇的餘地。」

「此話怎講？」

「王爺有令，四位如果不肯就範，這十一個人馬上就會處死！」

燕子飛聽得一呆，一股寒意襲上心頭，合四人之力，自信可以殺出天霸府，但如想同時救走十一人，却斷無可能，衡情度勢，眞的是別無選擇，與嚴元伯互換一道眼神，道：「客隨主便，却之不恭，好，請前田兄帶路吧。」

叫出張一夫，關好牢門，前田惠良在前，燕、嚴、陶、張居中，四虎殿後，走進廁所一旁的那棟大樓。

一踏進樓門，就聽到人聲喧嘩，濃郁的酒香肉味四溢，前田惠良行近一道紙門，躬身道：「稟王爺，燕子飛、嚴元伯等人到。」

紙門忽然打開了，出現一位家臣，恭恭敬敬的道：「王爺有請！」

燕子飛一聲不吭，登上木舖，家臣弓身而行，接連打開五道紙門，才看到足見王犬養幸助。

剛剛伸進去一隻脚，立又縮了回來，如非親目所見，眞不敢相信世上會有這麼荒唐的事。

面前是一間相當寬敞的客室，並排擺着兩桌酒席，上面一桌坐着犬養幸助、犬養四郎父子、石如山、石大勇父子，以及山本刀之助、錢通等六人。下首一桌坐的是中州四煞與五龍會殘餘的那四名九段高手。

最令人駭異的是，他們不是坐在榻榻米上，而是坐在裸女胴體上，整個房間內很整齊的舖了一張裸女蓆，任人戲弄，任人撫摸，皆噤若寒蟬，不敢吭聲。

燕子飛看得直皺眉頭，暗罵了一句：「無耻！」

犬養幸助高高舉起一杯酒，笑呵呵地道：「燕大俠，嚴大人，二位的大名如雷貫耳，本王心儀已久，快請上坐，容本王敬酒三杯。」

這麼淫穢的地方，彼此又是敵對的立場，燕子飛怎肯與狽共舞，冷聲道：「謝了，王爺喚我等來此，不知有何見敎？」

犬養幸助摸一下自己的山羊鬍子，陰陽怪氣的道：「人生苦短，須及時行樂，先坐下來喝三杯，再談正事也不遲。」

「子飛出身鄉野，沒見過世面，不習慣與貴人酬酢，王爺有事就請直說吧。」

「燕子飛，你是否怕光着屁股的女人？」

「我認爲這種事太荒唐，簡直拿人不當人。」

「哈哈哈哈，冥頑不化，你還嫩得很。」

「王爺這樣荒淫暴虐，不怕你的子民起而反抗？」

「有五虎在，誰敢動，順我者生，逆我者亡！」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保得了今天，只怕保不了明天。」

「燕子飛，你如果自認爲是一個人物，就別婆婆媽媽的，坐下來談，咱們說不定可以化干戈爲玉帛。」

「燕某剛才說過，草莽之人，上不了枱面，再說有本朝太師在座，燕子飛何德何能，怎敢妄自尊大，與老太師同桌而飲。」

石如山父子始終默不作聲，臉色陰晴不定，也不知他們心裡在打甚麼歪主意。

足見王道：「本王想起來了，天朝最重長幼尊卑之禮，這好辦，本王絕不强人所難，就另擺一桌吧。」

當即命人在衆人立足之處擺下一桌酒席，在這種情形之下大家不坐也不行，四人對望一眼，相繼盤膝坐在榻榻米上。

犬養禮貌周到，一再擧杯敬酒，燕子飛等人虛與委蛇，滴酒未沾。酒過三巡，菜上五道後，燕子飛朗聲說道：「王爺有何指教，快請明示，等一下區區還有幾句話就教石太師及山本會長。」

石如山、山本刀之助聞言一楞，欲言又止。

犬養王乾咳兩聲，皮笑肉不笑的道：「這件事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總而言之一句話，本王覺得你們幾位是難得一見的人才，希望能歸順本王，助我完成霸業。當然，三位若肯應允，不但長島一夫背叛之事一筆勾銷，糞監中的十一人立即獲釋，三位還有高官厚祿與重賞。」

燕子飛不置可否，移目望着石如山，字斟句酌道：「承王爺厚愛，沒齒難忘，子飛涉世未深，不懂得宦海浮沉之道，進退之間難以掌握分寸，老太師與犬養王誼屬莫逆，又是識途老馬，尚祈有以敎之。」

話雖含蓄，但骨子裡的意思却另有所指，意在探索石太師跟犬養之間有何瓜葛，進而查明一切，防患未然。

石如山是隻老狐狸，怎會聽不懂，淡淡一笑，道：「老夫此番東來，純屬散心旅遊，作客天霸府，亦爲私人應酬，你投效與否，是你自己的私事，何須老夫借箸代籌。」

老太師推得乾淨，足見王接口說道：「燕子飛，只要你點一點頭，本王保證，你的地位在五虎之上。」

燕子飛肅容滿面道：「燕某乃江湖人，過慣了無拘無束的日子，不是做官的材料，也沒有做官的興趣。」

「那就賞你美女三百，如何？」

「弱水三千，我只要一瓢飮，老婆太多養不起。」

「黃金千鎰，領地千戶，怎樣？」

「錢多花不完，地多沒人種，王爺把燕子飛估高了，値不了這麼多。」

「那你到底想要甚麼？」

「到目前爲止，本俠只想做三件事。」

「那三件事？」

「第一：希望王爺即刻將糞監中的十一人全部釋放。」

「小事一件，只要條件談得攏，隨時可以放人。」

「第二：在下必須要追回寒蟬。」

「你可知寒蟬現在何處？」

「山本會長說已經不在他手中，我想即使不在天霸府，王爺也一定知曉它的去處。」

「何敢如此肯定？」

「曾目睹五虎離開五龍會，押寶的可能性極大。」

「你倒挺會推斷事理。」

「此乃多年江湖歷練的結果。」

「第三又是甚麼？」

「請王爺答允，隨時將石貴妃交予在下。」

石太師聞言不悅道：「燕子飛，你在與王爺談論歸順的事，不要把玉娘也扯進去。」

燕子飛義正詞嚴道：「太師之言差矣，令嬡身爲貴妃，怎可流落在外，不回玉華宮，如何結案？」

「玉娘有言在先，除非元兇伏法，嚴懲孫家的人，眼前還沒有回宮的打算。」

「區區不敢苟同，這件公案，誰是誰非，尚在未定之天。」

「你打算怎樣處理？」

「很簡單，公事公辦！」

石太師冷哼一聲，欲再爭辯，

犬養幸助搶先說道：「燕子飛，請把話說清楚，本王若是答應你的條件，是否願衷心投效？」

燕子飛一臉正氣，語冷詞寒：「王爺，你錯了，本俠的意思是，只要應允這三件事，燕某願告辭鎌倉，遠離扶桑，不再過問足見國的事。」

足見王呼地站了起來，由於用力過猛，踩得脚下的裸女齜牙咧嘴，犬養幸助惡狠狠地吼道：「兜了這麼大一個圈子，原來你根本沒有投效本王的誠意。」

燕子飛眸光橫掃全場，聲音鏗鏘有力：「堂堂天朝子民，又有皇命在身，燕子飛再怎麼沒有出息，也不會賣身投靠，向番邦的諸侯拋媚眼，獻慇懃，只有自貶身價，自甘墜落的人，才會爲虎作倀，甘爲別人的馬前卒！」

這話分明是說給石家父子聽的，石大勇臉都氣白了，却無詞以對，只有乾瞪眼的份兒。

犬養王臉上掠過一抹殺機，道：「你可曾考慮過拒絕本王的後果？」

「義理爲先，不計生死。」

「你決定不要那十一個人的命啦？」

「我警告你，如傷了他們一根汗毛，當心我砸爛天霸府。」

「你已是籠中鳥，甕中鱉，自身難保。」

「哼，一個小小的天霸府，還困不住我燕子飛，再見！」

「哼哼，只怕你插翅難飛！」

犬養王飛字出口，燕子飛正欲掀桌而起，就在這電光石火的一瞬間，座下陡地一虛，一丈見方的地方突然塌下去，四人尚未弄明白發生何事，連同桌盤碗筷，已一齊掉進一個黑洞裡去。

錢通、四煞、石大勇、四名九段高手睹狀大喜，一窩蜂的的趨前看熱鬧。

山本刀之助笑得前仰後合道：「王爺好計謀，不費一兵一卒就逮住四匹狼。」

最興奮的首推石如山，向下望一眼，黑糊糊的深不見底，道：「這裡面可有出路？」

足見王沾沾自喜道：「是個死洞，無路可逃。」

忽見燕子飛從下面冒了上來，可惜坑洞太深，距地面尚有丈許便力盡而落。

石大勇端來一碗熱湯，趁燕子飛、嚴元伯第二次彈身縱起時，兜頭澆下去，口中咒罵道：「媽的，處處跟石家作對，一再扯老子的後腿，今天叫你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不受盡折磨，難消我心頭之恨。」

萬不料，熱湯澆下，被二人的掌力反逼回來，害得大家一臉油漬，滿身污垢，石大勇洩憤不成，反而招來不少白眼。

犬養啓動機關，坑洞被一塊巨石封住，又恢復了原來的樣子。石太師不放心，道：「這四個人可不能有半點差錯，只要逃走一個，對老夫可是大大地不利。」

「老太師請大放寬心，這地方乃本王親手設計，天衣無縫，萬無一失，從啓用至今，尚無一人活着離開。」

「要不要放一把火？」

「不必，三天後就可以收屍了，哈哈哈……」

「哈哈哈……」

笑聲也會傳染，屋內之人齊皆狂笑不止。

＊　＊　＊

這是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世界，地上濕漉漉地十分潮濕，空氣渾濁，充塞着濃濃的霉氣與屍臭味道，仿如置身人間地獄。

還好，四人皆安然無恙，誠不幸中之大幸也。

四人手拉着手，立在黑暗中，彼此都感覺到從對方手上傳來關切與焦急，沒人說話，沒人移動，最迫切的事是先將周遭的環境弄清楚。

佇立許久，始從頭頂隙縫內射入些許微弱光線，分辨出彼此的面貌，也看到了地洞深達六七丈，是任何頂尖高手皆無法超越的距離。

四外一團漆黑，這地方有多大？有無通路？大家一無所知。

陶濤首先開腔，道：「現在怎麼辦？」

怎麼辦？每個人至少已經問過自己十次了，沒人能提出一個穩妥可行的辦法來。

半晌，燕子飛和嚴元伯商量一下，兩個人雙雙彈身縱起，升至三丈餘高時，嚴元伯猛然閉氣停住，燕子飛則挺腰而上，在嚴元伯頭上借力再起，飛向洞頂。

這一手絕技，曾與柳青青在大內施展過一次，這一次却無功而退。

張一夫道：「怎麼辦？有無脫困的可能？」

燕子飛大搖其頭道：「四面光滑如鏡，無處攀附，洞口又被巨石封死，不可能。」

陶濤倒抽了一口寒氣，道：「難不成我們眞的要被狗王困死在這個鬼地方？」

嚴元伯强打精神，道：「小陶，別說喪氣話，但有一口氣在，就應心存希望。」

突聞角落上傳來一個微弱的聲音：「沒有希望，只有死亡！」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玄小龍與朱光遠在酒樓裡遇上了大和櫻子和幾個東洋殺手。他們立即向玄小龍約戰，誓為死去的幾個東洋殺手及大和櫻子的丈夫報仇。玄小龍當即答應，並選紫竹林為決鬥地點，這次決鬥，在師姑佈陣協助下，大和櫻子等三個東洋男女全部喪命。玄小龍與朱光遠又回到鎮江酒樓，半夜，玄小龍見到一位女子住進客房……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龍吟鳳鳴下天山

師兄妹喜相逢　收基業共進退

伙計往外走，房門口他猛一怔！

「你……你是……誰？」

是的，玄小龍幾乎是楞在那兒了！

玄小龍聽聽女的聲音，他忍不住的過來了，客房中那朱光遠還正打鼾呐！

玄小龍對伙計擺擺手，道：「去取熱茶吧！」

伙計反而一怔，玄小龍帶着幾分哽咽的道：「房中是師妹嗎？我是小龍啊！」

他的聲音從未那麼悲哀過，聽起來宛如久未與親人謀面，而一旦碰到忍不住的悲哀難捺！

忽的，房門口出現一個儷影，那一身淡淡的青衣裙，那一頭長長的秀髮，那雙袖直直的垂下來，那模樣，可不正是青衣女子王彩雲！

王彩雲也怔在門下未稍動！

半晌，王彩雲低聲道：「師……兄……」

玄小龍立刻回應了！

玄小龍帶着幾許哽咽的味道，道：「師妹！」

兩個人仍然未動，王彩雲未動，玄小龍只伸出隻一手……

「彩雲妹啊！」

「小龍哥……喲！」

忽然間，兩人動了，兩個人也立刻擁抱在一起了！

玄小龍擁抱住身子微顫的王彩雲！

「彩雲妹妹啊！」

「小龍哥呀……你……」

玄小龍道：「我知道妳早來了，為甚麼不與我相見？」

王彩雲道：「我來到中原，也到了南方，我發現你正在為大龍幫盡一切力量，我……不想打擾你呀！」

玄小龍道：「可是，當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就會想到妳呀！」

王彩雲好感動的道：「我原是決定暗中助你的！」

玄小龍道：「妳已經在上海助我了，我也知道妳是為我才同東洋人過不去的，我更想你了！」

他抱得更緊，就像怕王彩雲突然消失似的！

「彩雲妹喲，妳來了，師父他老人家就孤單了，這對我而言，不忍呀！」

王彩雲道：「是爹叫我來的，他叫我適當的時候協助你，小龍哥，你幹得太好了！」

玄小龍感動的把一張臉貼在王彩雲的秀髮上，道：「太好了，妳來了眞太好了！」

王彩雲道：「我本來找船去淮上的，可是我一個女子，南方就多水寇……」

玄小龍道：「南方是有水賊，妳這是去那裡？」

兩人正自相擁着，一邊的伙計早提了茶水站在一邊了！

那伙計低聲的道：「原來你們認識呀，夜來天涼，何不回去房中！」

王彩雲與玄小龍這才分開來了！

王彩雲帶着幾分羞赧的一笑，當先拉了玄小龍往房中走去！

玄小龍取出五兩銀子，他放在伙計手中，道：「我與師妹久未見面，今夜在此相遇，實在值得喝一杯，吹，這些銀子你拿着，好酒好菜送幾樣，我另有重賞！」

伙計見了銀子，便是沒有也會變！

他吃吃笑着往前院走，酒樓有的是酒，他提了兩斤女兒紅，滷味他切了一大盤，還把灶上伙計叫起來，活魚三鮮他弄了兩大碗送上去！

只這麼小小的服務，一錠銀子他賺了！

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促膝談心，兩人從分開一直講到此一時刻，一壺酒也喝得差不多了！

這時候玄小龍笑對王彩雲道：「彩雲妹，妳可知道師父他老人家當年的紅粉知己嗎？」

王彩雲道：「你知道了？」

玄小龍道：「師父的紅粉知己便是住在此地南面紫竹園的劉圓圓劉師姑呀！」

王彩雲道：「我上一回來過，聽一個青年人說，劉師姑不欲見外人，我便走了！」

玄小龍又把這次救回劉師姑二兄劉逢秋之事說了一遍，再把與東洋忍者的搏鬥說出來！

王彩雲聽到玄小龍也受了傷，忙着要為玄小龍把腿上的傷診療！

王彩雲習過歧黃之術，玄小龍當然知道，那王彩雲看看玄小龍的傷以後，她便自袋中取出藥來，重新為玄小龍把傷處包紮！

這兩人也不覺累的直坐到五更天！

就在兩人幾乎忘了周身一切的時候，忽聽附近傳來吼叱聲，道：「伙計快來！」

玄小龍一聽便知道是朱光遠的聲音，他立刻拉開門來，道：「朱叔，我在這裡！」

一聽玄小龍的呼叫，對面的朱光遠急急奔過來，他大喘氣的道：「嚇我一跳，少幫主，你怎麼……」

朱光遠發覺房中的青衣姑娘，他怔住了！

玄小龍道：「朱叔，過來見見我師妹王彩雲！」

一聽原來這女子就是曾在吳淞口助過少幫主的青衣女子，更是少幫主師妹，朱光遠愉快的走到門口，他衝着王彩雲重重抱拳，道：「原來是少幫主師妹，朱光遠有禮了！」

王彩雲側身一禮，道：「朱先生，不敢受你的大禮，往後你多指教！」

玄小龍道：「朱叔，咱們要去南京，以後我師妹也同行，快去選一匹馬來！」

他把一張銀票交在朱光遠的手上，又道：「越快越好，吃了飯咱們上路！」

朱光遠十分高興的去了！

王彩雲再問玄小龍，道：「玄大伯的消息有沒有？」

玄小龍有些擔心的道：「我已經幾個月沒有我爹的消息了，我正在懷念他老人家！」

王彩雲道：「我曾走過淮上，但一個人也不認識，小龍哥，要不要我再回淮上暗中打探？」

玄小龍道：「我以為不必了，且等我們去過南京，把大龍幫南京分舵收復回來，咱們立刻回轉高郵，師妹，我們大龍幫已有部份力量在高郵湖集結，那是一股不可忽視的水面力量！」

王彩雲道：「打仗的事情我不懂，小龍哥，我只關心你，我一直在擔心，怕你有危險，我下天山的時候，爹還有交代，叫我幫你把大龍幫奪回來，可是，我仍然以為，我必須保護你……」

她說得十分自然，聲音中充滿了感情，彷彿她的心中只有玄小龍一個人！

* * *

要想在鎮江這地方買匹馬還眞不太容易，當然，如果是張發旺在此，而張發旺仍然在鎮江為人趕大車，買匹馬自然容易，只因為這兒的騾馬棧只一家，一匹馬一具車，一共也只有五七匹拉車的馬！

所幸朱光遠肯花銀子，因為朱光遠知道那位青衣姑娘的身份之後，他高興啊！

朱光遠心中明白，這幾個月，少幫主為了大龍幫之事，勞心勞力，浴血玩命，他實在身邊缺少個有力助手，那麼，王彩雲來得就是時候了！

買不到馬怎麼行？

朱光遠逼着伙計非幫這個忙不可！

往那小二的懷中塞了兩錠銀子，那是他在酒樓幹上三個月也賺不到的數字！

常言道得好，有錢能使鬼推磨，手中有銀砸死人！

這小二心生一計，他在騾馬棧碰了釘子以後，便拉着朱光遠，道：「走，我們去我大舅那兒去！」

朱光遠道：「你大舅有馬匹

呀！」

小二道：「我大舅的東家有馬匹！」

朱光遠道：「你大舅是幹甚麼的？」

小二道：「老鳳翔金鋪的大把式呀！」

那地方的大把式在店中比一般店夥身份高，又比管帳的矮一截，相當於一個二管事！

朱光遠跟着小二走到鎭江大街上，街中心果然有一家三間門面的金子舖，這時候金子舖在大門口擺桌椅，數一數就有五十桌，這是要大請客了！

那小二匆匆的奔過去，人在門口站住了！

「舅，出來一下！」

裡面走出一位穿天藍長衫生意人，八字鬍子帶點翹，個子不高，他站在門口拍着小二笑！

「屎蛋，幹甚麼？」

那個小二叫屎蛋，他先伸頭往門內瞧，然後對那人道：「你們後面不是有兩匹馬嗎？」

「幹甚麼？」

「自從你們少東失踪以後，我知道老東家急需銀子，我今有客人想買一匹馬，多少銀子人家不在乎！」

八字鬍子一邊斜，那人笑笑，道：「買馬匹買到金子店來了，你沒弄錯吧？」

小二笑笑，道：「舅，騾馬店我去過，沒有哇！」

那人抖抖藍衫，道：「屎蛋，你別逗舅舅，我們中午有酒席，流水席開到天黑，你知道爲甚麼嗎？」

小二道：「爲甚麼？」

那人哈哈一笑，道：「少東家歷劫歸來了，你沒聽官家查封賭場呀，是賭坊把人私押在一處地洞中不放人，他們說少東幾人賭輸銀子不還他們！」

他咬咬牙，又道：「把人關起來，然後送消息，要花銀子才放人，銀子花了不見人回來，老東家這是獨子呀，急了，家當也花去許多，好不容易少東逃回來，就有人去報了官！」

小二道：「這流水席……」

那人笑笑道：「去霉呀，過午你也可以過來吃酒！」

小二道：「那馬……」

遠處站的朱光遠，見小二同人有說有笑的聊起天來了，好像忘了買馬的事，便匆匆的走過來了！

「喂，你怎麼閒聊上了，咱們有急事，等着上路吶！」

小二有些無奈的摸口袋，因爲他實在幫不上這個忙！

小二打算還銀子，朱光遠急得大叫一聲，道：「難道鎭江連匹馬也買不到？」

他這一聲叫，店裡面忽的奔出一個人來了！

那是個面貌瘦兮但一身新衣衫，頭戴緞帽鑲寶玉的青年人！

這青年人猛的雙目一亮，他上前拉住朱光遠！

「是你，我認識你的，你是我們救命恩人呀！」

朱光遠從不認識這青年人，以爲來了個神經病！

「喂，我不認識你呀！」

青年人搖着朱光遠的臂，道：「你忘了，我們一個一個從賭坊後面井邊沿地道口爬上來，是你拉住我，因爲我站不穩差一點又跌入井中！」

朱光遠也怔住了！

朱光遠以爲，今天的事情眞是巧！

原來玄小龍在地洞中把十多人救上來之後，其中那個青年人就是在這東大街上開一家大金店的少東家！

那少年人當然認得朱光遠，江湖上甚麼人也可以忘，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不能忘！

青年人如獲至寶的幾乎要抱朱光遠了！

「喂，還有那一個在洞中救我們的大哥呢？」

眞親切，他稱玄小龍爲大哥了！

便在這時候，店裡面已奔出五個男子來，這些人聽說朱光遠與另一青年人救了十多人的命，立刻上前就拉人，朱光遠想脫身也難了！

這時候小二走過來，道：「爺，機會來了，他們後院有兩匹馬……」

朱光遠無奈的道：「我能開口要嗎？操！」

他只好跟進去了，那小二却又把他的舅拉住不放手！

小二心中明白，他的機會來了，如果弄不到馬匹，袋中十兩銀子就會飛，這可是煮熟的鴨子，不能飛呀！

那朱光遠進了老鳳翔金子舖二門的正廳上，大伙當他英雄式的送上點心再送禮品，一套金首飾也送了，無他，老東家的獨子救回來了！

朱光遠當然不能收，他重重的對老東家解釋，他乃淮上大龍幫的人，只因爲大龍幫中出了事，海盜們霸去了大龍幫，咱們少幫主才出來收拾基業，無時間在此磨菇，還請老東家見諒！

那老東家吃驚，道：「難怪淮上大龍幫分舵關門了，那兒聽說死了人，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只不過朱光遠再是說，老東家非請他一頓吃喝不可，正在爭執中，少東與兩個伙計笑瞇瞇的過來了！

少東把桌上的一套金首飾包起來，交在一個伙計手上，那伙計拿了便往店外跑！

少東又在他爹耳邊說了幾句話，聽得老東家直點頭，而且起身對朱光遠，道：「恩公，我就不躭誤你們辦正經大事了，我送你出門！」

朱光遠如釋重負的往外走，大門外附近，一匹馬已配了鞍，酒樓的小二已招手，笑道：「客爺，馬已有了，快過來吧！」

朱光遠看得吃一驚，他緩緩的走過去，道：「這是誰的馬？」

老東家與少東家一家人全過來了！

老東家哈哈一笑，道：「一匹馬又算得了甚麼，壯士啊，正就是寶馬贈英雄，紅粉送佳人，我聽說另一位出刀的壯士有了女友，我沒有再送她紅粉，那包全套首飾你帶回去，別的話甚麼也別多說了！」

朱光遠又楞了！

「老人家，你叫我爲難了！」

那位少東道：「我還有心奉養你們一輩子吶，送點東西再拒絕就過份了！」

他忽的指向東大街一端，又道：「他們好像知道你來了，只怕他們來了以後，你們一時間走不了啦！」

朱光遠一聽，救人也有麻煩呀，他拉過馬，對小二道：「走吧，不收好像失禮了！」

他走出幾丈又回來，高聲道：「老東家，少東家，這馬就算是向你們借的吧，他日歸還！」

也不再聽對方說甚麼，朱光遠當先拉馬就走！

就聽那送出門來的人中，有人慨嘆：「眞壯士也！」

＊　＊　＊

小二隨着朱光遠拉馬到了酒店外，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已走出來了！

玄小龍對朱光遠道：「這是一匹好馬！」

朱光遠走上前，他把剛才的事說一遍，玄小龍淡淡的道：「我都快忘了！」

忽見那小二拍拍馬鞍袋，道：「老鳳翔老東家的這一套金首飾好喲，是送給這位姑娘的！」

玄小龍一聽，這才動容了！

玄小龍走過去，他打開鞍袋裡面瞧，不由心中一緊，有一個錦盒一尺見方那麼大小，再啟開盒子瞧，嚄，一套首飾十幾樣，看得人眼也花了！

令玄小龍一怔的，乃是一張千兩銀票，只見有一張字條，寫的是：「資助大龍幫，恢復基業之用！」

玄小龍看得心口熱熱的，他便是想退還也難了！

玄小龍轉身看看街東方，重重抱拳，道：「謝啦！」

他這才扶了王彩雲上了馬，再對朱光遠道：「朱叔！」

朱光遠忙應道：「少幫主吩咐！」

玄小龍道：「記住這一筆銀子，以後找機會還人家！」

朱光遠也動容了！

於是，三匹快馬馳出鎭江了！

＊　＊　＊

南京邑江門外是長江，南京碼頭有七處，江對岸的浦口也有三處長石堤，這時候有一艘多桅大海船從對岸駛過來，這條大海船怪的是並不往岸邊靠，有條快船貼上來，於是，大海船上跳下一個紅面大漢來！

再看大海船，那船頭的前方繪的是一對巨眼，只一看便明白，那是「閩浙海運總棧」的大海船！

玄小龍與王彩雲併肩站在石堤另一端，那朱光遠跟在兩人的後面。

他三人剛自客棧走出來，就發現這條大海船！

朱光遠道：「少幫主，那條大船……」

玄小龍道：「那是海盜船……」

王彩雲抬頭看過去，道：「這船上運的是大木櫃，不知道裡面裝的是甚麼？」

玄小龍道：「木櫃高大，不便往艙中搬放！」

王彩雲道：「也許他們的艙中裝滿了這樣的木櫃，多了，便堆細在外面了！」

朱光遠突然指着小船，對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道：「你們看，那個大臉龐紅臉漢，他是李大膽呀！」

玄小龍道：「李大膽？」

朱光遠道：「李大膽就是李濤，他把『賽諸葛』的位置擠掉，他當上了南京大龍幫分舵的舵主了！」

朱光遠跐脚看了一下，又道：「南京分舵乃是大龍幫的第一大分舵，那『賽諸葛』時運生甚得老幫主器重，不料也難逃與我朱光遠同樣的命運！」

玄小龍道：「你們看，李濤的快船往下游去了！」

朱光遠道：「分舵就在下游三里處，那兒也是西南城脚有大路，每天的漁穫也在那兒上市場！」

玄小龍道：「走，咱們順江邊走過去！」

朱光遠當先走前面，他邊走邊道：「咱們南京分舵大小船二十多艘，上游可到武漢重慶，下游出吳淞，人員近百名，如果想動手，咱

們的人似乎是單薄了！」

玄小龍也以爲只有三人實在是太少了！

王彩雲沒意見，因爲許多事情她不懂！

三人沿着江邊往西南城脚方向走，紫金山上有雲霧，這時候就快正午了！

正午的時候炊烟起，江邊人家不出門，這時候遠處江邊有個漢子，他長竿一支在垂釣！

這漢子長得個兒高，雙肩寬，巴掌大，他一手持釣竿，另一手提了個大茶壺！

別看他獨坐在江邊垂釣，挺自在呐！

爲甚麼他自在？

因爲他還不時的高歌幾句！

他的歌詞可能是自編的，因爲戲台上沒聽過這一段！

「渭水河呀，河渭水，河水堰上有個爺，那個爺兒是姜太公，糊塗蛋，可憐虫喲哎！

「老天爺喲，爺老天，上天派他來封神，地上的妖精變成神，他自己變成可憐虫呀，哎……嗨！」

「叭叭叭」拍巴掌聲响起來了！

只有一個人在拍巴掌，聽得這大漢猛然回頭看，他一瞪眼！

呼的一聲起處，他站起來了，手中的釣竿也抛在地上，另一手的茶壺放地上！

朱光遠，對，正是朱光遠在拍巴掌！

那大漢往石岸堤邊過來了！

「嚄呀，是你呀，朱老兄！」

朱光遠已迎上去，笑對這大漢道：「聽你唱的歌詞，就知道與我老朱一樣是失意人了！」

「我操那個娘的老皮！」

他突然冒出這一句，朱光遠指着石堤上的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對大漢道：「快過去，見見咱們少幫主！」

「少幫主？」

原來這人正是一年多前大龍幫南京分舵舵主，「賽諸葛」時運生！

姓時的失勢了，他成了副的沒事幹！

其實不是沒事幹，是他被「李大膽」李濤架空了，甚麼事也不找他！

一個大忙人，突然變成吃閒飯的人，這個人也許會逍遙自在，以後可以落個清閒去養膘了，實則內心中那股子不平，令他半夜醒來一醒到天明！

時運生就是這樣，只不過姓時的很聰明，要不然他也不配人稱「賽諸葛」了！

時運生不因失勢而頹廢，他不喝酒，不去賭坊，每日裡一竿在手江邊看船走！

有時候釣了魚他去酒館來上二兩高粱酒，有時候夫子廟去逛逛！

他今天沒去夫子廟，岸邊釣魚去了！

如果有人提起大龍幫的事，他會罵人的！

此刻，時運生發覺來的是上海分舵老哥們，他感動得張開兩臂便與朱光遠抱起來了！

這是老同事，老哥兒們在患難之中相遇了！

好一陣唏噓之後，朱光遠道：「快過去見令咱們大龍幫起死回生的少幫主！」

別管能不能起死回生，這消息總是令人振奮的！

兩人急步走到石堤上，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迎上來了！

朱光遠對時運生道：「這就是咱們老幫主獨子，十歲遠赴天山學藝的少幫主，玄小龍！」

時運生立刻走上去，他上上下下的仔細看，微點頭，然後單膝就要跪下了！

玄小龍忙伸手托住，道：「時大叔，別這樣，咱們幸運，本去找你的，竟然在此遇上了！」

時運生半天未開口，他目中有淚光！

朱光遠道：「時兄，快啦！」

時運生道：「快甚麼？」

朱光遠道：「咱們就快收復大龍幫基業了！」

時運生嘆口氣，道：「完了，早沒指望了！」

一笑，朱光遠道：「你聽了就知道！」

時運生臉皮一緊，吼道：「知道個屁，大龍幫已入丘泰來之手，他私人有安插，大權掌在他手中，誰敢不聽話？」

他咬牙咯咯响，又道：「如今南京分舵上上下下都是他的人馬，也不知道怎麼的，總舵這兩天又派來三個大護法，還有個甚麼高薪請來的大殺手，是北方人，聽說他出刀不見刀，見刀人已沒命了！」

朱光遠道：「咱們老人呢！」

時運生道：「調的調，走的走了，船上還有三十幾個都是只出力氣不說話的！」

朱光遠也忍不住的一聲罵：「我操他媽！眞狠！」

時運生道：「想一想，就咱們這幾個，還打算收復基業呀？釣魚吧！」

時運生雙目一亮，道：「眞的？」

朱光遠呵呵一笑，道：「咱們的人馬在高郵湖上操練吶！」

朱光遠得意的道：「不是『蒸』的，是『煮』的，哈！」

時運生急又問：「有多少？」

朱光遠道：「大海船有四艘，快船也有七艘，人馬已有百多人，

大部份是少幫主往海盜窩救回來的老伙伴們，還有呀……」

他噓了一口氣，又道：「尹大明、林能、李俊與我四個分舵的，另外幾位大把頭，當然，咱們去了高郵，把副幫主石敢當又請出山了！」

時運生聽得跳起來了！

只見他對玄小龍三人道：「你們等一等，我去江邊一下就過來！」

朱光遠道：「還要釣竿幹甚麼？」

時運生笑笑不回答，他跑到了岸邊，自水中提出個魚簍，裡面鮮魚是活的。

釣竿不要了，他提了活魚走過來！

「少幫主，咱們酒館吃鮮魚，我得聽一聽，這麼大的事情，我怎麼不知道！」

朱光遠道：「他們對你封鎖消息呀！」

時運生冷笑道：「我是不管事的人，每日裡一大早我就拿了釣竿來這江邊上，高興了唱幾句，不高興我就衝着大江罵大街，稍稍的發洩發洩，到了天黑我回去，回去就睡覺，日子過得嘛……嘿！」

朱光遠道：「十分愜意！」

時運生眼一瞪，沉聲道：「相反的，我痛苦，老朱呀，你以爲這種日子會愜意？」

他看看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又道：「我時運生要文有文才，要武也不差，從前老幫主有時候還把我找到淮上，我幫着老幫主運籌帷幄，大龍幫的船車一年多過一年，日子過得忙了些，可也叫人愉快呀，如今被人架空了，過這種等死的日子，操他娘的，還愜意呀，我差一點跳江，我都快瘋了！」

玄小龍道：「你與朱叔都是性情中人，也是我大龍幫忠義之士，大龍幫有了各位的支持，二位放心，咱們不久就會把基業再奪回來了！」

幾人一邊往小街上走去，那朱光遠向時運生道：「時兄，我們發現有條大海船是大龍幫的，大海船四週有快船，有大木箱子往船上運，那是甚麼人的貨呀？」

時運生道：「我早已不過問事情了，他們當然也沒有告訴我。」

他淡淡的搖搖頭，又道：「其實他們告訴我，我也懶得過問！」

玄小龍心中不平，他的心中也想奪取大海船，只可惜來的人只有他們四個，南京分舵已無舊屬了！

現在，時運生當先走進那家叫「江山情小酒館」的門，他是這酒館的常客，三個伙計都認得！

時運生把魚交在伙計手上，道：「去，叨拾好了送上來，紅米黃酒來五斤，另外加上兩個熱炒！」

伙計一怔，道：「喲，發財了，往日只是二兩高粱酒呀，你今天……」

時運生道：「今天我有客人來，快去弄來，何必囉嗦！」

三個伙計也見玄小龍三人走進來，另一伙計已在裡面的桌上抹起來！

小酒館的客人三兩個，時運生招呼玄小龍坐在裡面，那朱光遠已低聲道：「咱們說話小聲些！」

玄小龍對時運生道：「你在江邊說，這兒分舵來了兩個大護法，還請了北方來的一位大殺手，可知他們的名字叫甚麼？」

時運生道：「大護法是『催命使者』于眞，與那凶殘的『搏命郎君』楊遠山兩人……」

玄小龍咬咬牙，道：「淮上五虎，我若再遇上他們，非殺了他們不可！」

朱光遠問道：「那個北方殺手是何人？」

時運生想了一下，道：「這人四十來歲，是個中等身材，一雙眼睛似鷹目，他姓童，叫童貫一，有人稱他甚麼『中原刀精』的，聽起來滿嚇人的，我却只對他點過一次頭未開口說句話！」

朱光遠說道：「人稱其刀精，這人的刀法必然十分霸道可怕！」

玄小龍却轉頭看看師妹王彩雲！

王彩雲臉無表情，她是個沉默寡言的女子！

王彩雲只聽別人開口，尤其是玄小龍說話，她就十分的注意聽着！

時運生道：「少幫主，我在你小時候見過幾次，那時候你還小，如今都這麼大了！」

他轉彎抹角又道：「老幫主，他老人家……」

玄小龍道：「時叔，我爹在一年多以前去了塞外，他是躲霧的，因爲他心中明白，那丘泰來霸去了幫主寶座，無來由的給他弄個長老位置，咱們大龍幫有甚麼長老呀，還不是先架空，然後找機會殺人！」

時運生道：「老幫主走對了！」

朱光遠道：「也把姓丘的陰謀揭發了！」

時運生道：「我想知道咱們十一條大海船的事情！」

玄小龍道：「十一條大海船在海上被大海盜金申之洞聚集了五六十條大小海盜船包圍，船貨劫走，人被囚在島上爲金申之洞開挖山洞……」

時運生聽得很仔細，他也臉色泛了青！

玄小龍又道：「我在島上無意

間發現那山洞，洞中盡是咱們大龍幫的兄弟，已經死了十多人了！」

朱光遠接道：「是咱們智勇雙全的少主呀，他把大伙救出山洞來，當夜奪了大船就走，那還眞的夠凶險的了！」

時運生道：「果眞如此，大龍幫恢復有望了！」

他對玄小龍又道：「少幫主，你打算如何奪取淮上總舵？」

玄小龍道：「我們大伙共商議，時叔，我還年輕，需要你們幾位叔叔的支持，所以我聽取大家意見，先把各水路分舵奪回來，再把陸上分舵收復，最後把力量集中，一舉拿下總舵！」

時運生拍手笑了！

時運生乃是文武全才之士，他有賽諸葛的稱號，聽了玄小龍的話，他也笑了！

「太好了，這水路的先拿下，至於六處陸上分舵，我的少主，我定會爲你計設好，哈……姓丘的完了！」

玄小龍道：「姓丘的原是大海盜金申之洞的拜兄弟，他們原是一個窩的人，我還眞佩服他們，把姓丘的弄到大龍幫他力求表現，先取得我爹的信任，再對大家做好人，又把他的勢力往大龍幫內安插，十年有成他奪了權，我爹幾乎被他派出的殺手宰死！」

時運生想了一下，對玄小龍道：「如今這兒南京分舵有高手在，少幫主有何打算？」

玄小龍道：「我以爲直接找上門去，大家就在那兒搏鬥，我倒想見識一下那位刀精！」

朱光遠也道：「咱們挑戰，一對一的決鬥！」

他如今心中十分篤定，因爲又多了一位王彩雲！

朱光遠早就聽說王彩雲的本事不比少幫主差，若對付那李大膽，他本人就不懼！

時運生却搖頭了！

玄小龍道：「時大叔有何高見？」

時運生道：「生死之搏，需先衡情量勢，此刻分舵中的人全是姓李的走狗，決鬥呀，那是他們佔上風的時候，如是他們落了下風，他們來個不要臉，十個殺一個，這結果就不一樣了！」

朱光遠道：「海盜們是不講規矩的！」

時運生道：「所以呀，我的主意是另一套！」

玄小龍道：「時叔的意思又是甚麼高見？」

時運生道：「約他們出來呀，約他們四個人一齊出來，咱們來個一對一，那多妙！」

玄小龍道：「時叔，我不想傷了你與朱叔！」

時運生臉皮一緊，道：「這是甚麼話？少主呀，別把咱們當成吃閒飯的老呆，收復舊基業的道路上，正充滿了血腥，咱們如果怕死，就早走了！」

朱光遠道：「也正是我朱光遠心裡話，少主，咱們把人約出來鬥，一對一！」

他轉而向王彩雲，笑得有些無奈，道：「姑娘，也把你算進去！」

王彩雲露齒一笑，道：「是我光榮！」

她把手拉住玄小龍，又笑道：「小龍哥，我也有個小意見，聽聽好嗎？」

玄小龍道：「當然好，這時候的任何意見都好！」

王彩雲道：「約來四人由我兩人對付，兩位叔叔替咱們掠陣，萬一他們派來別的人，就由兩位叔叔去應付，你們看好不好？」

玄小龍撫掌一笑，道：「修羅聯手，神鬼啾啾，師妹，我沒忘記咱們師父的這句話！」

王彩雲呵的一笑，道：「就知道你會說這句話，你果然沒忘記！」

朱光遠道：「少主，有個刀精在呀，一對一吧，我仍爲少主擔心吶！」

時運生道：「主帥實不應該多冒險呀！」

玄小龍淡淡一笑，道：「兩位，我也贊成我師妹的意見，就這麼說定了！」

時運生道：「少主，既然如此，我這就立刻回去一趟，我向他們下戰書，娘的，我等得太久了！」

玄小龍道：「時叔，我明白你們苦了一年多，又何必親去？」

他指指江邊，又道：「我以爲時叔的釣魚地方就是個搏鬥好所在！」

時運生笑哈哈，道：「那地方最荒涼，少主呀，我早打算過了，實在活不下去，日子也無希望，那地方就是我時運生喪命葬身之地，眞想不到那兒會闢成殺場，叫我姓時的還有出刀機會！」

朱光遠也笑了！

玄小龍把伙計叫過來，他親筆寫了一張字條交在伙計手中，道：「煩你了，跑個路把這字條送到大龍幫分舵去，早去早回！」

伙計笑笑，道：「大龍幫分舵在安家巷，我當然去過那兒，放心，我一定會把事情……」

時運生的碎銀子已塞入伙計手中！

這地方雖大，人却小氣，伙計們討小錢的方法，只一聽就知道！

時運生更知道，所以他把碎銀

子塞過去，伙計立刻笑呵呵的走了！

玄小龍舉杯對朱、時兩人，道：「咱們乾一杯！」

時運生道：「少主，祝咱們旗開得勝！」

王彩雲笑了！

＊　＊　＊

江邊上夕陽紅遍江水，金光閃閃宛如一道金河，近岸處幾堆蘆葦一半在水中，有石頭一段直伸到江岸邊的石堤下面，江水便在這兒一波一波的冲過來，發出嘩啦嘩啦有節奏的聲音來！

江風徐徐吹起裙襬，那女子，看上去宛如天仙剛下凡，她半拂面，側上身，江面上晚舟吸引了她，江上風光是美的！

她，便是王彩雲！

王彩雲身邊站着玄小龍，玄小龍木然的看往這一面，這一面當然是岸上了！

「師妹！」

「嗯，師兄！」

「他們爲甚麼還沒有來呀！」

王彩雲道：「生死是有定數的，時辰很重要！」

她的話中有玄機，但玄小龍聽得出來！

玄小龍道：「若是三更死，不會留人到天明！」

王彩雲道：「判官筆下有定數，時辰不到不要命！」

那面，時運生已跺脚對朱光遠道：「他娘的老皮，怎麼天快黑了還不來！」

朱光遠道：「孬種了不是！」

其實他們怎知道，安家巷南京分舵的李濤也在跳脚直嘆氣！

原來，這中間還有個小插曲……

＊　＊　＊

酒館的伙計眞高興，連跑帶跳的去了安家巷，他舉着字條走進門，屋子裡坐了三個人在吃點心！

南京人晌晚吃點心，這是由來已久的習慣！

那三人中一人正是「李大膽」李濤！

李濤見是江邊酒館伙計，立刻招手，道：「喂，你幹甚麼來着？」

伙計大喘氣，他還吃力的喘着氣，字條在手中不立刻送上：「哎呀……累死人了，這一趟跑得我心慌，就爲了給李爺送來……送來……」

李濤當然明白，甚麼人做甚麼事，甚麼樣的人吃甚麼樣的飯！

一塊銀子拋出手，那伙計一把撈在手中了！

「不好意思，爲李爺跑腿還要銀子！」

他把字條交過去，回身就走！

那「李大膽」李濤接過字條看一遍，他哇哇怪叫着罵上了：「操他娘的，果然來了！」

一邊二人不是別人，乃是「淮上五虎」中的「催命使者」于眞與「搏命郎君」楊遠山兩人是也！

于眞接過字條看，上面寫着的是：

「江邊候教，不見不散！」

字條上有落款，寫的是玄小龍三字！

看了玄小龍三字，便于眞與楊遠山兩人也吃驚，于眞對李濤道：「李兄，快把那童貫一找來，此老兄應足可以對付那玄小龍了！」

李濤起身去客房，只不過那「刀精」童貫一却正在房中盤膝而坐練內功！

只見他吐氣有聲，只見他額頭是汗，李濤見這光景，他只好等！

房中的童貫一邊練內功，他還出雙手，兩隻大巴掌十指尖又長，每出掌必帶風聲！

那「李大膽」李濤，一共來了五次，姓童的好像是汗流浹背的鼻孔直呼嚕！

李濤在房外急得直搓手，看天色快黑了！

就在他急得似熱鍋螞蟻時候，遠處忽的有個漢子大聲喊叫了！

「開飯了！」

這一聲喊叫，才見客房中的童貫一把雙目睜開來！

李濤一見不怠慢，立刻走進房中了！

童貫一粗聲笑道：「找我吃飯吶，走！」

李濤道：「童大俠，那小子出現了！」

童貫一道：「那個姓玄的小雜種嗎？」

李濤道：「是的，童大俠！」

他把字條遞過去，又道：「咱們丘當家的沒別的指望，只要把這小王八蛋殺了就完事！」

李濤嘿嘿冷笑道：「叫他們把酒菜擺上，咱們去江邊，殺了再回來吃！」

李濤道：「他們一共來了四個人！」

童貫一道：「都交給我來收拾！」

李濤道：「童大俠，另外三人不怎樣，你就由我與兩位大護法拿他們祭祭刀吧！」

童貫一道：「你要如此說，我也不反對，走，咱們這就前往！」

李濤道：「我另外加派十名功夫好的也一起去！」

童貫一叱道：「你們這是幹甚麼的？人家這是約鬥呀，一對一的約鬥，你再派人前往，這要傳揚江湖，我這塊刀精的招牌還要不要？」

李濤道：「但求取勝，不擇手

段！」

童貫一道：「那是你們，有了我姓童的就不一樣了，我怎能同你們一樣！」

李濤一怔，他只得用力嚥下一口唾沫，道：「一切就聽童大俠的吩咐！」

童貫一來自北方，他的個性就是這樣，動心機他不在行，動刀殺人就太平常了！

於是，于眞與楊遠山兩人也走出來了！

這時候有個漢子提刀走過來！

「李爺，人已挑齊，十個人！」

童貫一道：「叫他們解散！」

李濤道：「童大俠，咱們江邊去宰他們，宰完了需人收屍吧，我叫他們站得遠遠的，等着收屍可以吧？」

童貫一想了一下，點頭道：「叫他們站在百丈外，別叫他們罵咱們是孬種！」

李濤立刻對那漢子道：「你都聽到了，快去叫他們準備妥了！」

那漢子立刻往偏院奔去，這裡，于眞對童貫一道：「童大俠，我們曾與那小子交過手，他那幾手劍法實在絕妙無比！」

楊遠山接道：「那小子的掌法也妙絕，一旦交上手，千萬立下殺手，不能手軟！」

童貫一冷笑道：「我看你們是被那小子嚇怕了，這是武者大忌，知道嗎？」

于眞與楊遠山兩人對望一眼，心中不快，也不敢說出來，只是一瞪眼！

李濤的厚背砍刀也扛在肩上了！

自從上海、南通、鎮江、無錫四個分舵被玄小龍整垮以後，消息早已傳到淮上，那「白面判官」丘泰來不是省油燈，他不但把他的勢力派遣各地，更花大把銀子請來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殺手出山……

丘泰來放出話來，祇要有人能幹掉玄小龍，十萬兩白花花的銀子立刻奉上。

「刀精」童貫一便是丘泰來花銀子請來的幫手。

童貫一是由「催命使者」于眞與「搏命郎君」楊遠山兩人陪他來到南京分舵的，這才沒有幾天，玄小龍一行便找上門了。

抖動着一件寬鬆夾衫，袖子快連到膝頭上，走起路來帶噗嚕，那「刀精」童貫一走得也輕鬆。

一行出了安家巷，童貫一對那「李大膽」李濤道：「我們快點走，誤了晚餐沒關係，酒菜涼了沒勁頭……」

李濤笑笑道：「童大俠，今天你宰了那小子，南京城我弄最好的請你吃。」

嘿嘿一聲笑，童貫一道：「聽你的口氣，我就不高興，你這話聽得我發火！」

一怔間，李濤道：「爲甚麼了？我說請你童大俠吃最好的，你童大俠不高興呀！」

童貫一冷哼一聲道：「你請我吃南京城最好的，那是因爲你把那姓玄的小子當成神了，好像殺一個他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你這就叫我心中不服氣。」

李濤忙笑笑道：「其實我也不服氣，這小子甚麼個樣，我李濤還沒見過，祇是各方來的消息，加上兩位大護法的直言，我他娘的心中有那麼一點不自在。」

他緊跟一步，又道：「今天難得童大俠在此，你如果旗開得勝，不但你童大俠有面子，我也有面子。」

不料這位北方佬眞坦白，大實話他不加攷慮的吐出來道：「面子有個屁用，銀子才有用。」

果然一語道破江湖人，誰會否認這句話。

四個人走到江岸邊，那李濤指着一道石堤，對身後跟來的十個大漢們吩咐：

「你們就站在石堤上別過去，童大俠有交代，咱們這是決鬥，一對一的決鬥，沒有聽叫喚，誰也不許過去。」

十個大漢齊點頭，當然沒有反對的。

那李濤又道：「是不是時副舵主常去釣魚的地方？個時運生，他倒滿逍遙的。」

有人已指向遠處幾株野林道：「瞧，那邊江邊有幾個人在站着了……」

李濤立刻手掌擱在眉頭上瞧過去，夕陽快落，霞光耀目，他還眞的費了勁的瞧過去。

李濤這一瞧，火了。

「操那娘的老皮，時運生那王八蛋也在那兒呀，娘的，他也敢造反呀……」

那于眞咬牙道：「已有三個地方的副舵主失踪了……」

他尚未得到消息，便是那「翻江龍」李俊的人，如今已在高郵湖上演練吶。

江邊有人在，李濤大步走前面，他身後跟的是童貫一與于眞、楊遠山。

四個人走地有聲的到了江邊那一片石灘上，童貫一先開了腔。

「這眞是個宰人的好地方……哈……」

于眞猛的一瞪眼，他戟指朱光遠與時運生兩人，叱道：「喂，你兩人吃着大龍帮的糧，用的是大龍帮的餉，怎麼造反呀？」

楊遠山咬牙道：「早該殺了他們這批不忠的傢伙！」

朱光遠冷笑道：「咱們忠於大龍帮，可不忠於大海盜，你們的陰謀，爺們早已知道了，娘的，少來……」

楊遠山看看于眞，兩人不由哈哈笑了。

李濤指着玄小龍道：「小子你就是那叛帮的玄劫之子嗎？」

玄小龍道：「叛帮？沒有人叛帮，祇是我爹不察，上了丘泰來的當。」

李濤大笑道：「哈……江南何人不知大龍帮之主乃是丘當家，娘的，你們在一年前已完蛋了。」

玄小龍道：「那是你們以爲，今天這南京分舵就要收復回來了，你們的末日也不遠了。」

李濤大怒，他正要再罵，突聽童貫一叱道：「哪有那麼多的閒屁放呀，你忘了酒菜涼了不好吃。」

李濤忙點頭道：「對，對，殺了他們，咱們趕回去吃暖酒……」

童貫一道：「我殺哪一個？」

李濤指向玄小龍道：「就是他……」

童貫一抖甩着一雙長袖直逼玄小龍，他口中哈哈笑道：「你死得有價值，才多大，身價就是十萬兩白銀，這在江湖上實在少有呀！」

玄小龍沒動，他側身斜站。

王彩雲道：「小龍哥，小心他的袖子。」

童貫一不走了，他轉而面對王彩雲道：「姑娘，你好眼力呀……」

王彩雲趁機迎上去道：「我的眼力一向很好，怎麼樣，你是不是想同我過招？」

玄小龍一怔道：「彩雲妹，你……」

王彩雲卻淡淡的道：「他連我也殺不過，他還想出刀殺你嗎？」

忽聽于眞一聲大吼道：「我想起來了……」

童貫一久走江湖，一聽于眞的吼叫，他倒想要知道這一聲叫是爲了甚麼。

于眞已指着王彩雲吼道：「我想起來了，風長山與馬洪兩人，與那無錫分舵余永豹，三人合殺李俊一人，中途你這女子出現，弄了個甚麼手腳，把李俊救走，他們三人卻在幾堆石頭中無法脫身，直到天黑……」

楊遠山接道：「對，馬洪直叫遇上鬼了，他說的女子模樣，就是你這打扮……」

王彩雲吃的一笑道：「你們怕了嗎？」

她此言一出，于眞與楊遠山立刻往外閃跳，低頭看地上，唯恐再與馬洪與風長山兩人一樣上大當！

他兩人跳，那童貫一與李濤也隨之退了幾步。

王彩雲卻吃吃一笑道：「別怕，今天沒有弄甚麼詭，這是公平決鬥。」

她轉而對玄小龍道：「小龍哥，他們來了四個人，我們就以兩人迎戰，你看好不好？」

朱光遠與時運生併肩在一起，時運生道：「姑娘，我時運生早就想同姓李的決一死戰了，此時此地，眞是再好機會也沒有了，你就把姓李的留給我。」

李濤大怒，叱道：「把你家李爺當東西送呀！」

時運生已往李濤逼去！

厚背砍刀自肩頭猛一舉，李濤大吼：「老子要砍了你這叛逆之徒！」

時運生舉刀迎擊，這兩人已狠幹上了！

玄小龍對王彩雲道：「彩雲妹，你多注意兩位叔叔，這人找的是我，我不能叫他失望。」

「嗆」的一聲長劍出鞘，玄小龍以劍指向那嘿嘿笑的童貫一道：「得意得太早並非是好事，你出招吧！」

這時候，于眞與楊遠山兩人心中一樂，因爲他兩人吃過玄小龍的虧，祇要不是玄小龍，他兩人就篤定。

楊遠山的砍山刀雙手斜舉，他對朱光遠吼道：「我把你這上海小癟三子，挨刀吧……」

朱光遠也不含糊，他的外號叫「快刀」。

祇見他的刀一前一後的便迎上去了。

這兩人祇一交上手，立刻狠幹起來。

于眞的三截亮銀槍發出「卜查」聲響，立刻變成六尺長的一根長槍，他槍指王彩雲冷冷笑道：「姑娘，你是細皮嫩肉的，吃得住于大爺的一槍扎？」

忽的，他抖出三朵槍花罩過去。

王彩雲見這一招帶陰損，三朵槍花分別指向她的胸脯與關元下，不由咬咬牙！

忽的一個身法不見了。

于眞又是一記回馬槍，他七槍全落空！

就在這時候，于眞突覺椎突一麻，他的身子一晃間，上身搖晃無力量，王彩雲又是一指戳過去，于眞手上的銀槍落在地上了。

王彩雲最關心的是玄小龍，她斜肩直往玄小龍與童貫一二人打鬥處飛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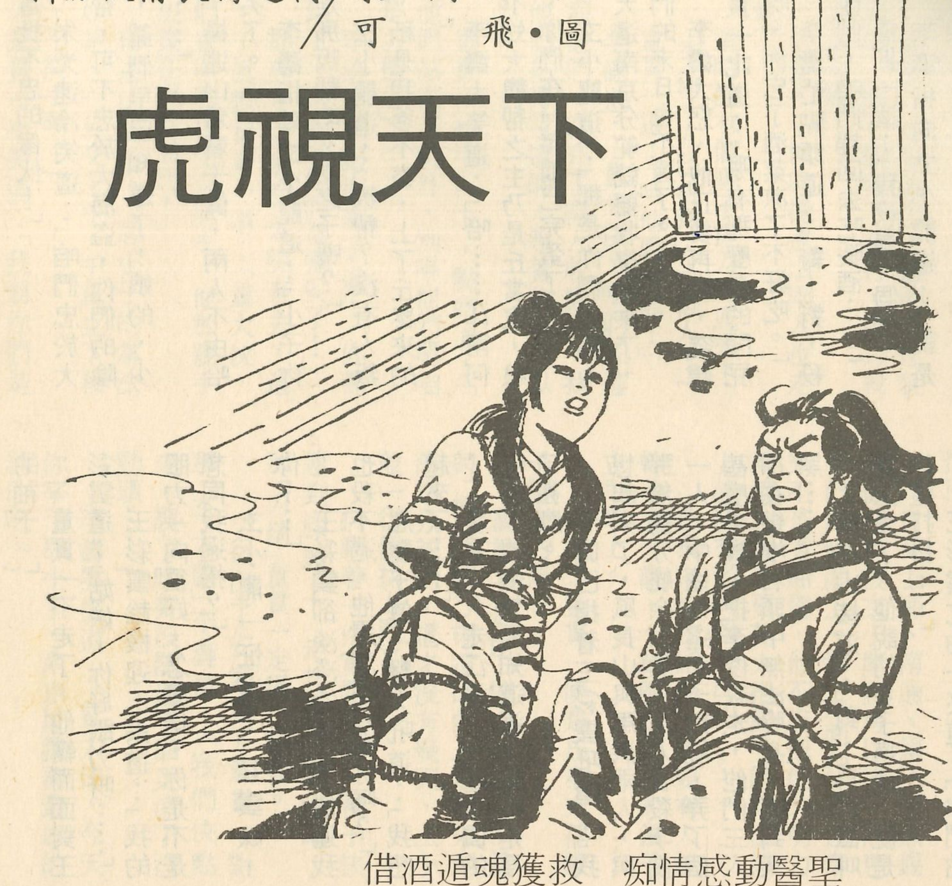
玄小龍沒見敵人出刀，但他的劍每在中途就被阻擋於無形！這時候，他一聲厲叱拔身起，半空中他長劍疾殺，口中厲吼：「修羅殺！」

（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由於小龍身患絕症，小松的母親不准小松嫁給他，小龍暗中聽到母女交談，主動離開，小龍與柳談來到一家客棧住下，半夜林琴找到小龍，柳談得知林琴傾心於小龍鬱鬱出走，小龍得知林琴是雞鳴七號，同意同行，但婉拒了林琴的愛意，兩人在尋找柳談的途中，被一羣高手制住，並由水路帶走……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虎視天下



聖醫動感情痴　救獲魂遁酒借

兩小心智清醒，但不能說話。

他們都相信，還是要去洪門去見錢大經。

但估計所去的方向，以及艙面上的人交談所提到的風向，船是順風走，顯然又不是去洪門總堂。

船行一個多更次，艙面上忽然有人鼓噪起來。

仔細一聽，似乎有人「嚷嚷」，有一艘船撞了過來。

有船撞過來，不是那艘船的操舵駕駛者外行，那就是有意找麻煩，以大吃小硬碰硬。

如果要硬撞的話，主動撞人的船必然大些。

艙面上一陣大亂，有人大叫「快轉舵！一旦撞上雙方都受不了。」

兩小暗暗一嘆，一旦被撞破沉下，二人就死定了。

似乎對方根本沒轉舵，或者船已失去控制。

「轟」然一聲大震聲中，這船果然發出碎裂聲，却沒有散了開來，只不過壁縫中在滴水。

於是上面傳來金鐵交鳴聲。兩船上的人在上面廝殺。

有人在叫嚣，隱隱聽到說是「船漏水了！」

這眞是無奈的事，「墨刀」宋慶點的穴很難解。

這是因爲他們二人身手了得，各點了數穴。

「滴滴答答」的水聲四面八方傳來。

船一旦有了裂縫漏水，就會越來越厲害。

漸漸地，船有點傾斜了。

有的地方漏得厲害，像小水柱射了起來。

他們二人躺在地板上，水已經有兩寸深了。

船面上不時傳來慘嗥聲，船也越來越傾斜。

水已浸過二人的腹部，頭要翹起來才不會灌水。

小龍看看林琴，他能讀出她的眼神。

他似乎有點歉意，是他連累了她。

但林琴也以眼神傳達她的意思，好像在說：只要是死在你的身邊，我就有視死如歸的感覺。我只是恨上天不公，先使你得絕症，再遇此橫禍。

小龍合上眼，這一切都沒有什麼用了。

水又漲了些，他們二人必須大力翹頭才能呼吸。

既然點了穴道，爲什麼能翹頭？

原來二人都各自解了一個穴道，而這個已解的穴道，正好就能影響頭部一帶經脈和肌肉。

就在這時，艙梯上走下兩個人。

這爲首的正是洪門的「坐堂」馮大奎。

因他的一時大意，造成「制皇」錢大經的難堪。

甚至還發現少了一些重要的資料。

所以馮大奎恨透了那天上了「洪樓」的一些人。

洪門組織龐大，眼線極多，不久就盯上了三小。

洪門有的是船，但由於宋慶這撥人的實力不小，而此地的洪門兄弟一時又調集不到太多的高手，就以撞船方法捉人。

和馮大奎同來的還有劉定，也就是上次在賭場中被小龍拿走十餘萬兩的那位「巡風」大爺。

他們都發誓要逮到三小。

馮大奎道：「劉兄弟，把人帶走。」

「是……」劉定把二人自水中提起。

馮大奎道：「就自艙壁上的小窗中把人塞出去，外邊有一舢舨待命，可不要把人丟入水中。」

「不會的！」劉定先探頭向小窗外看了一下，然後把小龍林琴自小窗中塞了出去。

只聞「蓬」然有聲，都落在舢舨上。

而馮大奎和劉定，也先後自小窗鑽出上了舢舨。

如果要自艙面上帶走這二人，再加上兩個人也不夠，這工夫舢舨上的槳手操槳如風而去。

小龍和林琴仰臥在舢舨船首處，可以看到兩條大船人影幢幢，殺聲震天，其中一艘且冒火光。

河面極窄，不久靠岸。

劉定和那操槳的漢子一人挾了一個躍上岸，尾隨馮大奎向西疾行，遠遠仍可見河中火光漫天。

劉定道：「要不是『坐堂』想出此計，今夜只怕不易得手。」

另一個漢子道：「那是當然。」

原來這個漢子是「巡山」，只比「巡風」劉定矮了一級，名叫蔡信，身份稍低，身手却不比劉定差。

馮大奎道：「總要讓我們吐一口氣對不？」

劉定道：「是的，這小子太欺人了。」

這工夫前面小徑旁好像有個人兀立不動。

馮大奎低聲道：「前面有個人，不知是敵是友？」

劉定道：「我不信這個人敢面對咱們三個人。」

馮大奎道：「來者不善，記住！如果我和他動上手，一人挾着一個快走，到最近之落足點交人。」

「是！」劉定道：「就請『巡山』蔡兄弟把人帶走。」

「巡山」蔡信道：「是！」

雙方相距十來步時，只見這小徑旁的人面前有塊大石，沒有千斤，也有五、七百斤，此人用足尖一鈎一挑，那塊石竟翻了三個身，正好停在小徑中央。

這大概就叫着下馬威吧！

這一手眞唬人，三人立刻停步打量這個人。

此人可能易容或戴了人皮面具，面孔看來頗爲死板。

她是個中年以上年紀的女人。衣着樸素，身胚結實，卓然兀立。

馮大奎抱拳道：「請問這位女士有何指教？」

女人道：「指教不敢當，只想向你借一個人。」

「借人？」馮大奎吶吶道：「借什麼人？」

女人道：「借這個女娃兒。」

馮大奎道：「女士可知吾等是什麼人？」

女人道：「我爲什麼要管你們是什麼人？」

馮大奎道：「吾等是洪門中人。」

女人道：「洪門中人又如何？」

馮大奎道：「武林中人總會給本門點面子的。」

女人道：「我給你面子，你也要給我點面子。」

馮大奎道：「女士又何曾給我面子？」

女人道：「如我不給你們面子，根本不必囉嗦。」

「不必囉嗦是什麼意思？」

女人又用脚一挑那塊巨石，石頭又滾到小徑旁邊去了，道：「如再囉嗦，就像這塊石頭一樣，懂了沒有？」

三人互視一眼，正是騎虎難下。

馮大奎爲此行之首，聽不聽人家的，要由他作主。

如他軟化，話傳回去可能要開山堂受審。因爲他爲洪門的門風帶來了侮蔑。

劉定和蔡信望着馮大奎，要他定奪。

馮大奎已有怯意，但絕對不能退縮，道：「馮某奉命辦事，不能借人，女士要原諒在下的苦衷。」

女人道：「這女娃我要定了。」

走了上去就要提人，劉定一攔，被一掌撩退出七八步外。

劉定心頭駭然。

女人又要去提，這次馮大奎和蔡信左右齊上。

只見這女人身子一轉，攻出三掌兩拳及五脚。

蔡信被一脚踩出一丈以外。

馮大奎畢竟是洪門的「坐堂」，地位和身手都十分了得，居然閃過了三掌兩拳及五脚。

只不過另一掌突如其來。好像根本沒看清來自何處，是如何發掌的。

這一掌切中後頸，馮大奎倒地昏了過去。

女人毫不客氣，挾起林琴就走。

劉定抱拳道：「吾等學藝不精，未能完成任務，無地自容，前輩可否告知大名，以便回去有所交代？」

女人一言不發，挾着人就疾馳而去。

當馮大奎醒來時，見女人已把人帶走，一時羞忿就要自殺。此人總算還有點氣節。

「馮大俠不必如此，要自絕我二人也該一起，可是這事不傳達回去，上面根本不知此事之眞相如何。」

馮大奎道：「就煩二位把這小子送回以便報告此事。」

蔡信抱拳道：「『坐堂』兄弟不可如此，勝敗乃兵家常事，老實說，連龍頭近來不也栽過？」

馮大奎這才釋然。

那女人奔出十來里路，放下林琴解了她的穴道。

林琴一躍而起，道：「娘，小龍呢？」

「妳管他幹甚麼？」

「娘，他是我的命根子！」

「不要胡說！他是一個快要死的人哩！」

「娘，他就是明天就要死，今天我還要和他在一起。」

「哼！笨丫頭，妳以爲妳很痴情是不是？」

「娘，我不想和妳辯論，我要去找他！」

說走就走，向來路走去。

「站住！」

林琴根本不站住，反而加快脚步。

「丫頭，妳以爲妳能走得了嗎？」

林琴全速往回奔掠，已奔出二三十丈。

那知這女人才兩個起落，已迎面攔住。

林琴冷冷地道：「娘，妳別强人所難！」

「娘是爲妳好，甚麼叫强人所難？」

「女兒自有主張。」

「可是他活不了多久，妳難道要作寡婦？」

「娘，我不以爲他會死，如果眞的死了，我也不想獨活。」

「死丫頭，妳瘋了？這值得嗎？」

「娘，甚麼叫值得？甚麼叫不值得？」

「不能白頭偕老，就是不值得！」

林琴大聲道：「娘，妳和爹白首偕老了嗎？爹的人呢？他在何處？我連爹是甚麼樣子都不知道。」

女人不由一楞，似沒想到女兒會以此事反駁。

「娘，妳以爲甚麼是美滿？甚麼是幸福？」

「……」女人不出聲，但臉色很難看。

「妳以爲勉强撮合的就幸福，有病就不幸福，妳如幸福，爲甚麼不告訴我有關爹的往事？」

女人還是不出聲，但身子有點瑟瑟顫抖。

「娘，妳這些年來，一定也能體會到甚麼都不重要，只有男女雙方的情感才重要是不是？」

「住口！」女人厲聲道：「你懂甚麼叫情感？」

「娘，我懂，甚至也不比妳懂的少。」

「妳懂甚麼？那小子都快死了！還自以爲了不起，對妳冷言冷語的。」

「娘，這正是妳不懂的地方！」

「我不懂妳懂？」

「不錯！小龍絕非不欣賞我，只因他對自己的病無把握治好，況且，他認識小松較早，對這份感情負責，這樣的男人並非自以爲了不起，而正是重視情感。」

「妳懂個屁！他很風流，常和小松……」

「是的，但那是小松自願給他愛撫溫存的！但他却從未作進一步的要求。」林琴道：「娘，我明知妳知道爹在何處，却不敢去找他，你們是甚麼夫妻？」

「反正我不會讓你和一個半死的人在一起！」

「嗆」地一聲，林琴長劍已出了鞘。

「畜牲，你要犯上？」

「女兒永遠也不會作出那種事來，如娘硬要留下女兒，我只好就地自絕，母親就可以永遠留下我了！」

女人一震，道：「丫頭，妳想以死來威脅我？」

「是不是威脅，母親可以攔攔看！」劍已架在頸上。

這女人忿忿道：「我活了近五十歲，居然被自己的女兒揪着小辮子走，丫頭，妳去吧！」

林琴道：「娘，女兒剛才頂撞妳，妳要包涵。」

「娘要是不包涵，早就把妳斃了，如果退回二十年前，以我那時的脾氣，妳剛才已經橫屍在地上了。」

「娘，我要走了！請保重！」

「琴兒，妳以爲我沒有和妳爹在一起是我的錯嗎？」

林琴道：「娘，至少你們之間缺乏情感。」

婦人道：「暫時不在一起，就是沒有情感嗎？」

林琴道：「娘，妳明明在恨我爹，爲甚麼還要欺騙女兒？有一次你夢中駡父親是個奸雄，甚至老賊。」

婦人楞住。這種秘密瞞不了人。

世上沒有絕對的秘密，眞是一點不假。

林琴走了，而且是快逾閃電，她希望還能截住馮大奎等人，救下小龍，當然，她遲了一步。

於是她四下打聽，尋找……

* * *

此刻小龍已在洪門一個分堂之中。

正好，龍頭錢起也在這裡。

於是由他來審問小龍：「是誰救走了林琴的？」

「我也不認識，只知道她是一個中年女人。」

「林琴也從沒說過她有那麼一個親人？」

「沒有！」

「雞鳴一至九號，到底代表甚麼意義？」

小龍道：「你明知我不會告訴你的。」

「小子，你可知道你的生死握在我的手中？」

「知道。」

「我的意思是，我能讓你死，也能使你的絕症痊癒。」

「很多人都曾對我說過這句話！」

「我說的不同。」

「有甚麼不同？你以爲你是甚麼？」

「我是洪門的『龍頭』，大權在握，而現在白倫師徒都在總堂中，只要我一句話，他們師徒就能立刻爲你治疴。」

「我信！」

「那麼你說說看『雞鳴一至九號』的事。」

「辦不到！」

「好小子！有種，你可知道我會如何整你叫你說好聽的？」

「你永遠也聽不到我說好聽的。」

錢起揮揮手道：「把他弄到酒庫去！」

酒庫應該不是一個庫，只是一個空屋放了一大桶老酒。

洪門兄弟不戒酒，但不可過量。

洪門兄弟招待客人，可以盡興，所以藏酒頗多。

劉定提着小龍來到酒庫中。

錢起道：「小子，如你能在酒桶中一個時辰不死，我就放你一馬，這就看你的造化了。」

劉定心想，何必一個時辰，盞茶工夫就完了。

這酒桶是橢圓形的，深四尺，長七尺，寬三尺。

桶中的老酒大約是七分滿左右，酒氣很濃。

錢起道：「小子，你不考慮？」

「反正遲早是死，早走早超生，而且一醉不醒豈不是一樂也？」

錢起解了他的穴道的同時，把他放入桶中，而且立刻把桶蓋蓋上，桶中的空氣很少。

以小龍的功力，在桶內絕對可以擊破酒桶。

他沒有這麼作，是不是知道擊破也沒有用？

就連劉定在一邊都覺得錢起夠狠，小龍也夠絕。

「看着，一個時辰後報告本座……」

「是……」

錢起來到前廳，下人報告，總堂來了幾位貴賓，爲首的是一代醫聖白倫師徒，另外還有浪道人、「排教」教主梁砥柱和「嶺南五虎」譚氏兄弟。

錢起招待這些貴賓，有的是熟人。

浪道人和錢起很熟，且曾教他「房中術」。

「排教」教主梁砥柱，他也常來，只有「嶺南五虎」譚氏兄弟是第一次來拜訪。洪幫本身實力雄厚，對江湖上的幫派也十分拉攏。

席間浪道人和錢起說及「房中術」，其餘諸人也都很感興趣。且都提出問題有所討教。只有白倫師徒不出聲。

席後白倫道：「小錢，據我所知有個小子在此。」

「不錯，此子專門和本會作對！」

「你如何處置他？」

「已經泡在酒缸中大約半個多時辰了。」

白倫爲之色變，道：「你要殺他？」

「我只想要他說出一些秘密。」

「甚麼秘密？」

「關於『鷄鳴一至九號』的事。」

白倫道：「先不要殺死他，他還有很大的用處。」

錢起道：「大國手既然有此一說，在下就把他弄出來。」

於是衆人一起來到酒庫中。

劉定還在看守，錢起道：「把桶蓋打開，把人弄出來。」

「是……」劉定弄開桶蓋把人拖了出來。

小龍躺在地上，顯明已經氣絕。

鄧不飢試過之下，搖了搖頭，大概表示無救。

本來嘛，任何一個人泡在酒中半個多時辰也活不成的。

錢起道：「白老，抱歉！人已經死了！」

涙道人道：「人死了也就算了！弄走就是了！」

劉定正要提起小龍把他弄走，「嶺南五虎」老大道：「且慢。」

劉定退下，錢起道：「譚大俠有何見教？」

譚展雄道：「據說『鬼脈』之人的心臟可以入藥，而且比牛癀、馬寶還要貴重……」

錢起道：「有此一說！」

譚展雄道：「聽說如此，不知錢大俠可否把此人的遺體送給在下，也許能因而救人濟世。」

錢起道：「兩位名醫在此，錢大俠的話，兩位大國手應該知道，是否確有此說？」

白倫笑笑：「白某不是萬能，也不是華、扁重生，就算是華、扁重生，也未必能無所不知的。」

錢起道：「白老客氣，好吧！這具遺體就送給譚大俠，但請用過後妥爲埋葬。」

「這是當然！」

酒後「嶺南五虎」兄弟辭出，當然也帶走小龍。

他們帶走個人幹甚麼？難道他的心臟眞的可以入藥？

大概也只有白倫師徒心裡明白了。

稍後，「排敎」敎主梁砥柱也告辭走了。

「排敎」爲淮河流域鹽運或糧運應運而生的幫會。

它的規模當然不如青、洪二幫那麼大，因爲它只流行於淮河一帶，更重要的是它只是一個民間的組織，和國家社稷扯不上任何關係，不像洪幫最初是打着反淸復明的旗號。

此刻「嶺南五虎」在山道上邊走邊談。

老二譚政雄道：「老大，他們居然以爲這小子無救了！」

老大譚展雄道：「我總以爲白倫師徒應該知道。」

老二道：「老大，也不要把他們估得太高，他們不是華、扁再世，他們也不是萬能……」

老大道：「這麼說，咱們得了便宜。」

這工夫有人自山溝中接語道：「通常得便宜就是吃虧！」

五兄弟一驚，溝中走出一人，竟是「排敎」之敎主梁砥柱。

譚展雄抱拳道：「梁敎主眞是幸會！」

梁砥柱道：「的確是幸會！」

譚展雄道：「梁敎主要去何處？」

梁砥柱道：「就是此處！」

譚展雄道：「梁敎主你……」他看出不妙。

梁砥柱道：「譚兄，把這小子的遺體留下請便吧！」

「怎麼？梁敎主也要他的心臟入藥？」

「正是……」

「當時梁大俠爲何不要？」

「譚兄已先說出，在下不便再要求。」

「既然梁敎主已遲了一步，而在下佔了先，這小子的遺體自應由敝兄弟五人帶走使用！」

梁砥柱道：「只怕賢昆仲辦不到！」

譚老二大怒道：「能不能辦到一試便知。」「嗆朗朗」一聲中已有四人撤下了雙鈎，只有老大還沒有。

因爲他知道，「排敎」雖無洪幫的實力雄厚，却非一般可比。

譚老大道：「敎主要用，在下可以分一半！」

梁砥柱道：「在下要用就必須是整個的。」

譚氏兄弟忍無可忍，揮鈎圍攻而上。

「嶺南五虎」非比等閑。

要不是一方霸主，要到洪幫作客也很難。

梁砥柱回敬三劍就逼退了三人。

就在這時，溝中又上來一人，二十多歲，頗像梁砥柱。

這青年人正是梁的獨子梁鷗。

此子是青年俠士中頗負盛名的一位。

梁鷗一上，譚氏兄弟立即不妙。

譚展雄道：「兄弟們，咱們兄弟今天栽了！」

譚老二道：「大哥，是黑是白還不知道。」

譚展雄道：「今天咱們在人家一畝三分地上，不必多餘爭強鬥勝，我們這就走人……」

老大先收鈎，其餘的自然不再繼續而收手退下。

譚展雄道：「明人面前不說假話，諒梁敎主來要這小子並不是爲了入藥。是不是……」

梁砥柱道：「賢昆仲可以自己回答這個問題。」

譚展雄道：「果眞如此，我兄弟不再把此事放在心上。」

梁砥柱道：「多謝五位，梁某日後必當重謝！」

「不敢！我兄弟暫時別過！」

梁鷗道：「如五位目前並無要事待辦，何不到本敎附近分壇一敘？」

譚老大道：「確有俗事，日後必去拜訪……」

譚氏兄弟走後，梁鷗道：「爹，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梁砥柱道：「回去再說，鷗兒，把人帶走。」

這工夫溝中突然掠上十一二人之多。

爲首的是白倫，然後是錢起、鄧不飢、馮大奎、劉定和蔡信等等，梁砥柱知道有麻煩了。

錢起道：「梁敎主眞是有心人。」

梁砥柱道：「此話怎說？」

錢起道：「譚氏兄弟自作聰明，但聰明人却是梁大俠。」

梁砥柱道：「如果說是錢大俠不是更妥貼？」

「不敢，不敢！」

梁砥柱道：「錢大俠追到此處，莫非又要收回小龍的遺體？」

錢起道：「是的。」

「既已送人，爲何出爾反爾又要收回？」

「試問梁敎主，此子遺體本是送與譚氏兄弟的，爲何在梁大俠手中？」

「自是承譚氏賢昆仲讓予在下的！」

錢起道：「本座讓予譚氏兄弟，譚氏兄弟放棄，本座就可以隨時收回予以埋葬。」

梁砥柱道：「既然人已經給了譚氏兄弟，而又承譚氏兄弟讓予在下，錢大俠已沒有資格過問了！」

錢起大笑道：「梁大俠眞有意思。鄧大國手請看看那小子有沒有死，猜想他可能沒有死！」

白倫也走了過去，而且還走在鄧不飢前面。

梁砥柱如不讓他們看反而生疑，就叫梁鷗把小龍放在地上，白倫上前一試脈，道：「死了！」

鄧不飢也正要伸手去試小龍的心窩。

白倫瞪了他一眼，鄧不飢道：「死了，連看也不用看。」

錢起道：「就算已經死了，由於是死於洪門之中，本門自應予以收回厚葬。」

「是！」劉定要上前去帶人。

白倫道：「小錢！」

「白老有何吩咐？」

「你說說看，在譚氏兄弟、梁氏父子以及我師徒白倫這三撥人來說，誰最有資格帶走此子的遺體？」

錢起不假思索，道：「當然，要說資格，自是一代名醫師徒最有資格了！」

白倫道：「你可知老夫要他的眞正意圖？」

鄧不飢站在白倫身後作刀切狀。

錢起道：「白老八成是要解剖研究病理。」

白倫回頭瞪了鄧不飢一眼，道：「要你多嘴！」

錢起手一揮道：「好！就送給兩位大國手。」

梁砥柱道：「既然兩位大國手要此遺體，在下自不便作梗。名醫救人濟世，端賴解剖，這是功德，在下父子何樂而不爲……」

兩人向白倫師徒一揖，告別而去。

錢起也帶人離去。

此刻暮色四合，夜即來臨。

鄧不飢低聲道：「師父，値得嗎？」

白倫一瞪眼，道：「甚麼叫値得，甚麼叫不値得？」

鄧不飢道：「爲這小子得罪洪門，似乎……」

白倫道：「爲了正義，沒有甚麼値不値得，此子來歷不小，而且關係到武林前途安危，爲何不値？」

鄧不飢道：「洪門咱們是得罪定了！」

白倫道：「會不會救人？」

「師父，他現在是『龜息醉酒』是不是？」

「不全是！」白倫道：「他現在是『借酒遁魂』！也就是『酒眠』，和瑜伽的大法差不多。」

鄧不飢一凜，道：「這小子有此造詣？」

白倫道：「你是不是以爲他不該有此造詣？」

鄧不飢道：「師父，救人固要緊，也要明哲保身。」

白倫狠狠瞪他一眼，道：「身爲醫者，最忌功利思想。」

「是，師父。」

白倫道：「把人帶走！」

「師父是說他是『借酒遁魂』，並未死亡？」

「不錯！」

「何不現在就救醒他？」

白倫道：「你怎知附近無人偷看？」

「是的，師父！」鄧不飢挾起小龍，迅速離開現場。

他們奔行半夜，來到山區林中一茅廬中。

小童開了門，他們立刻開始動手救人。

* * *

林琴東一頭西一頭地尋找小龍。

她以爲小龍必然已被弄回了洪門附近的分堂中了。

她決定涉險前去一探。

但她遇上了小松。

「林琴，妳救我娘，我會報答妳的。」

「不必，我救她不是爲了得到妳的報答。」

小松道：「儘管如此，我還是會報答妳的。妳有未看到小龍？」

「沒有，我也正在找他。」

「他不是和妳在一起？」

「我們被擒，後來……」她說了一切，包括被一個女人弄走了她的事。

她沒說那女人是她的母親。

「那女人救了妳不救小龍？」

「是的。」

「後來呢？」

「那女人解了我的穴道，我發現小龍不在，立刻到處找尋，迄今沒找到，八成已在洪門之中了吧？」

「妳不知道救妳的女人是誰？」

「她沒有說……她好像叫羅蘭。」其實羅蘭確是假名，她母親叫秦杏。

「我和妳潛入洪門去救小龍。」

林琴一想也好，至少小松是龍頭的外甥女，萬一被擒，總是有個情面，她道：「我們這就去。」

小松道：「如果小龍被帶回，八成在附近分堂之中。」

分堂的實力很薄弱，況且派出的人手大部份未回。以兩人的身手，潛入並不難，而且尚未被發現。

兩女各處查一會，沒有小龍的影子。

制住一個小護院一問，小龍並沒被帶到此處來。

兩女大失所望，正要撤退，忽然背後小亭中有人冷冷地道：「甚麼人？」

林琴道：「自家兄弟。」洪門隱語是「自己人」。

兩女一驚，回頭望去，小亭石墩上坐着一個老人。

非但林琴不識，連小松也不認識。

老人道：「既爲自家兄弟，二位可知老夫是誰？」

小松道：「洪門是天下第一大幫會，會員何止上萬，哪一個會員敢說能全部認識，如果你行，爲何也不認識我倆？」

「妳們兩人眞是本門中人？」

「又怎能証明我們不是？」

老人道：「好，請問『春點子』是甚麼意思？」

小松道：「本門的『隱語』代稱。」

老人點點頭道：「金山銀山，不知閣下在那座山？」

林琴道：「好說！草字草山，我兄弟是在峨嵋山。」

老人道：「金堂銀堂，不知閣下在那座名堂？」

林琴道：「金堂銀堂，我兄弟在仁義堂！」

老人用右手拇指直豎，食指彎曲，餘三指伸直道：「請說明，這代表甚麼意思……」

小松哂然道：「這叫着『三一九型』。」

林琴接道：「暗示明帝崇禎於三月十九日殉難，所以又稱之爲『三把半香』。」

老人道：「不知兩位姊妹在那一堂服務？」

「陝西華陰堂……」

「兩位既在華陰堂爲何潛入此堂？」

林琴道：「姊妹兩人，追敵來此，却已不見。」

老人道：「甚麼敵人？」

林琴道：「一個一頭亂髮，滿口髒字的老女人！」

老人想了一下，大聲道：「是不是妻梅？」

林琴道：「不知妻梅又是何人？」

老人道：「妳們太年輕，難怪不知，此婦是波斯人一代火器大王『紅毛火神』金查禮之妻。」

「原來是她，無怪身手了得。」

「二位是說她潛入本堂之中了？」

林琴道：「不敢確定，只看到此婦在附近失踪。」

小松道：「請問前輩何人？」

老人道：「老夫是洪門『制皇』的老友，我叫熊光。」

兩女不由心頭一凜。

「翻天手」熊光，三十年前就名震大江南北了。

林琴心想，這個老傢伙不好纏，想個什麼辦法才能脫身？林琴聰明絕頂，她知道，男人不好色的太少了。

而男人好色，也不分老幼貴賤。

林琴有意無意地把衣領扣子解開兩個。

古代婦女，領下扣子是不可不扣的。

通常不扣此扣的女人即被視爲風流或不正派。

林琴也故意扭擺腰肢，亂送秋波。

熊光才五十左右，這年紀還相當能行。

熊光的注意力被吸引住，林琴是很動人的姑娘。

林琴道：「左邊是不是有個客房空着？」

熊光吶吶道：「客房空着……」

「是啊！那兒很靜，我們姊妹二人今夜就在那兒遷就一下，熊大俠就會請過來聊聊。」

回眸一笑，加上豐隆的屁股那麼一扭擺，熊光的魂兒已出了竅，須知這兩個十七歲的少女都夠迷人的。

「噢……客房……對對……我知道……好好……二位姊妹先過去……我這就交代下面準備飲食和寢具。」

「謝謝熊老爺子。」

二女進入隔壁院中，立刻就向外逃竄。

由於林琴的輕功比小松高，她出了分堂已超出三五十丈，但小松却被人攔住，居然就是熊光。

「是……是你？」

熊光道：「怎麼？妳們以爲老夫就那麼單純？」

小松道：「你要怎麼樣？」

「跟我回去。」

「我爲什麼要跟你回去？」

「因爲妳是奸細，潛入本堂刺探。」

「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妳是……」

「我是錢老爺子的外孫女。」

「噢！原來妳就是康小松對不對？」

「對。」

「那好，錢兄正要我留意點把妳找回來。」

「我不回去。」

「那可由不得妳。」

小松道：「你爲什麼不去追另一個？」

熊光道：「前途自有人逮住她。」

小松以爲，不能讓林琴先找到小龍。

她把林琴視爲最大的情敵，儘管林琴救過她的母親。

女人不免小心眼，她甚至以爲林琴救康夫人也是預謀的示恩行爲，事實也許如此。

小松當然還會出手。

她知道，這是以卵擊石，只怕連三招也搪不過。

她仍然拔出雙匕，以最拿手的招術攻上來。

熊光嘿嘿笑道：「丫頭，妳何必浪費時間？」

熊光以一雙肉掌應付，雖然三招內未能擊敗小松，在第五招上就砸了小松一掌，小松掉頭就跑。

熊光居然並未追趕，却大聲道：「老夫就讓妳先跑出一百步。」

小松奔出百步，掠入林中。

熊光可不在乎「逢林莫入」那一套，追入林中，但小松不見，却見一個小子站在中央，道：「別追了！」

「你是什麼人？」

「我是誰與你何干？」

熊光道：「你知道我是誰？」

「你是誰又有什麼分別？」

「小松呢？」熊光正要撲上，少年人道：「別動！」

他揚起雙手，手中似乎握了什麼東西。

暗器這玩藝就連高手也怕，那是因爲種類繁多。

況且有的淬毒，有的甚至還會爆炸，防不勝防。

「小子，你可要酌量點，老夫熊光可不怕你的暗器。」

「眞的嗎？」

「老夫是何許人？老夫成名時你還沒有出生呢。」

「那有什麼用？不信你往前走幾步試試看。」

熊光沒見過這小子，一副玩世不恭的樣子，熊光看在眼裡十分不舒服，却又不能不忌憚，因爲這小子似乎很沉着。

但是，若被這小子唬住，就於心不甘了。

他突然向前一竄，少年人揚手擲出一物。

熊光經驗老到，一看這東西就猜到是爆炸物，急忙向一邊急落，身子伏在地上，接着就是「轟」然爆炸聲，煙塵四濺，瀰漫了數丈之地。

火器雖厲害，熊光還是要上。

他趁煙塵半散時，迂迴而上。

那知這小子也很精，雙手齊揚，兩個棗核大小的東西在空中互撞，「轟」地一聲爆炸開來。

這是「鴛鴦鏢」的手法，專門攻擊空中來襲的敵人。

熊光大驚，在空中疾翻，且急打千斤墜。

他的反應和輕功都是一流的。

怎奈他未想到對方這小子會來這一手。

他打千斤墜在先，爆炸在後，却仍然受了傷。

雖是皮肉之傷，衣衫上千瘡百孔，也十分狼狽。

這檔口，煙硝尚未全散，那小子却已經不見了。

熊光一生中那會吃過這種虧？氣得瑟索發抖。

這小子正是柳談。

那天發現林琴往小龍身上貼，甚至上床投懷送抱，小龍却予以嚴拒，柳談失望之下，悄悄出走了。

雖然小龍表現得很夠朋友，柳談也不免悻悻。

他離開兩小，到處流浪。

若非火器，他有兩次差點落入洪門手中。

此刻柳談和小松奔出二十餘里，在山泉邊飲水休息。

小松道：「柳談，你怎麼放了單？不是和小龍一起？」

柳談道：「失……失散了。」

小松道：「不對吧！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

「沒……沒有呀！」

小松道：「柳談，你少來，我

一看你的表情就知道了。」

「妳知道什麼？」

「很可能，咱們二人同病相憐。」

「妳……妳胡說什麼？」

「八九不離十兒，你是爲林琴離開，我也是爲了她。」

柳談不出聲。

小松嘆口氣道：「柳談，男女間的事眞難說。」

柳談道：「小松，我總以爲小龍吃鍋望盆。」

「小柳，小龍沒有主動找林琴哪！」

「主動和被動有什麼分別？」

「這話就矛盾了。」

「捕鼠機本身不會捕鼠，但老鼠會自動上門。」

「老鼠上門那是老鼠自己的事，能怪捕鼠機嗎？」

「當然能，因爲捕鼠機上有餌。」

「你把小龍比作施了餌的捕鼠機？」

柳談不出聲。

小松道：「柳談，連我都不能怪罪小龍，你還不能？」

「我該怪誰？」

「要怪的話，你該怪林琴，是她自貶身價硬貼。」

此刻林琴，停下沒等到小松，回頭去找也沒有找到她。

林琴以爲，就算小松被虜，熊光也不會把她怎麼樣。

好歹她是錢老爺子的外孫女。

林琴坐下來思索，小龍會在什麼地方？

去了總堂？要親自把他交給錢大經處置？

這當然也是很可能的。

因爲小龍的身世和來歷舉足輕重，加上他是「雞鳴一至九號」中人，洪門必欲得之而甘心。

不知坐了多久，月亮都偏西了。

她嘆了口氣，男女間的一個「情」字，聽起來眞叫人响往着迷，但是，又有幾人知道情之累人。

她站起正要離去，發現身後五七步之地站定一人。

居然是上次看到的那個鬢髮皆白的老人。

也就是要她唱歌給他聽的老人。

現在林琴見到此人反而更加後悔。

要是上次唱給他聽，而使他治好小龍的病有多好。

因而，她不由自主地嘆了口氣。

這老人當然就是一代醫聖白倫。

白倫道：「丫頭，妳的歌唱得好聽，嘆氣却不好聽。」

林琴頹然道：「前輩，不要再提唱歌了。」

「爲什麼？」

「現在那還有這心情。」

「丫頭妳有什麼心事？」

「心事太多了，太多了。」

白倫笑笑，道：「丫頭，妳唱歌給我聽好不好？」

林琴道：「不行了，此刻唱什麼都不成了，要是上次唱給前輩聽有多好，偏偏又沒有唱。」

「不晚，不晚！」白倫道：「只要妳唱，妳的一些煩惱的事都會迎刃而解的。」

「我的煩惱前輩也知道？」

「當然，妳不是在找小龍嗎？」

林琴一震，道：「莫非前輩知道他在何處？」

「當然。」

「他在何處？」

「聽了歌之後，心情愉快，不但帶妳去見他，說不定還能爲他治癒沉疴，妳信不信？」

林琴忽然跪了下去。

「丫頭，妳這是幹什麼？」

「前輩若能治癒小龍的絕症，晚輩會終生感戴！」

「起來，起來，想不到丫頭妳被那小子迷上了。」

「前輩，他眞的在你身邊，未落入洪門邪幫手中？」

「不可稱洪門爲邪幫！」

「晚輩却以爲是……」

白倫道：「洪門目前的作風雖有點左道旁門，却不是邪幫，完全是人謀不臧，和洪門本身及其宗旨無關。」

「白前輩，小龍在你手中？」

「可以這麼說。」

「前輩能治他的沉疴？」

「也許能。」

「他怎會在前輩手中？」

白倫道：「他本是已經死了的人。」

林琴驚呼一聲道：「他怎麼哩？」

白倫道：「老夫一生未娶，所以不知男女間的事如此感人動人。」他說了小龍在洪門分堂中的一切。

林琴忽然又跪了下去，悲泣道：「前輩眞是救苦救難的菩薩，理應受小女子一拜。」

「好好！可以了，現在能唱個歌給老夫聽嗎？」

「當然，前輩，您答應過要治好他的病不是？」

「是的，我會盡力而爲。」

「前輩，他到底是絕症還是被人動了手脚？」

「兩者都有。」

「既有絕症，爲什麼還有人殘害他？」

（未完・六）


輕鬆上路・唯有TUTTO
TUTTO
旅・行・用・品